心理诊所的私密档案

贾海泉◎著

十八例摄人心魄的咨询个案

潜意识"黑洞"的终极大揭秘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心理诊所的私密档案

光怪陆离**故事背后**的人性透析

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他们的思维方式又为何千差万别？因为一个小小信念的不同，有人踏上了康庄大道，有人却陷入了迷途泥潭，正因如此，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情景，给这个世界平添了许多不一样的色彩。

上架建议 畅销·心理

ISBN 978-7-307-10042-8

定 价:29.80元

十八例摄人心魄的**咨询个案**

光怪陆离**故事背后**的人性透析

潜意识“黑洞”的终极大揭秘

心理诊所的私密档案

贾海泉◎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诊所的私密档案/贾海泉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307-10042-8

Ⅰ.心…
Ⅱ.贾…
Ⅲ.心理咨询—案例
Ⅳ.R3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5046号

责任编辑：陈　岱
审　　读：代君明
责任印制：人　弋

出　　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发　　行：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
网　　址：www.wdpbook.com
电　　话：010-63978987
传　　真：010-67397417-608
印　　刷：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6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9.80元

自 序

物质生活的提高使人们对精神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希望人生完美、生活幸福的心理需求空前迫切，这就促使个体对内心世界有一个透析似的觉察和探索，目的是发掘自身痛苦的原因，进而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执业过程很容易联想到在菩提树下打坐沉思的佛祖释迦牟尼，其实他早已揭示了人类苦痛的原因，可惜的是遁入佛门的人还是少数，芸芸众生依旧沿袭着前人步履的惯性，在欲望的诱惑下继续承受着不该承受的痛苦，紧皱眉头不知所终。

有些人执拗得迷失了方向，却埋怨同行的人不肯提携，他们会把责任全盘推给身边的人，怨天尤人愤愤难平。他们或怨天不公或自愧弗如，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了不该消耗的地方；很少有人能坐在迷途的沙丘之上仰望星空，去寻找指路的北斗，去反思后整装上路。

在执业的日日夜夜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来访者，本应阳光向上的他们被问题困扰着，焦虑郁闷度日如年。当我像剥洋葱一样，把所谓的问题渐渐剥离成一个“核”的时候，他们竟然认为事情远远不是这样简单（其实他们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固执和幼稚）。可问题就这么简单，你只要换一个观察的角度，一定是一个新的世界。问题的关键是你执迷于这个管状的视野，以管窥豹或一叶障目，躲在阴影里不承认阳光的存在，走不出自己给自己设置的樊篱，虽然也曾苦苦寻觅，但却走不出自己心灵的迷宫。

曾经与一位资深心理大师讨论过心理咨询这个行当，好像当时就出现了观点上的分歧。我一直肯定“效果论”地位，即“方法不论出处，能解决问题就好”，

所谓的清规戒律也是人定的，而人是变化的人，既然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条件下也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么这些所谓的清规戒律一定也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正所谓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其实这有悖于咨询行当的规矩，但我坚信只要勇于探索，就能找到一条相对的捷径。于是我像一位遮面夜行的侠客，艰辛而执著，希望早日找到隐身于某处的《葵花宝典》。

前人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也感谢“早起”的大师们给了我一盏引路的明灯，但我相信明天的来访者不一定就是今天的他，于是我也不会以今天的结论去定义未知。庆幸的是，跟随着由自己和来访者酝酿而成的感觉一直蹒跚地走着，却提前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写作的中间，曾数次推翻手稿——我形容创作的过程像看一出戏，在戏未落幕之前，你永远不敢画句号。我用小说的笔法去叙述这些过往的事和过往的人，希望读者在轻松阅读的同时去思考和反省。

路在脚下，如何选择方向和行程，靠自己。

贾海泉

2012 年 5 月

目　录

CONTENTS

档案一　失足少女

小薇是通过预约电话找到我的。电话中听出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语调轻柔、略带抑郁。一般情况下，我会提前了解一下对方咨询的内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小薇犹豫了片刻，说："还是到您的咨询室再说吧。"根据经验判断，这类咨客要么是对咨询师不够信任，要么就是其所遇到的问题复杂，需要长谈。

过了一会，轻轻的敲门声响起——若不细听很难发觉。我打开房门，一个妆饰时髦但略显俗气的女孩出现在面前。女孩头戴一顶很大的黄色针织帽，一件大红外套裹着她略微发胖的身子；浓密而蓬松的头发遮挡着半边脸，让人很难看清她的真实模样。

落座后，我简单介绍了心理咨询的内容和程序后，便等待对方发言。可是，小薇一言不发，好像不是来咨询问题，而是来静坐示威的。于是我决定直接切入正题。

"你可能遇到了很大的困惑，也可能遭受到了很深的伤害；也许你对生活丧失了信心，有很多委屈但无处申诉；你也曾尝试着挣扎但无济于事……你有些绝望了，对吗？但是我想告诉你，既然你能主动走进咨询室，说明你还是一个勇敢的女孩。我尊重有希望和梦想的人，有什么话你可以对我说，因为这里是最安全——也是你最应该信赖的地方。我将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好吗？"

开场白有点空洞，似乎适用于走进咨询室的任何咨客，但我对语气的把握还是挺自信的，相信这些话能触动她的内心。

我把水杯往前推了推，意思是"该你了"。

小薇端起水杯轻轻抿了一口。"我是一个无可救药也不可原谅的人。我觉得

没有任何脸面活在世上。我之所以来见你是想弄明白一些事情。至于最终的选择，我是不会改变的。”小薇终于开了口，也慢慢抬起了头，但还是不愿意正视我的眼睛，若有所思自言自语。

“我身上有太多的罪过，估计上帝也不会原谅我。我祸害了太多的人，虽然那些人也罪有应得。可是我还年轻，还有资本和理由去享受生命。我也有爱，也知道被爱的感觉非常美好。但是我实在不敢面对——越是美好的事情我越是不敢面对——因为我觉得我不配。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

在我听来，这诉说不着边际，就像我看小说一下翻到了中间部分。我云里雾里地听着，努力调整思路以跟上节奏。

“老师，您说社会上怎么有那么多坏人？他们怎么那样禽兽不如？他们怎么可以随时随地毫无来由就甩掉女人？这世界上还有王法公道吗！”女孩的声音陡然增高，我下意识后倾了下身子。

“这些不讲良心的男人！”此时，诉说已演变成控诉。女孩猛然站了起来，手里的空纸杯已被她攥成了一个纸团。我这时才总算看清了女孩的脸：厚厚的脂粉掩盖不住底色的苍白，眼睛很大但空洞无神……情绪的失控已使她的脸扭曲变形。

就在此时，女孩忽然像变了一个人，狠狠地扔掉手里的纸团，迅速脱下大红外套，拢了拢蓬松的长发，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老师，我不难看吧？我像个罪人吗？我相信您，您能对我说实话吗？”说完，女孩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指着我，“老师，您不会也是一个骗子吧？”

现在紧张的人是我——手心竟然有了汗水。“镇定，要镇定，不要在咨客面前失态。”我一遍遍告诫自己。镇定是有威慑力的，这是心理战的第一次交锋，如果败下阵来，就等于失了先手。

果然，我的镇定发挥了效应——女孩停止狂笑，渐渐恢复了平静。

“继续，请继续说下去。”我镇定地对她摊了摊手，并示意她坐下。女孩乖乖地坐回到藤椅上。“对不起，老师。刚才我失态了。”女孩重新低下头。

我忽然有点后怕：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患者，只要痛处一被触及，便易失去理智，很可能无法控制行为。工作尚未开始，她就出现了如此激烈的反应，如果再往深处挖掘，后果可想而知。我只能先稳定她的情绪，审时度势随机应变。

“小薇，你能来咨询室就是对我的信任。我很愿意在能力范围内为你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但需要你的配合。我们一起努力面对困难。人生并非一帆风顺，谁都会遭遇挫折和困惑，关键是要勇敢面对。只有自己站直了，别人的搀扶才有

意义。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小薇慢慢转过头，注视着旁边茶几上花瓶中那朵盛开的小花。“我的经历非同一般，您就权当听我给您讲一个离奇的故事吧。如果写成小说，肯定能吸引眼球的。”小薇惨淡地笑了笑。

我从茶几下面拿出一盒纸巾，抽出一张放在她的手边。“我愿意当故事的第一个听众。如果心情需要，你不必刻意控制情绪，想哭就哭，想骂就骂，但事先最好回答我几个基本问题，好吗？”

“老师，您问吧，我会尽量回答您的。”

“你多大了？居住在哪里？什么学历？家里兄弟姐妹几个？上学还是工作？家庭情况怎样？”

“我的名字您知道了，22岁，家是新集乡的，初中毕业，还有一个姐姐。我现在还没有工作，谈着一个对象，情况很糟。”小薇回答问题时，思路很清晰，是一个正常的姑娘。看着她疲惫的脸，我想她的故事一定跌宕曲折。

“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呢？刚才你有些激动，希望你现在把你的问题讲出来。”

“我就是感觉害怕，害怕独自一人在家，害怕黑夜，害怕男人身上的味道。”小薇颤抖着，额头上渗出细小的汗珠，遮住眼睛的刘海儿被粘在额头上。“我真的很害怕！只要独处，就浑身出汗，禁不住哆嗦。”小薇双手捂着脸，泣不成声。

“当你害怕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能听到有人在说话吗？或者是感觉到身上有被触摸的感觉？”

“有！我看到一个人，一个秃头的男人站在那里，脸上似乎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轮廓。”

“你仔细看看他，穿什么衣服？五官怎样？会说话吗？”

“上身光着，看不清五官，从来不说话。我害怕！我真的害怕！他又来了！”小薇的身体再一次剧烈颤抖起来，眼睛盯着窗外，声音忽然提高，最后干脆喊了起来，就好像真的有个秃头男人从窗外跳了进来。她的情绪再一次失控。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话，又引发了她这样剧烈的反应。

“救救我吧！医生！他又要祸害我了！快把他打出去！”小薇猛然双膝跪地，抓住我的双手，把头深深地埋在我的两膝中间，身体剧烈抖动着。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反应如此剧烈的咨客，有点措手不及了。“小薇，我知道你害怕，但这里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地方。这里是非常安全的咨询室，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请不要害怕。事情已经过去了，都过去了。喝口水，冷静一下。”

我把一只新的纸杯递到她手里，顺手把她扶到了对面的藤椅上，等她慢慢恢复平静。我必须另辟蹊径，绕开敏感的话题。

“小薇，你看上去蛮漂亮的，很像电影演员陈红——就是陈凯歌的老婆，在《大明宫词》中饰演太平公主的那个。”

小薇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扑哧笑了出来。“是吗？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像电影明星，但没有人说我长得像陈红。我一直很喜欢陈红，她很大气，有一种公主范儿。您说我像陈红？是哄我高兴吧？”

这是我屡试不败的一招。听到这样的赞美，女人一般都会放弃伪装和抵抗。我决定乘胜追击。“小薇的姐姐也很漂亮吧？你能谈谈你的童年吗？童年总是能给我们留下美好回忆的。”

“老师，别人的童年都是幸福快乐值得回忆的，但我不愿意也不敢再去回忆我的童年，不说好吗？”小薇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像是在哀求。

先接纳认同吧，也许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好的，那我们就随便说点什么吧。你是怎么到了这个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辛苦吧？”

“我初中毕业后跟同学来市里打工，起初在一家纺织厂，干了两个多月吧，感到很累，挣钱又不多，就想换一份工作。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去了一家服装店当促销员，开始还得培训，还得试用，两个月下来几乎没有领到钱。那时候几乎身无分文了，我又不好意思问家里要，于是又合计着再换工作。就这样工作换来换去的，也没挣到多少钱。”小薇两只手不停揉搓着那块半湿的纸巾。“有一天，老乡点点来找我玩，说是有挣钱的工作，问我做不做。我问她是什么工作，她说就是在饭店里给客人端茶倒酒，每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很轻松也挺有意思，于是我几乎没有犹豫就跟着点点去了。”

顿了顿，她又接着讲，“那是一家很偏僻的酒店，十多个雅间。刚去的时候，老板还面试了一下，说可以留下后，就领着我到处转了转。老板很大方，一开始就给了我 500 元钱，说让我先用着。我当时很感激他。第一天晚上上班，我跟着一位大姐在一个雅间里服务，里面有七八个客人。吃到中途时，有一位胳膊上文着凤头的客人让我坐在他身边。我当时还很高兴，以为能坐下休息一会了。没想到凤头让我陪那几位客人喝酒，从小到大我没有沾过酒，我就拒绝。没想到凤头一下子变了脸，端起酒杯就往我的嘴里灌。我没有一点准备，呛得差点背过气去。”说到这里，小薇的身体又开始微微颤抖，哭着说，“我恨死这个坏蛋了！”

咨询室里除了小薇沉闷的低泣，就是钟表的滴答声。接下去的故事其实不用细想，我也能猜出个大概来：无数失足的少女几乎是按照一个模式滑向了深渊。

我没再劝阻她哭，任由她触碰自己的心底痛楚，但还好她情绪没有失控。其实触及痛楚的哭是咨客最好的宣泄方式，这类似处理肌肉创面的外科手术，割开皮肉疼，挖出腐败的组织也疼，但是只有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才能让受感染的

肌肤康复。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喝醉了。点点说过，陪客人喝酒可以赚很多小费，醉酒没啥大不了，实在不行就吐出来，睡一觉就过去了。于是我并没有过多地挣扎，后来好像还主动喝了很多啤酒……我醒来的时候是在一家宾馆的房间里，外间有几个人在打牌。我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才知道我睡了一天一夜。我想坐起来喝点水，可是浑身疼得厉害，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女孩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讲这段经历的时候，小薇竟然出奇地平静，平静得有点瘆人。她抬头冲着我笑了笑，“你是不是看不起这样的人？”

我回答她：“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估计当时你就是一意抗拒喝酒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已经到了那个地步，结局很难预料，也不是你能左右的。就是韩信，不也受过胯下之辱吗？这只是一时一事，谁也保不齐有双膝跪地的时候。”

“嗯，老师，您说这话我爱听，其实我们也不容易，大多是迫不得已。那您还愿意听下去吗？”

“只要你愿意说，我就愿意听。”

“嗯，那我就说吧……”她又停顿了一会儿，似乎不太愿意回忆，又似乎是在下决心要不要说出口。“那次，凤头给了我 500 元，让我在宾馆里休息了两天。我回到饭店后，老板对我的‘失踪’不以为然，说适应就好了。点点开导我说，她是过来人，刚开始她也这样，慢慢想通就好了。我木木地听着点点的话，感觉也不是没有道理，可在那之前我绝对不是这么想的。我随波逐流了。”小薇喝了一口水，抬头看了看我。

我有点木讷地转着手上的水笔，轻轻点了点头，示意她接着说。

“从那以后，凤头每周几乎都带我出去过一夜，也给了我不少钱。我似乎习惯了这种生活。就这样过了将近两个月，有一天晚上凤头带我去了邻县，在一个很大的酒店里住了下来。晚上跟五六个人在房间里喝酒打牌。到下半夜时，其中一个留长发的年轻人就提议来点粉儿精神精神，他们几个人围着茶几用吸管很惬意地吸着。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当时很害怕，就说去床上休息。凤头让我也尝尝，我本想拒绝他，可竟然半推半就喝下了掺有白粉的半瓶矿泉水。不一会我就感到整个房间在旋转，自己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第二天醒来后，我感到全身酸麻，像是万根钢针刺骨。我在床上翻滚着，骂着……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除了咒骂还能做什么。”

小薇两眼放火，像是在寻找凤头。我突然打了一个激灵，原来女孩的眼睛也会这样恐怖。我下意识地往后挪了挪身子，作出防卫的姿势，好像她随时都可能

对我发起进攻。

“当时我根本站不起来了，浑身难受，像有无数只老鼠咬我。”这次，她体若筛糠地蜷缩在藤椅里，紧闭着眼睛，双手撕扯着浓密的头发，表情越发狰狞恐怖，嘴里低声恶毒地咒骂着。

她的情绪再一次失控。我连忙站起来，走到她的侧面，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冷静，请你冷静。过去了，事情都过去了。你现在坐在我的咨询室里。”我一边轻轻怕打着她的肩膀，一边示意她冷静。她再次转过身子抱着我的双腿，失声痛哭……

冷静应对失控场面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必备的素质。我也接待过几例应激障碍的患者，但是像小薇这样在短时间内反复出现歇斯底里状况的咨客还是第一个。于是我在思忖，这个案例是否超出了心理咨询的范畴，是否转诊精神科处理？但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她还未发展到那个程度，再者说，武断地给一个咨客扣上精神病的帽子也是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没有放弃的理由。

墙上的石英钟忠实地记录着时间，两个小时已经过去，在这段感觉漫长的时间里，我没有照猫画虎地收集资料，而是聆听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此时此刻，我像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听众，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你能把心里话说出来，就证明你具备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你的故事可能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也愿意一直听下去。”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

“谢谢您听我说了这些，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轻松过了。”她很配合地站了起来，整理着自己有些凌乱的衣服。

“回忆过去并不轻松，希望你好好休息，有时间再来。”我目送小薇走下楼梯，才感觉自己很疲惫，像刚刚跑完一个半程马拉松。我打开电脑准备记录，可是我好像还没有从刚才的故事中缓过神来，竟然不知道该记录些什么，又有什么可以记录的，索性作罢。我干脆换上球鞋，抱着篮球到了后面的球场上，独自一口气跑了 15 个三步上篮，直到气喘吁吁再也无力起身。

三天后，小薇再次来电约谈，听声音有点迫不及待。

这次小薇穿一件黄色的收身外套，白色的筒裤，头发披散着但打理得很顺溜，脸上有了些许红晕，但眼圈依旧发暗，不知是化妆过浓还是依旧失眠。

“你这次看上去更漂亮，精神也好了。自己感觉怎样？”

“上次从这里出去后，像是卸下了一个包袱，感觉很轻松很高兴，但晚上还是失眠，还是做噩梦，一旦自己一个人在家还会害怕得要命。”

“好的，希望你能继续自我挖掘。我感觉你已经看到了希望。”

“我看了合同，里面说不能遗漏内容，必须如实地反映情况，那我就继续讲。我在一家小门诊所待了 5 天，大夫说我感冒了，原因是一直高烧不退，一直打点滴，但我很清楚这根本不是感冒，应该是吸毒后的反应，但又不敢和大夫说，也不敢擅自回家，害怕会死在半路上。凤头那晚临走时给我甩下一沓钱后就不知去向。我一直坚持到第五天，感觉身体恢复了，才动身回到这里，在一个朋友那里暂住下来，我誓死不回那家饭店了。点点一直打电话找我，我也没再理她。从那时候起，我就不愿意出门，害怕见人，尤其害怕见到‘熟人’，但这样毕竟不是长法，于是就去了一家手机店当促销员。时间一天天过去，渐渐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店里人来人往的，很是热闹，也许是这种热闹冲淡了那种恐惧吧。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刚刚温暖的心又重新回到了冰点。

“那天晚上店里人很少，八点多的时候，门外进来了三个客人，走到我的柜台前说要买手机。我看到一位很面熟，但一时忘了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们只顾低头挑手机，并没有太注意我，直到相中了一款手机问价钱时，其中一个男人说，‘是你啊，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一听声音，猛然想起来他是饭店里的一位‘常客’，当时头轰地一下就蒙了，语无伦次地应答着。他们交头接耳地嘀咕了一阵，哈哈笑着走了。那笑声刺激了我，让我回忆起过去那段黑暗的时光。那天夜里，我又出现了那种状态——浑身痉挛，出汗，咬牙。朋友要带我去医院检查，我死活不去，就这样折腾了一晚上。从此我再也不敢去上班了，除了下楼买饭，整整一个多月我没有出屋。家我不想回去，工作不敢找，脆弱的神经崩到了极点。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小东北，鹤岗人，来这里已有几个年头了，在一家网吧当网管。老师，你知道人活着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吗？”小薇忽然抬起头，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生存。”

“是的，是生存。当你不知道下顿饭去哪里吃的时候，当你的肚皮一阵阵告急的时候，尊严真的一文不值，所有的幻想都在瞬间破灭。您相信吗？当我口袋里没钱的时候，我就让他帮我找点活。他给我伪造了学生证，我也因此认识了一些‘高尖端’客户。过了一段时间后，随着钱包快速地鼓了起来，我竟然有了一种成功者的喜悦。

“当我有了足够的钱，我决定洗手不干了。这时候就遇到了我现在这个对象——一个同样是朝不保夕但老实木讷的男人。他知道我曾经是干那个的，但他一点都不嫌弃我。我们租了一间房子同居着。我躲在家里不出来，他出去找些零活买菜做饭，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然而恐惧又找上了门。还是那样，一旦独处我就害怕，特别是晚上，不敢出门。后来发展到发作起来就进入濒死状态——我很

害怕就这样死了。频频打 120 救援，但一到了医院就又没事了。医生说我得了癔病，劝我去精神病院看看，我知道我没有精神病，一直没去。”

“你能说说发作时的具体感觉吗？”

“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出汗，一闭眼睛，就看到一个秃头的男人看着我，没有五官，光着上身……我害怕，真的害怕！”那重复多次的一幕又出现了——小薇蜷缩在藤椅里，头缩在衣领里面，声泪俱下，浑身发抖。

创伤后应激障碍，就是病人在经历了非一般的创伤后产生的后遗症，一旦出现他以为的那个场景——有些人是看到，有些人是想到——就会发作。小薇属于后者，想象中的场景出现引发应激障碍。

秃头男人是谁？为什么三番五次地出现？为什么不是让她伤心欲绝的那些“客人”？这有些违背常理，一定还有一个隐藏在暗处的“鬼”在作怪。

“秃头男人是谁？”

“不知道，我想不起他是谁了。但很奇怪，每次他都像魔鬼一样纠缠着我，我最恨的就是他！”

时间原因，我结束了这次咨询。我准备梳理头绪——秃头男人的再次出场需要我调整主攻的方向了。

记录完谈话内容，我忽然怀疑起她的身份。这些都是真的吗？这些只有小说中才能发生的事情怎么都集中在她身上？我决定继续看下去，看看这个秃头到底是什么角色。

一周后，她如约而至，看上去心情好了不少。

“你能否给我讲一讲你的童年，也就是大致的成长史。”虽然我害怕再次引发她的不快，但又实在绕不开。

“我在农村长大，上面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在我记事的时候，父母在镇上开饭店，我基本上是由奶奶看大的。”还好她没出现过激反应。

“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

“有。记忆最深的就是债主们过年时到我们家要债。爸爸很软弱，畏缩着躲避，有一次被一个人堵在屋里。当时争执得厉害，爸爸被揍了一拳，嘴角一直流血。吓得我大哭，妈妈抱着我躲到了很远的地方。”

“你父母开的是什么样的饭店呢？”

“就是路边店——为什么那么小就离开了他们，就是因为我们家的饭店也有干那样的事情的女人，但都是外地的。我那时候小，对一些事情不是很懂，记忆很深的还是她们穿着很暴露地在路边拉客的情形。”

“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让你难忘的事？”

“我上学的时候成绩一般，也没啥大事，就是不愿意学习。初中毕业后就计划着出去挣钱了。现在一想，还是为了早早离开那个家。”

“为什么那个秃头的男人老是挥之不去？你能想起点蛛丝马迹吗？”

“不知道，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但一直想不起来。我也不愿意去想，一想就害怕。”

“你愿意接受催眠治疗吗？催眠不是睡觉，而是一种治疗手段。你只要听我的指令，慢慢地你就会了解了。”

咨询进行到这里，我似乎摸到了水怪的尾巴：凤头和小东北等都不是应激源，那个时隐时现的秃头才是焦点。我希望能借助催眠治疗让她回到过去，去寻找那段可能存在的最不寻常的经历。

催眠室里，我用标准的指导语令她进入了催眠状态。

“此时的你站在时光隧道的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你的现在，请你顺着这条光明的、温暖的时光隧道往前走，渐渐地回到你的过去，你的少年期、童年期、婴儿期。你在母亲怀抱里美美地睡觉，你在池塘边嬉闹，你在课堂上听讲……”

我语音低沉和缓，像是念风光影片中的解说词。

“请你想象一下那时候的样子，你在做什么，想起来后就说给我听，好吗？”

“我和姐姐在村头的池塘边洗衣服，姐姐害怕我掉下去，不让我靠近……妈妈带我去田里拾棉花，棉花好白……我在捉蚂蚱……爸爸给我买了一套好看的衣服，我很高兴 ……姐姐干活摔断了胳膊，爸爸带着她去医院看病。我去医院看望姐姐……有位阿姨领着我到了一个屋里，把我抱到床上，脱掉我的衣服……和我躺在一起……有个男人，就是他！啊！啊！就是他……没有五官，没有头发！就是他！啊……”

刚才还平静的她突然间剧烈发作起来，如果不是我及时按住她，她很可能就从躺椅上滚落下来。“别害怕，我是你的心理师，这里很安全，有我在保护你，你不会受到伤害。继续说，你看到了什么？”

“就是他！他面对着我，像一个鬼，但是我看不清他的五官，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鼻子眼睛。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体若筛糠，眼泪像开闸的河水。

我一边安慰着她，一边不断提醒她继续。

“墙上很黑，有一幅很破旧的画……窗户很小，屋里很暗，床和桌子隔得很近……那个鬼就坐在桌边上的椅子上，面对着我，好像在看我，但是我看不清他的五官，他随时都可以过来把我带走。”

“阿姨呢？”

“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是两口子，他们在合伙害我！”

“外面天黑吗？有人走动吗？”

“门关着，但门缝里能透过光……是中午，大家都在休息，没有一个人过来。我马上就会被他们吃掉了。”

“这时候，你几岁？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到屋里吗？”

“我 8 岁，姐姐 10 岁。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叫到这里。”

“你说你被脱掉了衣服，你什么都没穿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

“阿姨呢？”

“阿姨只穿了一个很小的裤头。”

“秃头呢？”

“秃头光着上身，下面看不到。”

“他手里拿东西了吗？”

“没有，看不到，好像没有胳膊。我害怕，我知道他会随时过来把我压在身下，随时把我带走！”她继续颤抖着，情绪不见稳定。我决定把她唤醒。

“好了，顺着刚才的隧道走回到现在，慢慢地飘回到现在，回到这间咨询室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你很安全。”

一会，她睁开了眼睛，环顾着这间干净的房子。

“不着急，慢慢地适应一下，再坐起来。”我递给她一杯温水。她机械地接过去，眼睛直直地看着墙角的那盆花，长时间沉默不语。

若隐若现的秃头终于现身了，这既在意料之中，又有些突然。意料之中，是因为催眠状态中人的潜意识容易被打开，一些长久压抑的回忆会在瞬间重现出来，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狮子，牢笼一旦被撞破，它会毫不犹豫地冲出来。感到突然，是因为她过滤了很多细节，直达目标。

催眠状态中，小薇按照我的指令，一步步回到过去，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一点点还原了过去的事情，看到了那个像鬼魂般困扰她的秃头。她在催眠状态中的发作不同于原先的几次应激反应。催眠中的发泄是源自潜意识，是触及灵魂的反应，从心理治疗角度讲，这应该是最理想的治疗过程。

“能谈谈此刻你的感受吗？”5 分钟过去了，我轻声问她。

“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轻松，我终于又和他会面了。我隐约地记起了那个噩梦般的中午。”她显得略有迟钝，似大梦初醒。

“如果现在再想起秃头，你会是什么感觉？”

“还是害怕，我害怕他会伤害我，害怕他出现在我面前。”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现在让你猜测，他会是谁？他会干什么？”

“后来我知道他是烧锅炉的，他媳妇是洗衣房的。至于他们想做什么，我不知道。”

“那你不妨展开思路，一个烧锅炉的男人，一个洗衣服的女人，对你一个8岁的小孩又会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你说当时给你脱了衣服，你和那个女人躺在床上，那么一个女人又会对你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呢？”

“我也不知道，和那个阿姨躺在床上我并不害怕，就是看到了那个男的我才害怕的。”

“你的意思是，害怕他过去非礼你？”

“那时候不知道这方面的事，只是看到他很难看，很吓人。他像是直勾勾地看我，但我又看不清他的五官。”

“你说后来的事记不清楚了，那么我问你，他是否对你进行了性侵犯？”

“哦，没有，这个我敢保证。因为我很清楚我在什么时候由女孩变成女人的。”

她为什么在肯定没有受到身体伤害的前提下产生那么大的恐惧？还需要深挖，毕竟有因有果。

在制订下一次咨询计划时，我陷入了不小的矛盾中。那个秃头一直在我脑子里徘徊，一个个问号搅得我不得安静。是继续寻找根源，还是把目标放在解决问题上？如果继续追寻，势必会浪费精力和时间，也会让咨客产生疲惫感，也有可能让对方产生厌烦甚至会中断咨询。如果主攻方向放在系统治疗上，也极有可能会做成夹生饭。

我与一位资深老师聊起这个案例，老师的态度是“因人因时而异”。处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办法不外乎那么几种，但前期的资料收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要发现问题的要害，理清自己的思路，过滤掉非重要的信息，无须在不必要的地方绕圈子。我决定直接攻击要害，把秃头从她的潜意识里赶走。

一周后，她再一次走进了咨询室。清清爽爽的她似乎不再客气，很自然地从

包里拿出一个苹果，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削了皮慢慢吃着。

“这周怎么样？”我问道。

“还是害怕。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会看到那个人。老师，您说我是不是被鬼附体了？前几天，我找了一个神婆看了看，她说我被鬼缠身了。”

“她没说怎么办吗？”

“她让我躺在床上，她在屋外烧了一些纸，一蹦一跳的，嘴里念念有词。”

“那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我看着她那样，开始很害怕，浑身哆嗦出汗，强压抑着没有喊出来，但忽然看着神婆像一个吊死鬼。”

“后来呢？”

“她在黄纸上画了一个圆圈，叠好后让我压在枕头底下。结果晚上睡觉老是想那个东西，但又不敢拿出来看，弄得我失眠了。”

“你信她吗？”

“不知道，病急乱投医吧，我也没啥办法。老师，您别在意啊，都是我对象逼我去的。”小薇似乎很紧张。

“没关系。我们还是处理秃头的事吧。”我把她带进催眠室。

有了上次的经验，她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现在请你回到 8 岁的时候，回到那个中午，你在医院的门口玩。你能想象到吗？”

“嗯，能。”

“描述一下当时的天气。”

“天很蓝，有很多云彩，没有风，不算很热。”

“描述一下周围的情景。”

“医院大门很破旧，紧挨着马路，边上有一间传达室，门上挂着黑乎乎的苇帘，路上没有行人。”

“你是怎么去的？家里大人呢？”

“大人们都去后面的病房了，我自己一个人跑出来玩。”

“好的，请你回忆你是怎么走进这间传达室的。”

“我在传达室旁边的阴凉处玩，这时候从屋里走出一个阿姨，让我到屋里玩。”

“后来呢？”

“进去后，我看到一张床，一把椅子。里面很暗，窗子上的玻璃都贴着厚厚的纸……阿姨把我抱到了床上，把我的背心脱了下来，让我躺下，然后她躺在我

的身边抱着我。”

“然后呢？”

“当时我很害怕，因为我不认识她，我想出去找我的妈妈……似乎她也没有阻止我，但我却没有下床……我看到了他——那个坐在椅子上的秃头。”

“请你看仔细点，他长的啥样子？”

这时候小薇又出现了应激状态，泪流不止，声音颤抖。

“别害怕，现在你在我的咨询室，这里很安全，我在时刻保护你。继续，看清楚他的脸，到底是什么样子？”

“看不清五官，似乎像一个肉蛋。”

“你确信吗？”

“看不清楚，真的看不清楚。”

“好的，请你再看看阿姨，她现在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就是搂着我。”

“好。现在让我告诉你这时候的真实情况，好吗？”

“嗯，好的。”

“这位阿姨是医院的洗衣工，她的老公，也就是这个秃头，是医院的锅炉工，他们没有生育能力，但有一个抱养的女儿。可是当女儿长到你这么大——也就是八九岁的时候——忽然被她的亲生父母认走了，他俩还因此被罚了钱，差点进了看守所。阿姨的老伴思女心切，在工作时不慎被开水烫伤了脸，成了重度残疾。为了照顾他，政府继续把他安排在医院烧锅炉。”

我一边低缓地陈述，一边注视她的表情——我透过表情阅读她内心的变化。她渐渐平静下来，脸上的肌肉慢慢放松。

“这天中午休息，他俩看到你一个人在门口，就把你领进了屋——也许他们看你长得很像那个领养的女儿。阿姨把你抱到床上，搂着你、拍着你睡觉，她的老伴就坐在椅子上打盹。这时候由于你本能的害怕，加上室内的光线很暗，当你看到她老伴那张重度烧伤的脸，可能你听过不少鬼故事，于是你幼小的思维就开始了联想，由那张难看的脸联想到了很多让你害怕的事情。后来伴随着性成熟，你又担心遭到了性侵害，于是在你心里形成了一个结。当你发现了很多在你家饭店发生的你本不应该看到的事情，于是你就更加联想到那次经历，虽然后来的一次遭遇让你否定了那次受到性侵犯，但每当你受到男人的侵害时，你总会联想起那个秃头，这是你潜意识运作的结果。其实你害怕的是一次次的性侵害，但你又没有理由去否定自己——毕竟你没有反抗——于是你把这种情绪都转移给了秃头，他成了你情绪的受害者，因为你需要有一个‘替罪羊’来顶替你的‘罪行’，

进而减小你对自己的谴责……”

当我说到这里时，她突然像被马蜂蛰了一下，浑身猛地一抖，“哇……”哭声像忽然打开的闸门。我被吓了一跳。女孩子的哭真的很奇特，似乎有一种穿心功能，逼得你无所适从。但这次我没有去安抚她，而是让她尽情地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她从号啕变成了低泣，但我决定先不唤醒她，让她继续在过去的时间里多待一会。

“其实，那时的时光很美，蓝天、白云、柔和的风，池塘、垂柳、林间小路，还有善良的姐姐，你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大人的呵护中，你的心灵纯洁得像一朵盛夏的荷花，只是这次姐姐的意外受伤让你感到了孤独，甚至产生了恐惧，于是在那种特定的情境中，你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恐惧的种子……”我继续用指导性的催眠语言给她灌输暗示，想让她接受那段事实，然后再与现实剥离。

躺在藤椅上的她慢慢地平静了，呼吸变得轻微均匀，脸上甚至出现了难得的微笑，此时此刻的她也一定会有难得的轻松……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收到小薇的一条短信：“我知道老师在编故事，但我却欣然接受了。您说的代偿效应我慢慢理解了，其实我是在开脱，可是晚上我还是有点害怕，能否让我快点走出阴影？”

小薇的问题我早有准备，我在短信里简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病情”的反复很正常，因为你处在一个动态的、多变的社会里，面对种种诱惑和矛盾，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念会在瞬间崩溃，这需要一步步夯实自己的信念。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你都要有主见，要修炼到在任何环境中都有保持清醒的定力。当然这很难，过程可能曲折漫长，但必须去尝试，只要你有决心改变，相信慢慢会好起来的。

第四周后，小薇来到咨询室。我尝试着用系统脱敏方法赶走“秃头”。

我打印了 10 张同一位影视反派演员的头像照片（因为我固执地认为那个秃头的长相和他相似），一张张地把面部的五官逐步 PS 掉，按清晰度高低摞在一起。我首先用一块手绢把小薇的眼睛蒙起来，拉上窗帘，把室内的光线尽量地调暗。当我示意小薇摘掉手绢时，让她看到第一张完整的照片。

“你认识这个人吗？你害怕吗？”

“不害怕，这不是那个电影演员吗？”

“你认为他怎么样？”

“很滑稽的，很好的一个老头，别看长相不咋的。”

“现在请蒙上眼睛，想象一下他的音容笑貌。”

“很滑稽，很好笑，像个老太太一样。”

“很好，现在请你摘掉手绢。”我把第二张面部稍微模糊的照片放到她面前。“你认识他吗？”

“还是他啊，只不过这张拍得不是很清楚。”

“很好，还是他，只不过拍得不清楚罢了，是吗？”

“是的，不如第一张清楚。”

“好的，请你蒙上眼睛。”

我依次地把逐渐模糊的照片拿给她看，直至第七张。

“哎呀！怎么变得这么模糊了？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那你认为这是谁呢？”

“还是他啊，只不过拍坏了，是吗？”

“对，是拍坏了，但他还是他，真人是不会改变的，是吗？”

“是的，看上去有点吓人了。”小薇面带微笑，表情很自然。于是我停止动作，问她一个问题。

“假设一个人发生了意外，譬如说你的一个朋友被毁了容，那么她还是你的朋友吗？”

“当然是了。”

“为什么？”

“因为她的心并没有改变。”

“很好！如果一个人面部被烧伤，变得很丑陋了，他还是那个人吗？”

“当然是了，因为内心没有变化啊。”

“很好，请你重新蒙上眼睛。”我把最后一张图片拿出来说，“请你做好思想准备，你会很害怕的。”

当小薇摘下手绢，看到最后一张照片时，她竟然没有一点害怕的反应。“不害怕啊，这还是那个人啊，只不过一点也不清楚了。”

“你很聪明，也很善良，生活中其实没有多少值得我们害怕的事情，所谓‘害怕’，只不过是自己吓唬自己罢了。”

“嗯，有道理。”小薇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我重新收拾起这些图片，对她说：“送给你，当你在感到害怕的时候就看看这些图片，要依次地看，看到最后，情况或许就会好转了。”她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并答应试一试。

这次咨询结束后，很长时间没了她的消息。走出咨询室的咨客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很快回来，要求继续，这说明咨客对咨询效果的认可；二是长时间没有音讯或永远消失，这就说明不是咨客忽然觉悟了，就是对咨询丧失了信心。这是一般规律。

对于小薇，我认为有必要回访一次，于是拨通了她的手机。她首先对长时间没有联系表示了歉意，并汇报了近段时间的情况。她说自己的问题已基本解决，现在只要独处再害怕时，就会拿出那些图片看，开始好像没啥作用，但是一想起我说的话，就不那么恐惧了。

她现在担心的是自己是否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她害怕会有人认出自己，她不知道是否应该离开这个城市，去其他地方找工作，她问我什么意见。我建议视情况而定，如果能去外地找份合适的工作，未尝不是一种办法，希望她自己拿主意。

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小薇的好转取决于她的觉悟。恐惧往往来自于自己错误的代偿（这类似罪犯尚未东窗事发的心理）。她懵懵懂懂地走上了一条弯路，及时行乐和拜金主义冲淡了负罪感，但潜意识又不接纳颓废的她，于是她体验到了矛盾和恐惧。她害怕的其实不是秃头，而是那个曾经迷失的自己。当她能把这两者区分开来的时候，恐惧感自然就会减轻。

应该说所有失足女孩都有负罪感：有的把负罪感转化成了变相的报复，有的变得麻木不仁。小薇则间接地表现为恐惧。这其实都是人的防御机制在发挥作用，作为个体而言，就是减轻自身的罪恶感。

有的人做错了事情，总是希望做一件好事来冲抵那种不好的感觉。当这种平衡无法实现时，身体就会出现一系列反应。这不是“上帝”在看着自己，而是信念对自己的惩罚。

档案二　谋杀抑郁症

现在的城市太嘈杂，能寻觅一方哪怕暂时宁静的地儿，让超载的思想有一刻短暂的休息，也算是一种奢侈。上下班的途中，我喜欢走这条小路，这条小路算是幽静的。为了暂时的不受干扰，也为了思考。

电话在上班途中响起，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请问您是心理师骆老师吗？”

“是的，你是？”

“哦，我是一名在读的大二学生，我替同学咨询问题，您有时间吗？”

“你说吧，我听着呢。”

“前几天，我们同宿舍的小璇半夜里忽然出去没回来。我就去找她，找了半天才发现她在楼顶上，就站在楼顶的边上，只要往前迈一步就会掉下去，可吓死我了。我试着和她说话，她也不答应，我害怕她一不小心掉下去，我不知道咋办才好。后来，我一边说话一边慢慢靠近她，好不容易把她抱住。她只是低声地哭，什么也不说。回到宿舍后，她也没合眼，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

“那你告诉老师和家长了吗？”

“没有。事后她不让我把事请说出去，说不然就是亵渎朋友感情。我不了解啥情况，所以也不敢说，但是我发现情况不妙。”

“你做得很好，我希望你能陪着你的同学来咨询室。但不要勉强她，明白吗？”

“好的。如果她不来怎么办？”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看好她，不要让她出意外，再就是尽量动员她来咨询室。”

合上电话，我寻思着，根据这位同学的描述，她的同学很可能是一位抑郁症患者，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情况会很危险。

第二天刚上班，咨询室来了两位学生模样的女孩，马尾辫自称是昨天与我联系的那位，叫小雨。她说今天小璇没来，她们是替小璇来说明情况的。

“骆老师，我们能说了吗？”小雨问。

“可以，最好一个一个说。”

“好的，那我说吧。小璇是我们的室友，很内向，很少与人交流，听说她父母的关系不好——也仅是听说而已。她很少提及父母，只是偶尔和她妈妈通个电话。小璇处事很小心，很敏感，有时候一句玩笑她都很在意，甚至闹得哭哭啼啼的，于是我们都让着她，尽量不跟她开过分的玩笑。大一的时候我经常听到她在夜里低声哭，也没敢多问，因为她好像很怕别人问她家里的事。有一次在课堂上，她眼睛发直，望着窗外发呆，老师提问她回答不上来，便被说了几句，结果下课后她跑到宿舍大哭，下午的课也没上。我和她的关系不错，我就尝试着和她交流，结果她就一句话，‘你别管我，活着真没劲’。”

“你了解她家里的情况吗？你还发现她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

“她家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她爸爸是司机，妈妈是医生，在一个乡镇生活……她很害怕和男生接触，每当有男生和我们搭讪，她都是躲得远远的……再就是发现她例假不规律。”

“她的学习情况怎样？”

“学习还可以，有几门功课很不错，但最近有点下滑，精神明显不在状态。”

“她的长相怎样？”

“不算很漂亮，但很文静。”

“你们学校有心理辅导员吗？”

“我们有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可以预约和老师谈心。但据我所知，同学们去的不多。因为即使真有问题，同学们也很有顾虑，害怕让别人知道自己心理不健康，这是大忌。”

“你们大学生对心理问题也有顾虑吗？”

“有啊，我们也有心理课程，学校经常聘请心理学教授来校讲座，可是一旦问题到了自己头上，还是懵懵懂懂的。”

“同学们怎么看待小璇？”

“她与其他同学关系一般，同学都说她神经过敏，不愿意和她接触。我们宿舍几个关系比较好，所以都愿意帮助她。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她像一颗坚硬的核桃，我们很难走进她的内心世界。骆老师，还有一个秘密有必要告诉您，

希望您能保密。"

"你说，保密的事，你们可以放心。"

"有一天晚上，小璇独自在宿舍后面的凉亭里坐着，我正好路过，为了不打扰她，我想悄悄地从她背后走过。我听到她在一遍遍重复一句话，'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后来呢？"

"当时我也没敢直接问她，想着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和她聊聊。有一天晚自习后，我问她最近怎么了，她说没啥。我说，有天在宿舍后面听到你说要杀了谁。她说，没有啊，你怎么跟踪别人呢？然后很生气地走了。那晚上我发现她一夜未睡，翻来覆去的。"

"你们能否想办法让她来我这里呢？"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害怕她不来。她本来就很敏感，如果一说去见心理医生，肯定会抵触的。"

"首先感谢你们同学之间的友情。据我的经验，小璇的问题较严重，最好抓紧时间接受疏导，如果再不重视，很可能发展成抑郁症，对学习和生活会有致命的影响。可是对于心理咨询而言，咨客的主动求助是关键。只有自己想改变，心理师的疏导才有可能发挥作用，否则很难有效果。"

"我们也有心理课程，咨询的原则我们清楚，但怎样才能让她主动求助呢？"

"你们找一个时间，组织一次活动——就你们几个——我找个机会和她接触一下，看看情况再说。"

"好的，我们策划好以后和您联系。"

曾经有患者亲属来找过我，好像是一例较严重的疑似抑郁症，他们说患者不来，能否到他家看看。我当时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只是给了些中肯的建议，后来就没有了联系。很长一段时间后，在街上碰到了他们，说患者已经住进了精神病院。由此我对呆板的工作原则产生了怀疑。所以这次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小雨的请求。

周日上午，我早早地来到福利院，等待与小雨她们"会师"。她们策划了儿童福利院的活动，我以记者的身份参与。

八点半时，门厅那叽叽喳喳地进来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孩们，个个打扮得时尚前卫。看到身背相机的我，小雨主动过来和我握手，并一一向她们介绍我——某报社的骆记者。

我说："先给你们合张影留作纪念吧。"

她们摆好姿势，在按下快门的一瞬间，我认出了小璇。小雨并没有逐一介绍她们，但我发现有位女孩的笑容明显带有异样，透过她抑郁的眼神，我认定她就是小璇。

一群纯洁的女学生，一帮渴望爱的身体有残疾的孩子，很快就打成了一片。我一边不断按动快门记录快乐的瞬间，一边观察小璇。

小璇抱着一个脑瘫的婴儿，独自待在一个角落。当我过去准备借机搭讪时，竟看到她在偷偷落泪。我小心地走到她侧面，调准焦距准备按动快门，可小璇扭过头去，故意躲避开镜头。

“你是小璇吧？”我主动“进攻”了。

“嗯。”她回过头来，用诧异目光斜视着我。

“这次活动是谁组织的？看到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感受？”

“老师，您去采访她们吧，我说不出什么来。”

“我觉得你很有思想，也很有爱心。你愿意和我谈谈你的感受吗？”

“就是感觉到孩子们很可怜，没爹没妈关心她们，我们只是偶尔来来，根本解决不了啥问题。”

“是啊，这些孩子很可怜，如果让你想一个办法，怎样才能让这些孩子生活得好一些呢？”

“起码要增加孩子们的福利水平，尽快地让他们得到治疗，将来能自食其力，自强自立，这样他们才会有尊严地活着。”

“你的分析很到位，但社会福利的实现也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譬如说你们大学生，走上社会后积极创业，多创收多缴税，那这个社会的福利化程度就会提高的。”

“也许吧，但别把希望都寄托在如今的大学生身上。我们也很累，有时不敢想未来会怎样。其实我们很脆弱的。”

“但我看到你们个个都阳光健康的，你们是让人羡慕的一代人。”

“可是又有多少人关心我们呢？”

“起码父母关心吧，社会也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啊。”

“父母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学习成绩，而从来不问别的。”

“你说的这个‘别的’指什么？”

“您知道我们心理健康吗？您了解我们的想法吗？”

“不知道，你能谈谈吗？如果有价值，我可以呼吁一下。”

“例如，我想学理科，可是家长偏偏让我学文科；如果我想自己谈恋爱，可是父母非要过他们的关；我想毕业后自主创业，可是他们却要我考公务员……你

说我们会怎么想？一个人如果时刻被他人控制着，就没有一点自由的空间。再如果父母为了我的事情，意见不统一，经常吵架……唉，不说了。”

我故意提高嗓门，对周围的同学们说：“刚才我和小璇同学争论了一个有关心理健康的话题，觉得她的观点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感到困惑，也包括我。我想单独抽点时间和文静聪明的小璇交流一下，不知道小璇是否感兴趣？”

“当然感兴趣了。我正处在矛盾之中，也希望您能为我指点迷津。”我的话似乎触动了小璇，她露出满意的表情，有点得意地看着我。

我叮嘱小雨把我的地址给小璇，但先不要暴露我的身份。

周六上午，我们按约定的时间在办公室见面。一进门，小璇有点迷惑地看着我，脸上写着大大的问号。

“你好，小璇！是不是在怀疑我的身份？”

“您不是记者吗？怎么又成了心理师了？”

“是的，我是心理医生。但愿我能给你提供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你愿意吗？”

“谢谢您！”小璇慢慢缓过神来，盯着书橱里面的书籍，有点手足无措。“老师，我的心理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想到了死，但似乎又不甘心。”她缓缓坐下来，情绪立马变得低沉起来。

“谁都会碰到困难，也都曾接近崩溃，关键是怎么去面对。”

“这些我都懂，励志的书也买过不少，可是那里面的话好像是对别人讲的，因为我的情况太特殊，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特殊。”眼泪在她的眼眶打了几个转，扑簌落了下来。

“别激动，慢慢说。”

“我本来是要给您投稿的，里面附了我的遗书。我希望我的遭遇能唤醒家长们和同学们，不要再重蹈覆辙。”

“遗书？”我有点诧异地看过去。

“是的，我可以给您看看，但是您不能对任何人谈起。”小璇从挎包里拿出了一沓信纸，很郑重地递给我。

我展开信纸，认真地看了起来。从这封遗书里，我了解到了小璇的成长历程。这么多的遭遇集中在一个女孩身上，上帝真的很不公平。

这是一个畸形的家庭，畸形的起源可追溯到小璇父亲的成长。她的爷爷奶奶过早离异，奶奶带着父亲长大，后来奶奶再婚，父亲就成了一个“边缘孩子”。在憋屈和冷眼中长大的父亲后来又投奔了爷爷，但爷爷乖戾的脾气并没有给他

一点安全感。直到小璇的父母结婚，父亲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家的孩子。有了小璇后，父亲的脾气越发暴躁，按小璇的话说就是“似乎自己是多余的”。司机身份的父亲整日酗酒，母亲的劝告只会招来拳脚相向。母亲退缩了，承认了现实，整日战战兢兢。最可恨的是，父亲还有了情人，他竟然还经常在母亲面前做一下比较。战争是这个家庭的主旋律，锅碗瓢盆破碎的声音是小璇最熟悉的声音。在恐惧中，小璇度过了昏暗的童年时光；在畏缩中，她长成了一个四肢健全但心理缺损的姑娘。小璇害怕回这个家，她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才能逃离这个家，才能拯救自己。她成绩一路领先地考上了大学，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可是身体的独立并没有减轻心理的折磨。母亲不时的哭诉一次次搅浑她的大脑，本以为解放的身心终究难以摆脱那个噩梦般的藩篱。她再一次跌入深渊。

她最怕放假，因为放假后她必须回到家里，去擦拭母亲委屈的泪水，去面对父亲冷酷麻木的表情。大一寒假，她独身一人去了南方的一个小城，可是暂时的逃避代替不了永远，回家后依旧是爸爸带着讥讽的训斥。她的学习成绩开始一滑再滑，被失眠长期困扰着，进而出现了幻觉——莫名其妙地就会看到爸爸的那个情人变成一只雪狼，伸着通红的舌头扑向自己。她绝望了。

看完遗书，一个畸形家庭的轮廓渐渐凸显：性格暴戾的爸爸，柔弱的妈妈，在夹缝中生存的她。这个延续多年的模式塑造了一个坚强且敏感脆弱的小璇。她想摆脱，但童年的阴影挥之不去。她把无处诉说的怨恨积压在心里，剩下的只能是忍耐和等待。

“小璇，我非常理解你的处境和遭遇，虽然你的家庭不尽完美，但若要以死来了结，那只能说你太自私了。”

“我自私吗？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难道死也是种奢侈吗？”

“是的，你和爸爸关系不好，你觉得爸爸对不起你，但是你了解爸爸吗？”

“当然了解，我是在他身边长大的。”

“我认为你不了解爸爸，甚至你也不了解妈妈。”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因为太了解他们，所以才绝望的。”

“好，现在先不谈家庭。你知道我是心理师，那么假设现在给你一个改变自己的机会，你愿意改变吗？”

“愿意，但我是想逃离。”

“可以，就算是逃离也得有一个能让自己信得过的理由吧。如果你愿意，请你站起来，走出我的办公室，然后重整精神，带着一种重生的决心来敲我的门，好吗？”

小璇疑惑地看着我，慢慢地站起来。

“不要迟疑，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是你自己的选择，是不是？”

小璇走出办公室，轻轻地带上门，然后又轻轻地敲了敲门。“报告！老师。”

“请进！”我站在房子的中间，等她开门。

小璇开门进来，我上前握了握她的手，“请坐。自这一刻，你选择了改变，也选择了我这个心理师，我们要携起手来面对困难。你有信心吗？”

“有，谢谢您，老师。”

“那么你觉得现在最困扰你的问题是什么？”

“前途昏暗，没有进取心，焦虑紧张，失眠。”

“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家庭。”

“具体点。”

“家庭的不和睦，爸爸的酗酒，妈妈的柔弱，还有那个可恨的第三者。”

“你爸爸一直喝酒吗？”

“是的，从我记事起就喝。”

“妈妈是个啥样的人？”

“胆小，懦弱，不担事儿，没主意。”

“他们对你怎么样？”

“还行吧，父母不都这样吗？”

“你对爸爸的酗酒问题怎么看？”

“我很害怕，他喝醉了就和妈妈吵架，还动手打人。我很讨厌他这方面。”

“那么你知道爸爸为什么酗酒吗？”

“有酒瘾吧。”小璇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

“凡事都有原因的，是不是？没有谁一开始就喜欢喝酒，喝醉了也会难受。从心理学角度讲，酗酒也是逃避，你知道爸爸在逃避什么吗？”

“老师，您说爸爸喝酒也是在逃避？我不明白这句话。难道所有的男人喝酒都是在逃避吗？”

“某个层面上是这样的。”

“为什么？”

“你喝醉过吗？”

“有过一次，记得昏睡了一天。”

“你为什么喝醉呢？”

“当时心里难受，就喝多了，别的没什么。”

“喝醉了是什么感觉？”

“昏睡的感觉吧，什么事都忘记了。”

“当你昏睡过去，什么事都不记得时，你还难受吗？”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我是用酒精麻醉自己？”

“对，麻醉自己！让自己处在混沌中，什么事都不想不做，这不是一种逃避吗？酗酒的人一定也想逃避什么，你爸爸也不例外吧？”

“那么他逃避什么呢？”

“逃避的事情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只有自己排解不了的时候才会逃避，正如你的那次独自出行。”

“嗯，您分析得有道理。爸爸可能有很多心事吧，记得他说爷爷就是一个很不讲理的人。爸爸是在训斥及棍棒下长大的，他的心理上也有许多阴影吧。”

“当一个大男人无处诉说自己的心事，无处排解自己的郁闷时，喝酒麻醉自己就是最‘便捷’的手段了。”

“这么说酗酒的男人也值得同情？”

“从心理上讲，是这样的。”

“可是他为什么不顾及妈妈的情绪，去找小三呢？”

“你说呢？”

“我还是不明白，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一点夫妻感情都没有吗？”

“我如果让你从你妈妈身上找找原因，你会怎么想？”

“妈妈是受害者，她怎么会有责任？”小璇有点恼火。

“我们不是在判定谁对谁错，我们不是法官，我们是在分析原因。”

“对，我们在找原因。可是他出去找那个女人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考虑妈妈的感受？难道妈妈还有责任？”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是这样的。凡事都有因果关系。你能谈谈你的妈妈吗？”

“她是个很懦弱的人，但是有点固执。据她说，当时也是由于一时的固执才嫁给了爸爸，她很后悔。外公家的人很强势，经常去家里说爸爸的不是。”

“你爸爸和你外公家的关系怎样？”

“很一般。爸爸一般不去外公家，去了也很少说话。外公一直看不起爸爸，认为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那你呢？你对爸爸的看法怎样？”

“很讨厌他醉酒的样子，他从来不关心我的学习，说女孩子没啥出息。自从他找了那个女人，我有点恨他。”

“其实你爸爸很可怜，别看他表面强硬，其实内心很脆弱。你换位考虑：一

个妻子、孩子、岳父都不接受的人，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听您这么一说，他很自卑？”

“对的。他所有的举动都源于他的自卑。”

“可是我还是不能原谅他，对他的恨一时半会儿不能消除。无论您怎么说，我就是忘不了他和那个女人的关系，只要想起来，我就恨。”

“如果没有那个女人，你是否对爸爸的恨少一点？”

“是的。”

“如果那个女人没有和你爸爸的这层关系，你是否也不恨她？”

“当然。我不认识她。”

“这正是你情绪的激发点，是不是？”

“可能吧。”

“你愿意接受一种治疗，来减轻这种情绪的压力吗？”

“我愿意。”

来到治疗室，我把室内的灯光调暗，在荧屏上不断播放一些女人的照片，并对小璇说：“如果你认为哪张照片像她，你就说‘停’。”

当幻灯片走到一个长发女人时，小璇说“停”。

“现在，这个女人就是你最恨的那个人，待会请按照我的指令做出一些动作。”

“好的。”

“请你面对她，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她和你爸爸相处时的情景。”

小璇闭上眼睛，双手抱在胸前，不一会脸上就露出难堪的表情，身体有点微微的颤抖。

“想象一下她和你爸爸亲昵的场面。”

“我恨你！我恨你！就是你破坏了我的家庭！就是你夺走了我的爸爸！”只见小璇往后移动身体，大声喊着，双脚跺地，有点歇斯底里。

这时候我把一只海绵棒塞在她手里，说：“你看着面前这个皮墩子，它就是那个女人，你可以使劲打。”

小璇听到指令后，跟疯了一样使劲敲打那只可怜的皮墩子，一边打一边咒骂着。这种情形持续了近 10 分钟，随后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海绵棒大口喘气。我知道她累了，不单单是身体疲惫到了极限，心也疲惫到了极限。

待小璇慢慢恢复平静后，我让她站起来，扶着她回到办公室。

“谈谈你的感受好吗？”

“从来没有过的放松。很长时间了，我只是感到胸口堵得慌，很憋闷，有些窒息。我不敢去想，强制自己不去想那些事情，但越是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就越是占据着大脑。我知道需要发泄，需要找一个理解我的人宣泄，但我害怕别人知道家里的事，那样会被别人笑话。那种欲哭无泪的感觉真的让人崩溃。”

“现在呢？”

“现在似乎有些理解爸爸了，想想他也不容易。爸爸小时候很苦，也受了很多委屈，可是他又能跟谁发泄呢。那个女人是不是爸爸感情的寄托？可能姥姥家的强势逼得他无处可走了……可是妈妈的位置在哪呢？唉，大家都不容易。”

“其实你的问题在于家庭感情的缺失，原因是爸爸没有担当起应有的责任，但也不能全怪罪他一个人，因为他也需要寄托。你妈妈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软弱，但其实也很执拗，夫妻之间还是把话说明白好。男人其实最害怕闷着，也最讨厌那种一般不说话，说出一句来能让人记一年的那种人。”

“是的，我妈妈的确是那种很闷的人。其实爸爸是想让她开口说话，可她就是不说，从来不表态，爸爸就吵就骂就打。受害者其实是我，而他们浑然不知。”

“这么说你能理解爸爸的行为了？”

“有点，但我还是担心自己一旦重回那种状态，保不定还会依然故我的。”

“对的，这就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怎样才能根本解决呢？”

“需要做一个家庭治疗，最好把你的爸爸和妈妈都请来。实在不行，让你爸爸来一趟也可以。”

“不知道爸爸是否愿意见您。”

“办法有，但主角还得你唱。”

“我愿意的，只要他能来。您能说服他改变吗？”

“我努力吧，还要看他的态度和悟性。”

“那太好了，谢谢您，老师。”

小璇走后，我暗自庆幸这次的成功——我悄然把她的注意力转移了出去，转移到了家庭上面。我一直坚信，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接下去主攻方向就是她爸爸——一个听上去有点桀骜不驯，酗酒如命，但内心又很脆弱的男人。

不久，我收到小雨的一条短信，说小璇的情绪有了明显的改变，最突出的是不那么爱哭了，但依旧闷闷不乐。

我虽然帮她找到了问题的源头（有一部分是我的主观判断），可要从根本上

剔除这种伤害却不是那么简单了，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多方面的积极配合，最关键的是她的爸爸。

起初我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希望她能鼓起勇气和爸爸挑明，但事后证明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对爸爸是否能来咨询室没一点把握。我问她的近况，她说，还是害怕，失眠症状没有明显好转，但比以前好多了，也不那么悲观了。我只好亲自出马把她爸爸约来咨询室（事后想想这是很冒险的）。

周末的一个下午，小璇按约定早早来到咨询室。我当着她的面，拨通了她爸爸的电话。

“喂，您好！请问您是小璇的爸爸吗？”

“是的，您是谁？”

“我是心理咨询室的一名心理医生，您的女儿小璇在我这里。”

“心理医生？我女儿在您那里？她生病了？”

“算是吧，您想知道她的情况吗？”

“她怎么了？什么病？现在怎样了？”能听出他明显的着急。

“您先别着急，没啥大问题，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希望能和您当面谈谈，您愿意吗？”

“好的，我马上过去，您等我。”

我把工作室的地址告诉了他。这时坐在藤椅上的小璇明显地感到了紧张，眼睛不时地看看屋门。

“没事的，你别紧张。我有把握让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你，放心。”

敲门声比预想的快，一个身材魁梧、面色红润、有点像《水浒传》中的鲁提辖的男人闯进了咨询室。不用问，这就是小璇爸爸了。

进门后的他竟然无视我的存在，一直对着坐在藤椅的女儿问：“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您别紧张，没啥大事。今天主要是想和您直接谈谈您女儿的事，谢谢您及时赶过来。”

小璇爸爸犹豫不决地坐了下来，一会看看女儿，一会看看我，疑惑地问道：“到底出什么事了？”

“您说呢？”我决定开门见山了。

“我不知道啊！她轻易不回家，我工作很忙。不缺吃不缺喝的，能有什么事？！”

“哦？那您认为女儿只是在意吃喝吗？那您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吗？”

“心理咨询室……难道她有神经病了？”

“纠正您一个错误：不是神经病，更不是精神病，她只是有点心理问题。”

“我也不明白啥意思。您快说说她有什么心理问题，严重吗？”

“这么跟您解释吧，心理问题也有轻重之分，如果及时疏导、治疗，恢复不难，但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您女儿的问题比较严重，她甚至想到了自杀。”

“啊！璇璇，你到底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小璇爸爸有点情绪失控，竟在女儿面前有点失态。

“您别着急，多亏我介入及时，没有酿成大祸，但她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我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老师，您说吧！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只是孩子大了，不由人管了。谁知道她会这样啊？！”

“既然您愿意帮助女儿脱离苦恼，那么我希望您能积极配合我的工作。您能做到吗？”

“能！只要对女儿的健康有益，我听您的。”

我请小璇回避——有些话只能跟她爸爸单独面谈。“我必须告诉您，小璇有明显的抑郁症趋势，也就是说，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出大问题。您知道女儿患病的原因吗？”

“不知道，她很内向，什么都不跟我说。”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您的家庭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是导致她患病的主要原因。”

“哦？真的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是的。”

“我和她妈妈整天磕磕绊绊的。这些年了，也都过来了。”

“不是的，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请您好好想想。”

“没啥了吧？我就是爱喝点酒，有时喝醉了吵吵闹闹的。”

“除了喝酒呢？今天就我和您，谈话一切内容我会保密的，这是我的工作原则。”

他慢慢地低下头：“难道那个也影响到她了？”

“请您说明白，‘那个’是指什么？”

“有一个女的和我关系不错，可是并没有发展到离婚的地步……唉，不知道怎么说……”

“您认为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您的孩子吗？”

“不知道。她难道真的知道？”

“我们没必要兜圈子，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直说吧，我有个相好的，为这个没少和她妈妈闹别扭，但我也有一肚子苦水，这事说起来可就长了。”

“长话短说。既然是事实，它也直接影响到了女儿的身心健康，那么我希望我们能直面它。”

“怎么说呢，你也是男人，如果夫妻俩长期没有那种事，换谁也受不了。”

“你是说你们的夫妻生活有障碍？”

“是，很严重！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她就不让我近身了，有时候还骂我流氓啥的。开始我感到难以忍受，夫妻之间没那事还是夫妻吗？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再也提不起兴致来，于是就认识了相好的。我有时候喝醉了，可能会说秃噜了。这事是我的不对。”

“你们夫妻的事直接影响到了孩子，这可能是你们都没想到的。现在孩子到了这种地步，你们竟然都浑浑噩噩的，这难道不是悲剧吗？”

“这事我是有点对不住她娘俩。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也知道做得有点过分，可是我们夫妻之间实在没什么感情了，现在谁看谁都生气。她很轴，也记恨，我想她是不会原谅我的。等孩子大学毕业找份工作、结婚后，我们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婚。”

“即使你们离了婚，可孩子仍然是你们的孩子，你们也摆脱不了责任的。”

“嗯，我明白。”

“这样吧，既然您了解了孩子的情况，希望您能积极配合。我计划做几次家庭治疗，希望你们一家三口都来，好吗？”

其实事情并不像我预料的那么复杂，男人再坚强，那只是表面现象，这类似仙人掌，外表布满刺，内心却是汁，只要抓住了实质，也就是“所有的父母都对孩子负责”这个关键，相信男人都会低头的。

当他们一家子坐在我的咨询室里时，我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这再次印证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古话。不管夫妻之间矛盾多深，只要为了孩子，都可以暂时搁置争执，把精力集中到孩子身上，这也是做以孩子问题为中心的心理咨询所必须把握的一把钥匙。

三个人的座次出乎我的意料，本以为小璇会与妈妈紧挨着入座，爸爸必然的是独坐一旁，可是小璇并没有去依靠妈妈，反而离爸爸近一些。这就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没有想象的差，至少小璇对爸爸还存在依赖。妈

妈倒像是孤家寡人，冷冷地面对着一切（一看就知道她已经接近绝望）。

我让室内暂时沉默了一段时间，等待着谁会首先发言，但他们始终沉默着，没有一点打破沉寂的迹象。“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们召集到咨询室吗？”其实这句话是冲着妈妈去的。

这时候爸爸沉不住气了：“人家老师为了孩子好。你倒好，动员了半天也不想来。”这句话明显是针对妈妈的态度，可见这次的会谈真的是经历了一番周折。

“好的，那么妈妈先谈谈情况吧。”

“前天他让我来咨询室，说女儿出了问题。我当时很害怕，我就与女儿通了电话，结果根本就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女儿说很好，不用我操心，但我能隐约听出话音来，她在学校受到了欺负。他却说孩子想自杀，已经成了严重的抑郁症。”

“那么在你的眼里，小璇是个怎样的孩子？”

“孩子从小内向，不主动和我交流，学习一直很努力，不用大人操心，但我们的家庭环境不太好，可能也受到点影响吧。”

“如果我告诉您，小璇确实患了比较严重的心理疾病，她对生活、学习丧失了信心，甚至想到了结束生命，您怎么看？”

“其实，我不感到意外，因为她爸爸整天喝酒还打骂我们，还在外面寻花问柳的，用你们的话说，她没有一点安全感。”

爸爸出乎意料没有反击。按常理，这时候会有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辩。

“好的，你们的家庭情况我多少了解了一点。现在我们说孩子的问题，因为我的工作是要解决目前孩子的状况，这需要你们积极配合、参与。如果说孩子的问题是由家庭也就是你们不良的夫妻关系造成的，妈妈感觉主要问题出在哪里？”

“长期的冷战？都不主动和孩子交流？都有可能吧。”

“那么您和丈夫的关系为什么不理想，您能说说吗？“

“我这个人天生内向，不主动和别人交流。我在镇委工作，工作很忙，无暇顾及家里的事。他给人家开车，整天不着家，与一些素质不太高的人混在一起，我有些看不惯。”

“那么您是不是认为嫁给小璇爸爸有些委屈？”

“说这些话都晚了，后悔药没有卖的。”

这时，小璇忽然打断妈妈的话：“我感觉妈妈的意识有问题，什么叫委屈？当时不是你主动提出来要嫁给爸爸的吗？只要做出了选择，就应该履行自己的承诺。可是姥爷家的人根本就看不起爸爸，你也没有了当初的立场。”

“小璇，我告诉你，大人的事你没有资格评价。我怎么不履行承诺了，不是

我的坚持，这个家还存在吗？从小到大，不都是我关心你？你爸爸都做什么了？除了喝酒就是喝酒，发展到在外面找人……你知道镇上的人都怎么说吗？我还有脸吗？我每天低着头上班，低着头下班，我还有点做人的尊严吗？”妈妈的情绪终于失控，边说边哭，有点像喜儿控诉黄世仁。

“老师，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我们的家庭教育告诉我，一定要能兜事儿，能自己承担的就自己承担。事实也摆在这里，他是个能分担的人吗？遇到问题就逃避，整天喝酒麻醉自己，这算是男人吗？”

我给小璇妈妈递过去一片纸巾，把水杯往前推了推，算是点了一个逗号。“您说他整天喝酒麻醉自己，可是您想没想过，他为什么麻醉自己？”

“自己没本事，感到低人一等，自卑吧。”

“我想知道，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他是啥样的人？据说你们的爱情有点悲壮的意味。”

“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听说当时您很决绝地嫁给了这个现在看似不般配的人，是什么动力？”

“赌气呗，当时年轻，有点逆反，当时他看上去还是不错的，虽然人粗拉了点，但还是知道关心人的。”

“怎样关心人的？能具体谈谈吗？”

“说实话，开始的时候我感到很幸福，虽然别人都说我们不般配，但幸福这东西就是一个感觉，与别人没关系。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卑微，于是拼命地讨好我，那股殷勤真的感动了我，于是我慢慢地改变了价值观，总觉得能有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的人伺候着，还要求什么。”

“您对他的这种看上去有点过度的殷勤怎么看？只是坦然接受吗？”

“当时很坦然，因为我慢慢觉得平衡了。”

“什么平衡？”

“就是扯平了吧。”

“这么说，是他的无私奉献使您感到当初的决定还算正确，对吗？”

“应该是这样吧。”

“一直这样吗？”

“有了孩子以后就不行了，他慢慢地不再那么主动了。这男人说变也快，好像一夜间就变回原形了。于是我想，他终于绷不住了。于是那种被压抑在内心的后悔意识好像又慢慢苏醒了。但毕竟这样了，我也不想再改变什么，这么大年纪折腾不起了。”

“这么说，您是一直忍耐着？”

“对啊，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我就是忍耐着！我想，我再不济也算是公家人，也算得上是根正苗红。可是他，您知道吗？他竟然在外面找了个女的，发展到不顾及脸面了，换您能原谅他吗？不瞒您说，等到孩子毕业后，我真的想结束这种局面。唉，不说了，您问他吧，他比谁都清楚。”

咨询进展到这里，大体的轮廓明晰了。若作为看客，是很难分辨是非的。出乎意料的是，小璇爸爸始终没有说话，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坐在一边，而小璇却有几次想和妈妈辩论。

我转向小璇爸爸，用眼睛告诉他：“该您说了”。他这时有点局促，抬头看了看我，又低头沉默了。

“小璇爸爸，小璇妈妈说的情况，您认为属实吗？我很想听听您的说辞。”

“上次我和您说得差不多了。仔细想想，我对不起她们。”

“你也别憋着，别到时候回到家还是那样。当着老师的面，最好把事情说明白了。你说憋屈，谁让你憋屈了？到底为了什么憋屈？”小璇妈妈忽然冲着小璇爸爸开了炮。

“那些事我都和老师说清楚了，不信你问老师。既然你让说，那我也就豁出去了，你说咱们的生活还像夫妻吗？”

“你说什么样的生活像夫妻？”

“这个你心里还没数吗？我觉得我们都很委屈，但原因绝对不是我造成的。”

“我知道你说什么，你还不是为自己找借口吗？如果按你的逻辑，天底下还有好男人吗？”

我知道夫妻已经涉及了实质问题，当着孩子面不好太露骨争辩。我打断了争执：“今天是为了孩子，我们才聚到一起的。我们主要是解决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首先是由家庭造成的，那么你们是否可以听听孩子的心声？”

我把话语权给了小璇，这样的局面也只有孩子能掌握。

“我的心很冷，我不想回家，因为回去就是看你们冰冷的脸。看到同学们都有父母疼爱着，一家人乐乐呵呵的，我怎么想？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小璇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诉说。

“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和和睦睦的，可是你们却做不到。我承认妈妈是个要头要脸的人，爸爸的行为对她的打击很大，一个女人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和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心情可想而知。有时候我很恨爸爸——为什么这么不争气，非要出去找那个阿姨。”小璇的话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她竟然不绕圈子，直指要害。我担心小璇爸爸的承受能力，害怕场面失控，担心有人会甩袖而走。

小璇妈妈的情绪也几乎失控，用手帕捂着脸抽泣着。小璇爸爸则不停地喝水，一只手捏着始终没有点燃的香烟。我则处于临战状态，准备随时打断小璇的诉说，防止事态的升级，但感觉还不到火候。

“但我也知道爸爸不容易，这些年一直小心翼翼地看妈妈的脸色。妈妈虽然不爱说话，但心很硬。妈妈，您说爸爸开始的时候对您很好，我相信，因为他一直很自卑，尤其是姥爷家一直看不起他。那种滋味我能理解。您说你们夫妻不像夫妻，这我也知道，你们多长时间不同床了？这个也不能埋怨爸爸，他经常在外面出差，差不多成流浪汉了，哪还有什么心情装什么品位，但这些年来爸爸一直忍着，并没有多少怨言。”

“小璇，你怎么这样说？”小璇妈妈抽泣着打断孩子的话，“你爸爸做出那样的事就全怨我吗？他那样做的时候心里还有咱们娘俩吗？”

“妈妈，您听我说完。这只是结果，您不要忽略了过程，一个自卑的人是没有什么要求的，但是他也是人，也有感情，您不要忽略了他的人性。这点，您难道不需要反思吗？我每次回家都看到爸爸自己洗衣服，他怕我看到还故意藏起来，我当时就想，一个妻子如果连这点义务都尽不到，那还是一个妻子吗？当时我很心疼，爸爸毕竟是个大男人，干完那么重的体力活，回到家还得自己洗衣做饭，这还是一个有妻子的男人吗？”

“璇璇，别说了。”小璇爸爸从椅子上溜下来，抱着女儿放声大哭，“别说了，璇璇，别说了！都是我不好，我没有尽到一个爸爸的责任。”

爸爸的哭声，小璇的哭声，妈妈的抽泣声，充斥在这间不大的房间。我被这些复杂的情绪缠绕着。我知道，这应该是我要的最佳效果。

“小璇爸爸不容易。一个男人做到这份上真的有些可怜，这不能说当妻子的没有半点责任。”我冲着小璇妈妈发话，想调动一下她的情绪。

“我不是说妈妈不好。妈妈是个要强的人，是个严肃规范的人，这得益于姥爷家的教育。从小我就受到妈妈严格的教育，之所以能顺利考上大学，真的多亏了妈妈的教导。我上大学后，也渐渐体会到作为一个知识女性的孤独，其实妈妈骨子里是需要浪漫的人，因为她的婚姻观也是寄托在浪漫上的，要不也不会那么决绝地和爸爸结合。当婚姻稳定后，妈妈需要一个会说话的人，需要一个能在一起制造浪漫的人，可是她失望了，除了在物质上偶尔能找到那种感觉外，精神上的浪漫就渺茫了，因为她发现爸爸不是那种人。爸爸不是不去努力，而是压根就制造不出来，这是不同出身造成的吧？我现在理解‘门当户对’这种说法的深层含义了。妈妈的孤独是爸爸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不能在一个

层面上对话，于是妈妈慢慢地把心门关闭了，就像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不能说不是悲剧。”

妈妈从抽泣变成了哭泣，略显孤独的她哭得像一个泪人。小璇走过去，抱着妈妈的头，娘俩相拥而泣；爸爸红着双眼望着窗外。我在一边静观事态的发展。

到这里，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计划。我几乎没做什么，事情的进展却超乎了我的预计，达到了预料之外的效果，这效果比剧本还要精彩。

等大家的情绪略微平静，我不失时机地给他们各自倒了一杯开水。“感谢小璇，感谢孩子的诉说。孩子是天真的、诚实的，我想借这次机会，听听孩子的意见，好吗？”

小璇的爸爸、妈妈几乎同时点了点头。

“我感谢爸爸、妈妈把我培养成一名大学生，让我学到了知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家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如果身后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家，我就没有了方向，没有了安全感。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安全感是人的第二大需要’，希望你们体会一个孩子失去安全感的感受。我希望我的家是完整的，是温馨和实实在在的。你们不需要难为自己，不需要伪装，因为我也害怕你们心累，你们的别扭、难堪会直接感应给我，会直接影响我的学习和生活。”

这时候，室内的座次格局有了变化：刚来时，小璇坐在靠爸爸的一侧；这时候，小璇把椅子挪到了爸爸、妈妈中间，不时地看看妈妈又看看爸爸。

咨询时间超过了限时，已经达到了预期目的，于是我果断结束了会谈。

出门时，小璇爸爸握住我的手，惭愧地低着头，一个劲地说“谢谢”。小璇搂着妈妈的腰走在前面。我走上前拍拍小璇的肩膀说：“谢谢你，小璇，我们都应该感谢你。”小璇回过头，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似乎对我的这声感谢感到不解。

在谈话记录的最后一行，我写下了这么几个字算是总结：导演其实不难当，生活是最好的演员。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小璇的消息。我时常会想到她，因为感觉压在小璇心头的那块石头还未搬掉，所以她还不会把自己解放。

周末再一次接到了小璇的预约电话。我正好急于了解她的近况，于是确定了会面时间。

当小璇一家人第二次一起走进咨询室的时候，我感觉他们相互之间客气了很多。爸爸站在一边在等妈妈入座，小璇站在妈妈身后，似乎也是想最后落座。

“这次谁先发言？”我用一个主持人的口吻开了句玩笑。

一家人并不抢话，于是我先暖场。“上次结束会谈后我想了很多：人生真的是不完美的。上周，我一个同学的朋友忽然出车祸了，能保住性命算是万幸，但残疾已成定局。他事业蒸蒸日上，妻子漂亮，孩子聪明，是让人羡慕的一家子，可上帝就是这么安排……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们说呢？”

“我也在想这个命题，单位的一个领导仕途顺达，家业兴旺，已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可非要变着法子生二胎，结果生了一个智障儿子。这会算是儿女双全了，可笑容也消失了。”妈妈接了话茬。

“那么您怎么看待挫折？”我问小璇妈妈。

“人哪有一帆风顺的！您不是说了吗，太顺利了不好，好像磕磕绊绊的才踏实，这也是辩证法吧。”

“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人在顺利的时候，智商往往降低。有这样一个故事你听听有没有道理。一个人去山里探险，当路过一座架在悬崖上的独木桥时，导游让他扛着一根木头过桥。此人纳闷，问何故？导游说不要问为什么，你只管扛着木头走就是了，于是此人战战兢兢地一边掌握木头的平衡，一边小心翼翼地过了桥，到达彼岸后他才悟出了道理。由此我也想到了那些驾车出事故的，哪一个不是因为大意而酿成大祸？所以说，要保持头脑清醒，有点挫折还是必要的。”

“嗯，有些道理。似乎上帝也是这么想的吧，风光无限的大人物也有缺憾。听您这么一说，人的磨难还真是智慧的礼物。”

“世界万物皆因果，当看到与自己相关的人犯了错误，多数人会忽略了自身的原因，其实这是人性的弱点。人都是看别人清楚，看自己难，试想如果没有镜子，您知道自己长啥样吗？就算有了镜子，您又能看清楚镜中人几分呢？于是聪明的人善于往内用功，也就是挖掘自己，剖析自己，用自己的改变换取环境的认同，进而改变周围的人，这是人格魅力；而不聪明的人喜欢往外发力，他们善于发现别人的错误，乐此不疲地去改变别人，结果呢，别人没被征服，自己也找不到自己了。您说对吗？”

“对，是这样的！您分析得很有道理。人都是自私的，是吧？”

“所谓自私，其实就是自我防御。自私的人当然不乐于奉献，他们把自己包裹起来，唯恐遭到伤害。自我防御当然没错，但如果过于敏感，把自己压缩得没了人形，人格也就不再完整丰满，这样的人是干瘪的，是不讨人喜欢的。”

“老师，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妈妈似乎听出了话中话。

“我的话不指向任何人，如果您对号入座，说明您也有那么点缺陷。”

“哦，我不傻。”

"那么您对小璇爸爸的看法有转变吗？"

"唉，他是一个让你恨不起来的人。正如您所讲，其实要多想想别人的好。总的来说，他还是不错的，只是那一点让人无法原谅。"

"小璇爸爸，话说到这里，您怎么看您的妻子呢？"

"我没啥文化，一些事我也搞不明白，当时她顶着压力嫁给了我，我感到很自豪很荣幸，一度在别人面前显摆。我只有拼命地讨好她，希望让她知道嫁给我没错。我们其实没啥共同语言，老是说不到一块——我想居家过日子哪里用得着文绉绉的东西。我很自卑，于是就很崇拜她，可越是这样就越没有了地位。其实坐下来想想，我还是配不上人家的。"

"那您知道您不该犯那样的错误吗？"

"知道，当然知道。我下了多少次决心了，可每次迈进门槛时，看到的仍是她冷冰冰的模样，于是作罢，索性由着自己。上次咨询回家后，璇璇又和我聊了半夜，我决心不辜负孩子的期待。正像璇璇所说，如果家庭破裂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我决心继续照顾好孩子，照顾好这个家。希望她们能原谅我。"小璇爸爸低着的头始终没有抬起来。

"小璇，最近学习紧张吗？"我不失时机地转移了话题。

"快期末考试了，同学们都很努力。我的学习基础还不错，我不想再被落下。这段时间主要是复习，也主要是靠自觉，感觉还行。"

"那就好。学习也需要有劳有逸，希望你能掌握方法，不要太累了。"

"我知道的，老师放心。"

"感谢你们再一次来到咨询室！也希望你们不要把来这里当成包袱，我们是朋友了，希望有机会一起喝茶聊天。"我主动结束了这次咨询。

档案三　午夜殉情

我很害怕晚上 10 点后的电话，因为这类电话多半是咨询问题的，而这问题又多半会是一时半会说不清楚的。于是乎，一旦那个时间的电话响起，这一夜的睡眠基本上就报销了。但我又不能过早关机，因为经验告诉我，凡是夜间给我打电话的，都是那些急需帮助的人。

手机响起的时候央视一套《晚间新闻》正好开始，我机械地拿起电话。“千万别是女同胞啊”，我祈祷着。

“喂，您好！您是骆老师吗？”一个男声响起。

“您好，是我。请问您是？”

“别问我是谁，您也不认识我。我是您的咨客。”

“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久闻您的大名，知道您是一个不错的心理师，但愿您别让我失望。”

“谢谢您的夸奖，我会努力提供帮助的。”

“那您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吗？”

“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可以直说吗？”

“告诉您，我在国贸大厦的楼顶上，现在我面对着整个城市，一个夜色阑珊的城市。可惜得很，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最后再多看几眼，也好留个好的念想吧。”

“您说什么？您在楼顶？”

“对面是电视塔，后面是中国银行，左面是市政公园，右边是电信大厦，除了看电视塔需要仰视，其他都在脚下了。”

这下轮到我紧张了。求助电话有个基本的规律，越是哭天喊地的，危险性就越小。反之，若对方泰然自若，甚至心平气和地与你谈自杀，就越是危险，因为他不是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抉择，已能坦然地面对死亡，或者说已经是生无所恋了。

我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脑子快速运转。“哦，您说的位置很正确，但是不知道您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能和我谈谈吗？”

“其实完全没必要给您打电话的。我打电话的目的绝不是让您劝我下楼。我只是有一个问题至今都不明白，想找个人问问，于是想到了您。其实您的电话也是在网上偶然看到的，可是竟然记了下来。”

“哦？这么说，您还是多少了解我一些的。那您为什么不找别的心理师？”

“不知道！我一个也不认识。您我算是有点最后的缘分吧。”

“有什么问题不明白？”

“您说世界上有真爱吗？这问题我都有点腻歪，电视里好像爱用这样的台词，呵呵。”

“我认为有！不管爱多么贬值，父母的爱，宠物小狗对主人的爱，起码是真实的。对吗？”

“哦，我说的不是那种爱。”

“那您说明白点，别误导我。”

“我指的是爱情。”

“我明白了，您被别人踹了，是不是？”

“对啊，我是被人踹了，并且被踹得体无完肤，一败涂地。”

“我看您活该！”

“是的，我是活该！可是我想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被踹了。”

“没有为什么，就是活该！”

“您怎么说我活该呢？这不应该是心理师说的话吧？”

“那您让我说什么？心理师难道不是人吗？您想听原因？”

“嗯，想啊！趁着我还在楼顶上。”

“我才不管您在什么地方呢。楼顶上比下面凉快，您倒很会找地方的。”

“您这个人咋这么有意思。我想听您的分析。”

“分析什么？真爱？像您这样的，能找到真爱吗？如果有误入歧途的女士，那她也是一个高度近视者。”

“您直接说瞎了眼不就是了。”

“我得客气点啊！如果说喜欢您的姑娘都瞎了眼，您还不跟我急了？”

“我没那个心思了。喜欢我的姑娘都瞎了眼，我有那么惨吗？您见过我吗？”

“我不用见您。我只知道此时此刻有个人，或许就真的站在楼顶上，猥琐地、孤独地、很可怜地想结束自己毫无价值的生命，或许明天报纸上会有这样的报道——一个年轻人昨晚在国贸大厦坠楼，警方正在介入，是否自杀尚无定论。这极有可能就是您留给世界最后的讯息吧。几天后，兴许有几个人还记得您。您的死又能证明什么呢？”

电话忽然没有了声音，我感觉头发都立了起来。如果这人真的纵身一跃，那怎么办，报警？我呼地站了起来。还好，电话里面又说话了。

“唉！您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刚才还指望您开导我几句。我现在失望了。”

谢天谢地！我摸摸额头，竟然有很多汗水。“我说的不对吗？自古美女爱英雄，可您见过女人有喜欢懦夫的吗？”我慢慢恢复了平静，尽量保持语调的平和。

“可他妈的！我什么都没有了，为了她我几乎放弃了一切，可换来的是零！这世界不公平！”

“言情片看多了吧？这几句话像是电影里的台词。失恋者在雨中甩掉上衣，一边走一边喊，是不是？”

“您真有意思，又扯到电影上了。我没那么浪漫，也不会演电影。我只是觉得什么都没有了，活着还有啥意思？”

“啥也没有了？您摸摸自己的额头，掐掐自己的屁股，是什么？”

“您真幽默，我知道您在用激将法。谢谢您的良苦用心，但我还是不相信您能拯救我。”

“谁说要拯救您了？您倒很自信的。本人是那么容易请到的吗？您摸摸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够约我几次的？”

“我没有钱，也不想请教您什么哲理。我只是弄不明白，这世界怎么这样不公平？”

“对不起，先生！我不愿意听一个怨妇般的男人深夜唠叨！我的时间是金钱，知道吗？咨询室的地址，您能查到，希望见面争论。我要睡觉了，您也洗洗睡吧，别受凉了。再见！”我果断地挂断电话，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不论对方怎样，我这一夜失眠已成定局。

天刚发亮，我就迫不及待地从床上爬了起来，看了看手机屏幕，没有信息显示。急匆匆跑到办公室，与几个媒体的朋友通了电话，问有没有接到有人坠楼的

消息，确定没有后，我算是稍微松了一口气。

其实我挺后怕的，如果我不是一名心理师，假如我是那个咨客的朋友，就算是最一般的朋友，如果得知他站在楼顶要寻短见，也会立马赶过去劝阻的，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在那一瞬间，我却坚定地按着职业惯性去思维，去揣度一个咨客的心理，而不是一个朋友的思维。那样的思维方式，正确吗？道德吗？假设他听了我那些冷冰冰的话，纵身一跃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有没有责任？我的这种所谓的职业做派是否在推波助澜，甚至是落井下石呢？

自信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关键时刻的过于自信——这是我在记录前一天晚上手机谈话内容时的结束语。

我在忐忑中期待那个电话，上午翻阅了所有的报纸，也没有看到让我后怕的消息。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下午 3 点，手机急促地响起，我没等它响第二声，就迅速抄了起来。

“骆老师，看来您在等我的电话吧？”

终于来了，我的心扑通一声落了下来。“这是我的职业习惯，也是起码的礼貌。您怎样，睡得不错？”

“还真的让您猜着了。我昨晚上破天荒地睡了一个囫囵觉，一直睡到今天中午，刚刚起来。想了想还是给您通报一声。我没事，您不用忐忑不安了。”

“您又高估自己了，您还不至于让我忐忑不安，因为我知道您昨晚上肯定睡得很好。”

“哦？那您真的成神人了，您可是一句劝慰的话都没说。”

“我尊重别人的选择。死对某些人来讲，是最好的解脱。我有什么权利阻止人家？”

“好了，我说不过您。但是我忽然有见见您的想法。您想见见我吗？”

“随时欢迎。”

约谈定在晚上。大多数咨客都喜欢晚上约见，晚间是隐秘的，也是隐蔽的，对自我封闭的人来说会感到比较安全。

门准时被敲响。一个一米八左右的小伙子出现在我面前。有点出乎意料的是，他戴一副蓝边的眼睛，显得文质彬彬且小心翼翼，与电话中的那个人对不上号。只见他面色苍白、眼圈发黑——这是较典型的失眠态。

“感谢您的信任，也欢迎您来咨询室。您是不是感觉面对面要比在电话里斗嘴效果好？”

“老师，您很幽默。我挺喜欢您这种性格，虽然我做不来。”

完成例行的程序后，我拿过他填的表格看了看：欧姓，28 岁，公司企划人员，父母健全。

“那我们谈谈？”

“好的，很希望和您交流一下。”

“为什么一个人跑到楼顶上凉快呢？”

“顺风顺水的我竟然在感情上彻底失败了，我一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难道上帝真的偏心眼儿？”

“能谈得具体点吗？”

“当然！我不会对您保留的，只是我担心您笑话我。故事真的很平庸，平庸得像时下泛滥的言情剧，不知您是否有耐心。”

“只要您愿意说。我想生活总比电视剧真实，起码要丰富得多。”

“我和她是大学同学，她家的条件比较差，是外地城市的一般市民，而我的条件比较好，父母都是公务员。独生子的我一直在甜水中泡大，父母一直希望我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说实话，从小叛逆的我倒是赞同父母这句话。所谓的门当户对不单单是经济条件上的对称，更重要的是要有文化层面的大致等同，不然找不到共同语言是最可悲的。您说是吗？”

“对，我赞同您的观点。请继续。”

“可是当我慢慢了解她以后，竟然颠覆了自己的观点。她身上有一种城市女孩少有的淳朴，像一块未经雕琢但依旧能看出形状的美玉。我疯狂地喜欢上了她。我苦苦地追了她多年，从大一到大三，再到工作后。开始我真的想不明白，按常规逻辑，她是没有理由拒绝我的。”

“噢？按常规是这样的？”

“对啊，那时我父母激烈地反对，同学们都笑话我是《聊斋》里的书生。人都有逆反心理吧，越是这样的情形，我越追得起劲。其实，我明白，到后来我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好像是赌气，又好像是在探秘，总之是越来越脱离了正常轨道。”小欧平静地叙述着，情绪很稳定。

“她呢？一直没有被你感动吗？”

“她说，你只是在证明自己，并不是爱我。当时我不理解。我爱的是她的淳朴，身边的城市女孩很多，她们那种麻酥酥的表露我不是体会不到。我证明什么？证明我的清高、另类？不浮躁、不庸俗？她说，都有，也都不是全部。总之，她像一个影子，始终在我身边，但我又始终抓不到。”

“这么说，您就是为了这个？”我还是忍不住发出提问，“这个故事不另类，也不算给力啊？”

“这只是开始。”

“哦，对不起，您继续。”

“为此我和父母闹翻了。为了证明我对她的爱，我决然地没有听从父母的安排，毕业后自己应聘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因为她在这座写字楼上班。这样她就可以直观透视我对她的痴心吧。为了表示我意已决，我千方百计地和她回了趟家。看到她窘迫的家境，我忽然被自己的决定感动，当着她家人的面我当场求婚。当时她落泪了，答应处处看，我有一种征服感。当时我也很奇怪，我不是胜利的感觉，而是征服，像是驯服了一头桀骜的野马。”小欧习惯性地说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我，似乎在观察我的专注度，又好像在征求我的意见。

“后来呢？”

“后来我们就开始了正常的接触，就是那种恋爱般的接触。我发现我的选择没错，她真的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美玉，在哥们儿面前最值得荣耀的是，她一定还是处女。哥们儿经常为这事拿我开涮，说现在的处女谁还要？我就反驳，你们是不是愿意喝别人剩下的瓶装水？我一直为这事庆幸，也曾提出过分的要求，她却说你还是找那些随便的女孩吧，她们会随时和你上床的。我想想，也是，这几年我苦苦追寻的不就是这种意境吗？过早地破坏了，是不是很没劲呢？”

“您对性怎么看？您没接触过别的女孩？”

“我和您还是说实话的。接触过几次，只是图一时的痛快。可是自从和她建立了恋爱关系后，就真的没有过。现在的大学校园很开放，校园小夫妻比比皆是，变着法玩激情的大有人在，‘象牙塔内无贞德’是公认的事实，所以一旦出现了一个处女，那必定是‘剩女’，是没人要的那种，所以像她这样的女孩像是绝版的。”

“您能谈谈她吗？”

“长得很清秀，比较内向，但有一股韧劲，学习成绩没得说，各类团体也有她的身影。其实很多男生都喜欢她，也许是吃多了苹果想尝一口梨子的心理吧，可始终如一坚持到底的只有我。毕业后，父母托关系给我找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机关单位，可我为了能和她永远在一起，顶着父母的压力，应聘了离她很近的这家公司，由此和父母彻底闹僵。她可能也受了感动，才和我的接触多了起来，开始了真正的恋爱进程。”

“哦。我还是好奇您昨晚的行为。”

“事情总得有个来龙去脉。我们建立恋爱关系后，父母对我的选择渐渐有了认同。父亲和我有过一次长谈，大意是并不反对我的选择，担心的只是以后。我说，明天都难预料，过好今天最重要。于是父母再没反对了。可是随着父母的服

软，我也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改造她。”

“改造？怎么改造？”

“毕竟父母不易，我想让她和父母的距离近一些。”

“哦，您的意思是，不让父母太失望。”

“对，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

“因为父母曾给我张罗过一个女孩，算是门当户对的。女孩我见过，标准的城市模子，很文雅也很性感。”

“后来呢？”

“我的计划是从外观开始——这也符合我的潜意识吧。我想谁都会喜欢那种看上去比较性感的女孩吧。于是我就带着她买衣服，做头发，去美容店。开始的时候她很乐意，但她慢慢地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有些不情愿了。刚开始我认为她心疼钱，可我的判断错了。”

“您认为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美？是不是？”

“当然，这是真理。您说不是吗？”

“哦，是的。可是结果呢？”

“结果她发现我好像目的不纯，干脆直接拒绝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女孩，打扮得时尚点不好吗？我的本意也是想让父母接受她。我们后来就经常闹别扭，甚至冷战。我很灰心，没想到一片好心没有好报，反而落了个目的不纯的回报。”

“您没有和她谈过您的真实目的？”

“没有，如果过早地摊牌，她是不是会更反感？当时是这样想的。”

“嗯。您继续说。”

“父母看到我们已成定局，于是就催促我们快点结婚。因为在父母眼里，她找到我是烧了高香，可是我推托着，父母就不耐烦，问是不是有啥变化，我说不是，父母的催促一天比一天紧。她和我也较起了真儿，甚至怀疑我是否真的投入感情。天地良心，我有点骑虎难下，也不知道怎么应付这种局面。”

“可是依我看，很简单的。您为什么要刻意去改造她？这可能是一种错误。”

“我也反思过，可是您想，女孩谁不喜欢打扮？和父母拉近距离对将来的生活也无坏处吧？”

“可是您违背了一个人的意愿。您想过没有？”

“人的意愿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随着环境调整的。什么叫适者生存？这不是进化论的观点吗？”

“您说的不错，这是大道理。可您没有考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

“先不分析原因了。后来，我的思想真有点动摇了。我承认我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不然也到不了这一步，但我的用心她是应该理解的。你有个性，我也有啊，如果什么事都由着你，那我将来还有地位吗？于是我也生气了，一任冷战持续，这次我不想首先缴械。”小欧说到这里甚至攥了攥拳头，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嗯，后来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有了一种占有她的欲望。”

“您的意思是？”

“占有，就是征服！这几年清汤寡水的，真有点熬不住。如果把她攻破了是不是就有根本的转机？这不是上策，也绝对不是我的本意；是否是本能，我也搞不清楚。于是我决定采取行动，看看后果。一天我约她出来吃了晚饭，委婉表达了我的意思。您猜怎么着？”

“答应了。”

“啊？！您怎么知道？”小欧抬头看着我，满脸诧异。

“您继续说。”

“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这倒把我搞得不知所措了。事后她身下殷红的血也印证了我的坚持。我哭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哭得那么厉害，那一刻像趴在母亲的怀里把积攒了多年的委屈一下子发泄了出来。她抱着我的头，一声不吭，像是完成了一项任务。”小欧眼里有了泪水。

“后来呢？”

“她很从容地整理了仪表，和我说：我知道你喜欢我，可是你有一个连你自己也没有发觉的目的，那就是你想证明什么，想通过我证明什么，你只不过是以爱的名义把你的目的掩饰了起来，所以说你不懂爱。可以说你不知道爱一个人是爱她的什么，这些年你在努力证明你的诚意，但你却离爱越来越远。开始我也怀疑我的判断，总希望你能觉醒，能意识到你的行为和思维在分离，但我很失望，你竟然想通过改变我来迎合你的初衷，我不能说你有错，但我还是不能接受，因为你不了解我，更不了解爱。我也一次次被你感动过，但我总觉得不踏实，一个戴着面具的人是很难被看透的，虽然你意识不到脸上的面具。到今天，我不能说你有错，但是你做了错误的选择，用你的这些真诚去感动一个女孩很简单，尤其是那些城市里的物质女孩，你也会很幸福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你却选择了我，于是我不得不去怀疑你的真诚。”

小欧停下，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当时我觉得蒙蒙的，刚开始都不知道她

在说什么，可慢慢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这难道就是那个真实的我吗？可是既然她早已把我看穿，为什么不提出分手？又为什么要把初夜权交给我呢？我问她原因，她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说，你会明白的。那一刻的我下定了决心，不管以前咋样，也不管她分析得是否正确，她既然给了我初夜权，我就有义务对她负责。可她却说，你不要把这个看得太重，这其实不是你的本意，我们做个了断吧。那天之后，一连几天我都魂不守舍。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听；去找她，她也不见我。一周后，我接到她一条短信，信中说感谢这几年来我对她的呵护，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我蒙了，彻底地蒙了！”小欧痛苦得双手抱住了头。

“我能理解您的郁闷，可是这个结局您应该早有预料。”

“为什么？我只是想为什么，难道我的付出得到的就是这些？当时我并没有灰心，发疯似的去找她——曾经在她门前坐了一个晚上，也没有等到她。我就这样苦苦找了一个月，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最震惊的那一幕，我的心才彻底死了。”

“哪一幕？”

“我看到她和一个男的手拉手亲密地上了公交车。我绝望了，于是我想到了结束生命，结束我的失败。”

“故事讲完了？”

“后面的，您知道了。”

“谢谢您的信任。时间到了。在结束会谈之前，我想告诉您一句话，您回去后好好想想：您真的不爱她。”

我思索着我们的谈话内容。毕竟我和小欧是不同年代的人，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有一定差异。我不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婚恋观，只知道如今的他们都很务实，务实到婚前财产公证的地步。小欧务实吗？你能说他不务实吗？那么她务实吗？你又能说她不务实吗？这爱与务实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换作是我又该如何去面对呢？我强制自己收起思绪，告诉自己：我不是婚恋专家，我需要理清的是他的心理过程，让他接受现在的自己，仅此而已。那么小欧爱她吗？我为什么下结论“真的不爱”呢？这个结论是不是有点武断？下次晤谈我怎样去说服他？我是不是把自己赶到悬崖边上了？但话既然出口，还是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我还是有些经验和自信的。

约定的期限还未到，小欧便打来电话请求把约谈提前，并表明，他差不多已经参透了我的话语，想与我交流意见。但我日程安排较紧，没答应他的请求，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约定好的时间。

当小欧再次来到咨询室时，脸上有了点光泽，黑眼圈也淡了些。

“谈谈您这几天思考的过程？”

“好！您说我不爱她，开始时我不赞同，因为我的付出在证明这一切——如果不爱，这几年风风雨雨又说明了什么呢？可是我也慢慢地潜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竟然发现了深藏在地窖里面的那个我。我想听听老师的高见，您是怎么定义的？”

“一个人有两个我：一个是别人眼中的我，权且叫‘镜我’；另一个是自己眼中的自己，就叫‘自我’吧。我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镜我中，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关注的是他人眼中的那个我。你不妨向四周看看，人其实都被社会化了，比方说称谓：一是带有社会性的，局长、科长、处长、主任、校长、班主任、主席、委员啥的，再就是不带色彩的，如小张、小王、小欧……试想有几个人叫你的小名？除了父母，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就习惯了生活在别人眼中。多数人是为别人活着，自己的评判标准往往依赖于别人的评判，如别人说你好才是真的好，等等。那么自我呢？多数人都把自己遗忘了。在我们遗忘自我后就形成了惯性，会身不由己地顺着别人的轨道往前滑行，而自己浑然不知，还以为非常省力。”

我停下来，顿了顿，才看着他接着说道，“当初您为什么喜欢她？仅仅是因为所谓的淳朴吗？那么淳朴对您来说象征着什么？您认为是映照了您内心的一种很健康很原始的美。若往深处挖掘，您是为了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您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这是您自我标榜的，这个标榜的坐标是什么？就是那种普通的人。她，虽是一个普通市民家的孩子，但她身上也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您在喜欢她的时候是两可的，既能证明您的与众不同，也能迎合您身上的一些东西，比方积极向上。在这个过程中，您父母的阻挠给您注入了兴奋剂，这是您的性格使然——叛逆，越是不让做的事情就越去尝试。您除了和父母较劲，而她的秉性也坚定了您‘探秘’的决心。好奇是人的本性，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是玩命地追，如果您过早得到了她，也许您就失去了动力，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了。几股力量形成合力推动着您，使您始终没有放弃，始终在苦苦追求。可是您想想，那个原始的您——原我——在哪里？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她比您理智，因为她知道您始终在镜我上徘徊，她始终感觉不到您的原我的存在。她心里一点也不踏实，后来您又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她，让她更加证实了对您的判断。她认为自己成了道具，成了实现您的镜我的一个行头。在这个过程中，您始终没有替她想，还固执地认为是为她好，其实您做的一切是为了您和您的家庭。出发点不错，但您忽略了别人的感受，那么这个初衷是值得商榷的。”

“您接着说。”

“在她徘徊的时候，您急切地提出了性的要求。那一刻的她一定是醍醐灌顶的，但她一定也很感激您，因为这几年您始终没有强迫她，表面上始终如一地追求她。女孩子再理智，也有感性的时候，但她的真实想法我也无从得知，可能很复杂，也可能很单纯，但结果呢？蒙上了浓浓的报答的意味。这不是最值得您去反思的吗？”

小欧直愣愣地看着我，像在听别人的故事，又像是在听福尔摩斯分析案情。

“假设她知道您站在楼顶想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点什么的话，她会咋想？后悔遗憾？还是更加坚定了她的分手选择？您自己品味品味吧。”

“老师，有那么复杂吗？我承认您分析得有道理，但这个过程本应该很简单的，追求爱情—结婚—过日子，中间的小坎坷算是佐料，以后回归平静，有那么复杂吗？”

“您说得很好！可是您真的认识自己吗？如果您认识自己，那天晚上能给我打电话吗？您连自己都认识不透，能认清别人吗？我们事先的判断往往出错，这就更加说明，主观的判断往往是最不靠谱的，这就是我们经常犯‘想当然’错误的原因。”

“记得您说过，人是动态的，是随时可变化的，可是她怎么一直没有动摇，一直坚信我不是真爱呢？难道她早有预判？”

“这么说，您承认不是真爱了？”

“老师，您说何谓真爱？难道只有梁祝才叫真爱吗？”

“真爱是赤裸裸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您是吗？”

“那如今哪有真爱？记得有位名人说过，‘真爱像神，都在说可谁都没有见过’。现在不都是讲求物质，都是物质基础在决定走向吗？”

“这么说，您相信这句名言？”

“没这么夸张吧，起码我没有要求她什么吧，尤其是物质上的。”

“因为您的家庭条件允许您这样做，而她却是理性的。”

“假设我追求的不是她，而是别的女孩，您说会怎样？”

“她不是说了，物质女孩追求的当然是物质，只要满足了她们的要求，要找一个漂亮的能拿出手的物质女孩很简单，尤其是在当下。可凭您的个性，您很快就会厌倦的。”

“嗯，也是。我们回到主题。这个世界还存在真爱吗？到底能不能得到真爱？”

“怎么说呢，这是个世纪命题，多少哲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可似乎没有标准答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相敬如宾的有潜在危机，鸡飞狗跳

也不能说好，怎么才是真爱呢？心理学指出，爱是相对的。您提出了这么大一个命题，类似哥德巴赫猜想或鸡与蛋的命题，我没办法回答。”

“哦，我终于有点开窍了！我忽然想到了我父母，他们都当官，装得很恩爱。其实我知道，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真爱，都是给别人看的。”

“夫妻是搭伙过日子，期望值越高失望越大。有些问题不必想得太复杂，也别听他人瞎分析，糊涂点好。”

“嗯，让我好好想想。”小欧若有所思。

我不想再多说，想给小欧一点时间，让他把这些话过滤一遍。

“老师，可以吸烟吗？”小欧右手摸着裤兜，征求我的意见。

“可以，但我这里不备烟。”

“我自己有。”小欧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我知道你们这里不允许吸烟的。听老师一分析，我忽然对心理学产生兴趣了。请问您是怎样洞察我内心的？”

“其实心理学并不玄妙，我只是善于观察对象罢了。”

“这就更奇妙了，那晚您并没有见我，可我觉得您已经钻到我心里去了。事后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苦口婆心地规劝我的话，凭当时的情绪，我真可能一跳了之了。可是自始至终，您竟然没有一句劝慰的话，但是却改变了我的行为，这是不是很冒险？假设我真的跳下去，您是不是也该付一点责任？”

“既然您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那不妨和您聊聊人的心理是怎么回事。”

“太好了，我洗耳恭听。”

“您说实话，那晚上您真的想跳楼吗？”

“怎么不想跳啊，我觉得我很失败，因为一直以来周围的人都认为只有我可以甩掉她，而不可能反过来，可事实就这么残酷，我的面子呢？自尊呢？怎么和父母交代？同学们怎么看我？这些都让我无地自容。可以说严重刺伤了我内心最软弱的地方。我实在无法接受。”

“那您为什么想起给我打电话呢？”

“上次我说过了，我在网络上认识你的，传得很邪乎。我想反正到最后了，也不妨找您这个据说能看穿人心的心理师要个答案，如果您如我想象的那样平庸，就是说您也是劝慰我，给我讲一些垃圾一样的大道理，我就更绝望了。可是您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几乎都是在说我的错误。我也考虑过您是否在用激将法，但好像又不是，您似乎对我的生死很漠视。真奇怪，这符合你们的助人原则吗？”

“当时的您，就像挂在悬崖边的一棵树上，如果一松手，就会跌下去。可是

您并没有松手，您在寻找上面丢下来的绳子。虽然我没有按照您的意愿丢下一根软绵绵的绳子，让您抓着很舒服，可我丢下了一根带刺的钢丝，虽然手会被刺伤流血，但是命保住了，而且一定会长了记性，对吗？”

“嗯，有道理。”

“其实，您根本就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死亡。人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会做出很多傻事，绝大多数悲剧事件都是情绪失控引发的，但当那种坏的情绪过去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对您而言，您所谓的苦苦追求了几年的恋人忽然放弃了你，尤其是把初夜权交给了你，您最纠结的不是痛苦，而是迷惑。您心中忽然冒出无数个‘为什么’来，当这些‘为什么’尚未解开时，您会放弃吗？不会的！但当时，您的确处在一种精神崩溃的边缘，跳下去不是不可能，但那念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过了那个情绪失控的节点，余下的时间您会去解密。当您拨通我的电话后，最起码我们在谈话，谈话的过程中时间在流逝，您的情绪就会从波峰降到正常水平。我再给您留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使您更加不解，就会更加激起您寻找答案。我不但断定您不会跳下去，而且您会来找我。首要的危机化解了，余下的事情有的是时间讨论，是不是？”

“您的确会读心。”

“现在谈谈您的感受和打算吧，危机似乎过去了。”

“我既然没有付出真爱，那又有什么可惜的，毕竟她也把一个女人最最宝贵的东西给了我。她今后的路怎么走呢？我祝福她吧！”

“这个过程都是您自愿的，如果您真爱她，是不需要回报的。也就是说，她做出什么选择都有利于她自己的，您都应该为她感到欣慰才是。”

“就是！这么说我还是自私的。”

“您认为周围的人会笑话您，至少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我敢保证最多也就一两次，时间上最多三个月。只要您挺过去了，也就风平浪静了。别以为自己是明星，需要关注是要掏钱的。”

小欧大笑起来，说道：“老师，您太逗了！”

我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这一天，我过得也很不错。

档案四　始终不露面的爸爸

一次我去某中学家长会做讲座，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位妈妈问我要名片，说能否约时间面谈。我当时没在意，家长们似乎都是在听完课后才忽然开窍的。我往往乐于在讲座结束的时候幽默上一把，说：给“大小孩”讲课很自信。

这天下班后，我本想去凑个饭局，电话却响了起来。

“骆老师吗？我有您的名片，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听过您的讲座。今晚上我带着孩子过去谈谈，您几点方便呢？”

一般咨客打预约电话时都很客气，如问我何时有时间等，很少有人不约时间就直接过来的，而这个电话里的声音好像有点命令的味道。我顿时有些愣神，但还是答应了见面，推掉饭局后就在咨询室等待。在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小时时，门就被猛地推开了。

礼节性的客套过后，我打量着这对母子。我只能用“很有气质”形容这位妈妈：上了年纪的女人再打扮也掩盖不住岁月的无情，但“气质”这东西是很难装出来的。再配上考究的穿戴，我推断她是个很有身份的女人。孩子清秀的脸略显呆滞，读不出什么表情来。

“我听过您的课，很赞赏您对孩子及家长心理的分析。孩子有点小问题，希望能疏导一下。知道你们有工作原则，但我还是希望您替他保密。我们是否能不透漏身份？”

这位妈妈的话不多，但句句说在点子上，从语气中也嗅到了一种感觉——颐指气使的命令似的感觉。

我不自然地笑了笑，说："如果涉及关键问题，是需要些家庭背景的，就是说需要提供些真实的资料，但请您放心，我们有工作原则，更有职业道德，今晚的谈话内容属保密范围。而我所提的建议，您可以自作选择，如是否心理测试等。请问您有什么地方需要我的帮助呢？"

"那就好，我多心了。孩子上初一，寄宿。平时我们太忙，管不上，可是最近听他的老师讲孩子白天上课老犯困，一问才知道是晚上失眠造成的。周末我们接回家问他——这孩子内向，不善交际——啥也问不出来。他面色苍白，好像营养不良，休息肯定也不好，但他说没事，不用我们操心。开始我们也以为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前几天班主任让我去学校，说了些孩子的情况，劝我带孩子回家调整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上次听您的讲座，谈到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就想过来看看是否能疏导一下。"

妈妈在谈孩子问题的时候，始终没正眼瞅孩子一眼，这有点违背常理。孩子独自坐着，对妈妈的话没什么反应，只是偶尔看妈妈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又没有勇气。

"感谢您的信任，我会尽力提供帮助。能否告诉我您贵姓，孩子怎么称呼？"

"我姓胡，您叫他小宇吧。"

"胡女士，您好！能否谈谈孩子的成长史，如果涉及敏感问题，您可以有所保留，也可以让孩子回避。"

"嗯。"胡女士思考了一下，对孩子说，"小宇，你到外面待一会。我和叔叔单独说几句话。"孩子听话地站起来往外面走。

我打开沙盘室，让他在沙盘上玩一会。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老师一直表扬他。最近一年多，他成绩直线下降，变得沉默寡言，像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我找不到原因，也多次与老师沟通，但他们也说不出原因，只是让我们多关心孩子。我也带着孩子找过一些儿童专家，他们大道理讲得不少，但也没有给出答案。我很迷茫，也很着急，不知道孩子到底怎么了。"

"我发现孩子的问题好像一直是您在操持。他爸爸是什么态度呢？"

胡女士忽然沉默了，用纸巾揠着眼角。

我感到有些冒失，"是否爸爸出了意外？您一定很辛苦，一个人忙里忙外的，一定不容易。"我赶忙转移话题。

"他爸忙，工作上的一些事情离了他不行，于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就落在了我身上，但我的工作也不轻，也得去处理。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些争执，在谁教育、

管理孩子的问题上有些矛盾，其实孩子基本上不需要操心，成绩一直很好，也不在外面惹事，这让我很是放心。可我明白，这都是孩子自觉，比别的孩子早熟、懂事。”

“孩子小时候怎样？”

“一直不错，不淘气。上幼儿园后，是爷爷奶奶一直来回接送，多亏离家不远，老人身体健康，照顾孩子没问题。孩子爸爸有一个妹妹在外省工作，算是家中的独子吧；年轻的时候就在政府部门工作，基本上不回家，工作上的事我也不问，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忙。我的工作也不轻松，一大摊子事，可能忽略了孩子的管理吧。爷爷奶奶照顾得不错，我们算是很放心的。就这些吧，您还需要哪方面的情况？”

“哦，孩子什么时候断奶的？”

“很早吧，没有时间喂奶，很早就换奶粉了——怎么，这有关系吗？”

“那么爷爷奶奶都有学历吗？”

“有，都上过学，爷爷还是老高中生，奶奶是大地主家的小姐，能识文断句。”

“哦，胡女士，那我请问您，小宇出现了这种情况，您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怎么说呢，也可能有关系，也可能没关系吧。”

“那么您说的这个‘有关系’和‘没关系’指的又是什么？”

“我和您实话实说吧，只不过不知道是否是导致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

“好，您说说吧。”

“对心理学我不懂，我不知道发生在家长身上的事情对孩子会产生什么影响。刚才您这么提问，我也隐隐感到有些不安。如果真是那样，我想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当然原因很复杂，也可能是我多疑，但也差不多是那回事，但由于他的身份太特殊，于是有些事情我得顾全他的面子，可是我的容忍换来的却是他的肆无忌惮。当时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忍，可能忍过去也就好了。但事与愿违，事情没有向好的方面发展，反而越来越严重。”

胡女士眼圈有点发红，我能看出她在极力控制着情绪，始终端正地坐在藤椅上，尽量不失体面，语速、音量都控制得很好，能看出她的素养很好。

“是这样的，由于事关孩子的问题，我必须了解一下您丈夫的身份，即使您不说我也多少能知道点，他是一位领导，并且权力不小，对吗？”

“是的，他是市里的一位领导，算是年轻有为的那一批吧。我们结婚的时候

感情很好，直到孩子出生一直相安无事。在孩子3岁的时候吧，我发现外面有些风言风语，起初我以为是反对面制造谣言，可后来我还是发现了问题，直到有一天被我在宾馆里撞见。那女的也是机关的一位工作人员，很标致很招人喜欢的那种。当时我受不了，疯了一样要他解释，可最后还是被他说服了。当然我的本意也不是要把他怎么样，这年月这样的事也不少见，我想只要以后他改了也就过去了，主要是为孩子考虑。可从此在我心里就留下了阴影，感觉这婚姻再也不纯洁了。"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一位领导，一位领导的太太，我还是第一次接待这样级别的咨客。谈到这里，我知道孩子的问题还是没跑出那个框架，依旧是家庭环境在作怪。家长开始没有意识到小细节，慢慢地积累成问题，无奈之下来到这里。这差不多是规律了。

"后来呢？情况没有转机？"

"他收敛了一段时间，那时我忽然明白了一句话，你可以锁住他的手脚，但锁不住他的心。他的工作性质就那样，有时候半月不回家，你怎么监督？总不能放弃工作跟着他吧？那不成笑话了。于是只要他一出去开会，我就会想到宾馆，想到那个女人，有时候会控制不住，总想给他打电话。转念一想，这不是自讨没趣吗，再说了，他毕竟是领导，你这样闹腾，或许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若真的闹出事情出来，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于是我开始失眠，害怕晚上，一到晚上就紧张焦虑、不知所措。儿子长大后，好像明白了一些事情，于是就特别体谅我，可我又不能把这些事说给孩子听。我就拼命地工作，不想回家。工作上的事也不少，正好我可以找个借口不回去，让孩子爷爷去接孩子，多数时候还是司机去接的。于是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不回家，只有孩子和爷爷奶奶在家。我们半夜三更回去后，洗洗就睡了，谁也不理谁。孩子问我，妈妈，您怎么不和爸爸说话？我说，忙，忙得顾不上说话了。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我能看出来，孩子渐渐也有了心事。"

"孩子有什么变化吗？在这以后。"

"他小时候虽然很内向，但在家里会说说笑笑的。一次，他偷偷和我说，在小朋友家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女人，小朋友们说那是他小妈。他问我'小妈'是啥意思。当时我很生气，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那股劲儿，吓得孩子躲在墙角哆嗦。我下令他不准再去小朋友家玩，于是他再也没主动提出过去找别的小朋友。后来他爸爸知道了这事，说我是纳粹，是女独裁，这样对待孩子简直是摧残。在这件事上，我们的矛盾公开化了，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

产生了严重分歧，但最终还是压了下来。我们都不想闹大，左邻右舍太敏感，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整个大院制造出新闻。”

“好的，咱们先谈到这里。我去隔壁看看孩子，您稍等。”

我走进隔壁的沙盘室，看到孩子在很投入地玩沙盘。我让他谈谈沙盘作品的意义，他说：“我希望我的家是明亮的。”

由于时间原因，我们结束了会谈。我回到沙盘室仔细阅读小宇的作品，读出了孩子的孤独和焦虑。

一座处在边缘的小屋，一条很宽的河横在沙盘中间，一个小孩孤零零地站在另一角，身边有一只可爱的小狗。

“又一个可怜的孩子，被父母圈在囚笼里，一双尚未丰满的翅膀被束缚着，在无形的压力下，焦虑的孩子选择沉默。”这是我在会谈记录后面写下的一句结束语。

无疑，这是个特殊的家庭，也是个让人羡慕的家庭。本来家庭应该是和谐温暖的，孩子应该是健康快乐——起码是充满自信和优越感的，可事实呢，孩子身上的“应该”却都未变成现实。

按规律，我应该促成几次家庭治疗，如果一家人在一起把话说开，孩子的不良情绪或许会好转。我试着与胡女士商议，胡女士回答很干脆——不可能。

我说：“都是为了孩子，您做一下丈夫的工作，如果我们能一起谈谈最好。”

胡女士答应试一试，但让我别抱太大希望。

不出所料，第二次来咨询室的还是娘俩，于是我请胡女士回避，决定跟孩子单独进行一次谈话。

“小宇，你好！能和叔叔谈谈你哪里不舒服吗？”

“不知道。”

“那你知道妈妈为什么带你到这里来吗？”

“不知道。”

“那你知道叔叔这儿是什么地方吗？”

“心理咨询室。”

“那你知道心理咨询室是做什么的吗？”

“心理辅导。”

“那你认为你需要叔叔辅导吗？”

“嗯。”

“那你知道哪方面需要辅导吗？”

“学习吧。”

“你的学习成绩不理想？”

“是。”

“为什么不理想呢？”

“不知道。”

“是听不懂，还是不能集中精力？”

“都有。”

“老师和你谈过吗？”

“谈过。”

“老师怎么说？”

“让我回家清醒一段时间。”

“爸爸妈妈平时管你吗？”

“管。”

“怎么管？”

“训我。”

“你谈谈你对爸爸妈妈的印象，好吗？”

“他们很忙。”

“家里谁对你好？”

“爷爷奶奶。”

“那么你愿意学习吗？”

“愿意。”

“你知道怎样才能学习好吗？”

“知道。”

“怎样？”

“努力学习。”

“怎样才叫努力呢？”

“不知道。”

无论我封闭提问还是开放提问，得到的就是那几个字的回答。孩子在回答问题时，经常下意识地往门口看，似乎害怕妈妈忽然闯进来。这是个自我封闭的孩子，他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若按常规套路是很难让他开口讲话的。于是我决定另辟蹊径。

“小宇，你对国乒的现状怎么看？”

“嗯？”小宇抬起头看着我，对我的提问感到意外。

“对啊，我想请你谈谈你对国家乒乓球的看法？”

“我认为这样玩下去并不好。”

“怎么不好啊，能谈谈你的观点吗？”

“奥委会一再限制乒乓球比赛规则，目的就是不让我们赚便宜，其实他们很坏的。可是我们老是包揽所有冠军也不好啊，以后谁还和你玩啊？”

“没想到小宇还有这么深的认识啊，那依你之见该怎么办呢？”

“有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很对，人名我忘了：应该把它发展成一项真正的世界运动。提高人家的水平，那时候才能玩起来。”

“你的观点很新颖啊，具体怎么办？”

“不是有很多运动员跑到国外了吗，跑就跑了吧，去国外训练出一批优秀的运动员来，到时候也好有对手，比赛才能好看啊。”

“哎呀，小宇，叔叔对你真的是刮目相看，没想到你对乒乓球运动有这么深的理解。叔叔很佩服你！”

“小说上不是说了吗，一个武林高手如果找不到对手是很痛苦的，所以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孤独求败。”

“小宇说得太对了，谁愿意看一场失去悬念的比赛啊，没有了观众的赛事还能生存吗？”

“对啊，叔叔的看法和我差不多，可惜咱们管不了啊，唉。”

小宇最后的这声“唉”让他回到了原形。我看到了孩子的单纯与可爱，没想到事先准备的这一方案果然奏效，于是决定乘胜追击。

“小宇，如果让你当乒协主席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我就把运动员分了，分到各个国家去，代表别的国家和我们打。当然，我们得留着几个最好的，最后还得把他们打败了，但一定得有困难。”

“这就是你的高见啊？”

“啊，就是啊！可是我不是主席啊，我说了不算。”

“你们学校的乒乓球水平咋样？”

“不咋样，我代表学校出去打过比赛。别人以为我好欺负，可最后赢我的却不多。在我们学校，我也只有孤独求败了。嘿嘿。”小宇顽皮地笑了，还冲我挤了挤眼睛。

多好的孩子！这才是孩子所应该有的性格。我往前探了探身子，竟然想与他

握握手。“叔叔也很喜欢乒乓球，有时间咱们切磋切磋？”

“好啊。可是我一定打不过您。”

“还没有过招就知道打不过我？”

“您是大人。大人都厉害的。”

“大人都厉害？”

“对啊。”

“我看啊，姚明就打不过你！”

“哈哈，叔叔，您真幽默。姚明是打 NBA 的。”

“所以啊，你不能说大人都厉害，只能说在某一方面突出就是了。”

“嗯，您说的有道理。”

谈话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从乒乓球谈到篮球，再谈到中国足球，还谈到了航母的建设。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借故出去一下，看到站在门外偷听的妈妈。胡女士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妥，怯怯地冲我一笑，表情很复杂。重新坐回接待室的她似乎如释重负，我能猜出来我们的谈话她都听到了。

“谢谢您和孩子谈得这么好！他很长时间没这么高兴了，有时候我都怀疑孩子是不是不会笑了。”

“学习应该是次要的，孩子的快乐才重要。由于家庭的影响，小宇处在抑郁的边缘，有些话他不知道和谁去说，说了谁又会认真地听。一个孩子如果失去了倾诉的对象，得不到起码的赞赏和认同，他能不自闭吗？”

“说实话，刚才听到你们两个在里面大笑，我真的感觉我很失职。谢谢您，骆老师，希望您能继续支持孩子，帮助他尽快恢复正常。”

“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就在您手上，只不过您没有用心尝试罢了。”

我有意识地把下次咨询的时间往后拖了几天，想让家长好好反思一下，最好能借助这次谈话的契机主动和孩子沟通。

这天刚进办公室，胡女士的电话就打了进来，说孩子躲在屋里不出来，还在里面摔东西，问我能否去家里看看。我叮嘱她不要管他，千万不要管他，就当作没有听见，该干啥干啥。她半信半疑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胡女士问小宇的情况，她说又恢复正常，但还是不说话，一提去学校就烦躁。本想和他爸爸谈谈我的意见，可他出差在外，暂时回不来，让胡女士继续找我。

我悬着的一颗心慢慢放了下来。

晚间看本市的新闻，我忽然看到了胡女士的镜头，才知道她也是位局级干部。镜头里的她面带微笑，可谁又知道她的心事呢。

按约定时间，娘俩准时来到了咨询室。两人脸上带有喜悦之色，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进门后，胡女士高兴地说："小宇早就盼着来了。我们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呵呵。"母亲冲着孩子笑着。

"欢迎小宇又来做客。准备晚上让妈妈给你买好吃的？"我走到小宇面前，很随意地替他整了整衣领。小宇面带微笑地看着我说："嗯"。

"前几天，小宇就问我什么时间来见您，我说骆老师没时间，我们得按约定见面，小宇还很不高兴。他还说有些话需要说给您听——你们都有秘密了。"

小宇笑着不作声。我说："我知道小宇的秘密是什么。小宇，你随时可以和我联系。"小宇点点头，侧头看着妈妈。

"不好意思了，还得委屈您这当妈妈的。"我站起来走到门口。胡女士夸张地站起来，说："你们谈吧，我回避。"

"叔叔，我不愿意待在家里，家里很闷。"我刚刚关上屋门，小宇就冲着我说。

"嗯？为什么？学校待不下去，家里又待不住，那你准备去哪里？"

"不知道，但我实在不愿意在家。"

"那你害怕谁？爸爸？妈妈？爷爷？"

"都不怕。就是害怕他们回去不是吵，就是不说话。"

"孩子，到叔叔这里就不害怕了，有什么话说出来，看看叔叔能为你做些什么？"

"在学校里，我害怕同学们说爸爸，所以我不愿意见他们。"

"你是说同学们都说爸爸坏话吗？"

"嗯，开始的时候我和他们理论过，但是我争不过他们。他们老是在我背后说悄悄话，我知道他们是在背着我说爸爸的坏话。我很害怕，一害怕就出汗，老是想这个事儿，于是就睡不着觉了。"

"他们说你爸爸什么坏话？是事实吗？"

"不知道，反正妈妈也说爸爸不好，老是为这事吵，爷爷老是在背后叹气。"

"那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爸爸是好人，爸爸工作很忙。"

"好孩子。小宇，爸爸是好人，请相信叔叔的话，爸爸妈妈都是好人。"

我快速地把准备好的录音笔打开，相信这段录音将会派上用场。

“爸爸是领导，很多事情都得亲自处理，妈妈也是领导，也很忙，所以把你给忽略了，是不是？”

“嗯，爸爸脾气很坏，不像电视里那样。他老是训我，说我学习不努力。妈妈也是，老是和爸爸吵架，还一再嘱咐我不要到外面乱说，要是说出去就打我。我真的没说，我不敢说。叔叔，我真的没说。”小宇哭了起来。

看到小宇委屈的样子，我也挺难受，毕竟还是一个孩子，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他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懂得了一些大人间的事情，这本不应该是他所承受的东西啊。

我走到小宇面前，蹲下身子，给他擦拭着眼泪：“小宇是个好孩子，小宇绝对没出去乱说的，是不是啊？”

“我没说，我相信爸爸妈妈是好人，他们在电视上不是装的。”

“好了，小宇，叔叔坚信你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好孩子，说爸爸坏话的那些人都是些不了解真相的，是些大坏蛋，对不？”

“其实他们也不都是大坏蛋。我喜欢和张恒、王子超他们玩，他们就不是坏人。”

“就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坏人啊，坏人没有好下场，早晚会被警察抓起来的。”

“嗯，就是。”小宇擦了擦眼泪，眼里露出温顺的目光。孩子的心理年龄还不大，顶多七八岁的样子。

“小宇，你喜欢爸爸吗？”

“喜欢啊，爸爸很帅，讲话的时候很酷，同学们都说爸爸像濮存昕。爸爸有时候也带我玩，带我坐飞机去海南游泳。叔叔阿姨们也都喜欢爸爸，和爸爸说话很谨慎，也都很喜欢我，给我买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

“长大了，你愿意做爸爸那样的人吗？”

“愿意，我也愿意当大官，多给人民做些事情，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希望爸爸不要对我大声说话，不愿意他和妈妈吵架。”

“那么，小宇，如果让你选择，你愿意要一个当官的爸爸，还是要一个陪着你玩而不训你的爸爸。”

“当然是不训我的爸爸了，谁愿意爸爸整天黑着脸教训人。”

“那妈妈呢？”

“妈妈比起爸爸来好些，每次吵架都是妈妈失败。妈妈不敢欺负爸爸，可敢欺负我们。爷爷很生气，但是不敢说话，也不敢背后和爸爸说，所以爷爷很可怜。”

“你喜欢妈妈吗？”

“嗯，喜欢，可我不喜欢妈妈对着爷爷使性子，也不喜欢她把我关在屋里不让出门。”

“爸爸妈妈一起带你看过电影吗？”

“没有，爸爸总让一个阿姨陪我去看电影。妈妈说不愿意看，可是我回来后妈妈就说我，也说阿姨不好的话。”

“那你认为阿姨好吗？”

“阿姨好，她从来不训我，说我很乖。”

这时候，我听到门外有轻微的响声，我知道妈妈又在偷听了。

“小宇，你喜欢上次玩的沙盘吗？”

“喜欢，挺好玩的。”

于是我领着小宇来到了沙盘室。“小宇，我们来做个游戏吧，这个沙盘就是一块地，你喜欢在上面建什么都可以，上次你摆的我看了，很有意思。”

小宇很高兴，立刻在放玩具的橱柜上仔细浏览起来。

一座宽敞的房子坐落在中央，房子前面摆了一张桌子，几把白色的椅子围在桌子旁边，椅子上坐了几个人。房子前面有一棵大树，树上有一只小鸟，再前面被挖了一面湖，湖面上有一艘小渔船。沙盘的右上角摆了一块石头，石头的后面放了一个小人。

“小宇，你能给叔叔说说你这幅精美作品的含义吗？”

“房子是我家，这是爷爷，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我。”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吃饭、喝茶、聊天。”

“这树上的小鸟是？”

“也是我！我做梦经常变成一只小鸟，能飞起来，能落在树上。”

“这是一面湖吗？”

“不是。这是大海。”

“那么这艘船一定是你驾驶的了？”

“是的，我的梦想就是驾驶着一艘巨轮，在大海里航行！”

“小宇，你能说说那块石头吗？”我指着右上角的那部分内容问道。

“那是一座山，不是一块石头。”

“哦，知道了。后面那个小人是谁？”我指着那个穿漂亮衣服的女性卡通人。

“……”小宇忽然不作声了。

“小宇，你认识她吗？”我轻轻地问他。

“认识，是一个阿姨。”

“她为什么躲在山的后面？”

“不知道。”这时的小宇似乎又恢复了抑郁的表情，很难读懂他在想什么。

“好的，叔叔试着给你讲一下，你听听和你想的是否一样，好吗？”

“嗯。”

“你一直想要爸爸、妈妈、爷爷和你经常在一起。爸爸是个和蔼的书生，妈妈像个温柔的老师。你真的不想被困在屋里，你很渴望他们不要太干涉你。你对这个阿姨的感情很复杂，你喜欢她但又觉得不该喜欢她，于是你把她藏在山后面，是吗？

“嗯。”小宇看着沙盘，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小宇，叔叔现在让你变动一下上面的东西。怎样变化你最喜欢？”

小宇沉思着，久久没有动手。

“这样吧，叔叔试着给你变动一下，你看看合适吗？”我直接把那个藏在山后面的女人拿到了桌子旁边，并找了一把椅子让她坐下。

“不行！不行！”小宇忽然推开我的手，把那个女人重新放回山后面，并且又找了一块石头放在一边，几乎把她围了起来。

这一刻，我读懂了他的心。

几天过去，我依旧在思考小宇摆的那个沙盘。其实人的心思不难揣度，一块小小的沙盘，就像一张白纸一支笔，在动手的那一瞬间，已听命于自己的潜意识，无论怎么伪装，都会留下内心的划痕。小宇在想什么？他在担心什么？一个丧失安全感的孩子，一个渴望飞翔的心灵，都归根于自己的家。

一天下班前，胡女士邀请我出去坐坐，我本想推辞，可她说：“就权当一个老大姐请您喝杯茶吧。”

咖啡厅一个装潢精美的包间里，我与胡女士相对而坐。精致的银质用品发出幽幽的光。

“谢谢您能来。”胡女士首先表示感谢。

“是您最后那句话让我改变了主意。”

“还是得谢谢您！我只提一个问题，当然您可以不回答。”

“那得看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孩子不喜欢我穿漂亮的衣服？难道他不喜欢漂亮的妈妈吗？”

“因为他的心理有了投射，就这么简单。”

“骆老师，您别说这么专业的词，能白话一点吗？”

“可能他把那个穿上漂亮衣服的妈妈想象成了另外一个人。”

“是她吗？”

“可能是。”

“为什么？”

“一个孩子当然渴望父爱了，谁又愿意失去家庭的温暖呢？”

“这有关系吗？”

“当然有，孩子的心里有一个理想的家的模式，比如说爸爸啥样，妈妈啥样，家里的房子啥样，父母的态度啥样，等等。如果谁带头破坏了这个模式，他就会记恨谁，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就记恨她。可是他真的又恨不起来，因为表面上你们都不如她对他好，于是在他的意识中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把两者混在了一起，暂时还无法剥离出来。当然大趋势还是利于你，但你又一次次把他推了回去，于是他在这个漩涡里徘徊着、犹豫着、郁闷着。我说的话，您能明白吗？”

“有一些能听懂，心理学真的挺复杂的。”

“分析是为了解决问题，知其然最好还能知其所以然，这样有利于后面的咨询。”

“你说他爸爸能跟她断开吗？”

“对不起，这个话题超出了我们涉及的范围，恕我不能回答。”

“对不起，我总是忘了您的身份。”

“也不全是我身份的问题，有些事情也不是心理学能分析透彻和解决的。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人的心理是动态的，是随时可以变化的。有些问题我们按常理分析得很好，感觉不那样就不对了，可是结果呢，往往大相径庭。这样的事不少吧？”

“真的很多。人的思维应该有规律吧？”

“当然有。凡事都超不出大的框架，如本能决定的东西，比方，一个人饿了三天，忽然面前出现了一只烧鸡，会怎样？对，他会毫不犹豫地吃；如果一位漂亮的小姐出现在一个男人面前，他一定会心动。这就是本能欲望所决定的，有规律可循。如果谁违背了这个规律，那他一定是病了，不是肌体的病就是心理方面的病。”

“那男人出轨都正常吗？”

“从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的。”

“那么这不违反道德吗？”

“那是社会层面的问题。为了抑制本能，于是人类才制定了法律，人与人之间才有了道德约束，人性才有了收敛，不至于明火执仗。但这种本能并没有消失，只是压抑在内心底层，一旦条件允许，就又会冒上来作乱，比如说半遮半掩的陪侍服务，为什么那么有市场，为什么那么多人出轨出墙或前‘腐’后继？”

“那您说怎么办呢？”

“首先是自律，再就是个体外部环境的吸引，也就是说，自己要有节制，再就是不要给他一个犯错的理由。如果人犯了错误，我们首先要想想谁是幕后推手，我们是否给了他犯错的理由。我们把话拉回来说小宇。他的问题在哪里？你多少能了解点了吧？”

“还是有点糊涂。”

“假设孩子出现了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家庭环境。什么是家庭环境呢？就是父母及亲属之间组成的这个社会关系。人在各个生长时期都应该置身合理的家庭环境，家庭环境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婴幼儿期的孩子不会表达，但他们的感、知觉却已经存在；到了幼儿期，孩子已经接近成人，别以为他们不知道、不理解，他们只是不知道怎样表达罢了。很多家长自作聪明，老以为孩子小就不懂事，从不去了解孩子需要什么，而是主观地认为只要满足他们的物质要求就可以了，其实是大错特错。”

“那么我到底错在哪里呢？”

“还不能说是错误，只能算失误。你们其实都不知道转换角色，这是根本失误。”

“什么叫转换角色？”

“一个人，在社会上有很多角色，位置不同角色不同。您可以是妻子、母亲、女儿、姐姐、局长等，这些角色是因为您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比如您在家里是母亲是妻子，在单位您就是局长是领导，可是您八小时内外没有及时地转换。应该是母亲时，您却是局长，可能您一直把孩子当职工管理，对吗？”

“听您这么一分析，还真有点道理，谢谢您！”

“不客气。道理不难理解，只要稍加注意就是。其实我挺敬佩您对待孩子的态度，起码您是积极的，是投入精力来解决问题的。我愿意给态度积极的人提供帮助，因为改变的关键在你们自身，而不是我。”

这次谈话结束后的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小宇的爸爸能出现，或许能起到关键作用。这当然是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设想，但我一直没放弃家庭治疗的思路，这样一对一或一对二的作用有多大？弄清了问题的真相有何作用？

当我把想法托出后，电话那边的胡女士叹了口气说："昨晚上还与他谈起了孩子的事儿。他竟一口咬定是我的问题，他说不反对让孩子见心理师，但问题的关键不是他。如果这时候让他来咨询室，还是不可能。"

那一刻我忽然没有了主见，怎么治疗？怎么继续？真相似乎明了，但关键人物不出现，我还要做多少无用功呢？和胡女士谈话能否起到作用？她是否真的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了？如果他们不求变，孩子又能改变多少呢？这都是问题。

几天后，胡女士和小宇如期而至。可以看出，他们娘俩的关系有了好转。这次我真没有预设和计划，决定跟着感觉走一次。

我把三张椅子围成一个圈，我们三个围坐在一起。我对小宇说："我们做个游戏吧，玩官兵抓贼的游戏。我们做三个纸团官、兵、贼，抓着官的可以指挥兵对贼做任何事情，抓着贼的只能接受惩罚，好吗？"他们表示接受。

游戏开始，纸团摊开，三个人笑成一团：我抓到了官，小宇抓到了兵，胡女士抓到了贼。

我说："小宇，你要惩罚妈妈了，怎么惩罚呢？你先自己想想。"

"妈妈，您真的听叔叔的吗？"

"当然，这是游戏规则，对谁都一样，绝对公平。"胡女士表示愿接受惩罚。

"妈妈，您能不能不穿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呢？"

一时间，我们都愣了。

"小宇，是这样的，都怪我没有说明白游戏的规则。惩罚只能是当场，如果惩罚需要延续到外面，只能再商议。那么，妈妈愿意把惩罚延续到游戏外吗？"我冲胡女士眨了眨眼睛。

胡女士赶紧回答："可以的。游戏外面也是游戏，也得有规则的。"

"妈妈，您答应我的要求吗？"

"答应啊！谁让我抓到贼呢，这就叫愿赌服输，谁也不能耍赖。"

小宇高兴地跳了起来："这游戏真好玩！"

我们继续下一轮游戏。大家摊开纸团一看，这回是妈妈抓到官，我抓到兵，小宇抓到贼。

小宇很快收敛了笑容，复杂地看着我们，意似"别太难为我啊"。

“妈妈下令吧，怎么惩罚这小家伙？”我故弄玄虚地对着胡女士请示。妈妈当然能读懂我的用意，但肯定一时半会还真的想不出什么来。胡女士毕竟是领导，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具备的，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妈妈说了这样一句话：“小宇，我罚你过来抱抱妈妈。”

胡女士的话一出口，我竟然没有反应过来，只是机械地看着，脑子瞬间短路。

只见小宇慢慢站起来，走到妈妈面前，有点不好意思地侧在妈妈肩上。妈妈温柔地把小宇搂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眼睛有些湿润。

此刻，我的在场显得有点多余，于是我站起来走到门外。我眼睛也湿润了，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可能是投射吧。我在走廊的窗前站了许久，看着树上的小鸟快乐地叫着、跳着，心想：人啊，何尝不希望自己能插上翅膀脱离束缚，去搏击长空呢。

上次的治疗可以说很成功，胡女士说孩子主动要求去学校了，晚上睡眠质量也不错。我问，你都做什么了？她说，我什么都没做啊，下班后早早回家，给孩子做饭，陪孩子看乒乓球等体育节目，让他给我讲比赛的规则和中国体育的现状；没想到孩子知道的那么多，说起来头头是道，有些事情他比我知道的都多——我平时都是教训他，没想到我现在也当学生了。我能听出来胡女士很高兴，她一再表示能认识我很高兴啥的。我说，您不是庆幸认识了我，而是庆幸认识了您自己。

我虽然高兴，但我知道这是暂时的，因为问题的关键矛盾还没解决，过早乐观是盲目的。

不出所料，这天我接到胡女士的预约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请教。

会面后，胡女士首先汇报了小宇的近况：孩子已回家住不再寄宿，情绪不错，可看到他爸爸就紧张，只要和他爸爸在一个桌子上就借故离开。吃饭时，等他爸爸走了后再吃，食欲也不好。他爸爸很生气，训斥他。当时我又和他爸爸吵了。我对他说，孩子看到你紧张一定有原因，你不关心他反而训斥他，这像个当爸爸的样子吗？他爸爸就是死活不认这个理，一再说我背后挑拨。一说这个我就来气，当时就说了狠话，“以后别再假惺惺地让那个女人接近孩子”。结果，他爸爸赌气走了，晚上也没回来。您说，有这样的爸爸吗？这样的人有资格当领导吗？孩子好像又受到了惊吓，昨天和我说准备回学校住，可是我怎么放心呢？

问题在小宇爸爸那儿，可关键是他爸爸还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认识到

自己在其中的影响因素。我决定想个办法。

胡女士出差时，班主任给小宇爸爸打了一个电话，说："孩子的事儿需要您过来谈谈。"见面后，老师如实地把小宇的表现说了一遍，小宇爸爸可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直接把孩子接回了家，并以领导的口吻问孩子："你到底怎么了？"孩子一句话不说，只是眯着眼睛躺在床上。他无奈之下只好向胡女士要我的电话号码，于是我第一次接到了这位领导的电话。

"喂，你好，请问你是小宇的心理医生吗？"

"是的，请问您是谁？"

"我是小宇的爸爸。孩子生病了，你能否过来看看。"

"他生病了，您应该送去医院，我爱莫能助。"

"我妻子说孩子是心理上的问题，和我说过多次；我不知道孩子现在到底咋样，你能否过来看看再说。"

"我一般不出诊，您还是带孩子过来吧。"

"好的，我还有个会议，我让司机把他送过去，希望你能好好看看。有什么事情，你直接吩咐司机办就是了，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我，如果我没接听，你就直接找小张，他是秘书。拜托你了。"

这就是第一次通话的内容。我对这位领导的作风又有了进一步认识，也证明计划流产了。

我放下电话，使劲缓了缓神。难道领导都是这样的态度吗？从工作角度看，我是不是应该敬佩这位领导呢，为了工作，为了一个会议，竟然舍弃了生"病"的孩子。可我在思索，如果忽略了亲情，无论你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你的人格是否也存在缺陷呢？想起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诚然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值得大众敬仰，但如果把你还原成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人，是否应该给亲情留点空间呢？当然，能做到公而忘私的人毕竟少数，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很多人是以种种借口去推卸亲情和责任，"忙"，便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理由。而当孩子出现了问题，只顾在孩子身上找原因，这难道不是成人的悲哀吗？

不一会，一辆高级轿车停在楼下，一位中年人领着小宇进来了。"医生，我在外面等着，您给孩子看看吧。"中年人礼貌地退了出去。

咨询陷入了僵局。

我向一位全国知名心理专家诉说了我的困惑。他首先肯定了我主攻的方向，

认为方法还是不错的，提出只是我太有点急于求成。

“在工作之外，你有多少时间反思过自己？”

“哦？”我对老师的问题不太理解。

“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心理师，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

“真诚，我认为主要是助人情结。”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一个合格的心理师，是不应该受客观因素影响的。”

“在面对不同的人，我还是能自我调节的，还是很自信的，不然又怎么助人呢？但这次，我真的想放弃了。”

“为什么放弃呢？”

“我无法撬动这座山。”

“那证明你没有找到支点。作为一名心理师，最关键的是自身的素质，这一行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是在与人最高级的那部分打交道——咨询过程就是拼智商的过程，这绝对不亚于一场国际谈判。而在这场谈判中，你必须时刻保持强者的态势，也就是说，要时时刻刻地让对方感到你的论点是正确的。当然这需要实力，更需要技巧；需要胆识，更需要过人的智慧。这个个案，其实你已经掌握了主动，而且你也有了撒手锏，就看你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了。”

我细细咀嚼老师的话，中立是我的态度原则，这中立还说明什么呢？不卑不亢？要做到在任何人面前都从容自若？我为什么不敢直接和小宇爸爸这位领导碰头呢？我为什么不打破常规试试呢？

其实心理师也是人，但应该是不一般的人，因为是拯救灵魂的人。仅从这点讲，在心理师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有了区别，那也是心理在作怪，只能说明功力不到而已。

我果断地拿起电话，拨通了领导办公室的号码。“喂，您好！”

“你好，请问你是？”

“我是您孩子的咨询师，我们通过电话的。”

“哦，你是小骆吧？”

“嗯，是的，但是请您称呼我‘骆老师’，好吗？”

“好的。还是为孩子的事吧？”

“是的，有些事情本想当面和您谈谈，但您很忙，我只好冒昧地给您打电话。我的时间只有一小时，请问您能给我多长时间？”

“哦？既然这样，我也给你一小时吧。”

“那我首先感谢您！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孩子，而我也是受您夫人所托，作为一名心理师，我得对得起我的职业和您所付的钱，希望您能理解并协助我的工作。”

“好的，但事先我也声明，孩子的问题我了解，只不过有点适应困难，但老胡大惊小怪的，为这点，我们经常拌嘴，但既然她委托了你，那我还是积极配合的。你需要我做什么？”

“不是胡女士大惊小怪，更不是一般的适应问题，这点需要我们都清楚才好。”

“对心理咨询行业我不了解，但我多少还是懂点心理学。孩子的问题还是不要扩大化好。”

“请您相信，不管他人怎么样，但作为一名心理师，我敢负责任地说，我没有夸大问题的必要。我并没有多收您夫人一分钱，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孩子的健康。”

“骆老师，你误会了，我不是说你夸大事实。难道孩子真的有问题吗？”

“当然，在这方面我是老师。”

“那你说说孩子的问题在哪里？”

“一个初一的孩子，竟然不能在学校学习，还长时间失眠，甚至有了幻觉，您认为这正常吗？”

“有那么严重吗？我承认，我有点疏于对孩子的管理，但孩子从小很健康，只是上寄宿有点不适应吧？我想很快会好的，你说呢？”

“不是那么简单的适应问题，小宇已经有了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果不及时疏导，后果真的不乐观。”

“哦，既然这样，你不是介入了吗？希望你能帮助他渡过难关，有什么困难我可以随时协助。”

“您说得很对，还真的需要您的协助了。我需要您端正态度，起码要了解点孩子的内心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帮助孩子走出困惑。”

“我作为孩子的父亲，难道你还怀疑我的态度吗？”

“我不怀疑您对孩子的爱，但您的确轻视了孩子的心理问题。”

“能否说得清楚点，我有点迷糊。”

“好的，那请问平时您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问题的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措施，然后监督执行，最后验收结果，我的回答你满意吗？”

“那如果没有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没找出问题的实质就下定论，您同意这样的工作方法吗？”

“当然不行，这违背工作原则。”

“您对孩子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吗？”

“我虽然主要精力扑在工作上，但对自己的孩子还是了解的。”

“了解多少？”

“百分之八十吧，当然主要是他妈妈管理，在孩子的问题上他妈妈比我更有发言权。”

“那您征求过他妈妈的意见吗？”

“在孩子的问题上，他妈妈有决定权，我绝对服从。你和他妈妈沟通得怎样？”

“还可以。只是我发现孩子的问题主要在您身上。”

“在我身上？怎么讲？”

“有很大部分是由您的因素造成，您明白吗？”

“我怎么了？除了时间上不那么充裕外，我做得还可以吧。”

“那么请问领导，您与夫人经常吵架吗？”

“很少，但偶尔也拌几句嘴。夫妻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

“您还能记住你们吵架的原因都是什么吗？”

“鸡毛蒜皮吧，有时候是为了老人，有时候是因为孩子的管理，但矛盾很快就会解决的，毕竟她也是领导，还是有点度量的。”

“那么请您回忆下，你们吵得最凶的一次是为了什么？”

“请问你是在调查我吗？这与孩子的问题有关联吗？”

“我是心理师，不是私人侦探，我没有必要去调查您。我们是为了孩子，当然您完全可以拒绝回答。”

“我搞不明白，你所想要了解的问题与孩子有关系吗？”

“这应该是心理学的范畴，如果给领导普及心理学，那不是这个时间。我们的时间都有限，尤其是您，所以我只能说这是必需的。您可以不回答，但希望您一定能端正态度，毕竟我是为了您的孩子。您不想回答，那我们就另找时间谈吧。还是希望您在孩子的问题上能腾出点精力，毕竟小宇是您的独生子，他的健康也会直接影响到您，甚至您家庭的幸福。”

“那我们另外找一个时间谈吧。谢谢你，骆老师。”

挂掉电话，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在衬衫和后背接触的瞬间，我发觉我汗流

浃背。但我有一种胜利的感觉，我终于拨通了那个在我看来是遥不可及的电话。我细细回想整个通话内容，有过激的地方吗？有让领导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如果触动了他那敏感的神经，是否会对孩子的问题产生反作用？同时我也思考，解决小宇的问题一定要揭开领导的那个疤痕，一定要让他很难堪很痛苦吗？能否另辟蹊径绕开呢？开弓没有回头箭，无论结果怎样，我决定沿着计划走下去。

第二天，胡女士电话找我。一看号码，我有些紧张：昨天的话可能刺激了领导的神经，是否会兴师问罪真的难以预料。

“骆老师，您昨天找他爸爸了？”胡女士开门见山问道。

“对，找他了。是否又拌嘴了？”

“没有。奇怪的是，昨天晚上他竟然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带着我和孩子去吃肯德基。”

“没跟您说什么？”

“没有，态度很好，孩子竟然不太适应，老是躲着他，他有点尴尬。我很奇怪，您是怎么给他做工作的。”

“只是简单地谈了谈孩子的事儿，没多说什么。我们先别太乐观，其实我还没有触及实质，一个人的转变不是那么容易。”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关键是，他现在对孩子的问题还是存有疑虑，他不认为孩子有多么严重的心理问题。即使他承认了，也绝对不会认为与他的那些事有关联。”

“人需要一个刺激，去让他警觉。俗话说，一语惊醒梦中人，希望他能反思。”

“吃完肯德基回家后，他要求和小宇谈谈，这倒把孩子吓得不轻。父子俩在书房里谈了一个小时，孩子出来后表情复杂，但很快就睡觉了。我本想了解他们昨晚的谈话内容，但又害怕引起孩子反感，所以想征求您的意见和下一步的计划。”

“只要他能主动和孩子接触，这就证明有好的迹象。可能他和孩子脱离的时间太长了，一时间孩子不适应，但慢慢会好的。下一步我还要和他接触，我估计他会主动找我的。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太多分散领导的精力，毕竟他工作很忙。”

事情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他那么快就和孩子接触了，至于他和孩子谈了什么，我只能期望是好的、积极的方面。

第三天，我接到一条短信，内容是他约我晚上八点通电话。

“你好，骆老师，感谢你接受了我的预约。我今晚推掉了所有工作，想和你

就孩子的问题交换意见。首先感谢你对孩子的疏导，也感谢你上次的那个电话，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感谢领导能看重孩子和家庭的感情。"

"上次和你通完电话，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反思了很多，有一条就是当领导的应该怎样摆正心态。说实话，整天生活在前呼后拥中，我逐渐忘记了很多本真的东西，比方说，我还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儿子。思维是有惯性的，当我们习惯了那些漂浮的东西，很难一下子转过身来，于是往往把任何地方都当成办公室。"

"也把自己的妻子、孩子，甚至老人都当成了您的下属。"

"是的，真是这样。说实话，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很难屈身下界吧，呵呵。"

"有点吧，很多事情都是秘书处理的，我只是看看结果，只在请示工作的时候才主动打电话。"

"哦，这么说我是非常荣幸的。"

"今晚上你当然是老师，我们不存在任何差别的。都是为了孩子，我这个当父亲的总比你这个老师距离要近点吧，这点其实很惭愧。我对心理学并不陌生，还专门进修过管理心理学，对人的心理还是有些见解的，可是为什么我就没有发现孩子的变化呢？"

"形成问题的原因很复杂，这没有多少规律可循。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的情况也不一样。只不过，正像您所言，您忽略了一些问题，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发现问题时不自觉地推卸，这可能是您当领导的惯性使然。再就是，您没有多少儿童心理学的知识。心理学的分类很复杂，也很细。"

"上次你提到了我的一些私人问题，那么你认为这样的问题也能影响到孩子的健康？"

"家庭是个系统，每个成员哪怕是微妙的变化，都会对其他成员产生影响。恕我直言，您的那段婚外情直接影响到了家庭。"

"哦，这个我知道。当时和老胡发生了一些冲突，可是孩子好像并不知道。并且'她'对孩子很好，能看出来孩子也很喜欢'她'。"

"我很敬佩胡女士，因为她委曲求全顾全大局了。"

"是的，我也觉得老胡做了很大牺牲。可是我也是人，面对诱惑也可能把持不住，这点我也有难言之隐。在我们圈子，有一个潜规则，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那就是攀比风很浓。"

“攀比？比什么？”

“当然不是比政绩，是比那个方面。”

“哦，对这个问题我不感兴趣，我只关心矛盾的焦点，就是由此造成小宇的问题。试想，胡女士很难做到心如止水，自然就会潜移默化地传染给孩子。而你最不应该让‘她’接触孩子。孩子的心是敏感的，他能感觉到你们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虽然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家庭有些逆反，但毕竟妈妈的地位是无人能替代的，于是他感到了危机，觉察到妈妈的地位在动摇，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而妈妈的委曲求全又让孩子失望了，甚至替妈妈感到悲哀。在孩子的眼里，虽然这个家暂时是完整的，但时刻面临危机，他无法诉说，丧失了安全感，甚至失去了方向。您让这样一个孩子去寄宿学校，他更是孤独无助。他出现问题，您感到反常吗？”

“你这么一分析，我感到正常。”

“安全感是除生存外的第二大需要，如果丧失了安全感，您还会自信吗？没有了自信，您能做什么？患了抑郁症的孩子自卑无助迷茫，与行尸走肉有何区别？”

“孩子真的那么严重吗？”

“当然小宇的情况还不严重，但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我和孩子谈过，其实我给他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我也希望孩子将来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那么您知道您在孩子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形象吗？你不介意听一段录音吧？”我把早已制作好的那次录音找出来。

> “你喜欢那个阿姨吗？”
>
> “不喜欢，因为她是狐狸精。”
>
> “不能这样形容别人。这样不礼貌，不是好孩子。”
>
> “就是，都这样说她。”
>
> “阿姨对你那么好，你不应该说她坏话的。”
>
> “不是的！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
> “妈妈呢？”
>
> “妈妈很可怜。”
>
> “那爸爸呢？”
>
> “爸爸不管我，老是训我，我不喜欢爸爸。”

“那么爸爸怎么做你才喜欢他呢？”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回来吃饭，每天陪着我玩，陪着我做作业，我们一家人出去逛街买东西，吃肯德基。”

“那你长大了希望成为爸爸那样的人吗？”

“希望啊，我也希望为人民办很多好事情，多光彩啊。可是我不希望爸爸因为阿姨而和妈妈吵架。”

录音放完，我故意沉默了一段时间。

“唉，骆老师，没想到我在孩子眼里是这样的形象，真的很愧疚。”

天空传来隆隆的雷声，雨前的空气总是闷热，我打开窗子望着西边隐隐的闪电，长长地舒了口气。

后来，我时常回想起这次咨询经历，每个细节咀嚼一遍，会发现自己成熟了很多。我再次战胜了自己，战胜了怯弱的自己。人生最难攻破的是什么？这次的经历再次印证了这个哲学命题。

咨询刚结束时，胡女士偶尔发来一些感激的短信，再后来几乎就没有联系了。每次看到他和她在电视上露面，感觉他们的脸上多了些光彩少了些阴霾。像有心灵感应一样，我似乎感觉他们在偷偷看我。

一次跟几个摄影圈的朋友拍摄一个演出，忽然看到了他的身影，只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档案五　好人会有好报吗

“每次吃饭，她都把孩子曾经用过的碗筷摆在桌子上。开始的时候，我没感觉出啥来，以为这样能减轻点她的痛苦吧。可孩子走了半年多了，她还是那样，每次看到孩子的座位上的碗筷，我心里就难受。有次忍不住说了她几句，结果她骂我没心没肺。她已经瘦了二三十斤，我担心这样下去她是否能挺得住。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求助您了，看看能否给想想办法。”愁容满面的郭大哥在咨询室陈述着妻子的行为和自己的无奈。

“能说说孩子是怎么出事的吗？”

“那天，她领着 6 岁的女儿去超市买孩子准备上学的东西，路过一个卖小玉器的地摊时，她蹲下身子想给孩子买一个小挂件玩儿，这时一只小狗跑到马路中央，女儿平时很喜欢小狗的，于是就跑过去抱它，结果一辆小轿车直冲过来，直接把孩子撞了出去。孩子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最后还是走了。她难受得直撞墙。她怀这个孩子很不容易，前面两个都没保住。那段时间，家里人轮流照看她，等她情绪渐渐稳定后，她向单位请了病假也不去上班了，每天在家翻看孩子的东西。四邻八舍都说她得魔怔了。”

“她自己怎么想？您与她交流过吗？”

“基本无法沟通。她时好时坏的。每次劝她，她不是不说话，就是埋怨我。我很担心她一个人在家，保不准她就做出啥傻事来，可是我总不能每天在家守着她，我也要工作啊。”

“为什么不带着她一起来呢？”

“说了，她不来，说谁也找不回她的孩子。”

谈话到此，事情的大体轮廓基本明了，应该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反应，如果持续时间长而症状始终凸显，就有些麻烦了。本身疑心就重的女性通常很难轻易相信别人，如果又是那种固执己见、刀枪不入的，心理干预就更难奏效。我向郭大哥摊了牌："如果你妻子意识不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主动求助，恕我无能为力。"

"骆老师，我对你们的工作性质多少了解些。我想过很多办法，'神姑娘'都请了不下四五次，可是都无效；我也找过综合医院的心理医生，可他们说帮不了什么大忙；我也去精神科医院开过药，可她不吃，直接给扔了。"

"精神科医院没劝她住院治疗吗？"

"劝过，但是我感觉，如果一旦把她弄到精神病医院去，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加重病情。"

"您怎么这么肯定呢？"

"老家有个病号被绑着送到了精神科医院，住了半年，一点效果都没有，出院后感觉情况变得更严重了。"

"那么，您是怎么找到我的呢？"

"说来也巧，我一个同学是律师，他说认识您，说您是心理大师，极力推荐我来找您，并说您一定有办法的。"

"他的话你也信啊？"

"我也没办法了，病急乱投医吧。但我真的希望您能帮帮我，帮帮这个家，不然就真没指望了。"郭大哥极力保持轻松，但眼圈还是发红了。

我见不得男人落泪，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男人。我赶紧把纸巾递过去，安慰了几句。"好的，我答应接手，但事先必须说明，一是您必须全方位配合，二是不能保证治疗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尽了全力也很难保证效果会理想。"

"我知道。试总比不试强吧，我先替她谢谢您。"

"您先尝试着劝她来见我。您就说'托熟人找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医生'，尽量说得神乎一点，看看她什么反应。如果她答应来更好，不行的话您再联系我。"

郭大哥满口应承，说立刻去执行。但之后反馈的信息并不乐观——郭大哥电话中说他的妻子还是那句话，谁也找不回她的孩子。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我只不过作一下铺垫而已。于是我交代郭大哥："您对她说，我能找回你们的孩子。"

"嗯？"郭大哥愣了一下，"怎么找回女儿？"

"这是秘密，您只管这么说就是了，我敢保证她会来见我的。"

郭大哥挂了电话。

事情似乎按我的计划进行，郭大哥两口子准时推开咨询室门。审视这位郭大嫂的状态后，着实让我心疼和担心。搜索了半天词汇，还是用“身心憔悴”这四个字形容吧。郭大嫂有气无力地坐在藤椅上，怀里紧紧抱着一只棕色的玩具泰迪熊，眼神没有一点生机。

“感谢您能来见我，希望我能帮助你们。”我小心翼翼地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尽量靠她近点。

“哦，也谢谢您，骆老师。我家情况您都了解了，老郭说您无所不能，我想您是能帮助我的。”

“大姐，您相信世上有无所不能的人吗？”

“不相信，超人能，可那是电影啊。但是我也希望您能给我开点药，我吃了以后能忘记以前的事情，忘掉所有的痛苦。”

“大姐，世界上也没有孟婆汤，更没有后悔药。”

“我知道，可是我的具体情况您不了解。我们在生杏儿以前有一个孩子，可是在肚子里就夭折了。八九个月了，就差那么一点，不经意摔了那么一跤，孩子就没了。我都给孩子起好名字了，叫桃儿。谁知道啊，好不容易怀上杏儿，好不容易把她养这么大……我难受……”大姐并没有失声痛哭，只是斜着身子抽泣，也许泪早已哭干了吧。

“我想知道大姐您现在的想法。”

“我老感觉杏儿没走啊，我只是那么一转身，她不可能就没了，当时我要是不去看那些小玩意，杏儿不会走的。她没走，其实她就是没走，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她就站在我面前。每到吃饭的时候，她总是要我给她做蛋炒饭。晚上我还能摸着她小小的身子。她爸说您能帮我找回她，真的吗？要真是那样，我给您跪下了。”大姐忽然跪在地上，我赶紧把她扶起来坐好。

“大姐，答应的事我尽量办成，可是您必须听我的话才能见效。”

“您说吧，让我咋办？让我死都行，只要杏儿能回来。”

“大姐，您知道现在的杏儿在哪里吗？”

“天堂啊，我知道她去了天堂，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

“那么我安排你们娘俩见一面，好吗？”

“好啊。”郭大嫂猛地坐直了身子，眼睛顷刻间放出两道希望的光。

我把郭大嫂搀扶进了治疗室，开始了这次艰难的探索之旅。我把窗帘放下来，室内的光线立刻变得半明半暗。我让郭大嫂半躺在竹制的躺椅上，我则坐在

大姐的头侧位置。

“大姐，请您闭上眼睛，放松头部和双肩，尽量地放松，就像您身上一个很重很重的麻袋忽然卸掉的那种感觉，您的身子很快会瘫软下去。”

我把大姐导入到催眠状态，细心观察着大姐的面部表情，随时调整指令。

“请您想象，面前有一条很远很直的路，路两边是生长得很茂盛的树，树冠把这条路遮成了一个隧道，隧道里有半明半暗的光线照射下来，照在您身上，您感觉到很温暖，很惬意，您慢慢地很轻松地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往前走，有一种您从未有过的心情伴随着您。”

我一边轻声下达指令，一边仔细观察她面部表情的变化。只见她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明显不那么紧张了。

“请您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欣赏路两边的风景。两边有遍地的黄色油菜花，有哗哗流淌的小溪，有默默吃草的水牛，远处青山如黛，一阵微风吹过，您嗅到了油菜花的清香，那么香那么甜，这黄黄的油菜花像一池湖水，轻轻荡漾着。”

只见大姐的脸上有了笑容，恬淡得像一个熟睡的婴儿。

“请您继续往前走，想象着您慢慢长出了一双白色的翅膀，您就像飞天那样，轻盈地飞了起来。您回头看一下，遍地的油菜花，绿色的树，白墙青瓦的小村庄，都已经在自己的身下了。您轻飘飘地飞，阳光和煦，白云柔柔，微风拂面，衣袂飘飘……您知道您要去哪里吗？”我轻轻地问了一句。

“天堂。”大姐慢慢舒了一口气，额头舒展，面带微笑。

“对，大姐，我要带您去天堂，去和桃儿、杏儿见面。”

只见两行泪水慢慢从郭大嫂的眼角滑出，流过脸颊，落到下颌上。

“继续往上飞，轻飘飘地毫不费力地飞，待会您就看到天堂了。您做好准备了吗？”

“嗯。”大姐轻轻点了点头。

“前方是一座城堡，一座像安徒生童话里白雪公主居住的城堡，它飘在白云间，它是粉色的，它有很高的城墙，城墙外有宽宽的河，河上有白色的桥，桥后面是城墙和绿色的门，您看到了吗？”

“嗯，看到了，很美，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姐平静地回答。

“请您落在桥上，看着这扇门。我去叫天使把门打开。”

“嗯，我等着。”

“好的。现在城墙上飞下两个美丽的小天使，她们轻轻地推开门，她们微笑着迎接您，您看到了吗？”

"看到了，小天使穿着白色的衣服，白色的翅膀，就像杏儿小时候的那张照片。"大姐平静地回答我的问题。

"很好。现在小天使拥着您缓缓走进城门，沿着一条笔直的小路往前走。缓缓地往前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您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花园里面的植物，还有错落的小亭子。"

"现在请您往远处看。请您四处寻找一下，看看能发现什么？"

这时，大姐的眼泪像开闸的洪水，肩膀不由自主地抽动，但脸上却忽然出现了红晕。我知道她看到了孩子。

"看到孩子了，是杏儿还是桃儿？她们在做什么？是杏儿，是我的杏儿。宝贝，我的小宝贝，妈妈来看你了……"终于，大姐再也抑制不住激动，似乎要站起来。我把两只手放到她的肩上把她按住，把几张纸巾送到她手里。

"杏儿，你好吗？你冷不冷？我的宝贝，妈妈想你啊，妈妈对不起你，都是妈妈不好啊，妈妈不该买东西，不该让你站在身后。宝贝，妈妈对不起你。"撕心裂肺的哭诉回响在室内，这是妈妈悔恨的声音，这是妈妈压在心底的话语。我被这种气愤感染着，虽然尽量抑制着情绪，可是眼泪再也无法控制。身为心理师，我不该落泪，但在真爱面前，谁又能心如止水呢？

"大姐，请您看看杏儿在做什么？"

"宝贝在玩耍，她像一个快乐的洋娃娃，欢快地到处跑。"

"现在请您把她叫到身边，和她说几句话吧。"

"宝贝过来，到妈妈这边来，妈妈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大姐真的张开双臂，做了一个拥抱的姿势。我赶紧把那只玩具熊放到她怀里。

"您和杏儿说会话吧，现在的天堂属于你们俩。"

"杏儿，你恨妈妈吧？是不是恨妈妈？"

"妈妈，我不恨你，我一直都很爱您。"我坐在大姐背后，开始了这阴阳相隔的对话。

"为什么不恨妈妈？妈妈没有照顾好你，你才跑过去抱小狗狗的。"

"妈妈，我不怨您。我喜欢小狗，我只是想抱抱它。"

"可是妈妈一直在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疏忽，把宝贝给丢了。"

"妈妈不要恨自己，我们都没有错，我也想您。"

"不行啊，杏儿，妈妈说什么都放不下你，妈妈想和你在一起啊！"

"我其实一直都没离开您，您一闭眼睛不是就能看到我吗？"

"是啊，妈妈一直给你留着衣服，一直给你留着碗筷。妈妈总在听楼道的声音，时刻准备给你开门，给你做最喜欢吃的蛋炒饭。"

“妈妈，天堂很好，这里没有风没有雨，没有汽车，没有喧哗，这里像美丽的花园。”

“可是杏儿，你孤独吗？”

“妈妈，我不孤独，因为有姐姐陪着我。”

“姐姐？是桃儿啊？”

“是啊，您看那，不是她吗？”

“真是桃儿，我的桃儿就是这个模样，她比你大，是你的姐姐。桃儿，妈妈也想你啊，呜呜。”

“妈妈，您好！我是桃儿，我也想妈妈。”我试着换了一种口吻。

“桃儿，妈妈真的不中用，我不该摔那一下，你都那么大了，妈妈没有保护好你，你也恨妈妈吧？”

“妈妈，我知道您一直在想我。您怀我九个多月，多辛苦啊，我知道是您不小心。哪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啊。”

“就是妈妈不好，你俩都应该恨我这个不争气的妈妈。你俩恨我也许我会好受些。”

“妈妈，您看我俩不都很好吗？我俩做着伴，无忧无虑的在这里生活，多好啊，您放心才是啊，妈妈。”

“来，孩子，让妈妈好好看看你们。”

大姐抱着那只泰迪熊，久久不愿意松手，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擦了擦自己的眼泪，轻轻拍着大姐的肩膀，让她好好享受这段美好的时光。

过了一会，我才用最轻柔的指令慢慢把她唤醒。可是她一直不愿意睁开眼睛。我回溯过程，心想：“郭大嫂真的能放下吗？这其实是一次冒险，一旦她沉浸在虚幻的梦境中不能自拔，那会导入愿望的反面。可是不冒险又怎能彻底进入她的潜意识，让她彻底释放呢？”

大姐终于动了动身子，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叹了口气说：“谢谢您，骆老师！很长时间了，我没有这样轻松过，似乎放下了一个包袱。我也知道女儿永远回不来了，也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可是我始终放不下。”

“我知道您为什么放不下，因为您感觉愧疚，对吗？”

“是的，我一直认为我是个很不称职的妈妈，是我害了她们。”

“所以您的放不下，其实是害怕女儿不原谅您吧？”

“我没有想过，只知道愧疚。”

“是您的担心才让您放不下。其实她们不会怪罪您的。女儿知道妈妈是永远爱她的，其实怪罪您的是您自己。”

“嗯，想想也是。”

秋天的脚步很慢，不开空调的室内依旧很憋闷。不知道为什么郭大嫂的那个杏儿一直在我脑子里漂浮着。我想赶她走，可就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一个天使一样的小姑娘时隐时现。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让自己平静下来，去思考这个个案。

几日后，郭大哥打来电话。“骆老师，您好！我妻子最近又不好，还是不让撤掉碗筷，又在找我藏起来的衣服。”

“开始那几天咋样？”

“开始很好，因为我发现她能睡得着了，也不那么唠叨了。昨天院子里的妇女在楼下喊自己的孩子，她趴在窗户前看，看着看着又哭了。”

“家里您收拾了吗？”

“基本上按您说的收拾了，可是有些地方肯定收拾不到位，因为如果被她发觉太明显了也不好。我和她商量去您那里，她答应得很痛快。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晚上吧，晚上我去您家。”

“好的，需要我做什么吗？”

“不需要，你们在家等着就是了。”

我想去看看郭大哥的家，尤其是想看看杏儿的卧室和书房。这虽然有点违背咨询原则，但我是不会为我的决定后悔的。

这是一个条件上等也很讲究的家庭，整洁、干净、有条有理。郭大哥二人早早的沏好茶等着我。

在沙发上刚落座，我便直奔主题。“大姐，最近可好，有什么不好的感受吗？”

“昨天听到一个母亲叫孩子，我忽然想起了杏儿，晚上又失眠，一闭眼睛就出现她的脸。”

“能让我看看您的卧室吗？”

“当然可以，”大姐带我进了卧室。“这是我平时和孩子睡觉的地方，她爸爸在小客房。”大姐给我介绍着。

一张醒目的大照片挂在墙上，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微笑着。不用问，这就是杏儿了。墙上几乎贴满了儿童涂鸦，有水粉的，有素描的，花花绿绿，琳琅满目。

“老师，您看，她老是这样笑。从小就喜欢笑，人们都喜欢她。这是给她准备的书包，可惜，唉……”

"杏儿是个漂亮的小姑娘，相信谁都会喜欢她的。"我一边回答一边想，这样的环境又怎能轻易地让她忘记那些呢？置身其中，我都能感受到孩子的气息，暖暖的温馨的。那次仓促的催眠治疗即使能让郭大嫂当时潜意识中放下了杏儿，可是回到这个环境中呢？我只是叮嘱郭大哥要尽可能地改变环境，可是他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分寸合适。如果改变多了，郭大嫂能接受吗？如果引发夫妻矛盾，又是得不偿失。

我给大姐制定了十次晤谈计划，并要求她尽量上班。郭大嫂答应下来，说："我去上班，就是坐也要坐下来。"

第二天，我把郭大哥约到咨询室，叮嘱如下事项：第一，去冲洗十张杏儿的照片，依次缩小，最后一张是五寸，逐步更换；第二，逐步减少卧室内杏儿的作品数量，分十次彻底清空；第三，孩子的玩具也要逐步减少。我决定改变大姐的居住环境，抽丝般地让记忆慢慢消失。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严格按照制定的计划一步步进行，咨询计划快结束的时候，大姐对我提了个请求，就是保留那张五寸的照片，我答应了。

农历七月十五，也就是鬼节那天，我应邀和郭大哥他们去了杏儿的陵墓。我买了一大束香喷喷的鲜花，放在孩子墓碑前，念叨了一句"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

故事写到这里，大家一定认为这是一个挺完美的结局。我也在想，是否就这样结束呢？按常理，郭大嫂的情绪一天天好起来，苍天不会再次辜负这个不幸的女人了。可是苍天有时候就是不睁眼。

郭大嫂查出了乳腺癌。

得到这个消息时，我脑袋蒙了。十几次的面谈，十几次的神游，郭大嫂对我产生了信任和依赖。渐渐脱离痛苦的大姐其实很可爱，后来竟然和我开起了玩笑，答应抓住青春的尾巴，尽快再要个孩子。可是命运真的不公平，郭大嫂心病刚走，身病接踵而至。难道这里面真有联系吗？心身疾病的概念再次清晰地跳了出来。

情绪是有能量的，它像一把把胡乱飞舞的利剑。我们调节情绪，其实是调整这些利剑的力度和方向，若能把它们的力度控制在最小，把它的方向矫正而远离人的身体，那就是相对安全的；但如果控制不住它们的力度，一任它们狂吠乱舞，那我们的身体迟早会受到伤害。中医讲"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也就是说情绪会直接作用于人的重要器官，中国的古人早已明断，脱胎于西学的心理学只不过在肤浅地演绎罢了。

明白了这个理论，我对大姐的病就不感到奇怪了，这就是祸不单行的宿命吧。但是从感情上讲，我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她真的禁不住折腾了。

我去了医院，找到了值班的大夫，了解了大姐的病情。大夫介绍说，已经有扩散的迹象，如不尽快手术，转移到淋巴上就很难办了。大夫神情凝重，说明了情况的严重性。

我去了病房，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大姐。郭大哥冲我使了个眼色，我就明白大姐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病情，于是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得知您住院，我顺便过来看看，怎么样，还好吧？”

“没事的！单位例行体检，大夫说我的乳房上长了一个小肿块，打打针吃点药调理一下就好了。”大姐心情看起来还不错，一直面带微笑。

“就是，如今乳腺疾病多发，很常见的一种妇科病，早发现早治疗。前年我单位同事查出了乳腺肌瘤，开始都吓坏了，因为她岁数不大，可是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只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小手术，现在活蹦乱跳的。”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得了这种疾病的，大不了割了去，没啥大事的，顶多就是不美观了，呵呵。”

“放心吧，大姐，相信现在的医术，相信老天。”我没有原因地笑着。

也许我爽朗的笑声感染了病房里其他病号，他们也都跟着笑起来。郭大哥向临床的人介绍说，这是著名的心理医生，技术好心好。大姐在一边高调附和着。他们也许不知道什么是心理医生，可一听说“医生”“技术好”就会对自己的病情充满希望，这是一般病人的心理。在病房里最好只谈好的、有希望的事情，这在心理学上叫“情绪治疗”。

大姐的手术做完后，咨询大夫的结果是，听天由命。

郭大嫂手术后的第七天，我去探望了她。病床上的她没有了昔日的神采，她握着我的手，话没出口就潸然泪下了。

“谢谢您，骆老师！谢谢您的关心。”大姐一边拭泪一边道谢。

“怎么样，还好吧？”我调整情绪，尽量表现出轻松的样子来。这时候的病人的心理是极端脆弱的，多数是靠自欺欺人支撑着。他们是极端矛盾的一个复合体，既不想承认自己的病情，就是很害怕别人表现出怜悯的态度来，同时又希望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呵护。很多病人的亲友们往往忽视了这点，为了表达关心，进门后便唏嘘感叹，本意是想表示同情，恨不能分担病人的痛苦，其实无形中增加了病人的压力。这时候我们需要中立，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中立的人。

“大姐，我给您讲个故事吧。有个人在井边汲水，脚底下一滑，人掉到了井里，人们费了很大劲才把奄奄一息的他救了上来。等到他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

的手表不见了，那可是一块非常名贵的手表啊，是他一直视若珍宝向朋友们炫耀的资本。可是名表却掉到了深不可测的井里，于是他发疯似的要回到井里去捞手表。众人说，你下去吧，我们没时间再去救你第二次了。你说这人傻吗？”

“傻，命重要还是表重要啊。”大姐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可是这样傻的人很多。不信您看看周围的人：有的拼命挣钱，忘记了享受生活，到头来落了一身疾病；有的人当了大官，腐败贪污，直到进了班房才有所悔悟。如果人都能早一天明白，也许这个世界就不这么浮躁，打打杀杀、争争吵吵的事儿就少了。谁也保不准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你去想明天的事等于去惦记人家存折上的钱，最好的办法是，看看兜里还有多少钱，是否能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过好今天。如果等到失去了自由或是生了病躺在这里，那么钱这个东西还有意义吗？对吧，大姐？”

周围的人停止了动作，像是在听演讲。大姐慢慢有了些精神，边听边不住地点头，她可能明白，也可能懵懵懂懂。我在说话时丝毫没有表现出怜悯的意思来，这可能出乎病人们的想象，但我敢肯定他们会有所思考的。

走出医院大门，我在想另一个命题：心理咨询师到底是一个什么职业？大前提肯定是救人于困惑之中，给迷途的人指一条光明之路。我们教给咨客的是一种方法，一种大脑运转的最新程序，只要他们掌握了这种程序，就会受益。可惜的是，咨客的领悟能力千差万别，有人一点就通，有人却像一套老牛破车，推一步走一步。

开始化疗的郭大嫂每况愈下。郭大哥打电话问我能否挤出时间去看看她，我几乎没有了推辞的理由。

这次大姐把郭大哥支走，表示要和我单独谈谈。

“骆老师，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您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堂吗？”她似乎盼着我给她一个明确的答案。

“有，真的有，不但有天堂，也有地狱。”

“哦，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您说是不是好人都去天堂？我不算坏人吧。”

“嗯，是的，那么大姐您知道为什么好人要去天堂呢？”

“好人有好报吧。”

“也对，其实是这样，好人这个称号可不是自己叫出来的，好人这个名号是别人封的。那为啥别人称他是好人呢，是因为他光做好事，光想着别人，自己却失去了太多。您想想雷锋、焦裕禄，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享福，于是上帝就让他们去天堂享福，这也算弥补上帝的过失吧。而那些自私自利、光为自己着想的

人，在人间享了很多福，不能再叫他去天堂享受吧，毕竟天堂的楼盘也有限，上帝得筛选啊。”

“您说得真对，上帝是公平的。”大姐温情地看着我。“那您说孩子们为什么都去了天堂呢？”

“您想啊，孩子多纯洁，他们的心是没有受污染的。孩子们的眼里都是好人，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很美很美。如果他们过早地走了，上帝忍心去破坏他们眼里的世界吗？所以上帝又是仁慈的。”

“那就好啊，等我死了，就会和孩子们团聚了。”大姐轻轻叹了口气。

“不是这样的。因为您还有责任，您的任务还没完成。父母，还有丈夫，这些都需要您去照顾，所以上帝暂时不会收留您的。”

“我很喜欢您的幽默，听您说话真的啥愁事都没有了。可是，骆老师，我知道我的病情，知道有些事情无能为力了。”

我无语了，极力拼凑词汇想表达什么，但说什么呢？说什么都等于没说，有时候选择沉默真的比说什么都强。

为什么多数人惧怕死亡？除了对死亡的未知外，其实我们都喜欢给它附上一些特殊的意义，于是古今中外就有了那么多宗教般的故事。天堂地狱的“诞生”就是人们对死亡的一种寄托，可不可以这样说，好人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他们笃信好人死后会去天堂，去那个无忧无虑的地方。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无论好人坏人，在濒死的那一刻，都希望自己进入天堂，于是坏人们也在忏悔自己一生的错误，希望得到上帝的宽恕。如果是这样，好人就应该不害怕死，上帝也垂青于好人，希望他们早日过上没有痛苦的日子，于是就有了那句“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的老话，但你得掌握分寸，过了界，上帝还是要你回去的，这就是那句“天作孽尤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唉，想来想去的，其实总想为死亡这个东西找点冠冕的借口，为那些即将离世的人找些安慰，仅此而已。

大姐的病情不容乐观，化疗已是象征意义。后来，郭大哥让我给大姐拟一个墓志铭，我说：好人在天堂。

档案六　拯救极品美剩女

仔细端详坐在咨询室内的她，觉得有点儿面熟，开动脑筋搜索，忽然想起了一部贺岁片，想起了里面的女主角冰。

“你像一个电影演员。”这是我的第一句话。其实我也感到有些唐突，本想说点“需要帮助啥”的程序语言，可一开口竟蹦出这么一句。

“像谁？”

“冰。”

“你可不是第一个说我像的，怎么，男人是不是都喜欢说这样的恭维话？”

“真的很像，只不过你没有她那样媚。”

“可能我比她大。”

“是吗？那你能告诉我你的基本信息吗？”我快速地转入了正题，如果和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讨论美，只要她还不是很痛苦，会和你喋喋不休的。我把一张来访者登记表放到她面前。

“是不是都必须填写？”她抬头看了看我。

“哦，带星号的必须写，其他的随便。”

她很快地填写完毕，抬手递给我，我起身接过来。咨客不挪身子，而我抬起屁股去拿表，这在咨询室里是比较少见的现象。

荷叶，女，大学学历，高管，婚恋问题。这是登记表上显示的所有内容。不用问，姓名也是假的。这是“问题女孩”比较标准的填写方式。

“荷叶，是你的笔名吧？”我冲她笑了笑。

“哦，算是吧，我倒挺喜欢这个名字的。”

“叫荷花多好听，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可是你不觉得花的生命太短暂了吗？”

“之所以短暂是为了突出美丽珍贵啊。”

“一说起荷花、桃花，反正不管什么花吧，我就想起林黛玉，那个可悲可怜的女人。”荷叶表情很丰富，说到生气的地方会嘟起小嘴，似乎还未脱掉孩子的顽皮和任性。

“好的，咱们言归正传，需要我提供哪方面的帮助呢？”

“恋爱问题呗。”她笑眯眯地看着我，似乎并不急于寻找答案。

“如果是纯恋爱问题，你应该去找婚恋顾问，那个行业不是也很火吗？”

“你以为我没找吗？你知道她们怎么对我说吗？”

“不知道，我不是专家。”

“他们都会说：婚姻是围城，外面的想进去，里面的想出来。”

“难道不对吗？你能说钱老这句话有问题吗。”

“我可是看过你讲座的视频，别的记忆倒不深，可你有一句话让我整天挂在嘴边上。”

“哪句话？”

“真理就是伟大的废话。”

“可是你不认为废话也都是真理吗？”

“你这话太对了。比方说，早晨太阳东方升起，地球是自传的，人有好人和坏蛋，都是要睡觉吃饭的……这都是真理中的真理，可是我还是对这样的‘纯真理’不感兴趣。”

“那么你怎么就能断定我不会讲空洞的纯真理呢？”

“因为你是心理师，是透视大脑的机器，而人的思维是动态的，所以有时候真理不灵，越经典的就越不灵验。”

“咱们不聊真理了，谈谈你的问题吧。”

“这么说，你看过《爱情呼叫转移2》？”

“看过。”

“你怎么评价聂冰这个人物？”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影视评论家，可能说得不到位。若从我的角度看，我觉得她很无奈，也很累。”

“你说的无奈指什么？”

“就是现实太残酷——我说的这个残酷带引号。”

“为什么带引号？”

“相对论啊，如果你把现实看得太理想，你就会越觉得不理想，就会越觉得残酷。就这意思。”

“哦？难道寻觅一个自己爱的人就有错吗？”

“谁说有错？我倒是很敬佩那样的人。”

“那我呢？这么说你也应该敬佩我了？”

“你说的是你的执著吧？”

“对啊，难道执著有错吗？”

“我没说有错，你怎么知道我认为是错的？”

“几乎都这么说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姑姑姨姨，领导同事朋友同学。”

“我不在其列吧？”

“就是啊，你不在其列，我才来找你。”

“那你想找我做什么？我发现你什么都懂，理解问题的能力不在我以下，我可能也帮不上你什么忙的。”

“你先别推辞，你这是不战而降了，这可不是骆大心理师的风格。”

“我还有风格？那我是什么风格？”

“你不按常理出牌，来之前我对你有了很深的了解。你的确有别于他人，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荷叶还是那样笑着，不温不火不卑不亢，让你有点无所适从。

“欢迎你请教，也感谢你对我的了解和信任，希望我能帮你点什么。”

“我的问题说完了，你没听出来？”

我这是在咨询室内第一次遭到“挑战”。也许习惯了咨询室内的权威身份，如果碰到咨客故意“挑衅”，我会迅速反应，并将其锋芒压制在萌芽状态。可是极少有人来那样做，于是我也一直习惯了拿他们当“病人”对待——你是来求助于我的，所以我才是主角。这次不同了，谈了近一个小时，我倒成了她反诘的对象了？！可是我也没生气。其实我骨子里是喜欢挑战的，我喜欢唇枪舌剑地争论问题，因为争论得越激烈离真理就越近。不生气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极少能碰到一位大美女的嗔怒挑战——那种表情乍看是挑战，但更像撒娇，容易让我忘掉身份，于是也就没了脾气。

“多少听出点边角来，你顶多是‘剩斗士’，但绝对成不了‘必胜客’。”

“中周立波的毒了吧！我很讨厌上海人的油嘴滑舌，可我也有点佩服那小子，嘴上的功夫的确了得。”

“那你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差不多吧，反正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呗。”

“首先我敬佩你的执著，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你以前的一些事情。”

“以前？这句话像心理师了。你们总是喜欢像警察那样调查祖宗八辈，可是我的以前可能会让你很失望。独生女，爸妈高干，爷爷奶奶健在，大学本科，社会关系简单，掌上明珠，一路顺风，偶有小灾小难——算是味精吧。这样说你满意吗？”

“很满意。也就是说，你府上高贵历史清白，你像荷叶上的露珠——你怎么不叫‘荷露’呢？呵呵。”

“荷露不长命，懂不懂？”

“那你什么时候情窦初开的？”

“初中吧，反正很早，但奇怪的是，没一个男生敢追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自卑，感觉配不上我，就干脆都死心了。”

“你不孤独吗？”

“没办法，我每门功课都领先，我的外号是白雪公主，接我的车是皇冠，老师有什么事都和我商量，你说我能不高傲吗？换谁也这样吧？”

“我是问你是否孤独？”

“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本想孤独求败，可是血统在这里，我还是不能屈身向下。”

“你喜欢过别的男孩子吗？在那时。”

“很失败啊，有点上眼的那几个，都离得我远远的，害怕我刺着他们。”

“于是？”

“于是我就干脆放弃了呗，就这样一直走了过来。”

“这么说你一直单身？”

“是啊，可是过手的有一沓了，结果很惨啊。”

“都是你把人家踹了吧？”

“现在的男人啊，一个个怎么都像霜打的茄子，蔫头耷脑的，怎么都没有男人味道了！”

“那你的困惑就在这里？”

“对啊，是不是越是极品就越难配对啊？”

“你是极品吗？”

“起码在我们那一大圈里是吧。有一个自动撤退的男生说，我回眸一笑倾国

倾城，于是他不敢看我笑，因为在我面前他站不起来。你说这是什么理论啊！难道我认识他就必须屈尊下界当仆人吗？”

“我知道你为什么至今仍茕茕孑立了。”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就不想找，你是在游戏，并且你玩感情游戏玩得乐此不疲，对吗？”

“你说我玩游戏，玩笑开大了吧？！我也是想找男朋友的，我生理正常的。”

“真的是这样，不信你回家缕缕思路，最好在睡前缕。”

荷叶若有所思地站起身，拢了拢乌黑的秀发。“我发现你根本不像心理师。”荷叶诡秘地冲我笑笑，还做了一个好看的鬼脸。

“那你说我像什么？”

“不好定位，但你的确激发了我探索的欲望，希望早日再见。”

转身间，荷叶挎包上的那两个字母直刺我的眼睛——LV。

送走荷叶，我在整理这次“晤谈”的记录。记录什么呢？这样的谈话似乎与心理咨询不挂边，虽然我喜欢特立独行独辟蹊径，可是就连最基本的资料收集都不完整，就让她给牵着鼻子走了。我像个心理师吗？如果说收获，只是了解了一点荷叶的家境和独身的缘由罢了。

第二次晤谈来得很快，用荷叶的话说是有点迫不及待。不一样的发型，不一样的服饰，不一样的挎包。

“你怎么像换了一个人呢？”

“只能说你没见过世面，按你的话说那我是一天一换的人。”

“我只是有点惊奇而已。”

“还好，你没有嫉妒吧？呵呵。”

“你怎么钻到我的肚子里了，稍微过线那就是嫉妒。遭人嫉妒是不是很受用？”

“有点吧，遭人嫉妒总比遭人怜悯强吧？”

“还真是的，做一个老是羡慕和嫉妒别人的人真的很悲哀。”

“当然。你不是，你的眼神分明不是嫉妒。”

“那是什么？”

“我不敢说，因为我不是心理师，还不能透视别人。”

“这与职业没关系，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不扯远了，还是谈谈你的恋爱史，

你说过手的有一沓，给我说说这一沓都是什么情况，难道没一个让你动心的吗？”

“你愿意听吗？我都不愿意回忆，没劲的。”

“那你到底想让我帮助你解决什么问题？不谈过去，我们怎么制定未来呢？”

“哦？看来这是工作需要，不是窥探隐私吧？”

“因为这与心理咨询相关，所以我还是有必要听听过去的，当然如果你认为是隐私的地方可以闪过。”

“这有啥不敢讲的，我接受你的激将法。”荷叶略微地露出些不安，但依旧斜着眼冲我微笑。

“好的，我洗耳恭听。”我郑重其事地直了直身子。

“你抽屉里没有录音机吧？”荷叶表情严肃起来，似乎一下又非常谨慎了。

“没有，如果需要的话，我会争取你的同意的。这是原则，我还不敢拿我的人格开玩笑。再说，你的这些内容估计也没有保存价值。”

“这就好，我还是相信心理师人格的。那么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你怎么想？”

“哪个角度？”

“这个还要角度啊？”

“当然，从一个正常的男人角度看，你很漂亮，很性感，高贵——但有点盛气凌人；从一个心理师角度看，你有点自恋，自我封闭，有一种常人难以察觉的病态。”

“我说的是男人的角度。”荷叶打断我的话。

“人首先是本能的人，我也是，因为我生理健康。”

“是不是有一种冲动？”

“对，是有冲动，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冲动。”

“是男人都这样吗？”

“只要他身体健康，心理正常。”

“好，我的问题问完了，言归正传吧。”荷叶像放下了一个包袱，轻轻舒了口气。

“凭我的条件，我当然不害怕找不到优秀的男人。小时候姑姑经常开玩笑说，荷叶长大了是嫁省长的公主。可以说家庭给了我极高的优越感。上高中的时候，有位叔叔就给我买了一辆汽车。我开着敞篷跑车去学校。学校的校长、老师们都让着我，可是我实在是很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那时候我们这所全市最

好的中学也时兴男女生谈恋爱，身边的一些女同学先后有了男生陪着。当时我也想找一个——起码不至于在这方面落伍——可是男生们都对我敬而远之。后来我才听一位要好的女生说，他们害怕被蛰。原来他们把我当成马蜂了，我有那么坏吗？于是我想，男人连自己喜欢的女生都不敢追，只能说他们自卑罢了。"

"连一封求爱的信都没收到吗？"

"真没有。回家后妈妈老是盘问我，警告我不要过早地涉及感情问题。我说我的妈哎，你的公主至今连一封求爱信都没收到，多可怜啊。妈妈说反正你不能去追臭小子们，工作后再说。到了大学，学习轻松了，于是就有时间谈情说爱了，用你的话说人都有这方面的生理、心理需求不是，于是在屁股后面排队的人选中精选出几个，装模作样地谈起恋爱来。"荷叶渐渐地恢复了平静，有些郑重其事了。

"后来呢？"

"第一个也是高干子弟，比我高一级，根本不了解，开始的时候装得非常清高脱俗，不出三天就打听我家的情况。我说我一个工人家的女儿，别看我父母给了我一个好模样，可是穷着呢。他说看我的打扮不像喜儿，我说我也是在装啊，看看能否碰上条大鲨鱼。当时没看出这小子有啥变化来，可是有天晚上他忽然提出要出去开房，我愤然离去，临了扔了句'姑奶奶不卖身'。呵呵。"

"大学的处女多吗？"

"凤毛麟角，漂亮的坚守不住防线，经不住狂轰滥炸。在大学，处女就等于剩女，没人约的才是处女。"

"那你算是鹤立鸡群吧？"

"不知道为什么，只要男生一提这样的事我就反感，总以为他们在窥探女生隐私，觊觎女孩的身体罢了，没几个正经的。于是我守住禁区，有图谋不轨的坚决踢出看台。"

"后来呢，淘汰了一个，不能都一棍子打死吧？"

"替补一个接一个——有一个不错哎，我把我的真实身份一亮，结果他跑了。开始我反过来去追他，结果他求我饶了他。气得我对他说，嫁一个黑人也不嫁给他那样的怂包。"

"这个有意思，你详细说说。"

"切！你怎么对这样的人感兴趣？估计将来上床了他都会阳痿。对不起，我说话是不是挺刺耳？"

"没事的。那你知道他是什么心理吗？"

“自卑呗！还啥心理啊？我就是看不惯这样的男人。”

“也不能说全是自卑。如果一个人想爬泰山，可能会有信心的，因为他感觉可以实现；如果你让一个人去爬珠穆朗玛峰，我想多数人是会打退堂鼓的，因为他们感觉没希望，索性拉倒吧，免得摔得很惨。对不对？”

“那你总得试试吧！不能被吓死啊！”

“这只是你的想法。恋爱是一场角力，多数人在事前会评估自己的实力，如果半斤八两还可以参战；如果实力悬殊，多数会自动撤退的，因为这账明摆着，捉不到狐狸弄一身骚，这叫无效功；如果能占对方点便宜，如得到了女孩的身体，还算不赔本——可是他们估计连提要求的勇气都没有吧？”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我又不是神仙妹妹，有那么苛刻吗？”

“事实是这样啊，最后成‘贞德’了不是？”

“唉，随着年龄的增大，家人也慢慢着急了。我也思考啊，究竟找一个啥样的人呢？怎样才能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呢？”

“你回忆一下，有没有让你刻骨铭心的——我指的是相对的。”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碰到了一个称心的。很蹊跷的，我在咖啡馆泡周末，一朋友打电话找我，急匆匆出了门，那人竟然拿着我丢下的包追了出来，算是一见钟情吧。我省略中间的过程，直接说结果吧。我们，我指的是我们啊，竟然发现我不是处女！”

“嗯？”

“我也奇怪，于是我解释，可是任凭怎么解释，他还是离开了。”

我不置可否地笑笑。

“你笑什么？我对毛主席发誓，我一直守身如玉，绝对没有失守禁区。后来我回忆，是大学期间一次剧烈运动导致的问题。可当时真的不知道。”

“你留恋那个男人吗？”

“开始我盼着他死，这还算是男人吗？慢慢地也就忘记了，可是我也忽然紧张起来，如果到时候人家追问起来，我怎么解释呢？是否还能碰到一个那样的。我查阅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他这叫处女情结。”

“对你有何启发？”

“让我明白了原来很多男人都有处女情结。”

“可是所有的男人或多或少都有处女情结，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哦？那么总得听我解释吧？”

“如果能相信你的解释，那他就不会在乎那东西了。”

“有那么严重吗？”荷叶真的有点紧张了。

“这很矛盾，如果凭你的条件，找一个意识层面的如意郎君很简单，现在排队的也有一个连吧？”

“等等，你说意识层面？什么叫意识层面的如意郎君？”

“就是居家过日子的丈夫。”

“难道我不是找居家过日子的丈夫吗？”

“不是，你找的是浪漫。”

“浪漫的爱情和居家过日子有区别吗？”

“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男人就这样的心理，他们有强烈的独占欲望，比方说自己的女人，在他眼里就像一只精美的玉器，不允许有半点瑕疵的，可是一旦发现有了瑕疵，他会感觉即使附带的东西再多再美，也不完整了，即失去了创造的心理动力。而你也不是甘愿就居家过日子的，这时候就会产生矛盾，对你们这个层次的人可能会暂时地保持外表的平静，可一旦爆发，后果就很严重了。”

荷叶慢慢靠在藤椅后背上，久久不再说话。

“当然，如果一旦找到了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他是不会在乎的，因为爱情是可以升华一切的，只要有了真爱。”我掉转话锋，让她换一个思路。

“嗯，你继续说。”荷叶往前倾了倾身子。

“这就是爱情的伟大之处，因为爱情是世界上最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是心灵的碰撞，一旦撞击出火花，什么金钱名利身份美貌等，一切的一切都将不是问题。”

“可是我去哪里寻找真爱？”

“真爱很好找，关键是你不愿意找。”

“哦？还有不愿意寻找真爱的女人？你说的有点玄。”

“一点不玄，不信你仔细琢磨：这个社会上还有多少人是冲着爱情去的？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

“可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为心爱的人奉献了自己？这个风险她们不可能不顾及吧？”

“性能代表爱情吗？性是本能的东西，男女都需要，情窦初开的她们判断力比较差，被海誓山盟冲昏了头脑，会直接突破底线，但也不否认有些人就是图的生理上的快感。所以说初恋时不懂爱情。”

“可是难道她们后来的婚姻都很惨？”

“怎么说呢，这是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但若用心理学分析，那些女生们一

时的快感可能为日后婚姻的不幸埋下了伏笔，自己酿造的痛苦自己买单吧。”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女生可以看出来，可是男生看不出来啊，可是谁又会去追究他是不是童男呢？”

“所以说，真爱是伟大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人感叹 21 世纪是个寻找真爱的世纪。”

“你的意思是多数人在凑合？”

“有专家专门研究过这事，说是世界上其实真有一个适合你的另一半，只不过你碰到他（她）的概率是一千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你要找一千万个人，才有可能碰到真正能适合你的那一个。”

“这么说，那些玩命追求浪漫爱情的人不都是傻子吗？”

“不能这么说，人这一生是要追求些东西的，追求爱情是人类的通病，因为这种人类的情感太让人类自身羡慕了，得到了真爱就像找到了通往幸福的秘密地图，于是乎我们都加入了追求大军，轰轰烈烈地义无反顾地前赴后继地向着那个缥缈的目标前进。有几人得到了真爱无法统计，但你可以在大街上随机问一个人，听听他们的回答，或许你就相信这概率不是专家的杜撰了。”

“这么可怕啊？！”荷叶似乎有点泄气了。

“爱情和其他的追求一样，其实不应该去看结果，而是应该去享受过程。人这个东西是喜新厌旧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本能，这社会就不会进步了。”

“你说喜新厌旧也是本能，也会有好作用？”

“当然，我这里说的不单单是婚姻爱情，试想，如果我们人类失去了探索未知欲望，还会有发明创造吗？我们还会进入太空登上月球吗？还会有那么多发明创造去造福我们自己吗？本质是一样的，只是爱情属于精神层次，有点特殊。”

“那你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啊？”

“琼瑶书上的。”

“天啊！他们可都是不食人间烟火、整天就知道谈情说爱的啊！”

“你这不很明白吗？真正的爱情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是靠露水养活的。”

“你真有意思，那么说，真正的爱情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了？”

“你认为呢？”

“很可怕。”

“就是啊，对于你这个上高中就能开跑车的女孩子，我不敢想象你能把爱情和柴米油盐联系起来。”

“我真的有点糊涂了，你让我好好想想吧。”荷叶紧锁眉头，拳头顶着下颌，

陷入了深思。

女人是浪漫的，尤其是尚未步入婚姻殿堂的女孩们更是对未来婚姻无限憧憬，就像一棵温室内的禾苗想象着外面的环境同室内一样。开着跑车挎着LV的荷叶情况更是特殊。自小公主一样长大的她似乎还没明白感情是咋回事，她把爱情想象成了童话故事，想象成了白马王子为自己殉情。她还接受不了“被别人离去”的现实，于是她陷入了一个怪圈，对爱情的本能追求同不能跌份的公主身份纠结。眼看成了“必胜客”的她陷入了一场思考的危机。

回忆晤谈内容，我的主攻方向没错，那么我能让她在较短的时间内摘下公主的花环吗？她能接受自己的蜕变吗？如果能，我又采取什么办法呢？很难想象让一个开着宝马的老板忽然改骑自行车，更难想象让一个自恋狂穿上粗布的衣裳，何况人家本身就是公主，有着自恋的充足资本。

这天接到荷叶的电话，说周末晚上要去相亲，可是她实在厌倦了这种被动式的强拉硬拽，竟然很害怕，一想起来手心就出汗，问我咋办。

“你的自信呢？”

“我对着镜子就有自信，可一旦离开就有点紧张。”

“你紧张什么？是不是害怕再碰到一个处女情结的。”我故意避开了特别敏感的话题。

“我倒不害怕那个了，如果他有一点点表示，我立马走人。”

“哦，可是你总得把相亲进行到底吧？”

“这个不是排队的那些，是一个阿姨安排的，妈妈说人很好，撵我去看看，因为阿姨是个很有分量的人。”

“你的相亲带有点政治色彩啊。”

“没办法，我的自由是相对的。”

“那你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腻了，真的腻了，就像吃肥肉吧，一两块还行，吃多了你不害怕？”

“也是啊，但九十九拜下来了，不差这一哆嗦了，硬着头皮上吧，其实人家到时候更紧张。”

“可能吧，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一见面就满头大汗的，一个堂堂的研究生竟然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对啊，你的美的确有点令人窒息。”

“我喜欢这句话，心理师夸人就是不一样啊。”

“就是啊，到时候别用‘沉鱼落雁’把人家吓跑就不错了，你紧张什么？！”

“就是。骆老师，我能提一个条件吗？你一定会答应的，我知道你不会拒绝我的善意，当然也是对我好了。”

“你说，别拐弯儿。”

“到时候你去帮我看看吧？”

“我去？有必要吗？以什么身份出现？”

“不是，你想得严重了。我是说你躲在一边看看，替我把把关，顺便看看我是否真的不在状态。算是找找原因。”

“不合适吧，我认为那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

“你不是也有出诊的服务吗？就算是出一次诊吧，我有全套的音频传输设备，你可以拉开距离，能看清他的模样就行。”

“我先看看我们的协议书上是不是有这条服务内容吧。”

“我们可以修改协议内容。我真的不难为你，你就是看看我的表现如何，是否像他们传说的左顾右盼言不由衷，根本没把人家当碟菜。”

“可以，我可以破一次例，看在你苦苦哀求的分上，也希望你能成功。”

我竟然答应了她的要求，是否很滑稽？我还能认清自己的身份吗？我在心里笑着，难道我也在渐渐走出职业的圈子，去寻找些什么？寻找什么呢？我也没有答案。

我提前 10 分钟入场，选准位置坐下，打开接收器试了试，效果不错。不一会有位男士坐到了预订的位置上。我用余光一扫：稳重矜持的样子，微微发福的身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额头发光脸颊微红——如果仅看面相，一定是一位仕途无量的人。

不一会，荷叶款款而至，面对面坐稳，把 LV 随手扔在左侧，抚了抚黑发。

“你好。”

“你好。”

“对不起我稍微晚了点。”这是荷叶在客气。

“没关系的，我也是刚到。请问你喝点什么？”

“随便，咖啡吧。”

男士叫了咖啡，顺势调整了坐姿。

“你的情况谢阿姨说了，我感到有点攀高枝了。”这位倒挺直爽，直奔主题来了。

“你在发改局工作？”

“是的，发改委，管着几十个人的小科室，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分配的。当时这边需要我这样的毕业生。”

“哦，这么说你是领导，挺有魄力的。”

“一般吧。荷叶小姐真漂亮，比传说的还出神。”

“是吗？漂亮又不当饭吃，大了，不好看了。”

“家父，哦，是伯父，最近很忙吧？”

“你说我爸爸？！不着家，整天开会。爸爸的事我不关心，想关心也关心不上。”

“伯父很有魄力啊，这几年我市的发展很有起色，这与伯父的能力是分不开的。”

“是吗？”

“是的，我们主任开会的时候经常提起来——因为伯父分管我们这块，与我们主任有些交往——主任很尊重他。”

“嗯，可能是什么党校的同学吧。”

“对对，是的。听主任说起过。在电视上经常看到伯父，在主任的办公室也见到过他老人家，身体很好，据说京剧唱得一流，对吧？”

“哦，他喜欢唱，但我实在听不进去。”

“领导有个爱好很好，工作这么累，是需要劳逸结合的，只有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工作，才能更好地为市里的工作掌好舵。”

“嗯。”

“还听说伯父一手的好书法，主任办公室里那幅《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伯父的墨宝啊！一看就知道有真功夫。能淘到伯父的真迹真是件庆幸的事。”

“是吗？我看一般，还不如我写的好呢。”

“没记错的话伯父还喜欢收藏吧？尤其是玉器，很有鉴赏能力的。”

“哎？你好像对家父很有研究啊。呵呵。”

“应该的，领导嘛，再说了，将来，将来也好相处。”

“好的，你继续研究吧。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荷叶麻利地站起身，在那位男士困惑的眼光中，匆匆走出了咖啡厅的大门。我只好快步跟了出去。

“你听到了吧，这是冲我老爹来的，真以为我是‘必胜客’了。”

“你息怒，我以为还没到实质问题上，你就撤退了。”

“拉倒吧，我看不上这德性的。”

“其实你有点着急，你总得让人家把话说完吧？其实这是人家的一个策略。”

坐在荷叶的奔驰跑车里，用力靠了靠座位——这车就是舒服。

“他什么策略，你都听到了，他是冲我爸爸来的，我只是一个道具罢了。”

“我不好再做评论，其实趋利避害也不是毛病。”

“可是他趋利避害的方向不对啊！不说了，我说不来。妈妈那个劝呐，结果呢……我是不是真成‘剩女’了？”

“今晚的夜色真美，很长时间没出来透气了，还是外面的空气好啊。”

“谢谢你能出诊，你也许明白些了，不全是我的问题吧？”

“嗯，回家吧，路上小心。”

回家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有一搭无一搭地集中不起精力。我在思考那个男人的心理：你说你猴急什么啊，如果你哪怕是装得稍微深沉点，也不至于落得这般下场。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浮躁的喧嚣中。

很长时间没有荷叶的消息了，整日匆匆忙忙的也没顾得上回访一下。有时候还会想起这个案例，越想越觉得好笑，开着跑车挎着 LV 的美女找不到对象，如果写成剧本倒是很能吸引智弱人群眼球的。在常人眼里，这样的人不该有烦恼，好像晤谈中也涉及这样的话题。可是烦恼却是不分高低贵贱的，白雪公主丢了洋娃娃也是烦恼，这却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

正当脑海里的荷叶渐渐泛黄的时候，她又来电话了。

“最近因公出了一趟国，别说啊，还挺惦记你的咨询室的。”

“谢谢你还惦记着，最近可好？国外的风光很美吧。”

“还行，我倒不是多么愿意出去，坐飞机很累，只不过出去后真的很放松，能暂时地忘记很多东西，这倒是收获。”

“嗯，对于情绪持续紧张的人，我都建议出去走走，尤其是建议他们去海边和草原，最好自己去，最好自己坐在海边或山坡上看大海草原，兴许一些想不明白的事情一瞬间都觉得不很重要了。”

“对啊，其实我不愿意去大都市，看到人多我就烦，真的想去一个没人的地方静一静。”

“怎么，你找我有事？不是说出国的事吧？”

“你这心理师当得快有职业病了吧？没事就不兴联系一下，沟通沟通？哦，对了，你们的时间是有价值的，你是不是害怕我拖欠费用啊？”

“人和钱没仇，当然多多益善，可不能只看到钱，我倒希望钱能给我带来成

就感，比方说你找到了称心的郎君。”

“别提了，又逼着我去相亲，刚刚放松的心又紧张起来了。破天荒的这次是爸爸找的我，说是什么人给转介过来的，反正优秀得不得了，你说咋办？”

“去呀，继续筛吧，万一碰到合适的呢，错过岂不可惜了。”

“我现在得了相亲综合征了，只要是介绍的，不管对方咋样，我都如坐针毡。奇怪哎，我看到对方都一个模样了，根本没有区别了，不需要走过场，去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亮场子结束。”

“我可不再去当间谍了，还是你自己做主吧，实在不行就权当是去商场挑水果，扒拉一遍，算是对家长的交代吧。”

“你可真逗，你以为这是买西瓜呐，总之我就是不去。这次出国算是开了点窍，大不了出家当尼姑去，非得嫁人成家？”

“哦，也是啊。你有知己的姐们吗？”

“很多，整天围着我，一群群的，轰都轰不走。”

“你不问问她们怎么看你这个另类极品的？”

“她们说我得嫁一个李嘉诚的儿子或省委书记的公子，最差也得嫁一个科学家啥的。我仔细一想，兴许是她们制造的这种氛围把我抬上去了。”

“你很在乎别人的看法？”

“你不是吗？”

“我也是，但我算是一个比较清醒的，因为我知道哪个我是自己的我，哪个不是。”

“那么哪个我是自己的我呢？”

“比方说今晚上你去相亲，那个想去的就是自己的我，那个犹豫的就不是。”

“那么我到底听谁的？”

“当然是自己的我了，自己如果不受自己控制了，不就精神分裂了？”

“你别说得那么吓人，精神分裂不就成精神病了？”

“有程度之分，你不妨仔细想想，有多少行为是受自己的那个我指挥的。”

“还真是的，多数事情根本不是自己愿意做的，可是还必须去做，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他人的世界里？”

“多数时间是，就像你吧，你口口声声说是寻找真爱，其实是吗？”

“不是吗？要不早嫁人了。”

“不是的，你是在找一个价值？”

“嗯？价值？”

“对啊，你是在寻找能和你匹配的价值，你是找那个他人眼中的你的对象。”

“绕死了，我听不明白。”

“很简单，就是说，你其实是在给别人找对象。”

“你说的太深了，又用精神分析？”

“不是的，不难理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假设把你嫁给一个下岗职工，你愿意吗？”

“不愿意。”

“这不就得了，他可是真爱你的。”

“可是我不一定爱他啊？”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很多女孩一直沉溺在这个矛盾中不能清醒。你说找一个你爱的人对吧？”

“对啊，这有错误吗？”

“当然没有，但是你能得到幸福吗？”

“怎么讲？”

“我再假设一下，你可能爱李嘉诚的儿子，也可能爱刘德华，但是，他们爱你吗？”

“不一定，绝对不会的吧。”

“对啊，婚姻的实质是幸福，可是万一你与一个不爱你的人结合，后果呢？”

“不敢想象。”

“所以说，恋爱婚姻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找一个爱你的人，而不是找一个你爱的人’，就这么简单。可是多数人参不透这个道理。所以一些人苦苦追求，可结局很惨，但她们依旧打着追求真爱的旗帜前赴后继，忘记了幸福其实就在身边，只要愿意，伸手可得。”

“等一下，我缕缕你的话。你的意思是说，追求爱情的人不明白爱情的真谛？”

“我没说，这是你说的。追求爱情没错，但是必须懂得爱情的实质是什么，耗费那么多青春，那么多精力，去追一个或许不是幸福的结局，何苦来哉啊。”

“哦，还有这么一说，不无道理。”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爱的不是那个真人，而是那个他人眼中的‘人’。古人所谓的门当户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家庭地位，指的是物质条件上的匹配，而没有顾及人的感情。而只有精神上的契合，也即心灵上的相通才是爱的实质。”

“你说得一套一套的，都把我说迷糊了。嫁个下岗职工就能幸福？”

“我是打一个比方，不一定是下岗职工，乞丐也行啊，哈哈。”

“就是啊，但是人都是凡人，都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很难脱俗啊。”

“这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了，就看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身上的两个我不妨做一场辩论，看看谁能占上风。”

“嗯，我过滤下你的那些话，然后再自我辩论一下。谢谢你的这些废话，我会付费的。再见。”

荷叶就这样挂了电话。

一周后，荷叶约我出去喝咖啡，说对我的咨询室产生了阻抗，不愿意来这里晤谈。我说，你老是牵着我的鼻子走，咨询效果很难保证。她说，你为什么刻板得跟老学究一样，难道心理咨询有固定的套路吗？这可是你教导我的，说是无招胜有招才是高手，表面上是我牵着你的鼻子走，其实你快把我劳改了。

走进咖啡厅的雅间，看到荷叶身边坐着一位女士——我只能这样形容，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很难立马识别年龄，尤其是这个层次的女人，她们保养得极好，气质也不错，可我一眼就能看出她正处在困惑中。

“我给你介绍，这是好朋友紫烟，听说我遇到了高手，想过来会会。”荷叶一脸的热情。

“幸会。”我伸过手轻轻握了握。

“怎么样，汇报一下上次的战绩？”

“别提那个了，以失败告终，预料中的事。先不说我，紫烟遇到困难了，你帮她出出主意。我请客。”

“好的，有什么困惑直说吧。”似乎习惯了与荷叶的交流方式，不会客套了。

紫烟看着窗帘，欲言又止。

“需要荷叶回避吗？”

“哦，那倒不必，我的事就是她的事，她比我还明白。”

“还是我替她说吧，行吗？”荷叶似乎有点沉不住气。

“行，谁说都行。”

“是这样，紫烟的老公有点情况，被她发现了。”

“什么情况？”我明知故问。

“还能有啥情况？有第三者呗！跟一个艺术团的跳舞的好上了。”荷叶斜了紫烟一眼，似乎在把握说话的分寸。

“紫烟什么意见？”

“她太软弱，不知道怎么好了，这不是才请你帮着拿主意吗？”

“这很简单，你要能原谅他就继续走下去，如果不能原谅就刹车，这要看主动权握在谁手里。”

“在谁手里？似乎都没有占主动吧，现在是耗着。”

“你们谈过吗？”我面向紫烟。

“谈过，他不同意离婚，我也知道他不敢离，如果一闹腾，他这个副局长够呛能保住，上面正在酝酿提拔他的事，估计他会权衡利弊的。”

“你的意见呢？”

“我，我坚决离！”紫烟似乎狠了狠心才说出这句话。

“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我指的是非物质上的。”

“已经有裂痕了，还会有感觉吗？”

“那你认为婚姻到底是什么？”

“彼此忠诚吧，彼此信任，安安稳稳过日子呗。”

“在以前那段时间里，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啊，我很好啊，我一直支持他的工作，希望他能上进，他老是说我管得严——没有当时的严格，没有我家的关系，能有他的今天吗？”紫烟有些激动。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进步有你的很大功劳？比方说你的家庭关系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当然了，凭他的出身，自己能混到这个地步吗？”

“对对，这个我能证明，他家在农村，一个穷学生考上的公务员。当时我们看到他是一只潜力股，紫烟才动心的。当时他感激得直流泪啊，可现在——对了，上次你不是跟我说让我委身下岗职工找真爱吗？这不是下场？人心叵测，谁知道他会变成啥样子，这个风险也不小吧？”

荷叶似乎抓到了我的把柄，又把矛头指向了我。

“人是动态的人，思维更是活跃的，所以你要允许人变化，比方说紫烟的丈夫从一个穷学生变成了副局长，这不是你们说的潜力股吗？”

“你别岔开话题，我们说的是感情。”这下这两个女人齐刷刷地看着我，似乎找到了我的死穴。

“你们只要求乌鸡变凤凰，但是变成凤凰的鸡还能与鸡们为伍吗？地位在变，人的情感世界也在变——当然这算是狡辩，可是你们有没有考虑一下男人为什么会变心？”

“哪有不吃腥的猫，这就是原因。”紫烟狠狠地说。

“你的意思是，只要是猫都得吃腥吗？”

“对啊，你说不是吗？”

“那你们还生啥气啊，反正都一样，为什么单单要求自己的丈夫不吃腥呢？难道丈夫不是男人不是猫？”

两个女人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端起咖啡轻轻地抿了一口，微笑着看着她们。

“你不愧是心理师，一会就把我们带到沟里了。可是为什么男人一点道德都不顾了？难道他在外面寻花问柳就正常吗？”这是荷叶在发问。

“你说啊，假设一个要饭的乞丐，你要求他西装革履彬彬有礼，现实吗？是不是不现实？”

“当然不现实，肚子填不饱谁还讲礼貌，仓廪实而知礼节。”

“对啊，本能的东西你不能抹杀掉吧？”

“那道德呢？就可以不遵循吗？”

“道德不是本能，它属于超我的东西，可以遵循也可以不遵循，你不能都让大众成雷锋吧？”

“你们都是男人，你在替男人说话，你不像心理师了。”荷叶有点恼怒，但看上去还是像撒娇。

“我首先是人，首先是男人，然后才是心理师，如果我只说心理师的话而不说人话，你们能接受吗？”

“那你说说试试，我倒是很愿意听心理师分析，不愿意听人话。”荷叶忽然高兴得有点不能自持。

“所以说，在分析一个人的时候，应该首先把他看作是一个本能的人。本能的人都有七情六欲，这很正常，如果你让他掐死情欲，除非一个办法。”

“啥办法？”她们似乎对我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阉割。”

“你说的也对啊，那我们女的呢？是否也出去找点事，平衡平衡？”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存在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平不但不存在，也是社会所不需要的。只不过我们在找平衡，在找的过程中慢慢悟出点什么，这就是人生吧。”

“那你说紫烟这事咋办？”荷叶有点耐不住了。

“最好再坦诚地谈谈，看看他是什么态度。你说他不会主动离婚，这个我相信，但是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而是紫烟你。”

“嗯？我？”紫烟瞪起眼睛看着我，似乎委屈得很。

“对，是你，你的所谓的优越感必须消失，不要整天拿那些过去的事当把柄。在一个家庭里，夫妻是绝对平等的，就算倾斜，也最好向男人那边倾斜。如果你老是当他的救命恩人或是老佛爷，请记住，结了婚的男人是不会买你的账的。如果打压成了自卑，要么他表面上装出言听计从，背后总要做点事情找找平衡；要不就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敏感。如果制造出一个神经过敏的男人来，处处盯着你找事儿，那才是你的失败。”

两个人似懂非懂地相互对望了一眼，没有了反驳的勇气。

“我可是把我10次咨询的内容都给你了，虽然是理论，但也值得去好好消化。”我站起身子，竟感觉背上凉飕飕的。

荷叶的咨询断断续续，中间得到的消息是好友紫烟和丈夫和好了，说是丈夫跪求她才得以保全自己。荷叶说其实紫烟很爱丈夫的，只是大小姐脾气不好改罢了。我问荷叶自己的情况，她说经常出国旅游，去寻找短暂的放松，现在她都懒得正眼看那些追求自己的男人了，死心了，坚决不找了，除非去金星上划拉个外星人。其实心理师的作用是极有限的，如果对方抱定了一种信念，心理咨询的作用难免隔靴搔痒，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于是我很失望，也有些失落，毕竟人家是付了费的，半年多的时间也和这位漂亮的荷叶有了些情愫，挺欣赏那种高傲和单纯，那么大的一个人有时候就是一个孩子，直率得可爱。她经常给我打电话发短信，询问些孩子气的问题，我也习惯跟她开开玩笑。正当她再次慢慢地从视野中消失时，事情却有了意外的转机。

翻阅当地报纸，有个消息让我吃惊不小，于是又想起了荷叶，但我还是克制了情绪，没有和她联系，但我断定，她一定要变了。

不出所料，翌日晨，她给我发了条短信，约我出去坐坐。我二话没说，开车去了约会地点。

荷叶一扫往日的光鲜，眼圈发红愁容满面。

“我看到消息了，事情有些突然，希望你能保重。”这时候我只能说这些废话，因为无论说什么都无济于事，此时的她也许需要的就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坐在她身边陪着她。

她轻轻抽泣着，一脸的茫然。

“人心难测，官场的潜规则也许很少有人逾越，摔跟头的很多，一时的不慎就会酿成终身的遗憾。”我不知所云地说着，也不知道她是否在听。

“真的很黑暗，我甚至连一个合格的看客都不是，直到出了这么大事，我都像在做梦。我和妈妈去找昔日的那些人，可是很失望。现在我担心他能否挺得住。”

我要了一壶清茶，小心陪着她。

“原先那些跟在屁股后面的人一个都不见了，于是我又想到了你，不知道你是否还能看得起我。”

“我没有理由看不起你，你本来就没错，家人的事不应该由你承担。希望通过这事你能明白些什么，最好也能站起来主动承担些什么，以减轻妈妈的担子。”

“我知道，只是一下子蒙了，不知道怎么做。”

“默默陪着母亲，好好调整自己，你会很快成熟起来的。”

荷叶像人间蒸发一样彻底消失了，坊间的传闻沸沸扬扬，也许听腻了八卦的没谱，我很是反感那些听风即雨的人。忽一日，收到荷叶的电子邮件。

尊敬的骆老师：

你好！

现在我在美国给你写信，感谢你半年来对我的疏导和教诲，让我明白了很多人生的道理，尤其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你能脱去职业装束陪我度过一段难熬的时光。有时候跟好友说起你，他们竟然不相信你是心理师，还怀疑你我的关系不一般，可正是你的这种敬业精神，让我倍加敬佩感激。

我是三个月前来美国的，家里的事想必你也知道了。我不想在那里待下去了，家乡很美可是我却找不到光明，那次变故让我一下成长起来，似乎一夜间我明白了你说的那些道理。现在我找了一个美国男朋友，是个电气工程师，很爱我，我们计划春天就结婚，希望你能祝福我。

另，紫烟的事总让我担着心，希望有时间你能代为打听一下。

祝你事业腾达，身心安康。

荷叶于休斯敦

看完邮件，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是我愿意看到的结局吗？可这分明又是一个很完美的收场。或许在异国他乡，她彻底地摆脱了喧嚣，找到了苦苦寻觅的爱情。可是对于这次咨询呢？我敢说成功吗？细细地过一遍，我只不过扮演了一个伴舞的角色，真的什么都没做。

档案七　超怕鬼的钟馗

上班后，我会习惯性地打开 QQ，看看有没有新的留言。好像有规律，凡在网上预约咨询的多在夜里留言，很多咨客也喜欢晚上咨询，夜晚安静，会给来访者增添些安全感。

在我的“心理咨询研讨群”里有一个陌生的头像在闪烁，是一名叫“钟馗”的网友的对话框，有如下留言。

“老师，你好！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需要你提供帮助，看过你不少文章，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帮我渡过这个难关。如果方便，你可以给我留言。”

很简短，很普通，部分咨客容易夸大其词，把小的困惑形容得很严重，以期望引起心理师的重视。于是留言，“可以留言预约时间，也可以打电话直接联系。”中午接到一条手机短信，“我是钟馗，能否晚上十点上网聊一会，我会付费的。”

晚上我准时打开 QQ，看到钟馗在等我。

“你好，钟馗。我是心理师骆成。”

“你好，骆老师，多谢你这么守时！读过你很多文章，但始终没回过帖子。凭感觉你是一位很优秀的心理师，所以冒昧求助。”

“不客气，这是我的工作，不知能否给你应有的帮助。”

“我的问题很特殊，也很复杂。现在我有点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没事的，你别担心时间，我可以多给你半小时，你尽可能地把问题说清楚。”

“可能我有心理障碍了，每当我有了想说的念头，我就会左手发麻两脚抽筋，浑身出汗。”

“你身边有水吗？你可以把背靠在椅子上，喝一口水，闭上眼睛分几口慢慢咽下，你试一试。”对多少有点应激障碍的咨客这方法管用。

“嗯，稍微好点了。”

“你身边还有比较软的东西吗？”

“嗯，有一个手机的皮套。”

“好的，你右手握着，使劲攥几下。”

“嗯。”

“如果感觉放松，就可以打字。”

“不行，还是不行。”

对话到此，钟馗的头像忽然变黑了。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估计可能因为紧张而打字困难，也可能是其他情况。我等了一刻钟仍不见他上线，只好关机入眠。

第二天，我又收到一条短信。

“老师你好，我是钟馗，能否面谈？”

“可以，你约时间。”

“周六晚上吧，可以吗？”

“可以，希望你八点准时到，我告诉你地址。”

“我知道你的地址，到时候我问出租车司机吧。”

“嗯？你不是本地的？”

“很远，我坐火车，再转汽车过去。”

“哦，这样啊。昨晚为何关机？”

“见面再谈。”

外地的？火车转汽车？奇怪，为什么不在网上咨询？电话也可以的。这是大活，我也有点紧张。

周六晚上七点，我早早来到咨询室收拾一番，打开饮水机，备好茶叶，然后发了一条短信给钟馗，问何时能到。他回信说很快就能见面。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不知道这位客人来自何方，更不知道对方咨询什么问题。潜逃的罪犯？我忽然就冒出这个念头，下意识地看了看窗户。不会有危险的，即使是罪犯，也不可能对我下手的。自己笑了笑，算是稳定了下情绪。

七点五十分刚过，走廊里就响起了“嗒嗒”的脚步声，这声音在寂静的晚上尤其响亮。我忽然想起了恐怖小说里的那些情形，一幕幕恐怖的镜头在脑海里晃动。“不能再想了”，我迅速地打开房门迎了出去。

走廊的灯很亮，迎面走来的是一位男士，肩膀上没有挎那种“差旅者”标准的皮质挎包，两手空空的。

上前握手寒暄，进屋落座。

“你好，钟馗，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吧？”

“可以，我也称呼你‘骆老师’。”

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很标准的男中音，音色低沉，有种穿透力。我借机扫了眼他的长相，中等个头，皮肤很好，戴一副近视眼镜，五官很端正。总的来说，他像一位机关里面的高层人员。

“你这地方不难找，城市的夜色也不错。”钟馗端起水并不喝，只是放在手里轻轻掂着。

“还行吧，这几年发展挺快。我们还是按程序来，你看一下这个登记表，能否填一下。”我把《来访者登记表》递过去。

“我知道程序的，但是能否不按程序来，我口头介绍自己，可以吗？”

“可以，这是你的权利。”

“谢谢你的理解，我会把你想知道的尽量地告诉你的。”

“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地来我这里，你们本地没有心理咨询机构吗？”

“当然有，水平也不低。可是我感觉不到安全，就是说在那个城市我有种被人窥视的感觉。很偶然的在网上看到了你的资料，看过你不少文章，感到你可以，于是就来了。”

“非常感谢你的信任！我们不说欢迎，但还是会尽力帮助你的，总之希望你不虚此行吧。可以谈谈你的问题或是困惑了吗？”

钟馗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我忽然发现他有点紧张，手里的杯子稍微的有点颤抖。

对于特殊的客人，我不会太计较时间的，能把问题说透彻就好。

钟馗下意识地看了看门，轻轻叹了口气。

“老师，你怎么看如今社会上的腐败现象？”

没想到钟馗第一个问题是这样。我忽然有点不适应，脑子里储存的那些套路一下子派不上用场了。我迅速地调整思路，把那些已经跑出去的思维拉了回来。

“这是个大问题吧，不知道你为何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准备过渡一下再说。

“凭你的直觉回答就是了。”

“哦，首先我非常痛恨腐败，因为无论于民于国都不利；再就是，我认为腐败的产生是制度的失败，首先是监管不力，给腐败制造了生存的空间和缝隙。这就是我最直观的感觉，很有道理但很幼稚。”

“你说得很对。我再问你，那些腐败分子为什么会前‘腐’后继？”钟馗在这个“腐”字上加重了语气，我知道他说的是“腐败”的“腐”。

“人的本性吧，人都是自私的，人们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很贪婪又有惰性，都想不付出或少付出代价而获得超值的收获，总之是人的本能在起作用。”

“你的意思是，只要是人，只要条件允许，都会变成腐败分子吗？”

“理论上是这样的，平常的人不是没有欲望，而是受环境和道德制约，把欲望压抑到了潜意识里，并且派一个看门的守住潜意识的大门，不轻易让它们跑出来，可是当环境适合，看门的疲沓了，那些欲望就会跑出来，有的会被及时发现而捉回去，有的就彻底逃跑，放虎归山了。”

“关键在哪里？”

“在环境啊，试想在毒蛇的洞口竖起两把利剑，寒光闪闪，随时都会劈下来，你想这条毒蛇还敢轻举妄动吗？如果利剑没有了，毒蛇是不是会蠢蠢欲动呢？”

“有道理，你刚才说腐败是人的本能？”

“不对，不是单说腐败是人的本能，而是自私，腐败只是自私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人都希望自己过得好，希望自己在声望和物质条件上超过别人，这是本能，而不是单指腐败。”我打断了钟馗的话。

“哦？那你说本能不好？”

“当然不是，如果人失去了本能，那还算是人吗？比方说，之所以有了性本能，人类才得以繁衍生息；之所以有安全的本能，我们才知道防御，等等。本能是人类必不可少的。”

“那么怎样才能抑制本能的过度开发呢？”

“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什么事都有度，过犹而不及，无极则必反，皇帝骄奢淫逸，后宫佳丽三千，所以就短命；和珅贪婪无度，最终落了个斩首下场，所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中庸’。只不过现代人好像都把老祖宗的遗训给忘干净了。”

钟馗盯着对面墙上的那幅《风雪夜归人》油画陷入了沉思。室内一时间沉寂下来。

我下意识看了看墙上的石英表，谈话不知不觉地已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这已

经远远超出了常规咨询的时间，我很想中止谈话，但好奇心又在作怪，谈了一晚上，我仍然不知道他的基本情况，年龄、职业、学历、住址及遇到的问题。一开始我就跟着他的思路走了，但我能感觉到他所提的每个问题都与他的困惑有关。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有了一个决定，我不主动询问他的基础资料了，我等他主动交代。

“老师，你墙上的这幅画很好，你肯定也很喜欢这幅画吧。”钟馗忽然指着墙上的那幅《风雪夜归人》说。

我抬头审视着这幅油画，别看平时挂在墙上，但还真的没有去琢磨这幅画的寓意。“我认为这是一幅‘心灵归宿图’。”

“为什么？能讲讲吗？”钟馗好像对这幅画很感兴趣。

“你想啊，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艰难地回到自己的茅草屋，饥寒交迫的他终于看到了那个温暖的家，看到了小窗内温暖的灯光，一定还有望穿双眼的妻子和蹒跚学步的小儿。外面的世界再精彩诱人，可江湖充满险恶，只有此时此刻，你站在这个破旧的篱笆墙外，那里面才是你的家，才有你心灵最需要的东西。”

“嗯，说得好。”钟馗发出一声感叹，竟然用手纸擦拭着镜片后的眼睛。我发现他眼圈发红。“感谢你的这些话，我知道你们的规定，早已经超时了。”钟馗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个皮夹，拿出一沓人民币放到桌子上。

“你搞错了，不需要这么多钱的，请你收回。”我把剩余的钱塞回到他手里。

“是这样的，你最后的这番话我感觉到无价。我还会来找你的，这就算预支的咨询费吧。”

说完，钟馗与我握手道别，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翌日下午，我收到了钟馗的短信，“我已到家，多谢接待，希望下周同时间再见。”

钟馗如期而至，像见到了久违的朋友一样。

钟馗进门就说：“回去后我一直在思考你给我讲的这幅图，后来在一个书画室里看到了这幅图，于是我让一位画家给我画了一幅，估计下周就能画完。这几天没事的时候我常去看这幅画，一边看一边琢磨你的话，还真有道理的，所以说，绘画艺术的内涵就在这里，你可以琢磨出很多版本，你自己想象的就是触及心灵的内容。没想到老师你对绘画有这么深刻的理解。”

我马上解释：“错了错了，我的确喜欢摄影，但对绘画的确一窍不通。说句实话，你问我之前我还真没有琢磨过它的含义。”

"这不正是'心中有佛，眼里才有佛'的禅机吗？"

"我们学心理学的也有这样的观点，譬如'心想事成'这个成语，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心理过程。我们在启发别人的时候，总是这样说，你要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象成一幅画面，并且把这幅画面根植在你的意识中，遇到困难时就想想，所以会起到激发斗志和增强意志的作用吧。看似唯心，但还是有些作用的。"

"如果心中有鬼呢？"钟馗微微笑了笑。

"'心想事成'是个中性词，而一般人容易想成褒义词。再譬如说，有些人老是感到自卑，老是觉得自己很笨很无能，再努力也会一事无成，于是真的就成了一个啥都不是的人了。心中有鬼的人真的好像被鬼缠住一样，当然，只有做了亏心事的人才会觉得有鬼，'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哦，那怎么才能把心中的鬼驱走呢？"

"你发现没有，现在寺庙的香火越来越旺，算命相面这行当也没有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消失，为什么？是因为那些做了亏心事，或者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泥塑身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做了亏心事的人不去改正错误痛改前非，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偶然身上，这种烧香拜佛能起到作用吗？这只不过是人的一种自我安慰罢了。大自然是反复无常的，谁也保不住明天的自己会怎样，对未知的恐惧使人们产生了信仰，比方说佛教、基督教，人们在祈祷上帝的同时，心灵上得到了安慰，有了一时的平静，无可厚非。我指的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如果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对他人对社会犯了罪，这时候再去通过迷信的方式寻求安慰，神仙、佛祖、上帝真的能保佑你吗？他们真的存在吗？"

"既然很多人都去做，可能就有一定的作用吧。"

"是的，我们就说迷信吧，你知道湘西一带的民间有'放蛊'这一说吧。"

"知道，我看过这方面的书。"

"有个成语叫'三人成虎'，如果你处在一个大的人群中，那些人都相信一种哪怕是虚无缥缈的事，于是这些人就会形成一种气场，置身其中会身不由己地被这个气场吞没，你就不得不相信了，这也是一种心理的从众效应；另一种现象是'杯弓蛇影'，就是咱们上面所说的那个道理。看过一个纪实故事，三五个人合伙把村里的一位泼皮给整死了，但谁也没动手，他们只是说泼皮有病了，医院的内线也暗示泼皮身体不好，结果一来二去的，泼皮真的就死了。泼皮的死既有众人成虎的外部作用，也有内心做了亏心事的自我惩罚。做了亏心事的人明知门是被风吹开的，也认为是鬼撞门。"

听我说完这些，钟馗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了。

"再问老师一个问题。现在腐败现象很严重，似乎见怪不怪了，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是什么现象？"

"腐败当然是官员腐败，百姓想腐败也没机会，可是腐败又是百姓所不能左右的，他们痛恨腐败，但又无能为力，久而久之的，大众便产生了微妙的心理变化。他们由痛恨到无奈，再到麻木，再到随波逐流，直到全民式认同，这才是最可怕的。不信你看，只要遇到棘手的事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找人际关系，已经到了不自觉的程度，'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认识虽然偏颇，但也不无道理。腐败不可怕，怕的是全民集体地失去意识。"

"嗯。"钟馗慢慢吐出一口烟，似乎又陷入了深思。

我在琢磨，他到底想要什么？绝对不是听我讲这些浅显不过的大道理吧。我很想问他，你到底想让我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总感到不合时宜，既然已经这么下来了，索性走到底吧。留一个悬念，留一份动力，等待谜底最后揭开。

时间很快又过去了两个小时，钟馗起身。

"非常感谢你的这一课，期待下周见面。"

距离下次预约还有两天，忽然接到了钟馗的电话，他问我能否去省城会面，我问是不是对我的咨询室不满意？他说他在省城开会，不能按时赴约，我去省城的费用他负责并支付我出诊的双倍费用。我说不是钱的事儿，有那个必要吗？他说，很有必要，我必须见到你，我会告诉你一些真相。

如果真去了，那就违背咨询原则了，可是我又很好奇，这些天钟馗的身影一直不离我左右，我想揭开谜底的欲望一天比一天强烈，于是我决定赴约。

吃完饭，他说请我去一个地方转转，问我是否感兴趣。我问哪里，他说寺庙。

车上，他问我是否对佛教感兴趣，我说有点，但的确没有研究。他说他去过尼泊尔，参拜过佛祖的诞生地蓝毗尼，当时感觉有点神圣，没有其他的想法，可是和我谈了几次后，忽然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只要有寺庙，必须去烧香施舍。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希望宁静。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下车后进了寺院，烧完香，他向功德箱内放了 200 元钱。我们边看边走，来到了塔后面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

"每次进寺院，都有种特殊的感觉，每次进完香我会马上静下来，我很受用这种感觉。"钟馗望着远处的塔尖，一脸的平静。

"你指的是安全感吧？"我问。

"是啊，是一种安全感。心灵的安全才是安全啊。"

“你挑这么个地方和我见面，是不是想告诉我一些什么？”

“是的，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我才有那种感觉，就是放下、敞开的感觉。”

“那你说吧。”我发觉自己竟然没有那种谜底即将揭开时的兴奋，反而很淡然，或许我已经猜出了几分，或许在这种环境中不会兴奋。

“我的身份还是保密吧，我只能告诉你我是一名司法工作者，你尽可能地展开想象。因为我多少握有生杀大权，所以整天像走在刀刃上，因为我知道责任的重要，所以我不敢丝毫马虎。可是一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从此我就陷进了一个怪圈内，几乎没有了安宁之日。”

钟馗摸出香烟点燃一支，使劲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有一桩有关强奸的刑事案子转了过来，有位年轻人大白天在一家高档宾馆强奸了一位服务员，并把女孩关在房间内逼她吸毒，这性质够恶劣的，按刑律十年下不来。正当定案之时，女孩改变了口供，说是自愿的，与强奸无关，于是案件只好暂时搁置，后来听说女孩被安排到了一个很好的事业单位，估计案件没有了反复的可能，只好不了了之，嫌疑人被取保候审了。虽然我总感到这案子很蹊跷，但又抓不到实质问题，就慢慢淡化了。可这时我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大体叙述了案件的真相：女孩被逼，只得翻供，嫌疑人利用关系堵嘴，把她安置下，在对方的威逼利诱下，女孩只得服从。于是我又把这个案子给翻了出来，可是我的执著像碰到了棉花上，一点回音都没有，后来得知是上面打了招呼，要求简化处理。内幕都清楚，但谁也不愿意再去趟浑水，我也就作罢。不到几个月，又一起经济大案摆上案头，是条很大的鱼，涉案金额让人咋舌。晚上有人上门说情，并且放下一张卡，当时就想起了影视剧中的那些镜头，没想到还真地上演到了我的家里，我断然拒绝，并给他摆明了利害关系，对方笑而不答，最后实在把他逼得没招了，他才向我摊牌，说上面的关系已疏通，我只要走走过场就行。当时以为他在设计套我，于是断然把他轰出了门。”钟馗把烟头掐灭，一脸茫然的望着远方，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后来呢？”

“后来的结果印证了他的话，案件在我手上，可就是不受我的左右了。当时我真的灰心绝望了，我想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子竟然奔着相反的方向走了下去，我完全失去了控制权。就在那一刻，我接受了对方的好意，似乎就在一刹那，我的世界观变了。你知道吗，最让人费解的是，两个过手的案子的当事人竟然是父子俩。忽然我就失眠了，我甚至不敢闭上眼睛，那点可怜的睡眠时间里也都在做梦，而梦境都与鬼有关，我多半会在半夜惊醒。妻子认为我工作压力大，劝我休整一段时间，可是我不敢停下来。在办公室里，老是看

到一个没有五官的女人坐在我对面，在轻轻地哭泣；在家里老是感觉沙发上坐着那个人，脸上露出那种奇怪的笑容。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妻子，她说我是被小鬼缠身了，劝我请一个神婆驱鬼，气得我不轻。我渐渐发现，就连走在路上身后也跟着那个没有五官的女人，有时候我会猛然回身，有时会停下车往后看。我自己都觉得神经过敏了，于是我不愿意去办公室，也不愿意回家。我渐渐发觉这个城市哪都不安全了，走到哪里都会有那个女人跟着。去医院看神经科大夫，开了一大堆药，丝毫不起作用，于是就试探着去看看心理医生，但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害怕别人认出我，也许在这个城市里，我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就这样像在地狱一样熬了这么长时间。直到偶然地在网上看到了你的信息，一是你在外地对我来讲相对安全，二是看了你写的很多文章，发现你这个心理师很另类，于是决定试一试。"

"哦，和我见面后有什么变化吗？"

"我以为又会是按那个套路走下去。但自第一次谈话，你就几乎没有说一句有关心理咨询的话，可又句句在理。"

"你心目中的心理师应该是什么样子？"

"有固定的套路，比方说了解背景资料什么的，可是你竟然一句都不问，甚至只是回答我的问题，这让我很奇怪。或许你要是提前问，我不会回答的，因为也是职业病吧，很反感别人提问式的问话。你似乎一直在等着，等着我'交代'。"

"嗯，心理工作没有套路，只是你不太了解罢了。那么我们的那些谈话对你产生影响了吗？"

"开始很懵懂，可是回去后细细回味，慢慢地悟到了一些东西。其实最让我有所触动的是你解释那幅画，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受过高等教育，思维也很缜密，但感觉离真实越来越远了。"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出现幻觉吗？"

"现在明白了，因为你那些关于禅悟的话时刻在耳朵边回响，我也知道仅凭一两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改变现实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是价值观很难改变，当你的价值观与现实发生冲突时，是屈从于现实呢，还是坚守信仰呢？自己应该是能把握的，可惜的是，我没有坚守住，但我的信仰没死，用你的话说虽然压在了最底层，可它会时刻泛起涟漪，冲击我的不仁。鬼毕竟装在心里，一天不请走，它就一天跟着你，对吧？"

"你能找到驱鬼的办法吗？"我问。

"有可能，但暂时做不到。那些东西我一直没动，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下定决心把它交上去，可是上面呢？案子呢？你能把案件复原吗？盖棺定论的事谁愿

意再找麻烦？更何况你的对手太强大，强大到不知不觉中就能把你融化。”

“你现在不是很安全吗？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盖子罩着你，只要盖子不塌，你就会安然无恙的。”

“这个我明白，但我的心不安，真的不安。”

“那你想解决问题吗？”

“当然。”

“好的，只要你按我的办法去做，鬼很快就会离你而去的。”

“我言听计从。”

“你把那些东西捐给希望工程，然后把数额公布出来，让他们知道。”

“嗯？你能详细说说？”

“你把那些收到的钱通过当地的红十字会捐给山区的孩子们，对外就宣称你中了一个很大的奖。你尽量把数目弄仔细，要高调，最好让外界都知道。”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我给你设想一下以后的局面，送的人吃了哑巴亏，其他受贿的人也许也能好好想想。至于他们怎么做，那就不是你的事了，但是你一定会除去心头的乌云，也有可能会大放异彩的。”

“如果，我是假设啊，假设以后案子再翻了呢？那我的这个善举不成造假了？”

“以后的事谁也不敢说，即使到了那个地步，占主动的永远是你，请放心就是。但是你收获的可不仅仅是名，因为你收获的是心灵的安宁。这对于任何代价来说，都是值得的。”

“哦，我似乎有点思路了。”

回来以后，我一直在等钟馗的消息，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仍不见回音，于是渐渐怀疑起钟馗的“执行能力”来。至于我出的那些点子，并不是我的原创，好像一部小说中就有这样的情节，我只不过急中生智搬过来罢了。

事隔近两个月，终于收到了钟馗的短信，让我打开信箱看看。几幅报纸的照片赫然在目，一个整版的内容在介绍一位政法干部的善举，把一笔数额巨大的奖金全部捐给了慈善总会。这个消息在全城引起轰动，多家媒体争相转载，一时间这位政法干部成了全市乃至全省家喻户晓的人物。

再后来钟馗电话邀请我去他那里做客，希望再和我好好谈谈。我说，钟馗已经不怕鬼了，我就不再远送了。

档案八　离奇的车祸幸存者

咨询室走进四个人，一对老夫妻一对小夫妻。双方落座后，我表示最好由一个有表达能力的人讲述问题。儿媳模样的人正想开口，儿子忽地一下站了起来，吓了我一跳。只见他指指点点的，满脸涨得通红，能看出他想表达什么，但就是发不出声音。我忽然明白了，他原来是个哑巴。

于是我打手势示意他坐下，然后面向儿媳模样的女人。“对不起，这位女士，对这样的来访者我可能无能为力，因为咨询工作基本上需要用语言沟通的，否则咨询工作很难进行。”

我话未说完，她就低声哭了起来，似乎有很多的委屈。这时，爸爸模样的人开口了。“老师，你好，他是我儿子——胜利，我们是慕名来找你的。先前几乎走遍了本地的大小医院，所有的检查都做遍了，可医生都说没啥毛病，有的说是癔症，可就是没有好办法。前几日小丽（指儿媳）的朋友说不妨去看看心理医生，兴许有办法解决，于是我们打听到了你，希望你能救救他。”老人一边说一边抹起了眼泪。

“大叔，你把我说糊涂了，你们先平静一下。胜利他从小就这样？”我望着焦急的胜利，问他们。

“不是不是，要那样我们就认了。这才半年的时间，忽然就这样了。”老人哆嗦着，想表达，但好像又不知从何说起。

“小丽，你说吧。”我把话语权交给小丽。

旁边的胜利仍然焦躁不安，指指画画的不知表达着什么。小丽说他想要笔和纸，他能写。于是我把几张打印纸和一只水笔递了过去。只见胜利飞快地在纸上写开了。

“是这样的，半年前他坐单位的车出差，结果半路上发生了车祸，死的死伤的伤，就他命大，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可奇怪的是，他忽然不会讲话了，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他大脑受了损害，语言功能受到了影响，可是CT显示正常。我们就以为是医院的水平有限，他自己更是着急，于是我们去了差不多有十几家医院吧，结果差不多相同，都说大脑没有损害，这可就奇怪了。住在乡下的公公婆婆找来了几个神婆，说可能是胜利惊吓过度，魂丢了。他们一开始在家里折腾，还是不见效，于是又去了事发地点，烧香磕头的弄了半天，还是没起一点作用，于是只好作罢，神婆说这是得罪了什么神仙，必须什么什么的，最后我干脆就不相信了，可是公公婆婆依旧到处求神拜佛。”

“你丈夫做什么工作？”

“他在×××局上班，他办事很谨慎，但很有上进心，领导很器重他，正准备破格提拔他担任科长，没想到这时出事了。”

“你们结婚了？”

“一年多了。”

“那你认为你的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认真，认死理，很内向，人缘不错。”

小丽一边介绍一边看坐在一边写字的胜利，眼神非常复杂。

“你做什么工作？”我问小丽。

“我在银行上班，一般的柜员。”

我转过身面向胜利的父母。“胜利兄弟姐妹有几个？”

“还有一个姐姐，就他俩。我们在郊区的农村，家庭条件一般，可是胜利挺争气的，自己考上了大学，又考上了公务员。这孩子内向，不爱说话，但心眼够用的，领导说他有前途，也听他说要主持科室的工作了。谁想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差点把命搭上。从小算命的就说这孩子命大，你看被人家说中了吧，死了一个，重伤俩，只有他啥事没有，可就是忽然不会说话了，唉。”父亲眼圈发红，唉声叹气。

这时候，胜利把一张写满字的打印纸给我，指画着让我看看上面的内容。

上面写着，他现在对以前的事很难回忆起，只是能大体上回想起事故的过程，自己虽然不能表达，但听力正常，单位领导正在重新调整班子，因为和他关系最好的那位局长仍在医院，估计出院后也得因病退休了，所以他很着急，总想去新局长那里表达什么，于是给新局长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达自己的决心和能力，可是新局长却笑着对他说病好了再说。

我这才意识到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既然胜利听力正常，对话就不是问题。于是决定直接和他交流。我说，这样吧，我们直接对话，你可以把表达的内容写出来。胜利点头表示可以。

“车祸发生后，你是怎么想的？”我问胜利。

“以为自己死了，我在高速路边的水草丛里苏醒后，真的很庆幸自己还能活着。”胜利写道。

“你的伤势怎样？”

“胳膊有点划伤，双脚有些扭伤，身上只是表皮挫伤，其他没事。”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不会说话了？”

“我爬上公路，看到他们一个个躺在血泊里，惨不忍睹，我感觉喉咙里像堵了什么，想说就是说不出来。由于堵塞了单行线，还是一辆过路车报的警，后来我们都被送进了医院，我只是被简单处理了一下，他们被送进了抢救室。当时我以为自己可能被吓坏了，吓得说不出话了。在医院里，警察问我当时的情况，我还是说不出话，警察还以为我是哑巴，就再也没有过问我。领导和同事去看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还是说不出话来，于是他们都以为我的大脑有问题，都建议我去医院复查，可检查结果都一样，都说没事。父母担心我被吓着了，四处找人给我叫魂，可没一点好转。”

胜利的字写得很快，表达也清楚，不像是大脑有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失语了呢？既然 CT 显示没问题，估计不可能是大脑损伤所导致的功能性病变，难道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简称 PTSD）？也只有向这方面考虑，但原因一定比想象的复杂。

“总会找到解决办法的。胜利回家后，尽可能把过去的事情回忆起来，把参加工作这两年的情况尽可能地详细写下来，下次见面时带过来。妻子要好好地照顾丈夫的起居，父母回家该忙啥忙啥吧。”

胜利再次来到治疗室时还是有点紧张，我安抚好他的情绪后，简单地说明了催眠治疗的一些常识。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唤醒他忘掉的记忆，胜利表示同意。于是，我把一张纸放到他的右手边，并让他拿着一支笔。我说，待会进入催眠状态后，假设你想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你就在这张纸上写几个关键字，尽量多写。胜利表示配合。于是我把他导入催眠状态。

（省略导入语言）

“请你回到你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你的心情怎样？你和同事的关系怎样？

领导对你怎样？你对工作感兴趣吗？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记忆犹新？你对父母的感情怎样？你和妻子的关系怎样？”

就这样，我问一句话，就停顿半分钟，给他足够的思考时间，当我发现他在纸上写出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后，才下达下一个指令。催眠时间持续了四十分钟后，我把他唤醒，只见那张打印纸上写了这么些字。

高兴 复杂 喜欢 很繁琐 行贿 无奈厌烦 不易 行

这些看上去互不搭调的字词，其实就是他内心的写照，于是我试着给他解读。

“你对毕业后的安置还是满意的，但是入行不久你就发现单位的关系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你甚至有点不适应。你发现你的工作只是做一些琐碎的事，几乎没有什么出息，你很可能想急于改变命运。你发现单纯地靠自己的努力和天分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你随波逐流地也搞起了社会上的那一套，但从你内心来讲却是非常不愿意这样去做的。你认为你的出身不好，于是就想通过改变自身地位的方式来改变命运。”

胜利刚开始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似乎对我还抱有怀疑，当我解读完他的这些字词后，他下意识地伸出了右手的拇指。

“你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头脑很聪明，但是你认为没有可以直接利用的社会关系。当你看到很多人都在非常规地升迁，于是你本不安分的心就开始蠢蠢欲动，凭你的业务水平和投机钻营，你有了初步的成果，你取得了主管领导的欣赏，他甚至把你当成心腹，这是你两年来最想看到的结果。你们之间一定有很多秘密，这些秘密只有你们两个知道，而你却是誓死捍卫这些秘密的，对吗？”

胜利慢慢地抬起头，眼睛直勾勾看着我，一脸的怀疑。他迅速地写下几个字：“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我微笑着看着他。

胜利使劲挥手，表示自己并没有告诉我。

“是的，是你告诉我的。你不必着急，这也是我们俩的秘密。你心里其实很矛盾，你其实很痛恨社会上的那一套，但你也不能免俗，对不对？”

胜利使劲点点头，表示认同。

“可是父母毕竟只有你一个男孩，你的妻子也希望你能出人头地，你被命运推着陷入了这个漩涡，而其实是你不太情愿的。这次意外的车祸你幸免于难，其

实你像获得了重生，你的价值观可能发生了变化。当你看到那位准备提携你的领导重伤后，你感到遗憾和惋惜，毕竟你的前途寄托在他身上。如果是现在这种局面，那你的希望很可能化为泡影。过度的惊吓，以及有些还未说完的话让你非常纠结，对吗？”

胜利迅速写下这些字：“我的伤还未痊愈时，我去医院看过那位领导，他还不知道我这样了，但是他仍然暗示我一些东西，我很明白，于是我就直点头，使劲点头，他好像就放心了。”

“其实在发现他们躺在血泊里的那一瞬间，你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秘密秘密’。其实是你自己在那极度恐惧中关闭了你的语言功能，向来内向胆小的你担心他的命运，更害怕你自己的命运遭到威胁。”

胜利似懂非懂地看着我，等着我解密。

“毕竟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病治好，其他的事情都是后话。你现在工资是多少？”

胜利似乎对我转移话锋不太适应，顿了一会伸出两个指头。

“哦，你妻子呢？”

一千五六，胜利尽可能地用手势表达清楚。

我有些遗憾的叹了口气，起身和他回到办公室。

面对胜利和小丽，我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胜利的病虽不算大问题，但还是非常棘手的。这几天我和台湾的老师交流了一下，那边发明了一种很好的药物，能治疗这种病症，可是效果不能确定。不知道你们的意见如何？”

“那得花多少钱呢？”妻子似乎看到了希望。

“初步估计得十多万吧，我就是担心你们的经济条件是否允许。是否能让单位或保险公司多支付点？”

“开始做检查的费用单位都给处理了，后来医院说已经没啥事情了，如果再花这些钱，我估计单位不会承担的，如果高局长还健康……唉，不说了。”

胜利在一边很是沮丧，估计他也没有啥办法筹集这些钱。

“这样吧，我再和台湾方面协调一下，看看能否给一个优惠的价格。如果你们想试一试，那么就尽量地凑一凑治疗费，好吗？”

那次车祸我早有所了解，外界传说是这几个人去外地旅游，当晚喝完酒去歌厅玩到深夜，第二天往回走的时候就出了车祸。八卦的版本很多，社会上的舆论对死伤者都不利，人们都喜欢猜测，猜测的时候都喜欢往阴暗面靠，尤其对有权有势的群体更是如此。

隔了两天，小丽打来电话说，他们想好了，无论怎样都得试一试，单位的回答很明确，只给报销医院的治疗费用，至于其他的不再考虑。

“好的，我也与台湾方面做了沟通，他们答应以半价给我们提供药物，这药还在试用期，要不是和老师私交甚密根本就弄不到，但还要过一段时间，因为那边弄到后还得空运过来，大约一周的时间吧。”

我放下电话，心里怦怦直跳，这一招真的能管用吗？我在考虑副作用，大不了怎样呢？大不了治不好，落一个庸医的名声呗。这是一个赌注。

我事先把胜利的父母和胜利、小丽四个人郑重其事地请到办公室，对这种药的功效及使用情况作了说明。

“这种药物在国外和台湾地区也是刚刚临床试用，但效果很好，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但是由于是试用期，数量控制很严，由于我与台湾一位负责人的关系密切并互有帮助，人家才答应给一支试用，这在国内是首例，希望我们珍惜这次机会。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种特殊的药剂，在我们大陆没有列入医保范围，也就是说，所发生的费用由你们自行承担，虽然人家给了半价，但也需要七八万的费用。你们刚结婚，房子是按揭的，下一步还要生孩子，父母还需要你们抚养，等等吧，都需要钱。而这种药物的治愈率不是百分之百，如果无效也属正常，希望你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没关系的，老师，你就大胆地给他治疗吧，钱由我们凑凑。”胜利的父亲首先表态。

“感谢父亲这么关心你的儿子，现在理应是他们回馈你们的时候，还让你们拿钱。”我对父亲的举动表示感激。

胜利抬起头，示意小丽对我说什么。

“我们也没意见，老人的钱我们只是暂时借用，胜利说钱就算借父母的，他一定想办法还的。”小丽说着眼泪又下来了。

“既然你们没意见，那就回去等我的消息吧，药一到，我就通知你们。”

后面几天通过社会关系我打探到了胜利单位的消息，受重伤的局长经过半年的治疗，命总算保住了但却成了植物人，家属正在为治疗费用的事和单位闹得不可开交。也就这样，对于一个不算富裕的穷衙门机关，这黑洞般的费用的确是个问题，所有的人都讳莫如深，有“兔死狐悲”的，有幸灾乐祸的，当然胜利的感情是复杂的，这种复杂的心情只有我能揣摩到。于是暗想，可能是“天助我也”吧。

一周后，准备工作就绪，我还请了一位专职护士帮忙，事先我并没有告诉她

我的计划，只是说帮我给一位病人注射一种药剂。她处于职业敏感，一定要问这是什么药，不然这忙就不帮。我说，保密。她说，保密就拜拜。我只能告诉她是纯葡萄糖，她哈哈大笑，说我在误人子弟。我说，这也是没招的招数。

按约定时间，胜利一家人来到治疗室，小丽当面给我了一个鼓鼓的文件袋，并郑重地在治疗协议书上签了字。我公布注意事项后，请护士进来就位。

我让胜利半躺在躺椅上，然后严肃地对他说："胜利，七万元的药剂终于拿到手了，就在护士的手上，待会就给你注射，但前提是你必须听从我的指令，严格配合我发出的每一道指令，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内容。如果你不积极配合，成功率就有可能降低，你明白吗？"

胜利点了点头。

我对其他人说："你们离得远一点，不要干扰了我的治疗。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不能有任何大动静。"

在所有准备事宜结束后，我把胜利慢慢导入催眠状态。

"请你注意，你正处在一个最安全的环境中，这里的一切都是给你准备的。你现在全身放松，放松到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好的，现在请护士给你注射药剂，这种来自台湾的，价值七万元的药剂。"

我示意护士慢慢注射药剂。一针管液体慢慢推入胜利的静脉。

"现在这种充满神奇的药剂已经进入到你的血液，它的能量将很快集中到你的病灶处，很快会融化你淤积的经络。现在你会立刻感觉到浑身发麻，浑身发麻，慢慢地发热，发热，这是药剂的能量在发挥作用，不要紧张。"

只见胜利浑身微微颤抖，面部发红，双脚轻轻相互揉搓。

"好的，现在请你感觉一下，药剂的能量已经通过血液传输到了你的咽喉部位，你会感觉到在你咽喉部位有一团类似棉花样的东西，它的颜色是黑色的，它已经在你的这个地方滞留了半年，现在这个棉团样的黑色东西正在药剂的作用下慢慢化开，慢慢化开。请你张开嘴，慢慢呼吸，慢慢呼吸，这个棉团正在慢慢地融化成一缕缕黑烟，随着你一次次的呼吸，慢慢飘出体外。药剂正在慢慢发挥作用，它不断地向你的这个部位输送能量，输送能量。"

只听见胜利的喉咙一次次发出"呕呕"的声音，就像漱口时的那种声响，他张着嘴慢慢呼吸。

"非常好，你的病灶正在慢慢变小，你的经络正在慢慢疏通，你浑身的经络血液正在畅快地流淌，你感觉到了吗？如果你感觉到浑身畅快，你点头示意我一下。"

胜利慢慢地点了点头，脸上带着欣慰的微笑。我知道药起疗效了，我示意护士回避。

“请你听好了，现在我提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不得隐瞒事实。”

胜利点点头。

“现在高副局长已经成了植物人，他是真的不会说话了，所以你们俩的秘密就你一个人知道了。但是在他还有知觉前，我特意去找过他，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我在观察胜利的反应，只见他露出了焦急的神情。

“他对我说，那次由你经手的，他收受的那笔数额不小的钱后来分给了你一半，对不对？你说！”我忽然提高了嗓门，以质问的口气发问。

“胡说，他这是胡说。”虽然胜利的声音很微弱，但距离最近的我还是听到了。

“你敢说高副局长是胡说？一个领导能随便栽赃一个下属吗？”

“就是胡说，他没有给我钱，真的没有。”

这次胜利的发音四周的人似乎都听到了。可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为此高兴。

“你不要担心，高副局长已经成了植物人，你俩的秘密只有你知道了，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他都不会再反咬你一口了，我只是希望你能说实话，免得以后你麻烦！”我的音量依然很大，并且异常的威严。

“不可能啊，他怎么会给我钱啊，我只是帮他转了一下账，他给了我一套高级西服，还答应尽快给我解决副科。”胜利发音不太清楚地说着，眼角挂着泪花，一副非常委屈的样子。

我趁机环顾了四周，一家人仍然沉浸在紧张中，似乎在为胜利的政治前途担忧。“我也相信他不会分给你钱的，但是如果一旦他的事情败露了，你一定要为自己洗干净了，必须把事情说清楚，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清白的。”

“车祸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就是玩得太晚了，司机没休息好。”

“没去干别的事？”

“没有，就唱歌去了，很晚才回去的，本来不想走这么急，可是高局说回来开会。”

“就这些吗？”

"就这些，后来的结果你都知道了。"

"好的，请你休息一会。平静呼吸，身体恢复放松状态。"

这时，小丽忽然跑了出去，在走廊里呜呜哭了起来。

我示意其他人离开，我把胜利慢慢唤醒回来，把一杯凉白开水递到他手里。他接过水杯喝了一大口。

"我在做梦吗？"胜利忽然开口问我。

"对，你是做了一个梦，你能回顾一下梦的内容吗？"

"老师，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去分他的钱，虽然我不富裕，但我知道那样的钱不能要，我当时真的很害怕，他给我的那套西服我一直没穿，当时他还找我谈过一次话，我知道我已经被他拴在了一起。他说给我多少钱，我说不用。两个人怎么对证？更何况他是我的直接上司，并且答应给我解决副科，不光这一件事，还有很多很多，我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千万别说漏了，千万别说漏了。早晨醒来我都问妻子，晚上我说什么了。可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照顾，每次出差都尽可能地带着我，出国也不例外，破格提升副科的事也已经报了上去，估计很快就会批下来，我还能说什么。每次去医院看他，虽然他睁不开眼睛，但是我能读到他的内心，于是我就对他暗暗发誓，一再告诫自己不能说，不然跳进黄河也洗不干净了。"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今天的治疗结束了。"我站起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胜利慢慢站起来，身体轻轻晃了一下。

"跟你的家人走吧，到时候我们再联系。"

我说："小丽，你和他先走。你们二老过来下。"

我把胜利的父母请到办公室，把那只鼓鼓的文件袋还给了他们。

"嗯？"两位老人颤颤巍巍地接过去。

"是这样的，这只是治疗的一种方式，其实不用这些钱的。现在你的儿子已经恢复了发音功能，很快就很正常了。"

"老师，你把我们搞糊涂了，我们没多少文化，我不知道你用的那支药值多少钱，但从台湾运过来一定不便宜，请你把这些钱收下。"

"那是骗你们的，没有用药，把钱拿好。"我试图把两位老人送走。

就在这时，胜利快步跑进了办公室，握着我的双手，眼泪哗哗直流，"谢谢你，谢谢你。"

我真的害怕他一着急再次失声，赶紧说"回家吧"。

这次治疗虽然说取得了成功，但我还是隐隐感到有些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如胜利的工作及前途，忽然又能说话的他一定会在单位造成一些震荡。

我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事实。一周后，胜利再次来到我的咨询室，诉说了他重新发音后的重重烦恼。

“第二天，我就回单位正式上班了，当我见到领导和同事们，跟他们打招呼时，他们都感到很奇怪，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当时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半年多不能发音的缘故吧。可是没几天就有议论传到我的耳朵里，他们竟然怀疑我是故意不说话。现在的人怎么这样？”胜利一脸的愁容，显得很无奈。

“这其实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平静地说。

“嗯？难道你也这么想？”

“我当然不会认为你是装聋作哑，可是有人希望你这样。”

“嗯，我想也是，局里的事太复杂，我真的参不透。那我该咋办？”

“做你的工作，仍然勤奋工作，把分内的事做好就是了。”

“我不去理会他们，对不对？”

“你总不至于失去判断力吧？”

正当我准备彻底结束这次咨询治疗时，纪检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正式介入对高副局长的调查，受到波及的人之中，胜利算是最突出的一个，因为在出事的前前后后，胜利的行为让人不可思议。谈话接连不断，他说都快崩溃了。我对他说，唯一的办法是把事情说清楚，不要有任何保留，因为你本身就没问题，越是害怕就越显得有问题。他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真的不会说话了。胜利无奈地苦笑着。

“不会的，相信组织是能辨明是非的。至于你能否再失音，那可不是你能说了算的。”

档案九　都是早恋惹的祸

“瑶瑶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她爸爸是铁路上的一名工程师，常年在外施工。孩子基本上是跟着我和爷爷奶奶长大的。从小学到初中，孩子学习一直很好，从不让我操心，可是最近她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不爱说话了，回家后待在自己的小屋里不出来。据她的班主任老师讲，上课好像集中不起精力，学习成绩也不如以前好了。”这是咨询电话中一位母亲的陈述。

几乎每周都有类似的咨询电话打进来，奇怪的是，大多数都是母亲替孩子咨询，问题很多但基本是老生常谈，无非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或不愿意上学——类似的问题似乎已经不是问题，如今不厌学的孩子能找出几个？于是处理学生厌学问题已逐渐形成套路，而这种千篇一律的处理模式已经很难激发我的兴趣，倒是希望能碰到几个具有挑战性的案例，刺激一下逐渐麻木的神经。于是每次都抱着点希望，希望这次能有点新的花样。

约定会面时间，先收集资料，按常规出牌。

现在的生活条件的确好了，这是我看到瑶瑶的第一反应。一个初二学生，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了，所有女性特征几乎凸显无遗。本来设计好了一套与孩子对话的方案瞬间被自己推翻。有点出乎意料的是，瑶瑶并不像我预想中的那样，或不知所措，或沉默不语，而是微笑着看着妈妈，似乎在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我来了，我看你能把我怎样。”

瑶瑶的妈妈倒显得有点紧张，试着张了几次嘴也没有出声，一边看着女儿，一边注视着我，有点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

“瑶瑶，知道妈妈为什么带你到这里来吗？”还是我首先打破沉默。

“不知道，妈妈让我来，我就来了呗。”瑶瑶又微笑着看着我。

“那你能猜猜妈妈的动机吗？”我同样微笑着看着她。

“学习吧，就这原因。”瑶瑶叹了口气，有点无奈。

“学习怎么了？成绩不好吗？”

“还行吧，怎么好才叫好呢？”

“哦，还真是没有评判的标准，那你最近成绩是否下降了呢？”

“可能吧。”

“为什么？”

“不知道，听不进去。”

“能谈谈听不进去的原因吗？比方说对学校的环境不适应，或是对个别老师有抵触情绪。”

“我也不知道，忽然不想学习了，没意思。”

“嗯，就是，学习的确是件让人头疼的事，这么多课程这么多作业，换谁谁也够呛。”

“是啊，既然你们心理医生都这么说，那厌学并不是一种特别的现象了。”

“当然，惰性是人的本能，谁都希望不劳而获，如果学习成了填鸭，谁都会反感的。”

我们对话的时候，我注意观察瑶瑶的妈妈：一脸狐疑地看着我，表情有些僵硬。

“如果让你去当我们的校长多好啊。”瑶瑶依旧微笑着，右手不经意地捋着长长的马尾辫。

“瑶瑶你怎么这么和老师说话！你怎么变得这样吊儿郎当的，还像个女孩子吗！”瑶瑶妈妈对女儿的表现感到难以容忍。

“我又不想来，是你硬把我带来的，要不你自己在这里和老师谈，我先回家做作业？”瑶瑶忽然回过头，有点蔑视地看着妈妈。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到这里来，还不是因为你整天憋在屋里不出来。你知道你的班主任老师怎么说你？他说你最近变得很糟糕！”瑶瑶妈妈情绪有点激动，眼泪也下来了。

“班主任老师说的就对啊？你怎么只听一面之词？谁叫你去背后调查我了！”

“这叫调查吗？家长会的时候你们老师不是让我们常和他们沟通吗？说是只有家校联合才能管理好学生，难道家长通过学校了解你的情况不对？”

娘俩你一言我一语很热闹，到关键时候瑶瑶就不作声，任凭妈妈怎么说，就是不搭茬，但偶尔来上一句，又让妈妈很难堪。我暂时没了角色，只能充当看客看剧情往下发展。

“反正是你逼着我来的，我不愿意来。我不是不努力，就是听不进去。”瑶瑶忽地站起来，摔门而出。妈妈追出门口时，回头看看我。我示意她赶紧追下去，楼下传来一阵争吵声。

室内恢复了平静，我坐在靠椅上轻轻摇着。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碰到，经验告诉我，咨客阻抗的方式一般是沉默，任凭你磨破嘴皮子就是不搭话。这次瑶瑶摔门而去让我多少有点难堪，可是凭直觉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处理的案例：表面上越是激烈，矛盾就越暴露得明显，就越容易发现和抓住问题的关键。瑶瑶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家庭的管教一定存在问题，爸爸角色的长期缺席一定会使瑶瑶缺少了某一方面的营养，但是若稍微往深处挖掘便发现，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凭我的经验主要原因好像在学校。

没等我写完记录，瑶瑶妈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实在对不起，没想到孩子会变成这样了。”

“没关系的，也不能埋怨孩子，只能说我们前期工作没有铺垫好，孩子感到有点突兀。”

“她开始不愿意来，我说如果不去我就怎样怎样的，她好像赌气跟我来的。”

“就是吗，记住一点，不要强迫孩子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让孩子做事方法很多，但逼迫是下下策。”

“老师，孩子都这样了，您还是上上心吧，我替孩子给你赔不是了。”

“放心吧，我会尽力而为的。这样，你不要再逼孩子到这里来了，你先耐心地观察一段时间，千万别再和孩子正面冲突。我抽时间和学校的老师取得联系，侧面了解一下孩子的在校情况。如果有什么变化，请及时与我联系。”

案头的工作很多，答应瑶瑶妈妈的事情因故被搁置在脑后。其实我并不想主动去学校调查什么，因为这事儿一旦被瑶瑶知道，对事情的进展没一点好处，再者我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搞什么调研。可恰在此时，事情又有了意想不到的进展。

瑶瑶妈妈电话约谈，说是有重大发现。她神神秘秘地来到办公室，把几个日记本放到我的桌子上，我才意识到这重大的发现是什么。

“趁她不在家，我偷偷地打开了她的抽屉，查看了她近期的日记，才知道她

可能是早恋了。”

“何以见得？”

“里面老是提一个男生的名字，有些话很那个，我能感觉出来的。”瑶瑶妈妈像忽然发现了新大陆。

“哦，你是怎么打开瑶瑶抽屉的？”

“我偷着留了一把抽屉的钥匙，还真的用上了。”瑶瑶妈妈有点得意。

“孩子几岁来的初潮？她爸爸一年在家能待多长时间？”话一出口，连我都感到这俩问题挨不着，可不知道怎么就蹦出这样两个问题。

“12 岁的时候吧。他有休假，但往往假没休完就走了。他们的工作是跟工地走——这铁路哪有固定的点啊，跟着铁路跑呗。”瑶瑶妈妈对这个问题有点迷惑。

“一个人操持着这个家不容易吧。”

“唉，这事就别提了，多亏公公婆婆身体不错，帮着把她带大了，假设光我自己，也许早垮了。”

“这么说你是一个挺伟大的母亲，你也算为中国的铁路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啊。”

“老师别这么说，你过奖了。这样的家属很多，我们那个铁路家属院里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外面都叫‘寡妇村’。”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些日记本的？”我看了看墙上的时间。

“七点半吧。今天我轮休，瑶瑶刚走不久，我就进去拿出来了。你不是说让我观察她的动向吗，我发现她神神秘秘地写日记，就知道里面有她的秘密，咱一看不就明白了？”

“既然你已经看了，你也知道她的一些问题了，但是我有个要求，希望你一定做到。”

“你说，我听你的。”

“待会你马上把日记本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尽量不让她看到被人动过，这是其一；再就是绝对不能守着她说早恋的事，更不能提那个男生的名字，明白吗？”

“哦？我还准备拿这个敲打敲打她，要让她知道后果。”瑶瑶妈妈对我提出的要求感到不解。

“希望你能按我说的去做，不然事情会更糟。”我表情严肃起来，让她感到了一种威严。

“好吧，那我按你说的做。”

我又好气又好笑，但这是很多家长对付孩子的办法，忽然就想起小品《相亲》里面的一段对白。

女：孩子的信不能看。

男：为啥？

女：偷看孩子的信犯法。

男：犯啥法？

女：犯王法呗。

男：这不扯吗！家长看孩子的信这叫领导审查。

相信很多家长都像小品中的赵老蔫一样，抱着对孩子负责的态度进行审查。他们看到孩子把日记本锁在抽屉里，对家长有了防范意识，于是就产生了被边缘化的感觉；发现对孩子渐渐失去了控制，这种失控的感觉逐渐强烈，自然地又会产生探秘的欲望。这其实是家长缓解焦虑的行为，却往往举着保护孩子的大旗。

我忽然有些后怕，万一瑶瑶妈妈的举动被瑶瑶发现，那局面将会更加难堪。然而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晚上瑶瑶妈妈打电话说自己的举动被孩子发现了，虽然孩子什么都没说，但能看出来和她记仇了。问我怎么渡过眼前这一关。

“我绝对是按原来的样子放进去的，都是按你说的那样。她是怎么发现的呢？”瑶瑶妈妈百思不得其解。

“孩子是怎么发现日记本被人动过的，她和你说什么了？”

“中午孩子回家后直接进了书房，于是我就有些紧张，害怕被她发现我动过她的抽屉。她半掩着门，在里面收拾书包，我偷偷地过去，从门缝往里瞧，只见她打开抽屉找东西，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后来呢？”

“后来她问我，是否进去找过东西。我说我绝对没有动过抽屉。原话就是这样说的。”

“她说什么了？”

“她只是哼了一声，再没说什么。可是她说中午饭不吃了，关上卧室的门就睡了。凭我怎么叫都不出来吃饭，没等到上课的时间就气呼呼地走了。”

“那你打算咋办？”我好像有点幸灾乐祸。

“我也没办法了，本来上次回来她气就不顺，这次看来是真生气了。本打算

想借着中午的时间敲打敲打她，给她提个醒，可我再没有勇气了。”

“你这个举动严重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在短时间内很难修复关系，最近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要做不要说，等孩子情绪稳定后再说吧。”

瑶瑶妈妈这样的家长并不少见，她们都有极强的控制欲望，总希望把孩子捆在身上才放心，其实她们是把孩子当成了私有物品，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毫无思想的“物”，可以任自己摆布。瑶瑶妈陷入了困局，我也有点束手无策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我对这个案子一筹莫展之际，出现了一个对案子走势利好的机会。

瑶瑶学校一位分管品德教育的校长和我有一面之交，那晚很偶然地在酒桌上又见了面，席间把话题扯到了学生们的早恋问题上，他说如今孩子的早恋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初中生就有倾向，到了高中基本上就明挑了，成双入对不再避讳他人，女生怀孕的现象也发生过。

“那你对此类现象持什么态度，校方又是如何管理的呢？”我饶有兴趣，其他人也都抻着脖子，显得很认真。

“唉，还能有什么办法，这事儿牵扯到学生的隐私，不能直接干预，如果不发生啥大事，学校是不会出面的。”贾校长有些无奈。

“干脆不管吗？”

“也不是完全放任，班主任老师都会在班上旁敲侧击地教育，家长会上也重点讲这个问题，但收效甚微。有一位较保守的班主任老师对班级的一对早恋学生提出批评，结果女生转学，男生对老师产生了仇视情绪，教导处多次做男生的思想工作，似乎无根本改变。直到现在这位班主任老师还整天提心吊胆，生怕遭到袭击。”

“你认为学生早恋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继续发问。

“明摆着的事，早恋的学生哪有心思学习？有的男生为了追一个好看的女生，相互之间打架斗殴；有的甚至勾结校外社会上的坏孩子参与，把整个校园弄得乌烟瘴气的。上个月派出所还关了几个，都是外面进来帮助学生出气的社会混混。说来很奇怪啊，有的学生不凭学习成绩，而是论谁‘占有’了某位女生为荣耀，很像占山为王的响马。家长们不知多少次来学校反映情况，我们也很着急，但是又没啥办法。这也是我最头疼的事了。”

“难道你们就不采取点具体措施吗？”

“你说什么叫具体措施？这东西能防范吗？都是些早熟的孩子，咱不能把人家的生理需求给消灭吧？总不能像太监一样阉割了吧？”

贾校长话音未落，众食客哄堂大笑。

“那你们为什么不尝试着因势利导，把这些事变成好事呢？”

“老弟你说得轻巧，怎么办？谁去办？谁又敢去冒那个风险，最实际的办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生自灭吧。哎，对了！你不是从事心理工作的吗？那你有什么高见，能否帮着想想办法。”

“我哪有什么好办法啊！我也不能把他们阉割了，就是阉割了又咋样？皇宫内的太监们又有几个老实的？哈哈。”

饭桌上又响起笑声。

“咱做一个假设啊，如果非让你想出一个办法来，那你咋办？”校长的兴趣未减，似乎今晚要从我这里取走真经。

“换作是我的话，我就鼓励他们。”

“噢？！”四座惊愕，十几只眼睛盯着我。冷不丁被他们吓了一跳。

“对啊，为什么不鼓励啊？人之常情，我们都是过来人，谁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啊？凭什么压制孩子们的正常需求呢？”

“那你说说怎么因势利导，我听过不少讲座，似乎也有道理。”校长毕竟见多识广，他倒是不很吃惊。

“物极必反的道理不难理解，堵与疏的利与弊也不难理解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因势利导地疏通，而非要生硬地堵呢？”

“老弟，你说的这都是大道理，能否说得具体点。”

“这样吧，假设你真的感兴趣，你还是邀请我去你们学校搞一次讲座吧。”

“哎呀，求之不得，我们真的需要这方面的讲座，那我们定个时间吧，你什么时候去？我们恭候！”贾校长恭敬地站起来与我重重地握了握手，可以看出他是出于真心。

几天后，校长和我敲定讲座的时间和参加的听众，我说老师越多越好，学生多了放不开，给我抽取一两个班的学生参加，但必须有初二二班。

按约定时间到达学校会议室。没想到如今的办学条件已大有进步，宽敞明亮、装饰讲究，视频传输系统、立体音效系统一应俱全，站在讲台上还真找到点教授的感觉。台下坐满了师生，后面墙上挂着一条大横幅，写着“师生心理知识讲座”字样，题目很笼统，所以讲座的内容可以自由掌控。

“非常感谢贾校长等学校领导的邀请，和老师及同学们就心理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讲座谈不上，我倒希望这是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希望在座的有什么

问题可以随时举手提问，我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但我们可以就某一个问题展开讨论，争论不是坏事，因为争论可以使结论接近真理。”

我一边讲一边搜寻下面的同学，在一个角落，果然发现了瑶瑶的身影。

“心理问题很多，这个还真不好定位讲什么最好。这样，今天我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和大家交流吧，那就是现在普遍存在的中学生早恋问题。”

说到这里，下面有些微微的骚动。

“早恋好吗？”我在观察听众的反应。

没有人回答，但下面嗡嗡的有些回应。我故意停顿了许久，直到会议室内渐渐平静下来。“让我大胆猜测一下，部分老师不赞成，绝大多数家长反对，学生们呢？不置可否，想谈但不敢，有的暗恋但不敢表白，有的私下‘成交’但偷偷摸摸，有的光明正大出双入对，可是，有没有中学生对恋爱这个问题干脆没有想法呢？有木有？”（我学着咆哮猫的音调）

“哈哈哈！”台下发出阵阵笑声。

“有吗？今天不是有两个班的同学来听讲座吗？有没有同学敢站出来说，老师，我就是没有那种想法！有吗？”我站起身来，故意往台下学生群中间搜索。

“哈哈哈！”又是一阵笑声，台下的同学们有的互相推搡嬉笑，但眼睛都不敢往我这边看。

“那我就再替你们做一回主，替你们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对吧？”

“对！”学生群中稀稀拉拉的有了回应，但明显有起哄的意思。

“对，就是没有，如果有的话那才奇怪了，那他就要去医院看看有啥毛病，起码也得去看看心理医生，找找为什么别人有的正常反应自己却没有呢？性这个问题就像睡觉吃饭一样，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如果没有性爱，没有爱情，人类还能延续到今天吗？没有爸爸妈妈的互相爱慕，没有他们的结合，能有我们吗？一个正常的人，如果丧失了对性的追求，那就是对人类的‘犯罪’，起码是对自己家族的‘不孝’，因为你如果丧失了这个本能，你家族的香火可能就此了结，你会落一个断子绝孙的不孝骂名，这个名声你背得起吗？”

台下出奇地静，以至于细微的呼吸都能听得很清楚。

“我们大力提倡爱，爱祖国爱人民爱他人爱自己，爱有大爱小爱之分，但无论你是爱祖国爱人类爱自然爱环境，还是爱一个小动物，爱一朵花一棵草，都是一种高尚的人类情感。一个没有爱的世界多么可怕，同样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爱的本能，那他的人格将是残缺不全的。那么爱你所爱的人呢？爱你所值得爱的人

呢？有错吗？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爱情是人类最高境界的情感。难道你们产生了这种最美妙最高尚的情感不对吗？那么爱情的起源在哪里？那就是男女间对性的憧憬。学生们到了十一二岁，身体逐渐发育成熟了，自然而然就会涉及性的问题。性就是爱的源泉，压抑性就是压抑爱，难道我们会让爱在含苞期就凋零吗？”

说到这里，台底下爆发出了哗哗的掌声，不但是学生，就是很多老师都在随和着鼓掌。

“我们回头再说早恋。什么是早恋？谁规定的恋爱年龄？难道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没有恋爱的权利吗？在很多家长、老师的眼里，早恋像洪水猛兽般可怕。他们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孩子远离早恋，唯恐孩子受到伤害。初衷应该说是好的，我理解家长、老师们的担心，可是你总不能把孩子们的本能给扼杀吧？假设你的孩子早恋了，假设你采取你认为合理的方式压制打击，后果呢？有多少人敢承认结果满意？恐怕没有吧？所以说，作为一名家长，一名心理老师，我在此发表自己的观点：孩子们，如果你知道爱了，就大胆地去爱吧，知道爱的孩子人格是完整的，也是值得别人去爱的。”

“哗哗……”台下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提倡爱的同时，也要给恋爱中的学生们提几条建议。首先，前面我已经说过，什么样的人值得爱？这道理相信都比我清楚吧？对，那就是爱一个优秀的人，那就是品学兼优讲文明懂礼貌的人。你所爱的人就是你的人生追求的目标。你在追求爱的过程中会使自己的人格逐渐丰满起来，使自己的情操逐渐高尚起来。在爱的滋润下你们比翼双飞，去追寻人生更高的目标。再就是，你最好明白，爱是需要资格的，也就是说，既然你喜欢一个人，那你拿什么去喜欢人家，拿一张不及格的试卷？拿一张不合格的品德汇报表？喜欢别人就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欢笨蛋，也没有人喜欢品德败坏的人。还有，如果你有幸被别人喜欢上了，首先恭喜你，因为你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爱和被爱都是幸福的，可是你需要稍微冷静，观察一下那个爱自己的人是否值得自己去接纳：如果是一个优秀的人，不妨试着相处；如果是个不理想的人，你要告诉对方，等对方变优秀了再来谈情说爱也不迟。”

“哗哗……”台底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许多学生都站了起来，欢呼呐喊。我能体会孩子们的心情，终于有了替自己说话的人，压抑的情绪瞬间爆发出来。我看到许多孩子的脸上都挂着泪花，我也不知道我的哪句话触动了他们的心灵。

我站起身来，鞠躬致谢。

再回顾那次讲座，我到底说了些什么，自己真的记不起来，可是达到了预期效果。开始的那些话其实是想讲给瑶瑶听的，没想到产生了那么大的共鸣，当然还很难在短时间内评估讲座的效应，是否真的会对早恋的孩子有所启发，这可不是一两次讲座就能解决那么简单。

中午的饭桌上，贾校长和几位分管主任分别发表了听后感，首先表示内容新颖，说还没有哪些专家是这么讲早恋的。

“专家就是专家，你这种讲座的方式让我们开了眼界，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以为你会全盘否定什么，原来你把道理放在了后面，不但让孩子们得到了知识，就连我们当老师的都受到了不小的启发。”贾校长首先发表观点。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多年了，学校一直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软的用过硬的也用过，但根本没什么效果，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在早恋问题上，学生基本与老师形成对立面，因为我们也是家长，对孩子的问题也是一筹莫展。你讲的道理我们不是不懂，而是拿捏不好分寸，最终的结果还是不理想。”初二二班的班主任如是说。

“开始我也没准备好，只是按我的思维方式在走。在这个看似棘手的问题上，我们大人的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譬如说有的家长为了监督自己的孩子，偷偷地查看孩子的日记，有的甚至跟踪孩子，更有甚者拳脚相加，这都严重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势必让亲子关系趋于紧张。青春期的孩子逆反心理最厉害，可是我为什么在讲座中只字未提青春期？因为是我们大人造成孩子逆反，不是孩子的错。孩子有了自己的秘密，这是人之常情，谁愿意把还没有结果的东西抖搂出来？这其实是保护自己的自尊。如果你三番五次地进入他们的秘密花园，粗暴地干涉他们的隐私，其结果有两种：一是造反，二是隐忍。造反的还是好的，因为他会给你一个防范准备，不至于到时候措手不及；而隐忍的呢，就太可怕了，这几年媒体上爆出多少自杀和随意杀人的案例，多数都是年轻人干的。所以早恋和性不是洪水猛兽，国外的中学里都有保险套售货机，学生们很方便就能拿到，咱们遮遮掩掩的，看上去很羞涩文明，其实暗地里不知道搞得多猛。我又老生常谈了，喝酒。”

意外收获是这次讲座给我带来了不少“生意”。开始的几天，咨询电话不断，千篇一律是关于孩子早恋问题的，有的家长直接询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有的则想和我继续讨论……一时间我有些应接不暇。

讲座后的第四天，瑶瑶妈妈打电话直接要求见面，说昨晚孩子给她写了一封

信，看完以后很受触动，但她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急需见面说说情况。

见面后，我接过几张折叠得很整齐的信笺，慢慢展开。

妈妈你好：

昨天听了一位心理专家——就是上次你带我去见的那位老师——的讲座，受益匪浅。原来一直认为我做得不对，一直认为我的想法是肮脏的，是无法见人的，可我也很想和你交流我的想法。但是发觉你并不是位善解人意的妈妈，你甚至很武断地认为早恋是一件很见不得人的事（虽然你没有对我直说，可是你多次在我面前暴露过你的观点），于是我决定不再和你谈这方面的事。可是我不得不说，我的确喜欢上了一个人，至于是谁，恕我不能告诉你。对方也许并不知道，但他的身影老是在我脑子里出现，于是课堂上我很难集中精力听讲。我害怕那种想法一旦失控就会暴露出来，会让老师、同学笑话，更会让你失望，于是我拼命压抑自己的想法，不让它冒出来。于是我就写日记，记录每天的心情。我忽然感觉，只要把我的想法写出来就会轻松得多，因为没有人会听我说这些，我只有自己说给自己听。上次你硬拉我去见心理医生，说明你感觉我有心理障碍。我非常害怕，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反抗，但是你只关心我的学习，只知道我的成绩下降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能坐下来和我好好谈谈，或许我会把原因告诉你。可是你一次次让我失望了。我知道妈妈带着我不容易，你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很辛苦。我知道只有把学习成绩搞上去才能对得起你，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产生了那种想法。我知道我不对，于是我就很自卑，感觉自己像犯了罪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自从你那次偷看了我的日记，我就有点恨你了——你为什么侵犯我的隐私？这是对我最大的伤害，妈妈你知道吗？于是我绝望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周末老师抽调我们班去听讲座，本以为又是一通大道理，我们根本就没想仔细听，开始的时候交头接耳，有的在听MP3……可是我们大错特错了，老师一开口就把我们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竟然没有站在你们的立场上，一句一句的都钉在我们的心上。老师说得太对了，早恋没什么可怕的，只要精力允许，我们是可以大胆地去追求爱的。

后来老师给我们讲了什么样的爱才是健康持久的，什么样的爱才是伟大和值得尊敬的，散场后同学们在一起交流讲座的内容，都认为，只

要具备了爱的资格，就可以大胆地去爱。

看完孩子的信，我抬头看着满脸狐疑的瑶瑶妈妈。

“怎么，你没有看懂？”

“真的没看懂，我不知道孩子在说什么。怎么听完你的讲座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晚自习回来，瑶瑶要和我谈谈，吓得我找了个借口出去了——我倒像做错了事情一样，不怎么敢见她了。”

“那你为什么不敢和她面对面呢？”

“信上不是说了，她发现了我偷看她的日记，恨我了，你也说过，这是侵犯了她的隐私，所以我很心虚。”

“其实她想和你谈不是为了这个事情，你的担心多余了。”

“她真的不会怪罪我了？这孩子越来越看不透了。”

“可能是和你谈谈对我这次讲座的感受吧，我是故意让贾校长抽调她们班的。”

“哦？我说怎么回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哼着歌曲上的楼，见到我还冲我做了一个小鬼脸，弄得我一下午忐忑不安的。那你讲的是什么内容，从瑶瑶的信中看出，你和她们站在一起了，说什么你鼓励他们大胆地去爱。我真的更有点担心了。老师别怕你见怪啊，本来学习成绩就眼瞅着下降，如果你再鼓励她们去谈情说爱，那……那……我也说不好，我只是和其他孩子的家长一样，有些担心罢了。”

瑶瑶妈妈有点难为情，她的意思我很明白，她一定想问，你为什么不讲一些提高孩子学习成绩的道理，为什么鼓励他们谈恋爱呢？这不整反了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希望我给她们讲一些提高学习成绩的方法。我何尝不想啊，可是瑶瑶的问题是什么？你还没看明白？说白了她早恋了，于是你就认为，是早恋导致了她学习成绩的下降，对吧？”

“难道不对吗？我能看出来，她就是在那个时期成绩下滑的。”

“可是你错了，不是早恋导致的成绩下滑，而是她对早恋的态度。这个态度的形成首先取决于你的态度，因为多数家长是不同意或严格制止孩子早恋的，于是当孩子产生了正常的想法，首先想到的是你们的态度。你们的压制导致了他们内心的矛盾——是爱还是不爱。爱就要受到惩罚，不爱又非常难受，因为爱这个东西越压抑就越反弹。你我都是过来人，是否自己的初恋就真的忘干净了？孩子在爱与不爱这个漩涡中纠结挣扎着，无端消耗了过多的能量，试想还有精力去学习吗？”

“可是，事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放任了孩子，那还不像放虎归山一样，不更难管理了？”

“这正好说明家长信心的丧失。你为什么就那么不相信孩子呢？为什么就认为孩子会变成坏孩子呢？不信你仔细琢磨，如果家长老是认为孩子是坏孩子，结果孩子就真会成了坏孩子；如果家长一直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优秀的，那孩子就会真的成了优秀的孩子；你再环顾一下你的周围，如果父母整天对孩子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孩子呢？会成为什么？如果父母每天都把自己的孩子当宝贝当朋友，能相互交流促膝谈心，那他的孩子又会成为什么？这样的例子应该说举不胜举吧。”

“还真是的，邻居老刘整天打孩子，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可是他家的小猛子和小混混们在一起了，气得他妈寻死觅活的。”

“所以家长和孩子的相互信任太重要了，不但与孩子，和朋友同事之间不也一样吗？给你讲个故事吧，战争时期一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连长，屡战屡败，没办法，他向上级请求调离岗位，可是每次首长都是拍拍他的肩膀说，相信他下一仗会打好的。于是奇迹出现了，最后这位连长成了骁勇善战的将军，后来有人问他常胜的秘诀，他回答说，谁让首长这么信任咱来。所以，信任是促使一个人进步的最大动力，如果你连孩子都不信任了，她还有进步的可能吗？”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相信孩子的判断力和自控力，这是必须做到的。孩子想与你谈谈，不要躲避，首先你得向孩子承认错误——请相信只要你承认错误了，孩子是不会继续追究的——再就是照顾好她的生活，别的就不要继续干涉了。”

“好的，我听老师的，毕竟你比我懂得多。”

那次讲座的成功让我在一段时间内沉浸在沾沾自喜中，眼前老是出现同学们起立鼓掌的画面，于是我想这还是抽调的初中班，高中呢？大学呢？是否还会受到热捧，是否还会掌声如潮呢？总想这次讲座后是否还会受到学校的邀请，去给同学们演讲呢？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太乐观了。

信心百倍的我试着与贾校长通了电话，表面上是咨询上次讲座的效果，真实用意是想借助那次东风再连着举办几场，一来普及心理知识，二来也为自己做个广告，这应该是利己利人的事，可贾校长嘻嘻哈哈地表示了感谢，再也不提讲座的事。于是我旁敲侧击地提了一句，没想到贾校长说出了实情。

“老弟啊，你的讲座的确在整个学校掀起了一阵争论狂潮，不光同学们在议

论，大多数老师也在讨论你那个题目，褒贬不一啊。我明白，学生们肯定喜欢，但是老师们的意见就不一样，家长们更是提心吊胆，说你这是提闸放虎，后果不敢设想啊。”

“有那么严重吗？那你认为呢？”

“我当然说好了，但我毕竟不是心理师啊，我不懂潜意识中孩子的思想，但是学校要求的是成绩，只要成绩上去了，什么事都好办。”

“我们的目标不矛盾吧？”

“我知道不矛盾，可是你绕的圈子太远了，比方说啊，有的学生因为早恋而耽误了学习，家长的意见很明确，让老师狠狠训一顿，让他们死了这个念头，把精力转移到学习上，不就得了。可是你这种‘曲线救国’的路子太绕了，一般人不好理解。”

“是的，心理学与学校还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我们注重的是学生们的心理健康，你们注重的是学习成绩，当然都没有错，但是次序有点不同。”

“我明白老弟的意思，上面也是这么要求的，我们也高调地这样宣传，可是家长怎么想？学校凭什么立足？如果成绩上不去，学校的招生甚至生存都是问题。我们的教育还不同于国外，如果放开了，责任没有人敢承担。”

草草地挂了电话，贾校长的话让我再次陷入沉思。我只不过是宣扬了一种理念，转了一个很小的弯儿，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帮学生们找了一条捷径，可是在家长和学校的眼里，这是在做无用功，甚至是纵容学生谈恋爱。贾校长的话无疑是泼了我一头冷水，如果家长和学校仍然抱着这种态度，那我真的替学生们感到悲哀了。

瑶瑶妈妈再次来到咨询室，向我汇报了孩子的近况。一进门我就读到了积极的信息：对方一直阴云密布的脸上有了晴天的迹象。

“晚上孩子郑重其事地提出和我谈谈。起初我很担心，认为她会兴师问罪，可见她笑嘻嘻的，不像要发脾气的样子，于是就放心地坐下来。这是生平第一次在她面前这样局促，弄得我跟小偷似的。”瑶瑶妈妈首先开了腔。

“哦，谈的什么？”

“开始的时候，她问我是怎么和你认识的，我说是通过朋友介绍的，她说你真的应该早去看看心理师，本来是你的问题，差点成了我的错误，要不是听骆老师的讲座，自己还蒙在鼓里。”

“那你认为孩子的话对吗？”

“开始的时候我不这样认为，一个小屁孩懂什么，可是听着听着发现孩子说得很有道理，于是自己就慢慢地发生了些变化。”

“哪些话你感觉有道理？”

“她说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最幸福的体会，如果不知道去喜欢一个人，那人的情商就有问题，但是喜欢一个人必须有喜欢的资格，你喜欢人家身上的优秀品质，可是人家又喜欢你什么呢？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你喜欢人家人家就喜欢你吧。所以说，要想得到一个人的爱，就必须把自己武装起来，首先是把学习成绩搞上去，得让人家看得起自己，然后再说别的。”

“这孩子进步很快啊。”

“就是的，这段时间我发现她制订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就纳闷，你到底怎么讲的，这在以前我是不敢想的。”

“没什么，我讲的内容孩子基本上都说了，就是那些，其实我们的目标并不矛盾，都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心智，能更好地适应时下的学习和生活，可能我讲得有点绕吧，很多家长不好理解，但我的工作是要看效果的，否则都是白说。”

“可是有一个问题还得请教你，如果孩子真的恋爱了，即使不影响学习，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啊？”

“你的意思是？”

“哦，我的意思是，孩子太小了，如果不慎对身体造成伤害，是不是还会影响她以后的生活。”

“你和孩子谈过生理方面的常识吗？”

“没有，我怎么好意思说这些，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家长们总是犯几乎同样的错误，本来很正常的事非要搞得神神秘秘，像见不得人一样。女孩来了初潮就等于长大成人了，就具备了当母亲的资格，但是，正像你所说，过早地接触性生活也不是好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健康，国外学校有这方面的启蒙教育，国内好像羞于讲这些东西，只是让孩子们自己琢磨。大人的遮遮掩掩会让孩子产生极大的好奇心，正常的渠道得不到解释，于是他们就会通过其他渠道探索。现在的信息平台太多，电视网络报纸杂志，都能找到需要的东西，但孩子们的过滤功能不健全，如果看到了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很难保证不去实践。如今中国的高校童男处女凤毛麟角，这说明了什么？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哦，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可就是不好意思去说。”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当然方式很多，可以选一个她能接受的，譬如说怀孕吧，可以跟她讲，如果少女怀孕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也可以找相关方面的书籍资料让她学学，相信能起到作用的。”

“好的，我试试看吧。”

“不要刻意地去做，要见机行事，假设孩子本来就没去做，你就不要主动地去说这些。你可以找几本相关书籍，放到她的卧室里，就可以了。”

近段时间接待了不少孩子早恋的家长，他们的问题如出一辙，基本上是瑶瑶妈妈的翻版。我一遍遍重复着那些内容，希望他们早一天醒悟。有趣的是里面竟然有几位老师，他们带着问题来找我，开始还是以辩论的架势，指出我讲座的一些“弊端”，最后都被我一一说服。有位家长问我为什么不继续讲下去了，我说大环境不允许。他们似懂非懂的，一定认为我在考虑经济账。

这天上班，门卫递给我一封信，我感到很奇怪——这年月用笔写信的已经很少了。拆开看了看落款，竟然是瑶瑶寄来的。

尊敬的骆老师你好：

恕我不能找你面谈，我对你的咨询室有一些抵触，不太愿意去找你，很想请你喝咖啡，但兜里没钱，于是下决心给你写这封信，你要耐着性子看完哟。

我的爸爸是一名铁路工程师，常年在外面工作，记忆中就是妈妈带着我长大的。小时候院里的小男孩们都欺负我，妈妈就去找人家问罪，好像和几个阿姨搞得很僵。那时候我就想，如果爸爸在我身边陪着我多好，或者像蓓蓓那样有一个大哥哥保护着，谁还敢欺负她。可是似乎总见不到爸爸，于是就有些怨恨他，于是就莫名其妙地害怕，晚上睡觉总是嘱咐妈妈把门关好。慢慢长大后，这种不安全的感觉越来越严重，总想找一位大哥哥样的人保护自己，就在这时候，一个男人闯进了我心里。说实在的，开始我很害怕，也不知道害怕什么，可是一看到他我就有了安全感。有一次上体育课，我们女生在练习跳远，轮到我跳的时候忽然就趴在了沙坑里，男生们在一边起哄大笑，弄得我非常难堪，这时候他狠狠地把他们训了一顿。当时我非常感激，看到他浑身肌肉发达，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在我身上膨胀，于是就悄悄地喜欢上了他。可能在他眼里，或许我还是一个小孩，根本不懂什么爱不爱的。我也不知

道那种感觉是不是爱，可是他的影子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晃悠，赶也赶不走。有一次做梦，竟然梦到和他那个……当时真的非常兴奋。以后无论上什么课都很难集中精力，老是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知道是我不好，我不该这么小就想这样的事；我知道妈妈知道后肯定会生气的，于是我就使劲压抑着，别想，别想，如果想那样的事就是肮脏的，就是无耻下流的，可真的很奇怪，越告诫自己不去想，可越是忘不了。于是我就写日记，把自己想的东西都写在日记里，也不知道就有那么多话想说、想写，原来的语文成绩一般，尤其是作文更是马马虎虎，可是近期的几篇作文竟被老师当范文读——老师说我的作文有了很大进步，还在班上表扬了我，让几位同学跟我借鉴写作文的技巧。嘿嘿。

上次妈妈偷看我的日记，我很生气，发誓一段时间之内不理她了，可是我发现妈妈也好像犯了错一样，对我处处陪着小心，于是心也就软了点，但我不会原谅她的，因为她不懂尊重别人的隐私。上一次偶然听了你的讲座，就好像专门给我讲的一样，别看我表面上心不在焉，可你的每一句话都记在了心里。你对我们的肯定真的出乎意料，不像别的老师老说一些大道理，于是我忽然明白了，爱一个人没错，关键是怎么去爱，“如果让对方也爱你，你就必须做出成绩来让他看得起你”，就这句话让我认清了方向。我忽然也不恨妈妈了，那晚我和妈妈谈了很多，并向她保证，我会努力学习，不辜负大人的希望的。

最后，我思忖再三，还想请教您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我喜欢的这个人是我的一个体育老师——很可能是我的单相思——不知道老师您对这样的事情怎么看，我做得对吗？是否应该斩断这个念头呢？希望教诲。

注：若能回信，请发我的电子邮箱。

瑶瑶

2010 年 6 月 24 日

现在用纸笔写信的人很少，这就说明她对这封信的重视。信的内容起码证明，我那次讲座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一个初二的学生，能理解到这种程度实属不易，至于她提出的问题，我决定郑重作答。于是登录邮箱打出以下内容。

瑶瑶同学你好：

首先感谢你理解了我的讲座内容，这对于你这么小的学生来说，真的很难。这说明瑶瑶是一个非常聪明且理解能力很强的学生，这是你提高学习成绩的基础，希望珍惜。

你在信中提到了恋爱的问题，你能坦率地说出来很好，这说明你对爱已经不再回避，这也是我很佩服你的地方。你说你喜欢你的体育老师，这也很正常，因为爱没有界限，法律上也没有规定多大的女生需要找多大的男生，是不是？可是——请允许我用一个转折词——这里面有几个因素你必须考虑：一是你喜欢他，他喜欢你吗？从你的表述判断，他可能不很在意；二是他有没有女朋友，如果他正处在恋爱中，你的出现就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三是假设上面的两条都不成立，那么以后怎么办？有时候年龄和身份的差距很难弥补，因为代价太大，很多都不了了之。

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理解得比较肤浅，年轻人把爱情比作浪漫旅程，这没错，可我们毕竟生活在世俗里，我们的生活不是琼瑶阿姨的小说。有的历尽千辛万苦有了结果，可往往不是自己最初所期望的，所以爱需要激情，需要浪漫，同时也需要条件和环境来支撑。

爱和被爱都是幸福的，要想把这种幸福感觉持续下去，最好把它转换成一种动力，这种动力会促使你走向成功。当你品尝成功喜悦的时候，就是爱给你的最好回报——因为你爱的人也最希望你成功。可能有点绕，你仔细领会。

再就是希望你能理解妈妈的行为，不管有什么理由，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情绪中，都不要把自己心里的垃圾倒在妈妈身上。妈妈的隐忍不能成为你发泄的理由。也许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甘心去兜住你倒过来的脏东西，那就是妈妈，一个你最不应该伤害的人。

好了，就此搁笔，开心进步。

骆成

把信件发出，我心里像放下一块石头。

第二天打开邮箱查看信件，忽然多出十几封未读邮件，绝大多数发自陌生人。于是一一阅读。第一封是瑶瑶的回信，内容说回信拜读，又说把我的网站地

址发给了她的一个叫“青春无羁”的群，并以群主的身份要求他们浏览拜读我的文章。于是我就收到了这么多来信。

在这些还透着稚嫩童趣的字里行间，我窥到了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孩子们困惑了，他们的困惑并不像大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的思索有的已经超越了成人的世界，他们已经以主人翁的身份去审视这个世界；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想抗争想争辩，希望自己能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他们不需要羁绊，他们需要迈着轻松的脚步去实践。这才是孩子们的心声。可是我们这些看似老成的社会人又给了他们什么?

瑶瑶的咨询从此中断，很长时间没有了她的消息，只是在翻阅我的咨询文档时，偶尔还能看到那些简短的记录。

人的记忆真的像一本书，前一页的内容很快就会被后一页覆盖，如果不特意寻找，很可能会永远成为过去。随着咨询档案的一点点加厚，下面的内容真的无暇顾及了，只是偶尔整理档案，还会看到那一个个曾经熟悉的名字，还会回忆起故事的点点滴滴。

一年后，热议的高考结束后，备受关注的中考又开始了。会考前夕，接到不少考前调整的案例，无非是考前焦虑症啥的，忽然又想起了瑶瑶——这个一年多没有联系的学生。出于好奇和关心，我拨打了瑶瑶妈妈的手机，竟然停机。后来通过校方联系得知，瑶瑶一家迁往南方的一个城市，后事不详。

档案十　恐婚的刺猬

我看了看《来访者协议书》上的登记，肯定他们是一对恋人。

小鹏和小敏谁也不主动说话，能看出来是闹了别扭正在怄气。两个人扭着头谁也不看谁，室内的气氛显得挺紧张。

“是不是拌嘴了，我能帮你们做点什么吗？”我打破了沉寂。

“老师，你还是让她先说吧，这事儿都是她引起的。”小鹏指着侧面的小敏开了腔。

“什么是我引起的！你还要脸不？！你怎么恶人先告状呢？”小敏猛地转过身，口气有点冲。

“哎！我希望你们两个能清醒，这里不是居委会，这是咨询室。如果你俩是来吵嘴的，那就找错地方了。”我及时压制了两位的情绪。

“我知道这里是咨询室，也知道您是心理师，我就是想找一个能主持公道的人，给我们评评理，到底是谁错了。”小敏有点激动，白净的脸上有点泛红。

“我还是能主持公道的，可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内部的矛盾很难分清孰是孰非，那也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我摊摊手，表示无能为力。

“那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吧？”小敏情绪激动，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我最见不得女孩子流泪，心一下子软了下来：既然人家来了，既然人家付了费，总得把时间用完吧。

“好的，你说说吧。”我把话语权交给流泪的小敏。

“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快三年了，工作也都不错，前段时间我们领了结婚证正在筹办婚礼，可是他竟然背着我做那样的事儿，你说我能不寒心吗？”小

敏很伤心地抽泣着。

“我做什么事儿了？怎么什么话到了你嘴里就变味了？”小鹏有点沉不住气了，反问了一句。

“你以为做得很隐蔽是吧？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还用别人给你戳穿吗？”小敏针锋相对，一点也不示弱。

“谁让你侵犯我的隐私了，让老师评评，侵犯别人的隐私是不是犯法？”小鹏忽然提高了嗓门。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心里没鬼，还害怕别人看吗？”

“凭什么你就怀疑我有事，不会把你自己的阴影投射到我身上了吧？有偷窥欲的人心理都阴暗，不信你问问老师。”

“如果心里没鬼，害怕什么？！换作是我，我就大胆地让你看！你敢吗？”

“我没你那么无聊，只有自己心里有鬼，才认为别人心里有鬼。哼！”

“那你为什么不敢让我检查呢？你说这是为什么？”

“切！我凭什么让你检查？你有什么资格检查？”

“如果是我，我就敢让你检查，因为我心里没鬼！我不害怕！”

“我害怕吗？我只是讨厌你这种疑神疑鬼偷偷摸摸的行为！把别人扒光衣服你才舒服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心态？龌龊！”

“心里有鬼才不敢光明磊落，藏着掖着的能有好事吗？”

“我就是不愿意被人时刻监视，换你你能自在吗？”

“我怎么不能，我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我害怕什么？”

“停！”我的头迅速膨胀，实在无法忍受这样针尖对麦芒的争吵。

争吵戛然而止，俩人气呼呼的谁也不再理谁。

“这样吧，每人5分钟的发言时间，轮着说，要不我实在听不出你们在说什么，好吗？”我在征求他们的意见。

“行。”

“可以。”

两人均表示同意。

“女士优先，小敏先说吧。”

“好。前几天我查看他的手机信息，忽然发现了几条那样的短信，那口气真的像情人，看着都肉麻。其实我早有察觉，知道他原来有个暗恋的女同学，一直藕断丝连，可是我没有抓到把柄，也就没说什么。这次好了，证据摆在那里，他就是死不承认，还倒打一耙说我侵犯他的隐私！老师你说同居两年，结婚证都领

了，怎么还存在隐私呢？如果不是我及时发现，后果又会是啥样子？！你说这能不让人寒心吗？都到这个时候了。”小敏胸脯一鼓一鼓的，脸涨红。

“好的，小鹏该你了。”我把发言权交给了几次想打断小敏说话的小鹏。

“老师，我们都读过大学，起码的与人相处的道理是应该明白的，像她这样武断地干涉别人的隐私，毫无道理地揣度别人的心思，并且凭自己的臆想编造出很多故事来，这还有起码的尊重和理解吗？如果一个人连起码的尊重都得不到，那他还会有安全感吗？”

“什么叫安全感？做了坏事的人才担心自身的安全，一个好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担心自己被别人诬陷呢？”

“你怎么就知道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了？假设你不往那方面想，会有这样的结论吗？以前我们不是相处得很好吗？为什么非要整出点事来，弄得大家都不愉快才罢休呢？你这不是成心地不往正路上走吗？”

“做都做了，你还能不让别人想吗？难道想想犯法吗？你可以管住自己不去做，你能管住别人怎么想吗？”

局面再一次陷入失控状态。

“停！暂停！”我作了一个暂停的手势，再次中止了这无休止的争吵。

“这样吧，我看你们都有一肚子话要说，我再次给你们延长叙述的时间，一个人先说，直到实在无话可说了，再换另一个人，好吗？我当裁判员。”

“行。”

“行。”

两人再次表示同意。

“还是女士优先吧，小敏你再继续。”

“我，我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反正还是那些话，我觉得不用再重复了吧。”小敏看着我，有点不好意思。

“可以重复，你不妨再重复一边刚才的话。我感觉到重复说一些话也很有意思的。”我饶有兴趣地盯着小敏，等她开口。

“唉，我不说了，再说就成唠叨了。”小敏冲我笑了笑。

“女人吗，哪有不唠叨的？！我喜欢听唠叨。请你继续。”我依旧执著地请小敏继续。

“老师，你别逼我了。反正就那些话，你应该听明白了。”小敏有点被逼上悬崖的感觉了。

“你不说了？你愿意把说话的权利给小鹏吗？”

“嗯，你让他说吧。”小敏终于松了一口气。

“好的。那你接着说，话语权给你了。”我面向小鹏。

“我也没啥好说的了，反正就是那些事儿，翻来覆去的我都有点崩溃了。”小鹏低着头，也不想继续。

“没事，女同志唠叨挺烦人，男同志不叫唠叨，叫据理力争，你可以继续说。”我继续动员小鹏。

“还是不说了吧，就那些事。”

“小敏说你和你女同学有些瓜葛，你不想解释吗？”

“我解释了N遍了，就那么点事，绝对没啥实质问题，再解释还是那些话，我也烦了。”

“这么说，你放弃话语权了？”

“嗯，我无话可说了。”

“这样吧，咱们缓和一下气氛，别弄得太紧张了，我的头都大了。行不行？”

“好的。”俩人表示同意。

“你俩分别给我画一张画吧，随便画，但必须是动物的内容，好吗？”我把两张打印纸和两支水笔递过去。

两人接过纸笔，有点摸不着头脑。

“随便画，画得好孬都没问题。开始吧。”

不到5分钟，小鹏先交卷了。我看了看画的内容，是一只老虎趴在山脚下，山上有一棵树，树上有一只小猴。——线条很粗，不仔细看，看不出啥动物来。

10分钟后，小敏交卷。内容是一只胖胖的北极熊坐在小屋的门口，背景是辽阔的海面。画得很细致，看上去有些美术功底。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举办婚礼？”我忽然问小鹏。

“下个月底，不到50天了。”小鹏对我的提问感到意外。

“准备得咋样了？”

“都差不多了吧，只等着下请帖了。”小敏回答。

“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愿意结婚呢？”

“嗯？”

“嗯？”

“老师你的意思是？”两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很突然。

“就是啊，你们的潜意识告诉我是这样的。能说说为什么吗？结婚是大事，不能勉强，更不能当儿戏。”

一时间，咨询室内彻底静了下来。

这次咨询就这么结束了，小敏和小鹏始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没再勉强，让他们回去考虑，下次若愿意来，再说。

80后，是时下比较热议的新词，也算是一种文化现象。80后有什么特点呢，相信很多人会把他们与自私两个字挂上钩。接待过不少这样的咨客，无论男女婚否，无论地位如何，自私似乎是他们生活的主色调。他们会为了一句话大打出手，会为了芝麻粒大小的事闹离婚。可他们变化得也快，今天还视若仇人，明天说不准又会钻进一个被窝——感情这东西，在他们之间好像特有弹性。小敏和小鹏的情况呢，表面看是为了一条短信，但据我观察，其实都是自私的性格把一些莫须有的“罪过”强塞给对方，导致了感情生活的危机。

稍微有点意外的是，一周后小鹏主动上门了。

“骆老师，上次你冷不丁地说出那句话，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假设你不说，我还真意识不到。其实冷静地想想，结婚还不是应付家里和外界的朋友们嘛。如果她老是这样，我敢断言，即便是结了婚，早晚也是离，真的很没劲。”

“哦？能具体说说你俩之间的事吗？我感觉不是一条短信那么简单。”

“是的，刚认识的时候，感觉她这个人除了有点任性外，没多少让人很讨厌的缺点——当然，我身上也有些问题。可是慢慢地发现她太自私了，竟然把我当成了私有物品，开始感觉是亲密，可慢慢地受不了了，总之，憋得难受。”

“老师，允许我点支烟吧，我知道你这里不允许的，嘿嘿。”看来小鹏烟瘾不小。

“说说她的自私吧，怎么个自私法。”

“你想想啊，这还没结婚呢，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管了起来，不怕你笑话，我一个月三千多元的工资，可是身上经常一文不名，经常在朋友面前闹笑话，‘妻管严’的帽子已经提前戴上了。”小鹏深深吸了一口烟，有点无奈。

“就为这事儿？”

“不不，要是单纯的这事我也就认了，如果把钱搁我身上，说不定就‘月光’了。还有就是，她几乎不让我和任何女孩接触，一旦发现有情况，晚上就像审贼一样，每晚都会偷袭我的手机。如果一旦发现有她认为有嫌疑的短信，或是有陌生的通话记录，她一定要追查到底。如果她不满意你的解释，她就不会让你睡觉。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我一旦出差，只要有女的同行，她就会坚决不让我出门，三番五次地给经理打电话说我病了，为这领导对我很有成见。有一次，她忽

然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以为有什么急事儿，她说是路过上来看看——闹了半天还是查看我的聊天记录！如果不是有同事在场，我真会把她轰出去。”

“哦，真的是这样吗？”我对小鹏的话有点怀疑。

“我没必要对你撒谎，上次是她拉我来的，说我心理有问题。守着她我也没好意思说这些丢人的事。你看了我画的画说我本来就不打算结婚，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这可能是我的真实想法吧，可是我始终没敢说。”

“小鹏，小敏身上除了你说的这些缺点外，有没有让你喜欢的优点呢？”

“也不能说没有，她家的条件比较好，人很精明，会持家，就这些吧。”

“你的意思是，你忍受不了她对你的管束，让你感到喘不过气来，对吗？”

“对，当初她收缴财权的时候我也没有反驳，总以为女人管钱还是可以的，可是她三番五次地查看短信，捕风捉影地无事生非，这点很讨厌。”

“我套用小敏的一句话，如果你心里没鬼你还害怕检查吗？呵呵。”

“问题就麻烦在这里。如果发现一段稍微暧昧的短信——当然是她认为啊——一定会追查到底，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她会把电话打回去质问对方。弄得很多女同事和女性朋友都对我敬而远之了，她们和我开玩笑说，害怕我的小敏给她们破了相……唉。”

“如果找不到她认为有‘价值’的短信呢？”

“还是有问题啊！如果找不到了，她就会说你是不是都删除了？心里没鬼把短信都删掉干啥？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

“你俩可真有意思，整天就为这事吵吵？”

“谁说不是？筹备婚礼了，请帖给谁下不给谁下，又开始了争吵了，还不知道吵到啥时候算一站呢。”

“你对结交异性朋友怎么看？你有所谓的红颜知己吗？”

“不瞒你说，我在大学是文学社的社长，学校的文艺活动我也是骨干，那时候很多女同学就围着我，只不过都是谈论文学啥的，都傻傻的，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工作后我还是活跃分子，男男女女的朋友很多。”小鹏的脸微微泛红。

“有个别好的吗？我指的是异性之间的。”

“不能说没有，老师你也有吧，朋友之间应该不分性别吧？现在年轻人谁没有一个半个的知己，说没有的才是撒谎呢。”

“对，朋友当然不分性别，异性朋友有时会比同性朋友更加够哥们。”

“就是，老师也有同感吧。”小鹏似乎找到了知己。

“嗯，我不反对结交异性朋友。但无论什么朋友，分寸还是要把握的，这里

面有时机和时间的掌控，不然就会出问题。”

我停顿了一下，看到小鹏轻轻低下了头，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与小鹏的这次晤谈看似没啥收获，其实还是收集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事实证明，小敏的话并非全是空穴来风。

于是我决定主动找小敏谈谈，看看能否获得更多的信息。我拨通了小敏的手机，没等我说话，她就开腔了。

“骆老师，小鹏是不是找你去了？我就知道恶人先告状，他都说我什么了？猜也能猜出来，他不会说我好话的，是吧？”

“你对你的判断力这么有把握吗？”

“哼，我还不了解他？！”

“那你猜猜他会说你什么了？”

“其实他是为自己开脱罢了，用你们的话说是寻找心理平衡对吧，他干的那些事我都不愿意说，没想到他倒先去告状了，这叫什么人啊！”

“他都干什么事儿了？找什么心理平衡？”

“骆老师你也别瞒我，也别替他打圆场，如果不是他先告状，我真的懒得说。”

“那他会说你什么呢？我怎么没感觉出来呢？”

“不用猜，他一定说我两年前的那件事吧？其实有什么啊，那时候还没有和他确立关系，谁没有几个知己朋友啊。”

这个小敏啊，真的很过敏，我还没说啥呢，她自己就招了。我也不好说穿，索性就听她说下去吧。

“当时我们的关系已经很好了，也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是他家里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他也柔柔弱弱起来，一气之下我就把他踹了。可是他真的不错，虽然没有了那层关系，虽然他后来也很不情愿地又找了女朋友，可是我们还是当兄妹样走着……咋了？我们多纯洁啊！我从来都不背着人，只是后来他结婚了，彼此来往的就少了。不就是这些吗？小鹏不知道添了多少醋呢，是不是说我还偷着和对方见面，我偷着见面不是为了彼此都好吗？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如果让双方知道了，还不添枝加叶地演绎出多少故事来啊。”

“你们还来往吗？”

“很少了，但是偶尔的也会有，但很纯洁的，一点那意思都没有了，即使他有意，我也没啥感觉了。”

"可是小鹏说，你三番五次地检查他的手机短信——既然你也有类似的行为，为啥还把别人管得那么严呢？这不公平吧。"

"我说句话你别介意，因为你也是男性。骆老师你说，天底下有不吃腥的猫吗？"

"你的意思是？"

"是男人还不都这样啊？！如果不严加看管，这男人还不都疯了。他也别说我咋样啊，他不也让我堵着几次吗？"

"让你堵着？"

"对啊！当然，那很早了，可是我们已经有那意思了，可是他依旧背着我和他的女同学约会。有一次我无意跟踪着他，看到他进了一家咖啡馆，等了半小时我就进去了，结果就被我堵上了。"

"你看到什么了？"

"没看到啥啊。还能看到啥？还非要堵到床上才叫堵吗？"

"你没怎么着吧，呵呵。"

"我当然没说啥，当时我也没有资格说啥，只是说碰巧了。"

"后来呢？"

"后来渐渐确立了关系，我就对他约法三章了，坚决让他不能再与她来往，如被发现，后果自负。"

"那你感觉你的约法三章见效吗？"

"开始的时候有效，可是后来就不管用了，要不我能管他管得那么严吗？"

"那你在这方面起到以身示范的作用了？这约法三章是单向的吗？"

"嗯？骆老师我没听懂你的意思，你是说？"

"你这么聪明能听不懂我的意思吗？呵呵。我的意思是，你只是单向地约束小鹏吗？"

"也不全是的，因为我没错，本来就是他蠢蠢欲动的。"

"嘟嘟。"对方的手机忽然没了信号。

这是一个俗不可耐的故事，一个在时下再普遍不过的故事。忽然想起了一部忘记名字的外国电影，里面有这样一段情节印象很深。一对关系紧张的夫妻彼此冷淡着，连夫妻生活都懒得过，于是都想出去找找感觉。在一个假面舞会上，戴着面具的夫妻俩竟然彼此欣赏，借着酒劲和震耳的音乐，两人相拥而泣，直至发生了一次销魂的性关系。当两个人完事后摘掉面具时，不禁大吃一惊。

影片揭示的意义不言而喻，其实人们愿意接受的是那个带着面具的对方。整

日标榜坦诚相见的人，其实不愿意摘下面具。为什么？因为一个赤诚的人并不一定招人待见，这类似看孔雀的人都愿意看孔雀的屏，而没有人喜欢看它沾满粪蛋的屁股一样。

而类似小敏和小鹏这样的准夫妻关系呢，谁都希望对方摘下面具，把赤裸裸的一个人展示给自己，而自己却戴着面具。但当对方真的把面具摘掉时，还能接受那个“一丝不挂”的对方吗？于是双方都在这个矛盾中挣扎纠结，至于真理——这里面有真理存在吗？

剪不断理还乱，这才是感情生活的真实写照。

小敏的再次登门也在我意料之中，于是又发生了如下对话。

“其实小鹏并没有说你那些话，你为什么不打自招了呢？”

“他没说？真的没说么？”

“我没有必要撒谎，请你明白我的身份。”

“哦，老师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看得那么严，他还是收不住心呢？”

“我也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看得那么严？”

“不是都说了？看得这么严还蠢蠢欲动，不看的话还不疯了。”

“这么说，他的蠢蠢欲动与你看管得严不严没有必然关系吧？”

“也是这么回事。我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

“你知道欲擒故纵这个成语吗？”

“当然知道，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你再琢磨这句话，铁链能锁住一个人的手脚，能锁住一个人的心吗？”

“嗯，这个我明白。”

“那你再想想这句话，什么力量能让一个人脱去身上的衣裳呢？”

“阳光啊，风肯定不行。”

“这么说你什么都明白，可是为什么就不去做呢。”

“嗯？”

“我们再往深处分析，你的监督其实就像把一个人扒光了衣服站在马路上。试想，在你的浴室里安装一个摄像头，你乐意吗？人是有逆反心理的，这类似弹簧，你压得越狠，它反弹的力量就越大。不信你去观察一下人行道上的地面砖，只要有一条缝，野草就会从里面长出来，但你再仔细观察，那草的茎却是弯曲的。这就说明，你在这个地方压住了它，它一定会在另一个地方冒出来，但这冒出来的注定是畸形的。人又是有代偿心理的，如果你让他在一个方面受了损失，

他会千方百计地在另一方面补回来，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感情出轨的内在原因，不知你是否能明白。”

“那按你的意思是，随他去？”

“当然不能随他去，做什么事情都有度，其实人活着还不是寻找平衡的过程吗？其实平衡不好掌控，但总归能做到接近平衡吧？这就看你是一个聪明人还是糊涂人了。”

“你说的有道理。下次我还必须让他来听听。”

我不知道小敏听懂了多少，其实也懒得再往深处挖掘。晚上和妻子去公园散步，看到几个人在那个大八卦图上面赤脚行走，因为上面铺满的鹅卵石，可以起到足底按摩的功效，于是也光脚在上面行走。一边忍着疼一边观察脚下的图案，再一次揣度物极必反这个道理，走到白鱼的头上，马上就成黑鱼的尾巴了，来回转来回变来回循环。就像这婚姻，如果一方把它想得太完美了，把所有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对方身上，而结果呢，往往又会适得其反。

有位结婚的大姐曾问过我这么句话：“为什么我俩就不能平等？”我说什么是平等，她说她发誓自己绝对不会做出墙的事儿，可是他为啥就出去寻花问柳呢？我说你的意思是，只要你不去做的事，你就不允许别人做，对吗。她说是的，要不就不公平了。我说你不喜欢摄影，他喜欢，所以你就不让他出去搞创作吗？那你喜欢逛街，你要求他陪你吗？她说这个道理明白，可一到自己身上就转不过弯来，是否只有自己也出出墙找找平等呢？我说如果不想要婚姻了，不妨试试。

婚姻是什么？当然我还是会辩证地去看钱老的那句名言，如果我对小敏、小鹏这对还未结婚的恋人说，婚姻就是“搭伙过日子”，他们一定很难接受，可事实是，抱定这个信念的人差不多都会幸福。这等于降低了期望值，丈夫的一棵月季花，妻子的一件亲手织成的毛衣，也会换来不小的惊喜。就这么简单。可惜，很多人仍然趴在琼瑶的小说里，把恋爱和婚姻，把情人和妻子混淆在一起，真在一块过日子了，还奢望浪漫如初，可生活总是如白开水样乏味，于是他们失望了，开始了漫长的抱怨。“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到啥时候好像都不过时。

小敏和小鹏再次如约到来。

看上去小敏的情绪好了不少，脸上带着复杂的微笑；小鹏倒很自然，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怎么样，婚期越来越近了，着手准备了？”

“哦，还行，都是家里人忙活，我们还没觉出什么来。”小敏抢先回答。

“怎么样，这段时间还好吧。”

“还是那样吧，虽然过问得少了，但能看出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就这样了。”小鹏双臂交叉，还是无可奈何。

“哎哎！我可不是叫你来吵架的！我倒是希望今天守着骆老师，咱们把话都说开了，说开了不就没有误会了，你别耍态度。”小敏看小鹏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点来气。

“你以为我愿意吵架吗？现在一想到吵吵我就头大，在家吵够了，再抓我到这里来吵，还有完吗？”小鹏一点也不让步。

“我怎么和你说的？来之前你不是答应得好好的？！怎么一见骆老师你就来劲了？！”小敏的嗓门渐渐增高，如不制止，一场嘴仗在所难免。

“这样吧，你俩不介意我录音吧？我想把咱们的谈话都录下来，当作资料保存，你俩有意见吗？”说着我从抽屉里取出录音笔，假装打开开关放在桌子上。

俩人的争执再一次戛然而止。我也不说话，继续等他俩吵吵。

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他们谁也不说话了。看来这招真的管用。

“好的，你俩不说，我说了。这样吧，我们还是做个游戏吧……你们乐意吗？做游戏总比吵架好玩，是不是？”俩人看看我，不置可否。

“好，既然你们不反对，咱就做第一个游戏，请听我的指挥，你们只要听我说话就是了。好吗？”

俩人表示同意，但依旧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请你俩闭上眼睛，做三次深呼吸。然后请想象一幅画面，这幅画面是在你们家的客厅里，好好想想你们家客厅的布局，沙发、电视、酒柜、茶几、吊灯，都在什么地方，等这幅画面清晰后点头示意我。”

两个人几乎同时点了点头。

“很好，然后请小鹏想象，你的身体越来越轻，慢慢地飘到了客厅的天花板上，轻轻地落在了吊灯上面。现在请你俯视你的客厅，俯视你客厅里所有的东西，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妻子小敏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你仔细看着她，从头到脚地看着她，看着她平静的脸，漂亮的眼睛，看着她正在被电视节目故事里的情节打动。她在轻轻地擦拭着眼角的泪水……原来你的妻子是这样一位温柔善良的姑娘，她的心是细腻柔情的，她一定与电视里面的一个人有了共鸣。请你好好端详你的妻子，然后请你飘到厨房，想象你的妻子正在厨房里给你做饭。你端详着她的背影，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想象她被油烟呛得直咳嗽，想象一下，妻子把几碟可口的饭菜端到餐桌上。坐在餐桌旁的她一边看表一边等你回来。这时候你敲

门进来，看到温顺的妻子和可口的饭菜。”

我一边引导一边观察俩人表情的变化，只见他们渐渐地放松下来，脸上慢慢有了红晕，后来小敏的眼睛里竟然滴下了两滴眼泪。

“现在请小敏想象。想象你的身子慢慢飘了起来，想象你像一只蝴蝶一样落在客厅的吊灯上面。请你看看清楚你的客厅，你客厅里的所有东西。请你再想象，小鹏坐在沙发里，你就依偎在他的怀里，他会把一个削好的苹果送到你的嘴边，你轻轻地咬了一口，然后又把苹果送到他的嘴边。客厅里有缓缓的音乐想起，是理查德弹奏的《致爱丽丝》。你们沉浸在音乐的河流中，重温着你们初恋的故事。此时的家是那样地温馨浪漫惬意安全。也许会在明年，你们的小宝宝就会坐在你们身边，咿咿呀呀地喊你们‘爸爸’、‘妈妈’。你愿意破坏这样的气氛吗？”

我一点点放慢语速，像朗诵诗歌一样。这时候我发现两个人都落泪了。

沉静，沉静。

我停止了说话，让他俩充分地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

5分钟过去了，我把两人唤回现实。我发现他们再也没有了刚才的怒气。小敏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而小鹏却一直低着头，像在沉思什么。

“我们的游戏还没有结束，你俩还要陪我继续玩下去。”我决定乘胜追击。

“小敏，请你站起来，走到小鹏的面前。你们都不要说什么话，谁也不许吱声。”我对小敏下达了指令。小敏疑惑地站起来，走到小鹏的前面，侧头看看我。

“很好，小敏你现在用你惯用的动作，伸出右手的食指，指着小鹏的额头。”

只见小鹏抬起头看着小敏，眼神很复杂。

“你只管指着他，什么话都不要说。小鹏你看着小敏，看着她的指头，好好体会现在的感觉。”

3分钟过去，只见小鹏非常不自在了，两只手不停地搓着藤椅的扶手，双脚微微颤抖。

“很好，现在换过来，小鹏指着小敏。”我对小鹏下达了指令。

能看出来其实他们已经不想去做了，但迫于我的威严，只好调换位置，继续游戏。

5分钟过去，只见小敏额头有细微汗珠渗出，想笑但又笑不出来，很难堪。

“很好，游戏暂告一段落，请小鹏坐下。现在我请你们两位谈谈刚才的感觉。小鹏先说。”

“其实刚才我在反思，我在想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才导致了现在的状况。有

些地方是我的不对，我的脾气有点急，对她不很细心，很多方面的确不好。”小鹏回答很简短，但很真诚。

“小敏呢，谈谈你的感受和体会。”

“刚才他用手指指着我的额头，我真的很难受，非常不自在。这种被人指责的滋味不好受，于是我想，平时都是我指着他的额头，他一定也不会好受吧？如果一个人被另一个人长期地指责，是会发疯的。可能平时我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只顾及自己的情绪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也有责任。”小敏低着头，两只手使劲揉搓着挎包的背带。

“其实你们也不必过于自责，有些事情都是误会，如果把事情说开了，误会自然就会消除。再说了，人哪有不犯错误的，十全十美的事不存在，为什么艺术家把维纳斯的胳膊去掉啊——哎，问你俩一个事儿，你们多长时间没有拥抱对方了？”

“嘿嘿。”两人不自然地笑了笑，有些尴尬。

“好的，最后一个游戏，咱们先预习一下婚礼上的程序，小鹏拥抱一下你漂亮温柔的妻子，快点。”我不容反驳地下达了指令。

只见小鹏慢腾腾站起来，走到小敏面前，小敏也扭扭捏捏地站起来。

“快点，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在一边催促着。

一点点地，两个人终于拥抱在一起。

我不紧不慢地走出了咨询室，走到走廊的窗子前。残月就挂在东边的树梢上，有很多勤快的蛐蛐此起彼伏地鸣唱着，像是用歌咏比赛来迎接秋天的到来。

这天，我收到了一个特大号的请帖，拆开一看，原来是小鹏和小敏结婚的请帖。婚礼按原计划举办，我缓缓地舒了一口气。

婚礼现场，新郎新娘举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我恭恭敬敬地喝了三杯喜酒。小敏说：“骆老师，请你送给我们一句祝福的话吧。”

“两只小刺猬在冬天相拥取暖的时候，一定要留出合适的距离，要不然会刺伤对方的。”

“我们记下了。”他们两个人会心一笑。

档案十一　处女情结

小孟犹犹豫豫地走进咨询室，看上去还算整齐，花衬衣牛仔裤，短发白静脸庞，举止得体谈吐文雅，不像电话里说的那么玄。

“你好，小孟，什么原因导致的失眠？”我把一杯矿泉水放在他面前。

“不光是失眠的问题，这段时间工作没精神，几个本应留住的客户又跑了，为此经理找我谈过几次话，我觉得再这样下去饭碗都难保。”

“你对你的工作还满意吧？”

“还行吧。我的专业对口，经理也很器重，这几年业绩不错，收入可以，算是顺风顺水吧。”

“你还没结婚，对象应该有了吧？”

“哦，算是有吧，呵呵。”

“怎么算是有呢？还未确定关系？”

“嗯，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小孟冲我笑笑，有点不知所措。

“那你什么时候认识的她？”

“大一吧。”

“一直谈着，还是中间有变故？”

“唉，咋说呢，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本以为就散伙了，可是偏偏又走在了一起。”（沉默）

“这应该是好事啊，和自己的初恋情人异地重逢，这可是人生四大喜中的两喜合并了，这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很有意义的事呀。”

“当然，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实很残酷。”

“什么残酷？”

“现在的她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她了。”

“人都是变化的。你能说现在的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这是哲学命题，人当然是会变化的，可对于接受方，总会有些顾虑的。”

“好，那先谈谈这顾虑来自何方？”

“说实话骆老师，我有点难为情，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我受过高等教育，也接触过艺术门类，本不应该那样想，可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三番五次地告诫自己，不要那样想，可是这想法真奇怪，越是想忘记就越是清晰。我很恨自己，其实不去想也就那么回事。”小孟有点焦躁，不断重复着端起水杯放下水杯的动作。

“那你能谈谈你的恋人吗？我希望得到真实的信息。”

“好，是这样的，我们是大一认识的，那时候算不上恋爱，可能是赶时髦吧，同学们出双入对的，我们也不想被落下。我是学装潢的，美术是基本功，她的身材不错，于是就邀请她做我的模特。一来二去地就有了感觉。有一次晚上在画室做功课，她来找我玩，于是我突发奇想，要给她画一幅素描。她很痛快地就答应了，画到很晚了，画室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不知道哪来的想法，忽然想画一幅人体，没想到她很利落地就脱掉了衣服。当时我非常紧张，我说画一个侧面就可以，可是画了一会，她忽然正面对着我，女孩发育良好的身体有一种魔力，饱满的乳房直刺我的双眼，还有那私密的部位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我使劲控制，告诉自己这是艺术，是艺术，但手已经不听使唤……就在这时，她缓缓起身走了过来。我所有的防御在瞬间崩塌。就在那间画室里，她把初夜给了我，用她的话说，那是一个永生难忘的夜晚。”小孟语速放慢，像回到了那个夜晚。

“后来呢？”

“自从有了第一次，我们便疯狂了。她说是给我创作的灵感。当时也的确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的学习成绩一路领先，专业更是出类拔萃，当时就有人出大价钱买我的画，我考虑到时机不成熟，一直没有出手。就这样，一直到毕业，我回到现在的城市，她去了南方的一家外企公司。”

“当时舍得分手吗？”

“当然不舍得，本来计划要到一个城市工作的，可她父母就这一个女儿，生生地拉了回去，说如果想保持关系，就让我去她那里工作。可是我去那里考察了一番，根本就没有对口的专业。于是约定好，我先回来创业，等到时机成熟了，就把她接过来。当时就这么想的。”

“看来你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

“对，这点我一直很自信，因为我不想把我最喜欢的专业给扔掉，只要稍加

努力，我会取得成功的。离开了喜欢的专业，我真不知道做什么好。这也是我俩暂时分手的原因吧。”

“哦，这么说，你毕业快3年了吧？业绩这么好，就没想到把她接过来结婚？”

“对，马上就3年了。我也不止一次地想尽快把她接过来，可是奇怪的是，我发现我们渐渐地没了那种感觉，可能新鲜劲过了吧。这边的房子还没着落，就算能过来，衣食住行都成问题，于是我们商量尽快地按揭买房。”小孟忽然中止了诉说，看着门口不知在想什么。

“你刚才说没有了那种感觉，什么意思？”

“哦，我指的是，不像大学时候的感觉了，刚开始的时候几乎隔几个星期我们就见面，可后来慢慢拉开了距离，到现在一年最多见三四次面吧。她可能嫌我的进度太慢，再就是过来后的安置也成问题，于是都心存芥蒂了吧。”

“你呢，你有变化吗？”

“不能说没有，这边的工作压力很大，也没那么多时间去考虑那问题。公司的小姑娘很多，也很开放，在一起玩耍的机会很多。她们都喜欢让我拍照画画，难免也会有几个暧昧的献殷勤，可是我一直没有越界。我知道心里一直装着我的初恋。”

“那你发现她有变化吗？”

“两年多了，我一直没有再去她住的城市，可是我好像隐隐地有些感觉，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吧，我发现她也不像从前了。”

“怎么不像从前了。”

“我说不出来，可能就是一种直觉吧。”

“于是？”

“于是我就有了新的打算，我找她在QQ上好好地谈了一次。我把异地恋的利害关系摆了一下，没想到她竟然没有反驳，就答应暂时分开一段试试，找找感觉，如果彼此忘不了再说，忘了的话，就顺其自然。当时我很难受，我只是试探性地说了说，没想到她竟然答应了。”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她也有点疲倦了。也好，当时虽然难受，但却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

“这么说，你也很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可能吧，反正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工作要做，生活要继续。”

“后来呢？”

“后来就渐渐失去了联系，偶尔在网上见一面，也都心不在焉了。”

“分手后的感情生活呢？”

“很快地又确立了一个目标——因为我感觉到和她已经不太可能了——发展很快，很快就有了性接触，只是我有点失望。”

“我知道你失望的原因。”

“老师你是过来人，你当然明白了，就是没了那种感觉，不能说不受用，可总感觉像是喝了别人剩下的瓶装水，老是感觉味道不对。”

“看来你很重视那个问题。”

“对，我知道这是处女情结，与家庭有关系，看过不少心理方面的书，一直想摆脱这种想法，但收效甚微。”

“那你咋办？”

“我也没办法，男女都有性的需求，只是有那种想法后，就不想谈结婚的事。但恋爱总是要结婚的，即使你不说，人家也会想，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儿。慢慢地对方发现我目的不纯，就很恼火地远离了我。可是我身边不缺女孩，她们像走马灯一样满足着我的性欲，但我事先总会说明白，性是性，结婚是结婚，两者要撇清楚，后来可能就只剩下发泄了。”

“那么你就没想到结婚吗？”

“想过，但总感觉她们都不是目标。”

“你说的目标指的什么？模样？工作？家庭？”

“好像都不是。我也说不好。”

“你说的目标是处女。”

“嗯？”小孟猛地抬头看着我。

“对啊，对于一个女孩，你不在乎她模样、工作、家庭，还在乎啥？”

“老师，你可能说得对，我不好辩白。”

“那么说你所谓的苦恼就来源于这里吗？”

“要是这样就好了，问题的关键是，她又来到了我身边，但她已经不是原来的她了。”

“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也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儿，本以为慢慢地就淡忘了，时间长了就彻底断了。可是她却像空降一样来到我的身边，虽然措手不及，但我还是兴奋和高兴。原来她的一位堂叔调到我们这个城市当市委秘书了，但主要是她在那边一直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经过一番争吵，最后她父母审时度势地随了孩子的心愿——先让堂叔给她安排好工作，等我们结婚后，时机成熟了，他们再搬过来常住。就这么回事。”小孟摊摊手，表示再无须解释。

“这不很好吗？你所有的担心这不都不存在了？你应该庆幸才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毕竟初恋是最值得回忆和珍惜的，我们几乎又掉进爱河了。”

“几乎？啥意思？”

“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一天晚上，她说要告诉我一个秘密，我也没多想什么。可就是这个秘密，让我陷入了极端的矛盾中。”

“可以说说这秘密吗？”

“可以，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忠诚吧，她把她在那边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我。她曾经结识过一个男人，俩人发生了关系，并且怀孕堕胎，本打算就和他成家过日子了，没想到事情有了转机——知道可以和我继续在一起后，她毫不犹豫地把那个男人甩了。她说这事儿的时候好像没有感到太多的难为情，反而有一种胜利后的自豪。”

“那当时你咋想的？”

“那种感觉不好形容，真的很难找到合适的词，反正我蒙了一会。她或许看出了我的情绪，说只要能和我在一起，她做什么都甘心，还说初夜给了我，剩下的就不那么重要了。当时我想，是啊，在这几年里，我自己也找过好几个，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她为我守身如玉呢？可每次做爱，我都感到不舒服，有时候借故作罢。可感觉到我们结婚已成定局，真的没有任何理由和她分手。可这样的感觉又赶不走。现在还没结婚，如果成家后这种感觉越来越浓，会不会影响夫妻感情，会不会做出对不起人家的事呢。所以这个在别人眼里看似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却给我带来了无尽烦恼。我又不能表现出来，于是就出现了那些感觉，失眠，愣神，心不在焉，几个大的装修项目因为我的失误而泡汤。”

“那你打算怎么办？有没有想过什么办法，彻底摆脱呢？”

“谈何容易啊老师，为此我买心理方面的书籍，也咨询过几个心理师，说的都有道理，但丝毫不起作用。现在不但工作做不好，就连性生活都有障碍了，她怀疑我在外面不安分，已经对我产生了不信任，于是我就找各种理由解释，但总不能实话实说吧，如果把真话抖出来，还不把她伤透了，那我不真成混蛋了。”

可以说小孟的经历有点戏剧色彩，如果按常人的理解，或许不是什么大事儿，毕竟现在不是几十年前，年轻人的性观念已发生了颠覆性转变。小孟女友的真情表白在别人眼里或许是忠诚的表现，可是小孟却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他认为把初夜权奉献给自己的女孩是不能再成为别人“床上用品”的，于是他一再声称她已经不是原来的她了。他无法接受这种真诚，他宁愿她欺骗他一辈子，也不愿意看到一个“不完整”的她。但小孟还算是一个恋旧和负责的人，他没有任何理由把她拒之门外，其实内心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妻子。内心的不接受和意识

层面的必须接受形成了矛盾，矛盾内化成了情绪，情绪形成了能量，在潜意识中这种能量就像一股热带风暴，搅得他不得安宁了。

小孟说找过几位心理师，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但看来效果不很理想，于是我脑子里也在搜寻处理方法：挖掘潜意识？纠正认知？系统脱敏？但直觉告诉我若单纯采取一种措施，很难收到成效。于是我也陷入了沉思。

晚上看央视四套的《国际艺苑》，播放国外的魔术表演，只见魔术师把一个大活人放进一个大黑箱子，一眨眼的工夫，箱子里就没人了，而那个美女竟然出现在很高的一个吊台上，惊叹魔术师手法的同时，我在思索，魔术毕竟是骗人的，只不过这骗术滴水不漏，让人找不到破绽罢了，那么心理师呢，是否也能把一个人分离开，让自己和别人各得其所呢？按说可以，可是怎么实现呢？

我决定找小孟的女友谈谈，以便了解更多的实情。

小孟的女友按时赴约。

一个非常标致的南方姑娘，细嫩的皮肤，很棒的身材，一副红边的眼镜更让她显出几分斯文。

“是小陶吧，感谢你按时赴约。”我客气地让了座（从小孟那里知道她姓陶）。

“哦，谢谢您老师，给您添麻烦了。”小陶的普通话很悦耳。

“今天请你来，你知道原因吧？”我试探了一句。

“多少知道点，但也不了解多少，小孟让我过来，说你有事要和我谈谈。”

“是的，你知道小孟最近的状况吗？”

“虽然他不说，但我还是有所发觉。他老是魂不守舍的，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我曾问他发生了什么，可他总是答非所问的。我能觉察到他的变化。”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有变化的？”

“我们的过去他一定给你说了，我们在两地，交往不方便，最近我才来这个地方工作的。本想重拾旧好——毕竟我们相识相爱了6年，说忘记很难——可是我发现他没有了往日的激情。那晚上我和他谈了一些我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可是他好像有点不高兴，我感觉我们之间不该隐瞒的，是不是？再说了我也不计较他这几年的所作所为。”

“那么你认为他的变化就这一个原因吗？”

“嗯，别的没啥吧。”

“你们的关系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临时租了一套小房子，先住着呗。我们已经支付了首款，估计明年五一前后就可以住进新房了。”

“你不为小孟的状态担心吗？”

“很担心的。我几次想和他好好交流，可他总是躲躲闪闪的，我也没办法。”

“你说得对，小孟的问题还是出在你身上。你的那段恋情正是他不能接受的，但是他的确很喜欢你，也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爱，才让他产生了矛盾。也许你不该太坦诚了，呵呵。”

话音未落，只见小陶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哗哗落了下来。我赶紧递过纸巾。

“你也别太难过了，其实他对你的爱一直没变，也可能是观念不同吧，才导致了他现在的状态。”

“骆老师，当初我们相恋的时候，我曾发过誓言，这辈子一定要对他忠诚的，即使犯了错误，相互之间也不隐瞒，中间那段时间我们越走越远了，我一度相信再也不会走到一起了，空虚的我急需找一段感情来弥补，于是就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可是你也知道，我的初夜早已给了他。”

“我理解你们当时的处境，按说这不是错误，即便是错误，也是应该值得原谅的，也可能他太爱你了，所以容不得你有半点瑕疵。”

“嗯，我理解男人的心思，可是事已至此，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我相信我们的感情基础还是很好的。”

“那么你想帮助他走出困境吗？当然，你也需要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当然，我真的想为他做点什么，来减轻我的罪责。”

“你言重了，不是什么罪责，现在需要你协助我，帮助小孟走出阴影，我们这是在帮助她，而不需要你承担什么罪责。”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怎么帮他呢？”

“到时候你尽管听我的吩咐就是了。”

一周后，我把小孟和小陶一同约到了咨询室，开始实施我的治疗计划。

首先我把小陶请到了治疗室，让她躺在了完全放平的躺椅上，脸上盖上一块花手帕。我说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动，直到我允许你站起来为止。

一切就绪后，我把小孟叫到了治疗室。我故意把室内的光线调得很暗。说实话，小陶躺在那里我都有点于心不忍，那种感觉很凄凉。我让小孟站到离小陶双脚约两米远的地方。

“小孟，你看到了什么？”我站在小孟的旁边开始了问话。

“看到了黑暗的治疗室，看到了她。”

“那你想象一下，她现在像什么状态。”

“我很恐怖，不敢说。”

“为什么说恐怖呢？”

“我想到了她去世后的情景……老师我有点害怕。”

“没事的，我们在治疗，这不是现实。”

“嗯，我知道。”我看到小孟有点微微颤抖，眼角有了泪花。

“小孟，我想请你体会一下你现在的感觉，请你放开思路。”

小孟闭上眼睛，身体微微晃动。我在一边观察着室内的一切。

“小孟，如果你的小陶就这样躺在这里，你会怎样？”

“我会很难过。”

“为什么难过？”

“因为，因为她如果就这样了，我会非常内疚的，我对不起她。”

“你还爱她吗？”

“爱，当然爱了。”

“如果你在刚刚认识她的时候她就这样，你还会爱她吗？”

“也许不会吧。”

“对！你不会爱一个躺在床上的小陶的，不管这个人躺在这里多温柔多漂亮多贤惠，你都不会爱的，这当然不是你的错，换谁都会这样想。”

“嗯，是的。”小孟有点往后仰，我赶紧扶了他一把。

“那么现在请你想象，你到底爱她什么？”

“首先她很乖巧，很漂亮，也很懂事，很温柔。”

“就这些？”

“哦，就这些吧。”

“但是当小陶把她的第一次给你的时候，当你与她一起温柔的时候，你接受的是她的什么？”

“也是那些吧。”小孟有点站不住了，我索性让他坐在了椅子上。

“不对，你接受的是她的身体，她美丽的裸体，是不是？”

“哦，也许对吧……”

“可是，如果小陶就这样了，你还会那样地接受她那个裸体吗？”

“嗯……我不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而是你不好意思回答。你绝对不会了，对吗？”

“也许吧，老师我很难受。”小孟在椅子上扭动着，像是浑身发痒。

“这么说，如果给你一个这样的小陶，你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对吗？”

“对吧……可能……”小孟的脸上不但挂着泪，而且有了汗水。

“那么你到底爱她什么？”

“现在我眼前出现了她的音容笑貌，我当然爱那个活力十足、温柔大方的小陶了。”

“现在我把小陶分开了，我把她分成了精神上的她和裸体的她，现在精神的她就在你脑子里，而裸体的她就在你面前躺着，如果非让你选择，那你选择什么？”

“当然是精神的她了，人没了精神，不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吗？！”

“那么你一定不喜欢这具行尸走肉了，是吗？”

“是的，绝对不喜欢。”

“但是你却很在乎啊，不是吗？”

“我不在乎啊。”

“你说你不在乎，但是你的行为却告诉我，你非常在乎那具行尸走肉的。不是吗？”

“我没有啊，没有，真的没有！老师你别逼我。”

“我没有逼你，但是你的确本末倒置了。”

“没有吧，真的没有。”已进入催眠状态的小孟依旧不肯接受潜意识中的自己。

“好了，你听我说，现在只不过是小陶的肉体犯了一点错误，也就是你一点都不在乎的那部分，可是你却接受不了，你这不是说谎吗？你说你爱的是精神层面的她，为什么你对她肉体——也就是你不在乎的那部分——耿耿于怀呢？你知道她都为你做了什么吗？她为了你只身一人跑到这里来，除了你她举目无亲，她甚至为了当年的那句承诺，坦诚地向你诉说了自己的过去，而你呢，却抓住那个肉体的她不放，完全忽略了精神层面的那个小陶，你替她考虑过吗？”

这一连串的问话像一把把铁锤，一锤锤砸向小孟的心头。只见他慢慢抽泣着，像在受刑般难受。我知道这些话已经触动了他，于是我决定停止问话，让他们彼此深入自己的潜意识，与自己好好对话。

（沉寂）

十几分钟过去，两个人已哭得不成样子。这是一种觉醒，一种大悟后的觉醒。

我轻轻走到小陶身边，示意这个已经哭成泪人的女孩坐起来。

“小孟，请你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看面前你的恋人。”我随手打开室内的顶灯。

只见小孟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已经坐起来的小陶。

“上前重新拥抱你温柔的恋人吧，她才是值得你这一辈子真心相爱的姑娘。”说完我起身走出治疗室。

结束了这次治疗，我回顾过程。虽然大学的处女已不多见，但步入婚姻的男孩在选择女孩的时候依然在意处女膜之有无。这很滑稽。

男人在女人的问题上似乎都是完美主义者，他们希望自己的女人忠贞不渝，即使自己在外面寻花问柳，也希望自己的女人守身如玉哪怕是独守空房守活寡。这真是悖论。

我一直在担心那次治疗的效果，因为这算是我的首创。人本来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虽然看到的是肉体的人，其实我们接受的是精神的人。譬如说，大凡男人都喜欢漂亮的女人，那么这漂亮应该属于肉体范畴，但如果只是长得漂亮而没有内在气质的支撑，这漂亮也是没有多少含金量的。可是拥有处女情结的男人们的确是在与女人的身体较劲，他们在为那层膜或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夜晚郁闷痛苦，而忽略了真正情感的存在。

我决定回访小孟。

“近一段时间怎样？有好转吗？”

“真的感谢老师的指点，回来后我们谈了整整一晚上，也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基本上达成了谅解，现在工作基本没问题，也不失眠了。”

“很好啊，这说明你顿悟了不少。”

“是的，你说得很对，我接受的是精神的她，不是那个肉体，我不该去较真儿。可是，可是我近段时间好像很害怕，总是出现她躺在你那里的样子。”

“哦？是吗？”

“是的，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也不敢和小陶说，我害怕你们笑话我。”

“害怕到什么程度？”

“我们在一起睡觉，一起睡着还好，一旦她先睡着了，我就想起来，就害怕。”

“那你怎么办？是不是又失眠了。”

“小陶见我睡不好，就搂着我哄着我睡，我很快就会睡着的。我真没出息。”

“这说明她是真的喜欢你，这是其一。我给你假设一下——只是假设，你别在意——假设小陶真的失去了生命，就像那天在治疗室那样，你想想会害怕吗？”

“不害怕，我只会痛苦伤心。”

“如果你再害怕，你就这样去想，如果你只是想马上和自己最亲爱的人分别了，你还有时间害怕吗？”

“哎？还真是的！我想也是，更何况她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魅力活力的人躺在那里。”

“对啊，她每时每刻都会等着你的温存，你是没有理由害怕的。更何况那天是我们商量好演的一出戏而已。”

“知道了老师，我会记住你的话的。”

档案十二　打捞穷二代愤青

偶然参加了一哥们的朋友组织的晚宴，入了席才发现众多宾客不认识，但只好硬着头皮应付。

有人请客，也看不出有什么“功利”色彩，于是大家畅所欲言喝得很高兴，可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有些例外，能看出来是强打精神。他的发言总是离不开政治，从中央政府到街道办事处、从高干到村官、不论国企外企私企，似乎都能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腐败。开始附和的人不少，但渐渐地都有些反感。

我属于外人，插言的机会不多，于是就像看戏，观察着每个人的反应。我那哥们算是有思想的，于是偶尔和对面那位争论上几句，于是渐渐地他俩的对话成了酒桌上的主流。

“我算是看透了，如今这年头是谁有本事谁贪。只要敢查，没有一个干净的。”几杯酒下肚后，对面似乎在做总结。

“也不能这么说，我认为多数干部还是好的，政府也实实在在的为民办事，一棍子打死不客观。”哥们在解释。

“你不上网吧，你看看现在网络上的讯息，哪天不抓出几个贪官来，这还是爆料出来的，那些还未曝光的呢，我们知道有多少吗？”对面显然听不进哥们的话。

“凡事也要看主流，我们也要看身边的变化，现在我们住着大房子，开着汽车，看看桌子上的菜肴，孩子们都能受到较好的教育，这点还是要肯定的。”

“是啊，你如果不占不贪，如果你是一个工人，咱先不说是下岗的，你干多少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工人们有几个开上汽车的？老百姓的孩子有多少拿着

录取通知书哭的？就说这肉菜吧，如果看看报道你还敢吃吗？”对面提高了嗓门，情绪有点激动。

“那你的意思是回到从前，像现在的朝鲜一样？”

“朝鲜咋了，人家的住房教育是国家福利，人们根本没有压力，这难道不算幸福吗？”

“你俩去电视上辩论吧，收视率一定不错。”眼看争论发展成争吵，另一位年长的及时叫停。

两位碰了一杯，似乎意犹未尽。

“哎，对了，我这位老大哥是很有名的心理咨询师，咱们不妨让他评论一下，大家说好不好？”哥们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

“行，好。”大家附和着。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清了清嗓子，往前挪了挪身子。“其实刚才你俩的争论挺能反映现实的，如果按意识流分派，你俩基本上能代表两派的主流观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立场不同，所持的观点就不同，这是哲学上的观点吧。刚才对面的老弟也提到了‘幸福’这个概念，幸福指数也是评价一个国家百姓生活的重要指标，我要说的是，什么是幸福，就我们每个人来讲，光有物质条件是不会幸福的，就像宋磊（哥们）刚才的观点，房子车子美味佳肴都有了，就能说明幸福吗？整天还房贷车贷的压力呢，担心吃到三聚氰胺地沟油的顾虑呢，孩子上学就业的焦虑呢，每天和上司和同事勾心斗角的消耗呢，等等吧，这些都让大多数人体会不到快乐和幸福。我们不妨反思，造成我们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是官府的腐败吗？是不法商贩的无良吗？是买不起房子车子的自卑吗？似乎都是，但似乎又都不是。”

“到底是什么？你小子快说啊，都等着呢。”宋磊见我端起水杯慢慢喝水，有点沉不住气。

“别着急，其实原因是自己的心态，你的心态没有摆正，就会心生抱怨，就会自卑，就会觉得不如他人，咱们考虑一下，有些烦恼是不是对比得来的。还是那句老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就看你和谁比怎么比了，你如果愿意自找难受，你就找一个比你强的人比，反之亦然。”

酒桌上有了难得的沉静。

几天过去了，那晚酒桌上的事忘得也差不多了，却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你好，你是骆老师吧？”是个男士的声音。“我是李明，上周咱们还在一起吃饭呢，坐在你对面的，你不会忘记吧？”

“哦，哦，想起来了，你是小李啊，怎么，有事啊？”

“宋磊说你是心理师，我最近遇到一些问题，能不能单独和你谈谈？”

“可以，能大体说说什么问题吗？”

“一言难尽，还是见面聊吧。”

小李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咨询室，因为有一面之交，所以未按规定填表登记。

“怎么，还想着和宋磊争论的事儿。”为了缓和气氛，我开了一句玩笑。

“这小子有权有钱的，他当然不会抱怨什么。那晚你说的那些话，我回去后仔细琢磨了一下，还真的有些道理，可是我的情况可能有些特殊，也许所有的不公平都集中在我身上了，所以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虽然小李强作笑颜，但还是能读出他内心的压抑。

“那你先介绍一下你的基本情况吧，那晚乱哄哄的，也没来得及了解。”

“好的，我今年28岁，在×××科研所上班，我是2007年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就分配到这里，我的家在一个很穷的地方，兄弟姐们三个，我是老二，就这些吧。”

“哦，没结婚吧？”

“没有，可以说现在还没有确定的女朋友。”

“你刚才说所有的不公平都集中在你身上，我想知道的是，这些不公都是什么？”

“比方说，应该是我的东西，可是快到手了又成人家的了。唉！”

“你说的这东西指的是什么？”

“我还是详细和你说说吧。在大学里，由于家庭条件很差，同学们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比方说，同寝室的同学都有笔记本电脑，可是我连一个MP3都买不起；他们穿的都是名牌，可我都是去夜市买衣服穿。于是我慢慢有了自卑的心理，不愿意和人交往，渐渐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就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别里科夫。对于那些挎着女生出出进进的同学我只是偷偷羡慕，因为我坚信那不属于我的生活。工作后，我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挺讨人喜欢的女孩，她家庭条件很好，自己开车上班，所里的人都以为我俩合适，毕竟我有名校的名分在这，于是在同事的撮合下，我试探着对她展开攻势，当时她也没有表明态度，偶尔的出来吃个饭喝喝茶，但看不出所以然来，可是我主观地认为只要女孩子能和你出来吃饭，不管嘴上承认与否，都是‘同意’的表示，于是我就有了些底气，对外界声称有了女朋友，一度地还琢磨着房子和结婚的事，直到发生了那件事情，才把我的幻想

彻底毁灭了。”小李双手抱头，看上去非常痛苦。

“怎么，她跟别人确定关系了？”

“是的，那天在大街上忽然看到她与一个男的相拥而行，由于事情太突然了，我几乎没有反应过来，他俩就走到了我面前。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竟然很自然地和我介绍说，那是她的未婚夫，马上结婚了，出来转转买些东西。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家的。问题是我们还要天天面对，我这张脸往哪放啊。”

“后来呢？”

“后来听说那男的是富二代，家底过千万，和人家比起来，我什么都不是了。”

“就这些？”

“倒霉的事一桩接一桩。去年底所里有一位科长退休，副科长顺位顶了上去，论学历、能力等副科长的位子是我的，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我也没有行动，可是最后公布的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同志。当时我傻了，但我又不好意思找领导理论，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的丈夫在市政府上班。其实单位早有一张关系图，只不过我对那东西不感兴趣，总以为能力和学历是升迁的关键，可这次我真的有点明白了，像我这样没关系没后台的虾兵蟹将，什么好事也轮不到我头上。前几天父亲生日，我回了趟老家，才知道姐姐在城里卖煎饼的车子被城管给没收了，姐姐的两个孩子在上学，姐夫下岗后在私企打工，日子过得很艰辛。好在我有个同学在城管局上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车子要回来，一看那成色都快报废了，姐姐一直在那里哭，说再置办一辆需要 700 多块钱。哪里有钱啊？我心里很难受，但无能为力。这段时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很郁闷。”

室内的空气有些窒息。我在想，如果小李的遭遇换在我身上，我是否会平静地接受一切，是否会不卑不亢坦然面对呢？

“哦，假设换上我，兴许比你强不到哪里。可是生活还要继续，我们不能停止脚步。这需要你去调整。”我程式性的过渡了一句。

“现在我悲观到了极点，我不愿意上班，不愿意面对同事，真想一走了之。现在就连看电视都烦，总以为里面都是说谎，索性把电视机的闭路线给剪断了。朋友们都说我神经受了刺激，都渐渐远离了我。我也变得易激怒，听到谁说的不顺耳，马上就和人家争论，弄的大家对我都‘另眼相看’。实在没办法了，才拨通了你的电话。”

“非常感谢你的信任。刚才听了你的陈述，我倒觉得你没有必要变得这样，遇到困难时不妨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我知道你说我有点敏感，有时候我也很讨厌自己的性格，有点小事儿就记在心上，像个女人一样，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改变很难，也很痛苦，化蛹成蝶不是件容易的事。”

“唉，就是，我也试着改变过，但我说服不了自己，两个我在斗争，最后胜利的还是原来的那个我。”

“嗯，你说‘愤世嫉俗’好吗？”

“不好吧，我总认为这是个贬义词。可社会上的事明摆着，人总得有正义感和自己的观点吧。”

“为什么不好？愤世嫉俗的人起码有正义感吧，就像你喝酒时说的那些话，如果这个社会都按你说的那样，不好吗？”

“那是理想主义者的思想，是乌托邦，现实不会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今天谈论的不是政治，我们交流的是心理学，也就是说，个人的思想会造成什么行为，什么行为会导致什么结果，如果结局不理想，是否要考虑调整思路呢？”

“骆老师，你说得有点绕，我反应不过来。”

“还是举你的例子吧，你的第一次恋爱失败了，你总结过原因吗？”

“冥思苦想后，其实再清楚不过了，我与那个男人比起来，没有任何优势，就算是古代骑士为一个女人决斗，估计挨刀的还是我。”

“这是外因吧，内因呢？”

“内因？似乎不用内因了吧，如今在婚恋的战场上，纵使你再内秀再体贴再侠客，富二代、官二代把宝马一停，把一千朵玫瑰花放在你脚下，把别墅的钥匙往你手里一扔，女孩能不投降？”

“哦，也是啊。那你羡慕这样的女孩吗？也就是说，你希望找一个这样的女孩当老婆吗？”

“啥意思？”

“就是说，假设有这样一个女孩阴差阳错地嫁给了你，可是她的眼里只有别墅、宝马、玫瑰花，你能满足她吗？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我，我可能受不了吧。”

“你有条件给她创造那样的生活环境吗？”

“当然不能，我哪有那些钱啊，我现在连房子都买不起。”

“对啊，其实那样的女人本是你不需要的，那你难受什么？”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的那位女同事在和你不明不白一段时间后，一旦发现了富二代，立马投怀送抱了，这就说明她本是一个物质女孩，一个追求别墅、宝马的女孩，你是无法满足她的物质欲望的。她的断然离去对你来讲应该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你为什么感到痛苦呢，换作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嗯？我捋一遍你的话。”李明像发现了新大陆，有点兴奋地看着我。

我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已过了规定的时间，我决定中止咨询。如果说多了，他可能一时半会消化不了。

“小李，你可以举一反三地思考一下，有些事情是避免不了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角度去应对，来抵消它对我们的负面影响。”

“好的，我回去好好考虑，希望再次和你见面。”

李明再次赴约，这在我的意料之中。

“感谢你的指点！真的很奇怪啊，第二天见到她竟然没有了原来的感觉，我一直在想，虽然你外表漂亮，但你的内心也不过是追逐享受的俗人罢了，你真懂得爱情吗？那个富二代真的喜欢你吗？到了人老珠黄，看他不把你一脚给踹了。我这样想着，就越看她越觉得俗气，就连她身上那种好闻的香水味都觉得刺鼻子了。”李明坐在藤椅上，显得比较轻松。

“哦，看来你悟到了一些道理，祝贺你的进步。”

“其实就是你那句话提醒的我，如果取一个少奶奶回家，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你能这样想就很好，说明你能转换角度看问题了。”

“但我还是不能举一反三，这个问题解决了，可工作还是有些无所适从。自从上次竞争失败，我感到受了侮辱，几个要好的同事说我还是学生气，不会通融关系。我想想也是，这年头光有能力不行，还得有路子，两手抓两手都得硬，你说是吧？”

“我不反对你的意见。”

“就是啊，像我这样，傻乎乎的只知道低头拉车的人，能有出头之日吗，平头百姓一个，又怎能照顾家里人呢？”

“那你的意思是？”

“我正在实施我的计划。我仔细研究了单位的关系图，看看从哪里打开缺口，和领导拉上关系。可我一个外地人，真的很难找到捷径，司机老刘说得好，‘只

要敢送就有出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想想也是，于是我决定花血本与一把手拉上关系，起码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了。"

"你准备咋办？"

"这不是快到中秋节了吗，我准备买一张购物卡，给所长送去，顺便说说我的工作情况，起码得引起人家重视啊。"

"哦，你认为这就是捷径吗？"

"对，可以这么说。这几年我的工作业绩没得挑，上上下下没一个说'不'的，学历最高，专业对口，也是党员，凭什么就落在人家后面，还不是脑子不灵活造成的吗？"

"那你能谈谈上次竞争失利的情况吗，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对手咋样？"

"安大姐四十五六岁了，按说也快退休了，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不太像别的女人唧唧喳喳的，前几年和副所长搞了一个科研项目，得了一个科技进步奖，她丈夫在市政府工作。就这些吧。"李明觉得不需要再补充了。

"哦，安大姐的胜出你为什么就接受不了呢？"

"我没有接受不了啊，我只是认为这个副科应该是我的。"

"假设这个副科不是安大姐，而是王大姐、刘大姐的，你能接受吗？"

"嗯？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你是不是把这次失利的怨气全都集中到了这位安大姐身上了？"

"也可能吧，反正我觉得有失公允。"

"与安大姐比较，你的优势在哪里？"

"我学历高，专业对口，年轻，绝对是将来所里的骨干。"

"那安大姐的优势呢？"

"我没有考虑过，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有啥作为。"

"你不说，我替你说说吧。安大姐经验比你多，比你稳重，比你有成绩，还比你有关系，对吗？"

"可能吧，但我感觉还是最后一条在起作用。"

"当然，我也不否认关系的重要性，但如果没有前面的做基础，关系再硬能起主导作用吗？"

"好像不能吧，这个道理我明白。"

"如果你是领导，让你选择一下，你是选李明呢还是选安大姐？"

"也可能选安大姐吧。"

"为什么？"

"唉，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连一个副科都没混上，先别说有丈夫这个关系，就是没有关系也有点说不过去吧。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好像亮堂了不少。"

"你还年轻，将来的机会很多，可是安大姐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了，并且人家哪一点也不比你差，为什么人家就不能副科，非要你做副科呢？"

"嗯，也对。可是你不能否认社会上时兴的那一套，这是中国的现实。"

"我什么时候否认了，刚才说安大姐的时候我不是也列出了这一条吗？"

"那你怎么看社会上的这种现象？"

"时政的信息我不是很关心，当然可能与我的性格和职业有关，没有普遍性。如果打开网络，你会发现如今的'愤青'越来越多，他们抱怨社会不公，痛恨腐败，同情弱者，而发出这种声音的主要是些什么人呢？大多数不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再就业工人和从土里刨食吃的农民，所以这些呼声未免有些偏激。就按你的观点，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出来卖肉就是不公平吗？谁规定的。只要你能自食其力，只要社会还能给你这个施展能力的平台，至于你怎么干，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扯远了，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心理学问题，也就是说，无论遭遇怎样的打击，能尽快恢复平静、坚强生活下去的人，才是值得敬佩的，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怨声载道怨天尤人，这样不但于事无补，还会消磨自己的意志，最终落一个尴尬的下场。"

"那你的意思是劝人出世？"

"当然不是，其实我们都是凡人，是很难脱离红尘，随时会遇到矛盾和迷茫。既然我们不能出家归隐，就得拿出一种态度来面对生活，到底什么态度最合理最实际呢？评判的标准又是什么？那就是，评估一下这种态度是否给你带来了心灵的安宁。"

"你能讲详细点吗？我有点迷糊。"

"好，比方说你的自卑，你感觉处处不如别人，这是什么态度造成的？那就是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比，如果这样，奥巴马也自卑，因为他是黑人；中国的首富们也自卑，因为比起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的家产少得可怜。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论你的社会地位如何，都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如果你老是盯着自己的短板和别人的优势，你一辈子都不会幸福。你以为乞丐就自卑吗，不一定，因为他会把讨到的每一分钱当成财富，都值得庆贺，他会自卑吗？再比如你的抱怨，你只不过是很自负地放大了自己的优势，而忽略了别人的优势，而且你把失利的原因归咎于不相干的原因。抱怨是什么？其实抱怨就是拿自己的无能惩罚自己的无知，说来说去，受损失的是自己。这个社会的走势不是一两个人能左

右的，与其我们在消耗能量做无效功，还不如回过头来重建自己的幸福，这不难，因为这与物质无关，只需要你轻轻地转动一下脑筋而已。”

李明全神贯注地听着，不时用手抚摸一下鬓角的头发。“你说得很对，这道理我不是不明白。可是这社会的确存在不公，就像我姐姐的遭遇。”李明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小李，你平时怎么做饭？”

“哦，一个人很好凑合，一般是买点现成的，不太愿意做饭。”

“对了，你的宿舍离农贸市场不远吧。”

“只隔一个路口，我就是去那里买饭吃，挺方便的。”

“你在那里遇到过堵车吗？”

“别提了，一到下班时间，这条路基本无法通行，高峰过后满大街垃圾，经常看到老人、孩子踩到瓜皮烂叶摔倒的。”

“城管部门就不管管吗？”

“也管，经常去撵，可是架不住小贩们打游击，我看起不到啥作用。经常发生争执，推推搡搡的，都见怪不怪了。”

“那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两难啊，他们做小生意不易，挣口饭吃吧。可是也很可气，一点素质也没有，弄得一条好好的路跟农村大集一样。”

“就是，事物都有正反面，对与不对取决于你的视角。”

晚上在办公室写会谈记录，宋磊打来电话瞎扯，说话间又扯到了李明身上。

“你不够意思啊，人家小李孤身一人在这边，你这些本事通天的也不给人家介绍个媳妇。”

“靠，这年头还用别人牵线吗，但凡灵光点的早把姑娘骗上床了。”

“他不是不灵光吗，这事儿还得你们伸出援助之手。”

“前段时间说是有了，我还挺高兴的，谁知道成单相思了。这小子啥眼神啊，这都看不出来？”

“他这种把自己装在套子里的人，是需要别人来敲门的。他马上 29 岁了，再不忙活就成剩男了。”

“照理他的条件找对象不难，只是这家伙不主动出击。人家姑娘现在多少都端着架子，不能都像潘金莲一样，主动往人家怀里钻吧。再说人家钻的可是西门庆啊，不是他李明这样的武大郎，哈哈。”

“别胡扯了，你还是上上心吧，别‘饱汉不知饿汉饥’。”

和宋磊聊天后，我发现李明的感情世界太干瘪了。人的内心世界就像一只鼎，起码有三条腿支撑着，亲情、友情、爱情，而快到而立之年还未品尝爱情滋味的男人，人格难免不健全，这类似一盆鲜花，土、肥、温度适宜还不够，最主要的是水分，而爱情就像水，没有爱情的人即使外表再华丽再坚强，其内心也是干瘪甚至是枯萎的。

这天忽然接到李明的电话，问我网络征婚的问题。

“骆老师，你说网络上的事可靠吗？”

“你怎么知道不可靠呢？”

“我只是担心被人骗了，很多人都这样劝我。”

“我认为这未尝不是一条选择的路，只要你多长个心眼就是了。”

“嗯，知道，我最近在交友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和我有着差不多的经历，我们视频了，感觉还不错。”

“很好啊，可以见一面，看看情况再定。”

“我有点不好意思问人家的情况，总感觉像查户口一样，不是很礼貌。”

“你何必当面问人家呢，如果时机成熟了，她会主动告诉你的。在处对象问题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女孩的眼睛老是往下看，也就是说不太敢正视你，那这个女孩多半可靠；如果她的眼睛老是瞟你，或者左顾右盼的，你就得小心。”

“这也是心理学吧。”

“对啊，眼睛是内心世界的反射，你是不是希望找一个没有多少恋爱经验的女孩？你绝不希望找一个情场老手吧。呵呵。”

“那当然了，我本来就木讷得很，上一次惨败，我多少会吸取些经验的。”

“再就是，既然人家上过大学，也有正式工作，不会出现大问题的。”

“哦，我会注意观察的，谢谢你支招。”

时间真快，转眼中秋节又要到了，大街上顿时弥漫着过节的气氛，嗅一嗅鼻子，似乎能闻到月饼的味道。喜悦的人们步履匆匆，忙着为自己为他人购买月饼，跻身于闹市人流中，被这短暂的快乐驱赶着，忘却了许多不快的事情。

李明电话约谈，说有很多话要说，还最好当晚。

七点刚到，李明提着一大包东西敲开了办公室的门，让我惊讶的是来了两个人，凭感觉小李找到心上人了。

“骆老师，快过节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们特意过来看看你，顺便和你汇报一下近段时间的情况。”

“这是给老师送礼啊，我受之有愧。准备啥时候办喜事啊？”

“还没确定呢，不过我们的关系基本确立下来了。正如你说，小蕾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第一次见面我就印证了你的话。”李明不时看看身边的小蕾，感觉很知足的样子。

“骆老师，你好！一直听李明说你对他的帮助很大。我也是来自农村，凭自己的能力考上大学，又凭自己的实力考进的事业编制。我的家境不好，在同事们中间没有优越感，但我明白，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凭的是自身的能力，只要你能做出成绩来，别人才看得起你，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对，有些人一提到‘虚荣心’往往把它当成贬义词对待，其实我们都有虚荣心。虚荣心的存在是我们进步的前提和必须，但有的人会把虚荣心建立在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上，如家庭和社会地位上，这就错误了，因为用拿来的东西充实自己本身就心虚，更何况这些东西没有标准，于是他们会在一步步的攀比中败下阵来；而靠自己的能力建立的虚荣心就不然，因为你的成就会伴随着你，在给你带来荣耀的同时还会给你进取的动力。不信你仔细想想，大凡成功者都是内心强大的人！”

“对，我们骄傲是因为有自身的资本，坐宝马住别墅的不一定得到他人的认可，而有成就的人就不一样，人们羡慕的是你的能力，而靠这能力创造的财富才是属于自己的。”小蕾脸上洋溢着喜悦，有一种被别人认同后的惬意。

“骆老师，很幸运能遇到你，要不是你的指点，我可能还陷在泥潭中，也可能会多走一些弯路。还得感谢宋磊这家伙，不是他我们或许还不认识呢。”李明显然很高兴，不经意地拉住了小蕾的手。

“骆老师，我们准备旅行结婚。我们的朋友不多，也不想很辛苦，你说好吗？”小蕾问我。

“我支持这个建议，但最好不要走马观花。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少一份嘈杂多一份思考，或许才是旅游的目的。”

伫立窗前，望中秋满月，听百虫呢喃，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正像在黑暗中鸣唱的百虫吗。

档案十三　雷人的潮人粉丝

台湾歌星林俊杰来本市举办个人演唱会，我的一个朋友是赞助商，送我两张门票让我近距离欣赏明星风采。盛情难却，我答应前去助阵。

过了追星的年龄，很难重现当年听崔健时的歇斯底里了，但毕竟是对岸一线歌星莅临，听说身价不菲，在本市已有一票难求之势，于是放下手头工作，携夫人欣然入场。

我的座位在前三排，虽然偏居一隅，但居然能看清演员的皮鞋和裤腿，还是忍不住一阵兴奋。在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林俊杰蹦蹦跳跳地走下舞台和 FANS 们互动。前几排场面失控，有十几个女孩围着林俊杰又哭又喊，有几位竟然扑上去想零距离接触，整得这位歌星抽身不得。几个彪形大汉立马冲过去，连撕带拽地把那几位女孩推开，但那几位仍然意犹未尽，趴在舞台的前沿大声呼喊："林俊杰！我爱你！" 近距离目击了这一幕，我竟然紧张得满头冒汗，不是为有安全之虞的林俊杰，而是为这些铁杆粉丝们。

熬到结束出场，对夫人感叹道，老了。

这天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说替孩子咨询问题。

"骆老师你好，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该咨询，但我俩真的快崩溃了。"女士欲言又止。

"有什么问题尽管直言，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哦，是这样，我的女儿上高一，不知道啥时候忽然迷上了唱歌。那些歌星的名字我也叫不上来，反正贴得满屋都是。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在意，觉得孩子

有个爱好也不错，可越来越不对劲了。她对学习心不在焉，只要回家，就关在屋里听那些歌曲，大人若说几句，就会和你顶嘴。初二暑假的时候，就偷着和几位同学去省城听什么歌星的演唱会，一晚上没有消息，吓得我们一夜没合眼。可是她回来后跟没事人一样，气得她爸爸揍了她几下。本以为有所收敛，没成想这个毛病却是越来越严重，只要一听到歌星开演唱会，她就想方设法去凑热闹。我不给她钱，她就去爷爷奶奶那里撒谎，还跟小姨、舅舅要，气得她爸爸扬言要把她关起来。可毕竟是气话。愁死了，真的愁死了。听她的班主任老师说你是心理医生，让我咨询你，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唉。"

"前几天林俊杰在大剧院举办演唱会，孩子是不是去了？"我试探地问了一句。

"你咋知道啊？她早就打听到消息了，不知道从哪里淘换的票，下午就不见人了，直到夜里12点才回来。听我们对门的芳芳说，她们好像撵到人家宾馆要签名去了。她爸爸还要揍她，可是这么大的孩子了，揍能解决啥问题，现在她也不避讳了，说自己有选择爱好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

"那你认为孩子的行为很反常吗？"

"有时候也会自我开脱，我还会和她爸爸开玩笑，说闹不好孩子成了歌星，咱也跟着沾光。可玩笑归玩笑，前几年电视上不是说有一个女孩子非要去见刘德华，逼得她爹卖肾啥的，我想，如果不加以制止，很难说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关键是现在学习不努力，从原先的前十名降到了中游，老师说他们也管不了，并建议我带她去看心理医生，这不我先问问你，这孩子还有救吗？"

"孩子有个爱好很好，但凡事都有个度，如果过了线就会适得其反。根据你的陈述，我觉得有必要带她过来看看，至于她是否愿意接受咨询，还得征求她的意见，千万不要强迫。"

放下电话，脑子里忽然就浮现出演唱会现场的那一幕，十几个女孩哭喊着，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

当母女俩出现在咨询室，我还是或多或少地被眼前这个女孩震了一下。这种发型我叫不上名字，满头的黑发像炸开了锅，两只扎着夸张大蝴蝶结的发辫垂在胸前，一件印有某明星头像的白色体恤，最有特色的是牛仔裤，上面布满了破洞不说，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耳机线从斜挎的布包里延伸到炸起的黑发里，直到我客气地让座后，女孩仍然轻轻扭动着身子，可能在和着某种节拍。说实话小姑娘很受看，用我惯用的一句话是，很洋气，浑身散发着一种特有的朝气。妈

妈倒很普通，进门后略带些紧张，估计这拘束多半是受孩子的影响。

“大姐您看看这份表格，如果没啥意见请你填写一下。”我把咨询登记表递给大姐，并没有搭理沉浸在音乐中的她。

“是不是咨询登记表啊？来，我给你填。”女孩忽然从母亲的手中抢过表格，站起来跟我要笔。

我把水笔递给她，示意母亲坐下。

姓名：鱼露亭
年龄：16
民族：汉
身份：学生
咨询问题：追星

看完表格，“扑哧”我笑出了声。看着“追星”这两个字，我真的很钦佩现在孩子们的坦率和真诚。

“你笑什么？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傻，一种寄托而已，难道人不需要寄托吗？你们没有寄托吗？”鱼露亭拔掉耳麦，冲我大方地笑了笑，竟然很甜很自然。

“我应该称呼你小鱼吧，你这个姓真稀罕。”我也冲她笑笑。

“都这么称呼我，我也很喜欢这名字，全校就我一个小鱼，所以很好找。”小鱼摆弄着 MP3，好像又在找什么曲目。

“小鱼，你知道自己很漂亮吗？”

“嗯？老师你说什么？”小鱼停止了动作，猛然抬头看着我。

“我说你长的很有明星相，是越看越好看的那种，像山口百惠。”

“哟哟，你也会审美啊！山口百惠老土了，倒是很多人说我像宋慧乔。”

“还别说，真的有点神似，宋慧乔可是我心中的偶像啊，她的片子我几乎都看过。”

“真的！？你说宋慧乔哪地方最好看？”

“从五官搭配上看，几乎挑不出毛病。关键是大气，有一种大家闺秀般的气质，这不同于赵薇之类的小家碧玉，小家子气。”

“还真是的，像日韩的女明星们，可能受家庭环境影响吧，都超凡脱俗，不像咱国内的那些，土了吧唧的，再打扮也不上档次。”

"还真是，欧美那边的我最喜欢法国的苏菲·玛索，就那忧郁的眼神也能迷倒一大片。"

"你也喜欢苏菲啊！看来咱俩有共同语言。歌星当中你喜欢谁？"

"那多了去了。我们那时候听邓丽君、张小英，后来张雨生、郑智化、陈百强、张国荣、小虎队、齐秦，再后来就是四大天王、周华健、周传雄……大陆的也不少，崔健、郑钧、郭峰的歌就一直喜欢，像现代的新生派，我也看好，周杰伦、蔡依林、阿杜、林俊杰，等等吧，他们的专辑都存在电脑里。"

"老师你太可爱了！没想到你还很年轻呢！"小鱼忽然跳了起来，兴奋得就差和我握手了。

"我有句名言啊，没有音乐的生命是干瘪的。听一首好的歌曲或音乐，就像自己和自己对话，那种感觉才称得上是心灵感应呢。"

"哎呀，今天我算是来着了，总算碰到一个懂音乐的知音了，老师你谈谈对音乐的理解吧。"

"好啊，你喜欢钢琴曲吗？"

"喜欢啊，最喜欢克莱德曼的，古典又不失现代气息，真美。"

"那我就谈谈理查德·克莱德曼，他的成功是源于法国的浪漫，其实他把音乐演绎成了一个个罗曼蒂克的故事，音符的简单排列是不会有生命的，更别说有故事了，但是《河边的阿迪丽娜》一响起，你是不是就会看到郊外的小湖边，一袭白衣的少女坐在那里，纤纤玉手托起圆润的下颌，眼睛望着远处的湖面，似乎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挂念自己的阿婆，也许是心仪梦中的白马王子，微风掠过湖面，荡起阵阵涟漪，湖畔的树枝随风摆动，少女的思绪在轻舞飞扬。这是一幅动感的油画，是一个迷人的故事，故事诠释什么，任你想象，这种音乐赐予我们的美，是任何艺术形式都难以匹敌的。"

"老师，你是诗人吧？你所描绘的，正是我所想象的，你对音乐竟有如此造诣，我还是拜你为师吧。"小鱼眉开眼笑，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也让我有些心动。

"所以说，我酷爱音乐，也崇拜在音乐艺术上有造诣的人，就像舒伯特、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还有后起之秀理查德等人。这些音乐才俊把音乐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用生命演绎了一曲曲不朽乐章，在给人类制造美的同时，自己也升华了，对不对？"

"老师你说得真好，我这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解释音乐。"见我有点深沉，小鱼也庄重了些。

"音乐的功能除给人带来视听的愉悦外，主旨还提高爱乐人的修养和品位，

一个爱音乐的人不单要另类的外表，最主要是要修心，没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和艺术修养，是没有资格谈音乐的。”我渐渐放缓了语速，观察着小鱼的表情。

此时的她没有了刚才的兴奋，耳麦线垂在胸前，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茶几上的花瓶。

这时候我才留意小鱼妈妈，这位可怜的大姐几乎是一动没动，保持着刚进门时的坐姿，自始至终她没有说一句话，或许她本不想搭茬，或许她根本就无法插言，但我能读出她的心理——你们这是在谈什么?

约定的时间已过，我客气地终止了咨询。

“对不起大姐，一直没顾得上和你说话，回去好好照顾孩子的学习，尊重孩子的爱好。有机会再约。”

小鱼似乎还未醒过来，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谢谢老师的指点，我会尽快再来找你的。”

第二天，华女士（小鱼妈妈）打来电话，很虔诚地希望我解释昨天的谈话内容。我怎么和她解释呢，怎样解释她才会明白呢。于是我说，这是治疗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配合，如若不然，将前功尽弃。她说知道这是治疗，因为小鱼回家后破天荒的没有再进屋打开音响，而是主动帮她做了一次饭——她的意思是问一问我到底使用的什么方法，让小鱼有了这样的转变。我说没用什么，只是随便地聊聊，了解一下情况而已。“骆老师你真的不简单，虽然我一个字没说，但我还是能察觉到你对她的影响蛮大的。你说让我配合，就只是给孩子做后勤，不再阻止她听音乐吗？”华女士问。“是的，暂时就这些。你先别乐观，任务很艰巨，这只是开始而已。”我们结束了通话。

华女士的这个电话印证了我的预测，这是正面进攻的初级效果，说明我的方向没大问题。

周六上午，小鱼母女提前来到咨询室。我首先观察了一下小鱼的打扮：一件粉色的卡通T恤，白色的西裤，白色皮鞋，发型没变，但看上去似乎成熟了不少。

“骆老师，我给你带来了一张林俊杰的保真光盘，算是送给你的礼物，请你笑纳。”小鱼笑嘻嘻地把一张光盘放到我面前。

“无功不受禄啊，你让我很惶恐，呵呵。”

“惶恐什么？我们都是喜爱音乐的人，高山流水，算是知音吧。我喜欢听你谈音乐，我们平时只是听，只是看，至于音乐背后的东西，我们知之甚少，所以

你才是大家。上次的赐教我在同学们面前卖弄了一番，她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我遇到高人了，呵呵。”

“好，既然你喜欢音乐，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谈音乐。我打个比方啊，你喜欢林俊杰，你能说出来喜欢他什么吗？”

“骆老师，你这句问话让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小品《追星族》，就是蔡明、郭达、赵丽蓉演的那个。你是不是以为我会像蔡明那样回答，我喜欢他的模样生日星座抽烟上厕所，喜欢他身上的泥点子啊？”小鱼调皮地看着我，似乎在等我说答案。

“哦，我认为是这样的。难道不是吗？爱屋及乌啊，这很正常。”

“嗯嗯，还真是，我喜欢他那双小眼睛，当然他的歌声也很迷人的。”

“如果他不是歌星，而是一个平民百姓，你还会喜欢他吗？”

“当然不会了，之所以喜欢他，首先是因为他的歌。”

“可不可以这么说，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的舞台形象，对吗？”

“对啊，我们也只能了解舞台上的他吧。”

“是的，一般人是没有机会接近生活中的他们的。这多少有些遗憾。”

“其实我们也没必要了解那么多，留住光彩的一面就不容易了。”小鱼甩了甩头发，露出了漂亮的脖子。

“我喜欢摄影，跟着记者们采访过不少明星。有一个故事不知你喜欢不喜欢听。这个故事可能会动摇他们在你心中的地位。你若不想听，我不勉强。”

“你讲吧，妈妈需要回避吗？”

“不需要的。有一次我在后台等一位电影明星，我们这些人善于钻空子，知道在前台是没戏的，等到舞台上的那位明星风光完毕走进后台，我看到了让我至今难忘的一幕：只见这位‘领袖级’的人物在换衣间的门口，偷偷地捏了一把一位伴舞演员的屁股，好像还说了一句‘这帮傻帽们’。当时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呆了十几秒后，在同行们呼啦围上去的时候，我黯然走出了剧院。我非常敬佩这位演员塑造的伟人形象，于是习惯性地认为舞台下的他们也会是光彩伟岸的，可是偏偏那个动作让我看到了，那句话让我听到了，心理上的落差一时很难弥补。从此，我再也不去后台了，如果喜欢哪位，就拍几张舞台上的他们，算是欺骗自己吧。”我停止说话，看着光盘上神采奕奕的林俊杰。

“哦，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没有机会接近他们，所以？”

“对，所以，你们关注的只是舞台或屏幕上的他们，当然，这对于一个追星族来讲是很科学的，你们当然喜欢孔雀的花屏，没有必要也不会主动去观察它的

屁股的。”

“那我们有什么错吗？只看到光彩的一面不好吗？”

“若从心理学角度讲，这很好，因为他们的形象的确愉悦了你们，但有些人的行为却超越了界限。那晚我看到很多小姑娘哭着喊着拥抱林俊杰，可是我观察到他只是在应付那些粉丝们，没有多少诚意。也说不定会在心里说‘这帮傻帽们’。嘿嘿。”

“不会吧老师，我感觉他还是挺真诚的。”小鱼见我贬低她的偶像，有点不乐意了。

“那你说那一时刻，他会是什么心理？”

“我不知道，但你不能说他会贬低他的粉丝吧。”

“当然不会，一个明星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拥趸，他还会是明星吗？所谓明星还不是一群‘暗星’衬托出来的吗？如果他连在舞台上都表现不出对你们的热情来，那他还想混吗？”

“也是吧，谁都离不开谁，林俊杰也说我们是水他是鱼。呵呵。”

“但是当你把一些人在摄影棚里拍摄的照片贴满屋子时，你一定会想，他们或许24小时就这个样子，但是当你真的了解了一个人，或许你的幻想会迅速破灭。当然，歌星们所演唱的那些歌曲，演员们塑造的那些形象，还是会给人带来美好感觉的。”

“唉，怎么会这样呢？”小鱼轻轻叹了一口气，显得很是失望。

“当然了，人无完人，明星也会犯错误，也需要大众包容，这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最好谁也别过线，过了线那只能说是犯傻了。”

“还真是的，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记忆了很长时间。一位明星在饭馆吃饭，邻桌有一位小男孩拿着一张纸找明星签名，明星看到后非常高兴，签完名后还吻了吻小家伙，可是小孩回到自己的桌子上竟然把那张明星签名的纸一撕了之。大人问原因，他说，找明星签名是为了让对方高兴，与自己无关。你让我又想起了那个故事。”

“是啊，追星族的任务是给别人穿嫁衣，自己倾家荡产了还浑然不知，这未免有点那个，呵呵。”

“你是说二吧，哈哈。其实我很扫兴，本来想与你继续谈音乐，可是这下我竟然没有动力了。”

“你看看，我没有对音乐说三道四的，我说的是人，音乐当然是人制造的，没人谱曲没人演奏，再好的音乐都出不来，我们还听什么？”

“老师你说，像舒伯特、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他们这些大师们，也都有缺点吗？我怎么认为他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呢，要不，他们的作品怎么打动凡人呢。”

“你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人就会犯错误，但要看他犯的是什么错误，这错误是否能让人原谅，当初伽利略为了保全生命，竟然否定了自己的日心说，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力量所不齿，你说他做得对不对？”

“我也说不好，看站在什么角度吧。”

“对，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失去了这个基础，什么都是白费。伽利略放弃了科学，保全了生命，那些说三道四的人当然可以指指点点，但我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很不感冒。人的智慧和伟大之处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地判断局势，就像‘文革’中保护文物的梁思成，退一步并不是怯懦，而是一种智慧，真正的气节其实并不等于笑对砍刀。所以我们敬佩一个人，是要敬佩他的智慧和气节。唐宋的诗人词人们，包括现代鲁迅先生，他们的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还不是得益于他们身上的智慧和气节吗？”

“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怎么忽然对歌曲失去兴趣了呢，整天唧唧歪歪的还不是那些事，倒是对纯音乐有些认识了。”

“歌曲也是音乐，我们没有不喜欢的理由。我的意思是，对什么事情都要拆开看，要不就会走极端。”

华女士还是那样保持一个姿势，一直默默地听着，似乎不想说话。这样的母亲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从这种沉默中也体会到了一个妈妈的心情。

时令已到深秋，天忽然凉了。

这段时间咨询室冷清了不少，难道人们的大脑一下变得清醒了？这倒有利于思考。十几天过去了，华女士没有和我联系，不知道小鱼的近况如何。让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放弃一种习惯或爱好，真的很难，我还是不太相信凭这两次短暂的晤谈会让她放弃追星的梦想。其实我挺后悔，当初为什么让她对歌曲产生了厌恶，这对她定是个不小的打击，假设我能因势利导地把她改造成一个热爱音乐而不盲目的孩子，那是不是很理想？她的家庭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她的追星是否与家庭有关系呢？爸爸没有露面，是不是问题的关键……我决定回访一下，消除这些疑虑。

没想到接听华女士手机的是小鱼的爸爸。

“你是鱼先生？我是小鱼的心理师骆成。”

"你好，你好，你是骆老师啊，久仰了。"这位父亲好像对我很熟悉。

"我想知道小鱼的近况，方便告诉我吗？"

"这样吧，一句半句的说不清楚，我和她妈妈去你那里吧，你方便吗？"

"好的，你约个时间吧。"

小鱼的爸爸看上去倒像个文质彬彬的人，进屋后非常礼貌。华女士简单作了介绍，然后又不说话了。

"首先感谢老师对孩子的疏导，这段时间明显好转了。"鱼先生微微弓着身子，表现得很谦卑。

"你说的好转指什么？"

"原先只要一进家门，就钻到自己屋里不出来；邻居反映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她把音响弄得很大，吵得左邻右舍不得安静。现在回家后不听音响了，偶尔还帮她妈妈做做饭。我感觉到有进步了。"

"你能谈谈平时对孩子的管理吗？"

"应该说管得很严，这年代如果没有文化是没有出息的，我就吃过这方面的亏，因为学历不够，单位上评职称升迁什么的都没我的份，所以至今仍是一个大头兵。看到同事们的孩子一个个考上了大学，我心里也着急，于是我就下决心让孩子学好，将来考个名牌大学给我争争光。就这些吧。"

"那她是什么时候痴迷音乐并盲目追星的？"

"初中以后吧，她小姨领着她看了一场歌星们的演出，打那以后就开始要 CD 机，整天咿咿呀呀地唱那些不着调的歌，学习也不上心了。"

"按说孩子喜欢唱歌不是坏事，怎么就影响学习了？"

"当初也没看出影响多少来，看到孩子整天很快乐，我也不好说什么，可是渐渐发现她老是买一些稀奇古怪的衣服穿。一个大姑娘家，穿那些破破烂烂的衣服，邻居们会说什么？于是我就不让她穿，开始她不听话，有一次我实在气不过了，把她买的那几件破烂衣服给扔了。"

"扔了？"

"对，扔了。她发现后和她妈妈大闹了一场，就和我们怄气，摔摔打打的，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地揍了她一顿，结果她跑到她小姨那里不回来。这事也怨她小姨。"

"都是她姥姥小时候惯得她，没个人样。"华女士忽然补充了一句。

"后来呢？"

"后来她小姨把她送了回来，说不该这样打孩子，孩子的爱好应该尊重啥的。"

"好转了？"

"变本加厉了。最后发展到偷偷跑到外面去听什么歌星演唱会，为这事没少挨揍，但这么大了也不能再拳脚相加了，再打就真的记仇了，唉。"

"最后就影响学习了，是吧？"

"对，老师说成绩下降，关键是整天穿得不着调，现在外面很乱，我们真的害怕出点啥事。"

"哦，就是，小鱼长得很漂亮，性格也不错，很开朗，如果走错路，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我们很担心，单纯的唱歌也就罢了，她那帮朋友都那样，一个个打扮得……总之不像正经孩子。孩子大了，我感到力不从心，她妈妈一直护着，现在知道后悔了，但晚了。现在基本上不和我说话，弄得跟仇人一样，你说这日子过得啥劲啊。"

"我问一个问题，希望你们如实回答。"

"好的，老师你说吧。"

"你们真的希望小鱼改变吗？"

"骆老师，我们这不是来找你吗？"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如果真的希望她变化，你们得做出点牺牲来。"

"哦？你说吧，我们家不算富裕，但能说得过去。"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需要你们配合我，我们一起努力。"

"你说吧，只要我们能做到。"

"这样，从今天开始，你们不要再过问孩子追星的问题了，甚至要表现出非常赞同来，明白吗？"

"赞同？怎么赞同啊？"

"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吧。假设孩子放学回家，你们最好在听她喜欢的歌曲或音乐——其实不错的，有些歌曲不难听。"

"骆老师，你把我说糊涂了。我们那时候不是不喜欢音乐，一些老歌还会唱，只是看到孩子这样，我们生气，于是基本上和音乐隔离了。"

"对，喜欢听更好。再就是，过一段时间，妈妈问问孩子喜欢什么乐器，和她去挑一件，要买好的。"

"吉他，原先整天吵着要吉他，还借了别人的一把拨拉了一段时间，要不是

害怕我给她摔了，或许现在还不给人家送回去。我给她买一把？”

“对啊，买一把，让她自己去挑，你出钱就是了。”

“老师，那还不又疯了？我有点担心。”

“不必担心，我只是希望你们配合我的工作，至于做不做，你们自己看着办，我不勉强。但是切记一点，坚决不能说是我让你们这样做的，她如果问起来，你们就说尊重她的选择。”

“行吧，我们试试，但是很难的，装样子一定不自然的。”

“记住一点，改变别人，就得先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很痛苦，但为了孩子希望你们还是试一试。”

国庆即将来临，街上又多了些喜庆气氛。漫步在街心的这座沿河公园，感觉空气特别通透，三三两两的情人卿卿我我，温馨和谐的气氛弥漫在四周。恰在此时，小鱼打通了我的手机。这是近两个月后的又一次通话。

“骆老师你在哪？”

“沿河公园散步。”

“我离你不远，我去找你吧？”

“哦，来吧。”

不一会，就和小鱼会合了。穿着运动装的她若不细瞅还真不好辨认，还是笑嘻嘻的样子，但感觉真实了许多。

“久违了小鱼，过得还好吧？”

“咋说呢，还不错吧。骆老师，爸爸妈妈找过你多次吧？”

“没有啊，这期间我活动很多，一直没怎么着家，恐怕找也找不到吧，更何况一个他们的电话都没接到，正想问问你呢。怎么？又收拾你了？”

“奇怪啊，爸爸妈妈变了，变得让我无所适从了，嘿嘿。”

“变了？变成蝉了，呵呵。”

“你真逗啊，不是变成蝉，倒像是化蛹成蝶了。”

“哦，说来听听，怎么就成蝴蝶了。”

“自从那次观看林俊杰的演唱会后，他们忽然不再唠叨了，你说奇怪吧，有几次回家竟然发现爸爸在偷听我的CD，我说这有啥好听的，唧唧歪歪的，他说很好听，还说找找过去的感觉，你说这老头奇怪吧，平时除了哼哼几句老歌，还真的没有见他对流行音乐这么上心，奇怪。”

“音乐都是相通的，这不奇怪。”

“可是上个月爸爸和妈妈一定要带我去买吉他，笑死我了，可是看他们很有诚意，就去了，还真的就买了一把很好的，1000 多元啊，我都心疼。他们说，只要我喜欢，他们就不反对，音乐本身是高雅的。”

“哦？是吗？那你呢？是不是如鱼得水了？”

“什么呀，他们这么一客气，倒使我不好意思了。你想啊，他们就我这么一个女儿，跟宝贝疙瘩似的，虽然他们训我打我，还不是为我好吗？其实我不是真的喜欢什么音乐，喜欢什么明星，我只是在和他们较劲——你们不是不让我这么做吗？我就偏去这么做，其实就是想气气他们。”

“你的气性还不小啊。”

“其实，明星有啥了不起的，别看表面上风风光光的，内心也很黑暗的。我们不能盲目地去追随他们，那样太傻了。”

“也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很多艺术家还是值得敬佩的。”

“就是，所以要有选择地去崇拜，要去喜欢那些有人格魅力的人，对吧？”

“你的吉他水平咋样？”

“就是拨拉着玩儿呗，哎！还别说啊，自从爸爸给买了那把吉他，本想束之高阁，可是又一想这样不浪费吗，于是我就让妈妈给我报了一个吉他培训班，周末去听课练习。我还是有些音乐天赋的，艺术细胞不少，所以我学得最快最好，老师都说我能无师自通，很让我骄傲。”

“太好了！我很喜欢听吉他演奏，抽时间给我弹几首曲子听听吧。”

“好啊，只要老师你愿意听。”

“学习呢？近段时间有进步吗？”

“原先以为会有冲突，可现在我才明白，我弹完一首曲子后，脑袋特别清亮，记忆特好，真没想到音乐还有这功效啊。”

“嗯，这类似运动，其实是在用小脑歇大脑。”

弯弯曲曲的甬路伸向远处，小河的水静静流淌，似乎在演奏舒缓的小调。小鱼蹦蹦跶跶地跟在我身后，像一只快乐的小兔。

档案十四　干掉失眠症

走进咨询室，方女士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能救不了我。”

“可能。”我一边说着，一边端详着这位装扮入时的女士。

“我就说嘛，心理师也不是万能的，不像外界传的那么神。”方女士如释重负地笑了笑，表情中透着失望也透着挑衅。

“谁说心理师万能，我怎么没有感觉到。”我看了看登记表，学历大学，年龄43岁。“你从事妇女工作，对吗？”

“嗯？你怎么知道？”方女士略显吃惊。

“算我猜的吧，你虽然没有注明工作单位，但我还是读出了你的职业气息。”

“我身上有职业痕迹吗？”

“有些，但不很重。”

“那你能说得再具体点吗？”

“每天和人打交道，主要是妇女，对吧。”

“你真是名不虚传，快比得上算卦先生了。”

“这两个行当有相似处。”

室内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下来，我给她送上一杯水，然后坐在她身边，像是聆听教诲的学生。

“骆老师，我可是慕名而来，希望你别让我失望。”她那眯起的眼睛在镜片后透着神秘，总让人理解成微笑。

“关键不在我，而是你自己。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会助你一臂之力。那请你谈谈需要我帮你什么吧。”

“失眠，顽固性失眠，断断续续十几年了。尝试了各种办法，针灸吃药按摩运动，中医西医神汉巫婆，可都不起作用，慢慢发展到记忆力下降，身体每况愈下，还总爱发脾气，喜欢抬杠，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我神经病了。”方女士有些激动。

“谈谈家里的情况？”我有意转换了话题，以防她的情绪失控。

“家里情况不错。有一个上大学的女儿，丈夫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们收入不低，吃穿不愁的，也没啥压力。”

“你是部门领导吧，工作方面呢？”

“不是什么大领导，整天婆婆妈妈的跟女同志打交道。说实话，这本不是我的理想，但阴差阳错的也就这样了，再挣扎也是徒劳。”

“你说你失眠十几年了，也就是说，三十岁左右就存在这个问题了，你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具体的情况我也忘得差不多了，让我想想。”方女士犹豫起来，似乎真的忘了，但又像是不愿意诉说。

室内再一次陷入沉静，我把目光移到门口，给她一个充足的想象空间。

“骆老师，你去卫生间吗？”方女士冷不丁问了我一句。

我被这一问吓了一跳，她怎么知道我要去厕所呢？干脆顺坡下驴的去一趟得了。我推门走出咨询室，慢腾腾向走廊那端走去。

我在想，她怎么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难道只是因为我把目光移到了门口？这样的话，她未免太敏感了。或者是我坐在身边让她感到了某种不安全，潜意识的排斥我？不管怎样，我好像窥探到了冰山一角。

回到咨询室，我看到方女士在擦拭镜片。见我进来，她匆忙戴上眼镜。室内回归平静。

“失眠可不是小问题，我就偶然性的，那种痛苦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我也服用过多种药物，但还是会失眠。”我缓和一下气氛，重新坐定。

“我真是受够了这种折磨。不瞒你说，我几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都交代了后事。要不是种种巧合，我或许早不在人世了。”方女士眼圈发红，连连叹气。

“饱受失眠折磨的人都有体会，因为失眠不单单是睡不着觉那么简单，它在慢慢吞噬我们的健康，降低生命质量，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甚至会让情绪偏离正常，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牺牲。失眠可不是小问题，成年人中间有 70% 的人经受过失眠的困扰，有近 20% 的严重患者需要调理。你不是特例，尤其在我这里。我刚才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这是我需要了解的，

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当时家庭出了点状况。我发现丈夫的工作方面出现了问题，他掌管单位的财务，领导们的有些隐形开销都经过他的手处理。有位领导东窗事发，结果把他牵扯了进去。那段时间经常被叫去谈话，一谈就是一天，有时候夜里也不能回来。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们正在吃晚饭，忽然听到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他的一位上司，两个人神神秘秘的在书房谈了很长时间，他出来的时候满头是汗。还有一次，那是事发之后了，都夜里十点多了，我正准备上床休息，忽然进来两个年轻人，自称是纪委的，叫上他就走了，后来他电话也打不通，直到第二天凌晨他才回来，那晚上我和女儿睡在一张床上，我直勾勾瞪着眼睛，一夜未合眼。现在回想起来还害怕。当然，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但是从那以后，我就老是害怕，不敢自己在家，尤其是听不得敲门声，老是感觉门前站着那两位年轻人，很严肃地看着我，好像我犯了什么错误一样。我半夜经常被噩梦惊醒，通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很明白我神经质了，于是自己买了一些调理神经的药吃，可根本不起作用，慢慢的发展到吃安定类药物，从开始吃一片发展到吃三片，已经形成依赖了，没办法。可这样还是睡不着。”

“照理说事情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应该再有担心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祸不单行，那段时间我单位部门调整。按说我应该升半级调到我对口的行政科室，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吧，最后被安排到了妇联，这原本是我最讨厌的一个科室。原来有位老大姐主持工作，我的到来可能对她形成威胁吧，于是处处挤兑我。当时我的脾气很大，于是我们俩就经常发生冲突，后来领导劝我回家休养，我一气之下在家休了半年病假，好在后来我成了一把手。可是每天都是这样那样的问题，唧唧歪歪的没完没了。我知道我做得不好，晚上睡不着，白天神情恍惚，容易激怒，没几个人敢和我开玩笑。”

“当你睡不着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

“开始是害怕，害怕有人敲门，害怕黑夜一个人在家。一到夜晚我就紧张，莫名其妙的浑身出汗。不怕你笑话，夫妻生活几乎不过了，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胡思乱想吧，有时候烦躁会自己罚站，一站就两三个小时，不管怎么折腾就是没有效果。”

“你和我谈了这些，现在有什么感觉没有？”

“这些话从来没跟谁说过，有点如释重负，轻松了很多。这就是治疗吗？”

“有时候诉说也是治疗，说出来总比压在心里好。你没发现好说的人都不得抑郁症吗？”

“还真是。”

“记住一句话，失眠是情绪对你的惩罚。”

偶尔失眠很多人经历过，比方说第二天要早起，因为害怕睡过了，就会失眠，这是恐慌性失眠，是临时性的。可是在咨询室的临床案例中，个体或多或少的都会遭遇失眠困扰，这就是情绪性的。方女士就属于情绪性失眠，而无论正性和负性情绪，都有它的激发点。要追本溯源，找到疾病的源头，从根本上消除影响，或许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如果只是单纯地做表面文章，很难长久见效。

一周后，方女士再次来到咨询室。

“骆老师，我知道失眠是情绪因素。可是人的情绪是无法控制的，如果能自控，还不都成神仙啊。”看来她对我留下的那句话仔细过滤了。

“这么说你能明白了，这很好。我们的目的是找到你失眠的原因，也就是说，这种情绪是怎么引起的。如果找到了引起你失眠的原因，我们对症下药，或许会好转的。那你知道失眠的生理原因吗？很希望和你探讨。”

“这个我不知道，我又不是学医的。”

“好的，你不反对我们做一个实验吧，挺好玩的。”

我把测谎仪取了下来，让她按我的要求拿在手里。那对家伙对一个女士来讲很重，但我要求她尽量保持一个挺费力的姿势，看看她能坚持多长时间。开始她还没有感觉出什么，当过去三十秒后她有点坚持不住了；不到一分钟，她彻底地放了下来。

“谈谈你的感受？”

“一个姿势撑着很难受，也不好坚持，真的受不了。”

“你坚持了 55 秒，就感觉到受不了了，如果让你的整个身体始终坚持着，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

“那可受不了。可是这与失眠有关系吗？”

“所谓失眠，就是你身体的神经和肌肉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它每时每刻都在消耗你的能量，所以说你会感到身心疲惫。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如果全身能放松了，就不会失眠了？”

“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让整个身体松弛下来，就像把一个大包袱丢下来。你能体会到那种感觉吗？”

“能，那样一定会很轻松的。”

“当然，身体松弛的前提是精神松弛，精神松弛的前提是放下。”

“放下？怎么放下？放下什么？”

“你现在想一想，你最放不下的是什么？”

“好像是丈夫的升迁问题，当然还是担心他那个走钢丝一样的工作。再就是我的工作，我很要强，似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领导也在内。”

“你好强的潜意识是什么？你仔细想想。”

“不服别人呗，或者是继续升迁？不可能吧。”

“对的，你的下意识已经告诉你了。那么你能放下吗？现在有个结果等着你，你必须二选一，不能回避问题。那就是，你是要健康，还是要升迁？”

“当然要健康了，是否升迁还不是那么回事吗？他的事我能决定吗？”

“你虽然不能决定，但你可以改变看法。我估计有了那次教训，他会小心谨慎地对待工作的。”

“也是，他被那次经过吓坏了，我不也是吗。其实我外表的坚强是在隐瞒内心的脆弱，是吗？”

“你很聪明。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让你放下不必要的东西，轻松面对生活，或许失眠就会悄悄溜走的。”

“听了你这番话，我似乎已有感悟了，我担心的事其实都是不必要的，但我又不能自己放下，于是……”

“于是你就时刻处于紧张状态。过度敏感的人是禁不起风吹草动的，‘草木皆兵’不就是真实写照吗？”

“骆老师，我明白了，我也决心要改变，希望你能继续辅导我。”

“没问题，这是我的工作。”

结束这次晤谈，我制定了一套常规的催眠计划，我要从根本上剔除她的恐惧心理。

我估计方女士回去后一定查阅了不少资料，第三次来咨询室时竟然带着丈夫一起来了。我大体交代了催眠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后，我把他俩带进了治疗室。我把窗帘拉上，让室内的光线暗下来。方女士规规矩矩地躺在沙发上，我则坐在她的头部位置。我安排她丈夫于先生坐在她身边。

“现在想象一个小球在你眼前晃动，幅度从大到小，慢慢的，一点一点地减小，直到慢慢停在你的眼前。请描述球的大小和颜色。”

“粉红色的，棒棒糖大小。”

“请你想象你的全身浸泡在温暖的泉水里面，有一股泉水从你的头部慢慢向下流淌，一点点漫过你的眼睛、鼻子、嘴巴、脖子、双肩、前胸，一直到你的脚跟。”

我一边轻轻的发出催眠指令，一边观察她的反应。

“你的身体在泉水的浸泡中慢慢变得酥软，你身体的每一块肌肉，每一块骨头，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都在慢慢的变得松弛下来。你现在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甜甜的睡在母亲的怀里，慢慢，慢慢地睡去。你的嘴角露出甜甜的微笑，你睡得好香啊。”

只见方女士脸上紧绷的肌肉慢慢松弛，随着我指令的发出，脸上真的露出了微笑，呼吸放慢了速度，上身均匀的起伏着。

“方大姐，你能听到我的说话吗？”我试探性的发问。

呼吸，呼吸，均匀的呼吸。没有应答。

我微笑着看了看于先生，他也微笑着看了看我，意思是“这就睡着了？”

“是的，她睡着了。我们不妨让她安静地睡一会吧，我们不打扰她。”我示意于先生来到外间。

“骆老师，我可以点一支烟吗？”于先生明显有点紧张。“骆老师，她就这么简单地睡着了？她可是每晚上都折腾到凌晨才睡一会。”于先生仍然怀疑地看着我。

“是的，就这么简单啊，这不是睡着了？”我轻声笑了笑。

“以后都能这样吗？”

“差不多吧，当然这只是开始，还有很多步骤没做完。她真的很累了，就让她睡一会再说吧。”

“以前只是听说催眠很神奇，这次算是见识了，我感觉你也没说什么，她怎么那样听话呢？”

“催眠的临床意义其实就是暗示你放松，只要放松了身体，就会很快进入状态的。这不稀奇，只要愿意，都能学会的。”

不知不觉的，两个小时过去了，方女士依然睡得很香，我过去看过她几次，她仍然没有苏醒的迹象。看她睡得那么深，实在不忍心把她叫醒，于是我决定，这次就让她睡个够吧，下面的程序放到下一次实施。于先生似乎对催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问这问那的一直没闲着。

天渐渐暗了下来，远处的人家已经亮起了灯，可是方女士依然在睡。四个小时过去了，不知道她是否在做梦。我估计如果让她这样睡下去，她能睡到天亮，于是我让于先生把她叫醒。

于先生走进治疗室，打开灯，晃了晃沙发上的妻子，没反应，再晃，还是没反应。最后于先生只好把她的身子扶了起来，但她还是不醒。

“方大姐，我是你的心理师骆成，现在太阳从东方升起了，天亮了，你该起床做饭了，要不就耽误上班了。”我只好发出叫醒指令。

只见她慢慢睁开眼睛，环视着周围。

“我这是在哪里？”

“醒过来吧，你在骆老师的治疗室，你已经睡了四五个小时了。”于先生拍着她的肩膀，乐呵呵的说。

“我真的睡过去了？”方女士穿上鞋子，仍然迷迷糊糊的。

“你美美地睡了一大觉。骆老师看你睡得好，就一直陪着你，没把你叫醒。现在下班了，骆老师也该回家吃饭了。”于先生看上去很高兴。

“我真得睡了四个多小时？”方女士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显得很惊讶。

“是的，你能睡着就很好，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过去把她扶起来，回到我的办公室。

方女士似乎不太相信这是真的，一边揉着眼睛一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她说：“好久没有这样睡觉了，好像我还做了一个梦，但是记不清内容了。或许自己都不舍得让自己做梦吧，真的很舒服，全身像散了架一样。”

应该说这次催眠的效果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想到她这么快就睡着了，因为后面剔除她恐惧心理的程序还没有完成，但效果已经显现。我很清楚，那些积压多年的问题不剔除，她是不会彻底放松的，于是我等着她再次光临。

第三天，方女士就打来预约电话，迫不及待地要来继续催眠。或许她尝到了催眠的甜头，话语中透着兴奋。

再次看到她时，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最大的变化是脸上有了笑容。

“这几天的睡眠怎样？”

“不错，真的不错。我躺下后就在脑子里想你说的那些话，一会儿就睡着了，虽然早晨还是早醒，但第二天精神很好，不再迷迷糊糊的，也不看什么都不顺眼了。老于对我的变化感到吃惊，还特意把女儿叫了回来，晚上去酒店庆祝了一番，我很高兴。”

“晚上还害怕吗？”

“还是有点，但是老于这几天一直陪着我，女儿也在家住了几天。没感觉出怎么样来。”

“这说明催眠还不彻底，需要继续努力。”

“我知道，你不是说了，至少要五次。我看啊，也别论次数了，做好为止，那感觉真得很好！”方女士有点眉飞色舞了。

我们再次进入治疗室，方女士很快地就进入了状态。

“方大姐，请你暂时不要睡过去，我要引领着你回忆一些事情。现在请你顺

着一条时间线，慢慢往回滑动，回到十几年前——你丈夫被人叫走的那个晚上。你能走回去吗？”

“嗯，可以。”

“很好，现在请你回顾一下当时家里的样子，也就是说，你和你丈夫在做什么，房间里还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东西。”

“我在清扫卫生间，老于准备上床休息，电视还未关上，正在播放《晚间新闻》。”

“很好，这时候发生了什么？”

“这时候忽然有人敲门，我以为是女儿回来了，但女儿是住校的，不会这么晚回来的。”方女士有点紧张，身体稍微挪动了一下。

“谁开的门？”

“老于过去开的门。”

“谁进来了？”

“是副局长。他进门后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就和老于到书房去了。”

“你知道他和老于谈的什么吗？”

“不知道，我没听见，只是看到老于出来的时候头上有汗。”

“那你想知道他俩谈的什么吗？”

“想知道。”

“副局长想让你家老于为他保密，因为他有严重的经济问题，纪委正在调查，但幸运的是，他最后进去了，而你们家老于则因为处事谨慎，自己留了一手，才得以全身而退。那位局长的余生恐怕只能在监狱度过了，老于现在是绝对安全的，不会有任何不好的事找上门来。现在再请你想象，两位和蔼可亲的年轻人走进你们家，他们把老于叫走了，是因为要证实一下那位副局长的问题，因为案情很复杂，费了一晚上的功夫才核对清楚。”

只见方女士的表情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一会紧张一会放松，就像在梦里欣赏一部悬疑片，情绪随剧情而变化着。

“现在再请你想象，那两位文雅的年轻人走进你的家门，你要看清楚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微笑着对你说，‘老于没事了，他是一个工作认真且一丝不苟的同志，正是因为他的工作，才使得案件很快水落石出，谢谢你们。’你要注意他们脸上的微笑，很真诚，很谦虚，像两个做错事的孩子，你看到了吗？”

“嗯，看到了。”

“现在你放心了？”

“嗯，放心了。”

“如果那两个年轻人再敲门，你会害怕吗？”

“不会的，或许他们是来做客的吧。”

“十几年过去了，一切的一切都过去了。你的丈夫工作很稳定，很安全，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而牵扯到他。即使再有人敲门，也绝对不会是来找麻烦的，你相信吗？”

“相信，晚上敲门的都是来找我诉苦的，都是些在家里和丈夫闹矛盾的女人。”

“对，她们不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不安全影响，你尽管大胆地开门让她们进来就是了，因为你能为她们主持正义，帮她们解决问题，她们信任你依赖你，在你身边感到有安全感，是不是？”

“是的，她们其实都很相信我，我真的不该对她们发脾气。”

“对，一个让人相信和依赖的人是值得骄傲的，因为你活得很有价值。而有价值的人是不会在乎社会地位的，即便你是一个小小的科员。大家都喜欢你信任你，这就是你的价值，对吗？”

“是的，虽然我脾气不好，但对她们却是真心的，她们很感激我。”

“如果再有人敲门，你还害怕吗？”

“不会了，我会开门让她们进来，好好地招待她们，因为我是被人信任的人，我感觉很自豪。”

“很好，这么多年了，其实你一直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但是你消耗了过多的能量，你身体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你需要休息，需要好好的休息。从现在起，你彻底放下了，放下了你背负了十几年的包袱，你变得很轻松很自由，你会发现这世界竟然是那样的美好。”

此时，方女士又睡着了，相信这次睡觉一定比上次还甜还美。

大约半月后，于先生盛情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本能地想拒绝，但转念一想又答应了，也可能是想证实咨询效果吧。在方女士整洁的客厅里，两口子里里外外地忙活着，茶道、水果摆了满满一桌，不用问，仅从方女士的面色看，她的睡眠已经有了很好的改善。看到这些，我感到十分欣慰。那晚和于先生喝了几杯白酒，迷迷糊糊地回到家里，很快就睡着了。

档案十五　出轨检测机器

上班后首要的任务是打开 QQ 看昨夜网友们的留言，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养成的习惯。那一个个充满困惑的疑问，一个个满怀希望的期待，促使我不敢有半点倦怠。这是一份份重托，更是我进步的动力。

一位名叫“很难回家”的网友给我留言：“我怀疑我的丈夫有外遇，但苦于没有证据。他矢口否认我的猜测，但女人是敏感的，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证实他在说谎。我很郁闷，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露出原形，请老师指点。”

看完这条简短的留言，脑子里一遍遍闪过那些女人在咨询室哭诉的镜头。这年代这样的事儿还算新鲜吗？几乎所有的家庭矛盾都与这出轨出墙关联。

“我想知道证据，猜测是主观臆断，更是幸福杀手，希望你明察。”随手打出这个字，算是应答。

“老师在啊，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尤其对丈夫的花花肠子。你是心理师，女人的这种特点你不会否定吧。”“很难回家”在线，很快便回话了。

“法庭总不至于凭你的猜测给对方定罪吧？”

“这还用证据啊？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能有好事吗？你不是女人，可能没这种直觉。”

“但是仅凭他的鬼鬼祟祟还是不能说明问题，这样的案例我不会接手，希望你理解。”

“别呀！你是不是考虑咨询费的问题？好吧，那我直接去你的咨询室吧。”“很难回家”关闭了 QQ，弄得我有点无所适从。

不到 9 点，就听到走廊有陌生的脚步声——一定是“很难回家”了。

很难猜测年龄，但看上去挺媚的一位女士，与其他“问题女人”不同，她眉眼间有一种让人难以琢磨的笑，应该与她当下的心情不匹配。

“骆老师，听说你有一双法眼，能看穿别人的心思，撒谎的人都逃不过你的几句问话，真的那么神吗？”还未坐稳，她就开口问我。

“我的眼睛不是X光，没有什么透视功能。你既然来到这里，我想知道你需要提供什么帮助，如果仅是要证明你的猜疑，恕不奉陪。”

“也不单纯为这个，我们结婚七八年了，当初他还是一个穷工人，要不是我爸爸的关系，他能爬这么高吗？本事大了脾气也长了，现在竟然偷偷摸摸地在外面找人，你说我能平衡吗？”

我把一张登记表放在她手上，暂时打断她的话。她接过去看了看，迅速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辛琪，29岁，初中，自由自业者，婚姻问题。

“我还是称呼你小辛吧，你是老板啊。”我想缓和一下气氛。

“什么老板，只是一家化妆品店，整天忙得要死，给他留下了可乘之机。”小辛看上去像假生气。

“化妆品的利润可是大大的，早些年做这行的都发大了。”

“现在不好做了，竞争太激烈，有些店卖假冒产品，把市场都弄乱了，好不容易做到今天这程度，只能咬牙坚持了。”

“经常出差进货吧？”

“没办法，货源很杂，一不注意就上当，不亲自盯着，说不准就会出问题，说实话有点跑够了。”

“商场如战场，不能有半点马虎，很辛苦也很累吧？平时怎么休息和放松呢？”

“社会上也有一帮朋友吧，晚上出去唱唱歌跳跳舞啥的，解闷吗，不能老是绷着。”

“孩子呢？”

“寄宿，一周回来一次。”

“那你老公做什么工作？”

“亚新集团的销售科长，整天不着家，原来在车间干技术员。我父亲和一位副总是同学，利用这层关系就把他从车间弄到研发科。后来他又去了销售科，前

年提拔成了科长。"

"那你是怎么发现他有问题的？"

"直觉。开始是直觉，后来发现他越来越谨慎，鬼鬼祟祟的。唉呀，这个也说不好，反正有问题就是了。"

"你还是当间谍的料，可是仅凭猜测是很难服众的。"

"这不是来找你吗？我就是想用什么方法能抓到他的证据，那样我才能占主动。"

"你又来了。"

"真的不是单纯猜测，有些事情只能意会——用你的话说，莫非我的心理也快出问题了？如果他还是这样，那我只有一个办法。哼！"

"离婚？"

"离婚就便宜这小子了！我也找一个呗，谁怕谁啊！"

"也对，这倒是寻求平衡的一个方法，但最好别急着用这招，那样就破罐子破摔了。你们的夫妻生活咋样？"

"各忙各的，回家都很晚，有时候几天见不了一次。偶尔有一次，他都是应付公事——我这不是才开始怀疑他吗？这个年龄的男人都很厉害吧？"

"这么说是不和谐？"

"严重不和谐，有时候也相互埋怨，指责他心不诚，可现在连指责的心思都没有了。"

"哦，那你愿意给我画一张画吗？权当玩儿一个游戏。"

"嗯？我不会画画的。"

"不要求画得好，只要能表达意思就行。"我把一张 A4 纸铺在桌面上，递给她一支铅笔。

小辛扭扭捏捏地坐过来，拿起铅笔犹豫着。

"我只要求这纸上有三个元素——房子、树、人物——其他的你想象着画就是了。"

小辛思索了一会，慢慢在张上画了起来。

约 10 分钟后，小辛把作业交给我。

左上角处有一座特意装饰过的房子，四周有一圈篱笆墙，房后有很多花，房子的前方有一条比例失调的河，河上面有一座木制小桥，桥下面的河里有很多小鱼；右边靠中间位置有两棵比例适合的树，树上有几只小鸟，还有几个比较显眼的果子；有一个女人站在篱笆墙的里面往外张望，地上有很多小花小草。

“怎么样？你能看出什么吗？”小辛很迫切地想知道我的解释。

“没什么，我只能告诉你，你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哦？很有想法，什么意思？”

“你自己想一想吧。对了，你很迫切地想看透丈夫吗。”

“当然，要不我会得神经病的。”

“能否降低些自己的窥探欲望，也许那样对谁都好。”

“但是，女人的求知欲望是无法降低的，这在法律上叫什么来着？知情权吧？”

“知情权是相互的，这点应该公平才是。”

“我又没什么，我不害怕的。”小辛对我的话像是一知半解。

“怎么说呢，我又不是居委会的大妈，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摒弃前嫌，往前看好些。”

“骆老师，恕我直言，我是来请教你问题的，你似乎没有正面回答我。”

“这样吧，假设你真的需要我指点，希望你下次把你的丈夫带来，兴许我会给你答案的。”

“好吧，也许我的疑心很重，但是一天不弄明白我就难受一天，如果他能告诉我实情，兴许我不会怪罪他，只要能改正就好。”

送走小辛，我思考着她的作品。如果没有判断错误，她在无意识地采取防御，去抵消或隐瞒什么。可是下一步的咨询怎么进行，揭穿她的“秘密”，让她知难而退保全家庭？还是按她的要求对其丈夫追本溯源？还是转移方向，把他们引到我需要的局面？结果都不敢确定。我知道她在猜测，也在撒谎，但是怎样才能巧妙地把问题说穿，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而不再纠结与猜测呢？这种事情，仅凭说教很难让她释怀，于是我想起了尘封在柜子里的那一副测谎仪。

走到柜子面前，取出那对看似再简单不过的测谎仪——不锈钢质地的它锃明瓦亮，透着不屈和执拗。说起这对家伙，有一些故事需要交代。

第一次接触它时没感到有啥神奇的，不就是一对金属棒吗，还能有啥作用，可是催眠老师当场测试了它的功能，让在座的都目瞪口呆。于是我特意找人做了一对，没事的时候就拿自己做实验，结果很神奇。第一次派上用场是测试一位同学。我说我能测出你是否说谎，你信吗？他说你有测谎仪啊，我说对啊，可是当我拿出这对金属棒时，他差点笑得背过气去，可是当我测试后，他却傻了。他说你小子一定使用了什么巫术，从意念上控制了我。我顺水推舟地胡侃了一通，没有告诉他里面的道理。

最经典的一次是有位男咨客答应接受测谎，我对他说你可以准备一个自己最矛盾的话题，比方说你昨晚上是否约会过情人。只见他自己测了一会，额头上的汗下来了。连续试验了几次，他说老师你会巫术，我还没有思想准备，改天再来吧。一走就再也没露面。

之所以又让我重新想起这对金属棒，是小辛的执拗，如果能把她的心思揭穿了，她或许会平衡了，但这多少需要冒点风险。

不出所料的是，小辛按约定时间把她的老公请了过来。

或许我接触过销售行业，他一走进咨询室，就察觉他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业务”味道：很油滑的微笑，看上去不拘小节，一双审时度势的眼睛扫视着一切，似乎能随时找出话题和你搭讪。

“这是我的老公扈建帮，叫他小扈就是了。”小辛主动介绍。

“小扈你好，知道你妻子为什么‘抓’你来吗？”我在说“抓”字时故意笑了笑，以打消他的戒备。

“知道，为这事吵架不是一天两天了。”小扈很坦然，一点也不紧张。

“那你认为你妻子说的是事实吗？”

“骆老师，这事你比我明白，捉贼捉赃，这需要证据，如果仅凭猜测定罪，那这世界还不乱套了。”

“就是，你怀疑我，我还怀疑你呢！如此下去是没有结果的，对吧？”

“就是的，婚姻的本质是相互信任，如果捕风捉影无事生非，这婚姻的质量能不受影响吗？！”

“谁捕风捉影了？谁无事生非了？你自己做的事自己清楚，不用我说得太直白了吧。”看丈夫影射自己，小辛开始反击。

“辛琪，岳飞当年是怎么被害死的？你知道秦桧给他定的什么罪吗？”小扈也有点沉不住气了。

“我不知道什么罪，但知道你心里是什么鬼，自己交代多好，让别人戳穿多没面子。”

“你呀，跟秦桧一样，凭‘莫须有’就能给人定罪，快成奸臣了，那你敢保证自己就‘清白’？”小扈显得很无奈同时也有点恼火。

“你才跟秦桧一样，两面三刀的，谁和你一样，家里一套外面一套。”小辛丝毫不示弱。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看样子一时半会很难休战。

“这么说你们都感到自己冤枉吗？”我及时叫停。

“骆老师，我本不打算来，可是为了澄清事实，还是跟她过来了，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清白。”

“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只要你能承认错误，可以给你改造的机会。”

“好的，既然你们都这样急于澄清事实，那我们还是做一个好玩的游戏吧，也许你们能从中得到答案的，好吗？”我试探着看了看这二位。

“什么游戏？还是画画吗？”小辛有点疑惑。

“不是画画，是一个测试的游戏，挺好玩的。它能测出人是否撒谎来，你俩愿意试一试吗？”

当听到我说“能测撒谎”这几个字，室内陷入了短暂的平静。

“怎么你俩都不敢是吧？”我有点挑衅地扫视了他俩一眼。

“骆老师，你不会动用测谎仪吧？”小辛很疑惑，身体不自然地摆动了一下。

小扈不置可否地看着我，但也显得挺惊奇。

“我哪买得起测谎仪啊，只是一对金属棒。”我把那对不锈钢棒取出来，在手里掂了掂。

两人好奇地盯着我手里的不锈钢棒，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告诉你俩这东西咋玩，只要用手抓住这两根棒棒，按我的指令做，我就能知道你们是否在撒谎，就这么简单。”

“骆老师，你可真逗，这么两根金属棒就能替代测谎仪？”小扈明显不解。

“好了，至于原理我就不说了，我只是征求你们的意见，至于结果是否和你们想的一致，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愿意试试吗？”

“试试呗，我又不害怕，倒是有人会紧张的。”小辛首先表态，带着一脸的不屑。

“这有啥害怕的，试就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小扈看小辛挑衅，也有豁出去的架势。

“好的，既然你们都同意，那我们就开始测试，你俩谁先开始？”

“我来吧。”两人相互看了一眼，小扈首先站了起来。

“很好，我很敬佩小扈的勇气。这样吧，请小辛回避一下。”我把小辛请到会客室，她很不情愿，但又不便拒绝。

“小扈，请你两手各握住一只金属棒的把柄，两拳放在腰间水平举起，尽量保持两根棒的平行。然后闭上眼睛，做三次深呼吸，入静。”我果断地发出了指令。

小扈非常配合，姿势很标准。

“非常好，请你睁开眼睛，注视着金属棒的两个顶端。现在请你在心里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是否真有情人。如果有，金属棒的顶端就会慢慢靠拢交叉，如果没有就会慢慢分开远离。”

只见金属棒的尖端僵持了十几秒钟，慢慢地，慢慢地开始靠拢，最后完全交叉。小扈的表情有点复杂，脸色由白变红，鬓角有汗水悄悄流了下来。

“好，测试结束，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接过金属棒，示意小扈坐下。“你觉得刚才的测试准确吗？”

小扈掏出手帕擦了擦鬓角的汗水，端起水杯喝了口水，嘿嘿笑着不说话。

“这么说是准确的？”我追问道。

“骆老师，我想知道原理，您能告诉我原理吗？”小扈依旧不自然地笑着，似乎要转移话题。

“是这样，恕我不能立马告诉你，但是你的表现告诉我测试是准确的。但是请你放心，这结果我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包括你的妻子。”

“那谢谢你骆老师，希望你能理解我，有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的，希望你保密。”小扈站起来与我握手。

“这是我的工作原则，放心就是。好，现在请你去接待室休息一会，把你的妻子叫过来。”

小辛有点忐忑地回到咨询室，使劲把门关好，还下意识地往外侧了侧耳朵，似乎害怕小扈偷听。

“骆老师，真的能测谎吗？”小辛嘿嘿笑着，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

“我们还是相信科学，你千万别紧张，这不过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做完你就知道了。”我把金属棒递给小辛。

如法炮制地重复了刚才的指令。只见金属棒的尖端执拗地慢慢靠拢，最终又交叉在一起。

“哎呀！这不是开玩笑吗！”小辛一屁股坐在藤椅上，满脸通红地看着手中的金属棒。

“别紧张小辛，我说过，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至于测试得准不准，似乎你我都很清楚了。”我接过金属棒。她似乎仍然不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

“骆老师，我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外遇？”缓了缓神儿，小辛很快恢复了平静。

“恕我不能奉告，这是我们的原则，你只要明白自己的问题就是了，这是我

唯一的目的。”

室内又陷入了沉寂。

“骆老师，怎么说呢，女人也很难的，守活寡的日子不好过，你能理解吗？”小辛的眼角有了泪花，完全没有了原先的刁蛮。

“理解。今天的测试只是一个游戏而已，也不一定准确，但结果只有你我知道。请你放心，我可以拿人格担保不泄密。”

“那先谢谢老师。你能理解我很感激。唉，一言难尽。”小辛擦了擦眼泪，似乎也很委屈。

“不容易，又带孩子又照顾生意，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和辛苦。”我附和了几句，把那对金属棒放回书橱。

“你把小扈叫过来吧。”我回到座位上坐定，心里既高兴又复杂。

等到俩人重新回到室内，看上去相互客气了不少：他们小心翼翼地坐下，全然没有了刚进门后那股劲头，倒像两个做错了事等待发落的孩子。

“小扈经常出差吧？”我想把气氛调节得活跃一点。

“嗯嗯，是啊。现在市场低迷，不像前几年那么好挣钱了，摊子越大好像越禁不起折腾，不出去跑不行。我大小是个头，还得跑在前面。呵呵。”小扈尴尬地笑笑，明白我在解围。

“就是，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尤其是靠出口生存的企业，禁不起一点风吹草动，有时候还得看人家的脸色行事。”

“对对，就是，欧美那边的订单一收缩，这边就吃紧。没办法，让洋鬼子牵着鼻子走。”

说话间，我瞅了瞅旁边的小辛：只是听着我们说话，没有一点插言的意思。

“小辛你代理的是啥品牌？”我把话题转移到她身上。

“欧莱雅，大宝，还有几个不出名的小品牌。开店面不跟商场设柜台一样，中高低端都得做，货不全不卖钱。”小辛很自然地接过话题。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做化妆品的，现在快成了杂货铺了，呵呵。”

“唉，难做啊，产品鱼目混杂，都在拼价格，利润越来越薄了，一天下来累死累活的，除了房租、工资、税什么的，挣不到几个钱。”

“就是，都不容易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无论公家还是私人。”

就这样东拉西扯地持续了近二十分钟，我才把话题慢慢收回来。

“在外面已经筋疲力尽了，回到家难免会心焦，夫妻过日子最关键的是相互信任和尊重，我们都是凡人，都会犯低级错误，只要能认识错误，知错必改就是

了，如果无事生非事事刨根问底，最终只能两败俱伤，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的事儿谁能说清楚？”

俩人像两个学生，态度很虔诚，我下意识看了看书橱。

晚上，我回忆着写会谈记录。回顾这次咨询谈话，我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这对金属棒真的那么神奇吗？为什么会屡试不爽呢？时至今日，我都很难解释其中的原理，可是为什么就那么灵验呢。我站起来，取出这对神奇的金属棒，给自己拟定了几个测试题目，不一会也把自己说服了。潜意识，谁都欺骗不了，这是弗洛伊德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

事隔三天，小扈忽然不请自到。一进门，他就把一盒包装精美的茶叶放到书橱旁，说那是马来西亚名茶，希望我能品尝。我客气了几句，问有什么事不预约就来了。

“骆老师，真的谢谢你，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小扈笑嘻嘻地看着我，又恢复了他的职业特性。

“谢我什么？我又没做什么好事。”

“第一感谢你的职业道德，第二能否告诉我一些真相。”

“所有的真相我都告诉你了，对你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但我有我的工作原则，这是一条红线。”

“我知道你们有原则，可是能否通融一下？现在哪有什么原则的事，原则都是人定的，也是人执行的不是？”

“你想知道小辛的事儿，对吗？”

“您就是聪明，要不说是大心理师呢。”

“这个很简单，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同时我也要把你的事告诉她，这才能显现公平。”

“不不，还请您高抬贵手。那还不翻天啊！这还整天让我感恩她家的好处。如果那样还不吃人啊。”

“听说你的升迁有你岳丈的功劳，这是事实吧？”

“怎么说呢，没有我的努力，也不可能到现在的。这才让她抓着把柄了，整天拿这个说事，我早就烦了。”

“不管怎样，知恩图报才是君子之为。”

“那是那是，可是我实在弄不明白那个测谎仪是怎么回事，我在网上查了半

天也没找到线索，你从哪里弄的那东西，有点神奇。”

“很简单啊，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做一对，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我估计除了我这里需要，没几个人会喜欢它，因为人都会下意识地撒谎但又不希望别人戳穿，对吧？呵呵。”

“你说得对。我只是很好奇，它为什么能看透人的心思呢？”

“这很简单啊，你知道潜意识吗？”

“多少知道点，但是不很明白。”

“给你举个例子吧。你今天忽然来找我，你嘴上说的第一个原因是感谢我——感谢我给你保密，是吧？”

“是的。”

“其实呢，你是想来探听你妻子的秘密，是吧？”

“有点。”

“你嘴上说的和你心里想的不一致，对吧？”

“哦，有点。”

“你想打探妻子秘密的动力把你推到我这里来了，但是你却不这么说，只是你的腿却听从了你心里的指挥，而不是嘴上的指挥。对吧？”

“对。”

“所以说，有时候你心里的真实想法会决定你的行为，而不是你的语言，你明白了？”

“这么说，人欺骗不了自己的内心？”

“用我们的话说，是欺骗不了自己的潜意识。有时候你会脱口而出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并不是你想说的，但还是说出来了，那就是你的潜意识。你说梦话吗？”

“不知道，可能有时候说吧。啊？你是说，在梦里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啊？”

“对啊，梦就是你的潜意识在活动，不信你仔细琢磨。”

“哎呀！多亏我们……没什么，人都会做梦的。”

“多亏你们分床睡吧？呵呵。”

“骆老师，什么也瞒不了你，我在你面前快成玻璃人了。”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记住这句话。”

“我很敬佩你，因为你让人恐惧，呵呵。这次我是偷着来的，希望你继续保密。”

“保密不保密，要看你的表现。”

送走小扈，忽然我有预感：几天内，小辛一定也会偷偷地找我。

不出所料，第二天她登门了。

小辛进屋时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往外瞅瞅后再关门，好像害怕有人跟踪。

“哟！小辛怎么不请自到了？”我表示很惊讶。

“骆老师，感谢你对我的帮助，这是一盒刚上市的新产品，卖得很好，我给嫂子带了一盒，让她试试，好的话到我那里去拿。”小辛把一盒我叫不上名字的化妆品放到桌子上，很规矩地坐到藤椅里。

“不要钱？”我拿着盒子看了看。

“嗨，说到哪里去了，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感谢我什么？感谢我给你测谎。”

“不是的，我也不想问什么了，你可能都知道我的事儿，我只是想知道你对小扈说了些什么，他怎么忽然变了？”

“怎么变了？变好了？”

“我感觉是，不像以前那样了，起码我感觉是那样。”

“你呢？你变化了吗？”

“咋说呢，上次的测试，我似乎一下认清了我自己，原来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是我以往都是看别人不对。”

“你知道你这是在防御吗？”

“防御？”

“对的，是自我防御的自觉调动。”

“我不明白，你能说得通俗点吗？”

“我做一个假设，你别当真。即使你丈夫有了外遇，那也在你之后。”

“嗯？你怎么敢这样断言？”

“因为只有证明是这样，你心里才踏实。试想你有了情人，是不是害怕他知道，害怕他知道后要讨伐你？”

“是的，都这样啊。”

“于是你整天处在一种焦虑中，很难受，于是你的潜意识就出来保护你了，于是它就给你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你坚定地怀疑他出轨了，其实他是否出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就认定他出轨了，这样你就平衡了，你就不那么焦虑了，对吧？”

“我还是不很明白。其实我能察觉到，他就是不老实了。现在的男人尤其是常年在外出差的男人，有几个老实的？”

“嗯，这是‘心想事成’的道理。你每天盯着一个东西看，在心里想着它会是什么东西，越看越像。不信你随便找一块有水迹的墙皮，越看就越想一个人的脸，对吧？它是否如此不重要，关键是你需要它是什么才重要。”

“我还是有点糊涂，不过我倒能听出些道理来。”

“糊涂点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糊涂点的人起码幸福，什么事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到头来弄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可是人真的很难糊涂，有时候也希望自己不去想那些事，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如果他也这样想呢？人都有探秘欲望，如果你们都把秘密向对方摊牌，会怎样呢？”

“不好说，我也不知道会怎样。”

“那你希望那样吗？”

“原来可能这样想，现在不希望了。”

“这就好，记住骆老师一句话，女人糊涂点儿好，尤其是你需要对方也糊涂的时候。”

“你的话我得好好消化一番，一时半会我理解不了。”

“那就回去好好消化吧，记住，适可而止。”

秋风真凉了，我把窗台的那盆文竹搬进屋里，这才发现，它长得很乱了。

档案十六　爆发吧，网瘾少年！

楼道里呼呼隆隆，凌乱的脚步伴随着不断的呵斥，我赶紧出门打探究竟。

只见楼道那端有一伙人齐呼啦地向我这边涌来，还没等我作出反应，这伙人已经来到我面前。

一位年长者问，你是骆老师吗？我说是啊，他说找的就是你啊，我们能进屋谈吗？看他们并无恶意，甚至都是期待的目光，我定了定神儿，把他们让进了屋。这才依次端详起他们。

屋内共进来五个男人，四个年轻的，一位年长的。四个年轻人当中，有一位的装束略有不同，牛仔裤T恤衫，白色旅游鞋，但这裤子鞋子T恤，基本上辨别不出原来的颜色，头发齐肩，一绺绺的看上去像长时间没有洗过。进屋后始终不抬头，一时间也看不出他的模样来。

众人坐定，年长者首先发言。

"骆老师，我们这是从网吧里把他给抓来的。我们一家人找了整整一天一夜，要不是派出所帮忙，还找不到他。"年长者气喘吁吁，自顾自点上了一支劣质香烟。

"怎么，他还上学？"我问长者。

"马上就高三了，应该到关键时候了，可这不争气的东西竟然撒谎去上网，老师还以为他生病在家呢。直到他周末不回家，我们这才知道他一周不在学校，而是偷着去网吧了。"看来年长者是孩子的父亲，一口口吸着香烟，整个咨询室立刻弥漫着浓浓的烟草味儿。

"孩子怎么称呼？"我稍微往后倾了倾身子，躲过一股浓烟。

“王亚明，叫他亚明就行。”旁边一位像是哥哥的年轻人答话。

“亚明，喝点水，稳定一下情绪。我怎么看着你们像是捉拿逃犯？”我笑着把一个纸杯递到亚明手里，他机械地伸手接了过去，是一双纤细白净的手。

“不瞒你说，真把我气死了。刚上高一的时候这孩子学习成绩不错，学校教研室的电脑都是他帮着维护，老师们都说他将来能成为一名程序师。我们看着高兴。他哥哥学习不好，当兵回来后在一个宾馆当保安，还未成家，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可是谁想到他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年长者掐灭烟头，用袖口擦了擦眼睛。

“这样吧，请你们都回避一下，我和亚明单独谈谈。”我把他们请进了接待室。

当我走回咨询室时，看到亚明用牙齿咬着指甲。

“亚明，抬起头来，让我看看你的脸。”我站在他面前，摸了摸他油腻的头发。

亚明很不情愿地抬起头，但还是不敢正视我的眼睛。身体极不自然地扭动着，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是不是动用定位仪了？我教你一个办法，他们一定找不到你。”我坐在他对面，观察着他的变化。

“嗯？”亚明慢慢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似乎没明白我刚才的话。

“对啊，我教你一个办法，他们就找不到你，信不？”

“你别套我，我懂。”亚明说话了，声音微弱，像是刚刚送出喉咙。

“我套你干吗？我又不是私家侦探。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公安部门在寻找失踪人员的时候使用的一种手机定位仪吗？”

“什么定位仪？”亚明终于抬起头，我看到了一张苍白得几乎没一点血色的脸。

“看看吧，你还自诩是电脑通，这点知识都不了解，就是只要你开着手机，只要你发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马上就能把你定位了。”

“倒是听说过，还真忘了这回事了。”亚明终于把后背靠在了藤椅上，恢复了一个常态坐姿。

“假设你这次不开手机，不发短信，他们是不会发现你的——知道你失误在哪里了？”我冲他诡异地笑了笑。

“我，我只是想逃避，不想待在家里或学校，闷得慌。”

“知道，换了我，有这样的家长，有这样的破学校，这样的破教学制度，也

会厌烦的。如果我有本事，早就跑到大城市发展了；如果更有本事，我就出国，去美国发展，彻底离开这个破地方。”

“老师你还挺有意思的，只不过……”

“只不过咱们还没有足以去国外安身立命的本事，对不对？就算是把你送到国外，你猜猜是什么后果？”

“被驱逐回国呗，人家叫限期离境，挺文明的。”

“也不一定，分去什么国家。假设把你送到索马里、阿富汗、利比亚、埃塞俄比亚之类的国家，闹不好还能找到用武之地——在烈日下挖矿——也不一定会饿死。”

“我没想过去那些国家，只是感觉到家里很压抑，学习没啥大的指望，挺迷茫的。”

“于是你选择了逃避。那你究竟想逃避什么？”

“不知道。”

“逃避的结局是什么？”

“不知道。”

“你想逃避到啥时候呢？”

“不知道。”

“你连这样的问题都没想过，你还有什么资格逃避？！”

“可是，我实在承担不起家长的重托，万一我失败了，我会怎样，我自己都不敢想。再说了，很多大学毕业生不都在社会上混日子，也没看出有多少出息来。”亚明似乎被我惹急了，开始了争辩。

“你的意思是说，害怕辜负了家长的希望，再就是感到大学毕业后也没啥了不起的，对吗？”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

“可是，如果你直接不打算完成学业，这就是对家长的交代？当然我也知道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并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职业，可是谁说过只要能读大学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你其实对大学的概念很模糊，而这种模糊的概念让你丧失了动力，也可能只是你不思进取、懒惰成性的借口罢了。”我用不屑的眼光瞥了他一眼。

只见亚明双手抱头，使劲揉搓着打绺的头发，好像从喉部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呜呜”的，听上去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我知道现在你很痛苦，也有很多话要说。你的郁闷积压得太久，也需要释

放，可是你没有这样的渠道，你只有在网络上消耗时间和精力，这无异于把自己扔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我知道你想改变，也想变成一个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好学生，可是别人却没有给你机会。如果你能信得过我，希望你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无论对错，都是一种解脱，好不好？”

话音未落，亚明双手抱头“呜呜”哭了起来。

我把几张面巾纸塞在他手里，然后走出咨询室，在走廊的窗前深吸了几口气。乍看上去，这又是一个被网络“毒害”的少年。每次遇到类似的来访者，我首先想到的是网络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他们或沉溺于游戏中，或沉溺于网恋，或沉溺于不健康的视频中，社会舆论也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网络，口诛笔伐义愤填膺。网络似乎成了万恶之源，可是在舆论推波助澜时，人们容易忽略事物的根源，那就是，是谁把他们推向了网吧，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流连在屏幕前不能自拔。

我关上窗户，重新回到咨询室，这时亚明已经停止了哭泣，两手使劲揉搓着成团的纸巾。我坐回到他对面，等待他说话。

“我的家庭很复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了婚。当时妈妈决然地离开了家，留下了我们三个。当时我们的村子已经被拆迁改造，失去土地的爸爸只有靠补偿款和打工所得维持这个家。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爸爸又找了一个对象，就是现在我的后妈。后妈那边有一个女孩，于是爸爸一下子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她们身上。哥哥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一般，勉强读完高中就当兵去了。爸爸对我一点都不关心，只知道指使我干家务。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桌子上有几盘做好的菜，肚子咕咕叫的我就夹了几口肉菜。没想到在厨房的爸爸出来就踢了我一脚，当时我嘴里的菜还未咽下去，就委屈地哭了，后妈出来打圆场，说男孩子要懂规矩，吃饭的时候要让妹妹先吃。我勉强吃了几口就跑了出去，在街上闲逛着，本想爸爸会出来找我的，可是一直到9点，仍然没看见爸爸的身影，于是就自己走了回去。我本想，爸爸和后妈一定会焦急地在等我，可是当我打开门走进客厅的时候，却看到了那样一幕。——几年过去了，那一幕仍然印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亚明忽然停止了说话，下意识地看了看门口。

“没事的，他们在接待室，听不到我们的说话，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我们有保密原则。”我安慰了亚明几句。

“如果能看到他们焦急的样子，即使挨上一顿打，我心里也会舒服的，可事实是，妹妹在自己的房间睡觉，他们在卧室里做那事，声音很大，我听得清清楚楚，直到我走进自己的房间，他们仍然没有停止。”亚明把头深深地埋在两腿之

间，似乎又看到了那晚的一幕。

“当时你怎么想的？”

“第一反应感到很害臊，后妈的声音很大，像是被人杀掉一样。当我关上自己的房门，依然能清楚地听到那屋的动静，等声音慢慢平息后，我忽然发现自己是可有可无的人。在这个家我竟然是那么多余，我把自己捂在被子里哭了整整一晚上。”

“你和后妈的关系怎样，那个妹妹呢？”

“后妈长得不像那么大岁数的，挺有女人味的一个女人。妹妹还未上学，挺懂事的，放学后一般跟着我玩。后妈对我不冷不热的，看不出什么态度来。原来我们家有两个院子，拆迁的时候除了补偿了这套房子，补偿款也不少。哥哥当兵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一直认为，后妈就是冲着爸爸的钱来的，不然她不会跟了他的。”

“那你感觉爸爸和后妈的关系怎样。”

“看上去不错，后妈也很会操持，家里收拾得很干净。爸爸在一个建筑公司看仓库。后妈很会做饭，我们回家基本上都能吃上热饭，这点我还是挺感激她的。”

“你知道当初爸爸和妈妈是怎么离婚的吗？”

“打我记事的时候他俩就老是吵架，有时候还动手，弄得整个家鸡犬不宁。妈妈很要强，每次打架都不吃亏，骂人的话很难听，渐渐地两个人没了感情，最后发展到不在一个院子里住。记得最厉害的一次，也就是他们决定离婚的那一次，妈妈说把爸爸堵到了床上，爸爸也说把妈妈堵到了床上，反正乱七八糟地打了一天。最后决定离婚。妈妈一气之下走了，但很快就成了家，于是我怀疑主要责任在妈妈这一边。”

“刚才听你爸爸说当初你的学习成绩不错，为什么就迷恋上网络了呢？”

“从小我就喜欢这东西，同学家有一台老式的机器，我就看着书琢磨，拆开装，装起来再拆，渐渐地就迷上了这东西。以后买了几本有关软件的书，弄明白了里面的一些规律，学校电教室的老师都让我帮着维护升级。学习成绩上游吧，但我感觉学习不难，只要一用劲就能赶到前面去。初三上半年，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爸爸买了一台电脑，于是我如鱼得水地畅游其中，当时的理想是当一名软件开发商，把微软赶出去，呵呵。”亚明抬起头，表情复杂地对我笑了笑。

“这很好啊！你的兴趣爱好与学习不矛盾，这是最容易成功的模式。”

“嗯，正当我沉迷于软件研究、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又让

我终生难忘的事。”亚明叹了一口气，刚刚抬起的头又低了下去。

“别着急，慢慢说。”我重新倒了一杯水，放到他手上。

“谢谢你骆老师。买了电脑后，只要一放学我就急着回家，去几个网站查询软件的研发走势，和一些高手们交流经验，这都形成一种习惯，一下课就往家跑。可是我渐渐发觉情况有了变化——爸爸说我不好好学习只顾打游戏。一开始我也没多在意，因为即使和他解释他也不懂，于是继续我行我素。可是有一天我回家准备上网，忽然看到妹妹在那里玩游戏，于是就让她让出电脑来。妹妹很不情愿，但还是出去玩了。不一会就听到爸爸回来了，一进门不由分说，径直走到电脑前把所有的数据线通通拔掉。一边拔一边骂，当时我正在下载东西，被他这举动弄得不知所措。当时我也很生气，于是就和他吵了几句，没想到他拿起一根铁管就抡了过来，我本能地举手一挡，铁管碰到胳膊立刻弯了。当我一边躲一边退到客厅时，只见后妈在门口说，整天上网有什么出息，不好好学习还不如趁早去拉大粪。我忍着胳膊的剧痛夺路而逃，直到跑出很远才发现胳膊已经不能弯曲，本想去同学家避避风头，可这个样子又怎好意思，于是我又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胳膊越来越疼，又肿又粗，于是我到一家门诊所想涂点碘酒，值班的一位护士见我这样吓得直往后躲，建议我抓紧时间去医院做一个透视，看是否伤着骨头。可是我身上没带一分钱，即使到了医院也不会给看的。我有点走投无路了，忍不住在大街上大哭起来，当时还希望能有一个好人过问，能给我点钱去医院看看，可是行人都躲得远远的。这时候我多么希望爸爸能出现在我面前，哪怕是再踹我一脚，只要能把我领回家就行，可是我失望了，快 10 点了，仍然不见爸爸的影子。走投无路的我只好进了一家网吧——不是为了上网，而是为了避开路人的眼睛。直到第二天凌晨，爸爸和几位同学才找到我，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是‘骨裂’。爸爸可能也害怕了，在医院陪了我一天，但一句道歉的话都没说。”亚明一边流泪一边诉说，一片片纸巾被搓成球状撒了一地。

“后来呢？”

“后来我再也没有碰过那台电脑，但是妹妹也很少再碰它了。上高中后，我就寄宿在了学校，除了周末回家拿点东西，我一直待在学校里。我对那个家已经没有了半点感情，当时我只想尽快毕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可是一想到还有三年的时间，真的很难熬，于是就不愿意学了。高二的时候和几个同学商量着假期打工挣钱。我们去了外地，在一个工地上做小工，可是很累很热，很快就坚持不住了，于是就去海鲜市场给人当搬运工，起早贪黑的也不轻松。后来有几个同学坚持不住了，早早回了家，最后只有我和张嘉坚持了下来。当时想，就是再苦再

累，也比在家强。”

门外忽然有些动静，我知道是亚明的爸爸在外面偷听。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两个小时又过去了。

“亚明，很高兴你能把过去的一些事情告诉我。时间到了，我过去和你爸爸说几句话。我们约个时间再谈，好吗？”

亚明不置可否地看了看我，好像还有很多话没说。我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起身走出门外，差点和亚明的爸爸撞了个满怀。

我把尴尬的老王让回接待室，几个人起身看着我。我示意他们坐下，瞥了一眼坐在我身边的他。

“王大哥，刚才和亚明谈了谈，也了解了一些他过去的生活。你的家庭很复杂，管教孩子的方式很有问题，希望你能把孩子带回家，什么也别说，让他洗洗澡，换身衣服；如果愿意就让他回学校，你要好好地找老师解释一下，就说亚明感冒了，害怕传染给寝室的同学，但记住一点，一定要当着亚明的面和老师说，记住了？”

“骆老师，你是不知道……这孩子。”

“知道。刚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亚明很聪明，是个好苗子，希望你能好好培养，下周同一时间带他过来。”我打断了老王的话，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一干人稀稀拉拉地站起来，和仍然垂头丧气的亚明一起下楼去了。

回到办公室，我长长舒了一口气，看着满地的纸团和那只被捏扁的纸杯，眼前总是浮现着亚明那油腻的头发和苍白的脸。这是一个怎样的心灵啊。打开电脑准备写会谈记录，但脑子乱得很，一个字都不想打。奇怪的是，现在塞满脑袋的不是亚明，而是他的父亲——那个看上去忠厚木讷的老王。

有位心理学专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如果家庭比不上冰冷脏乱的网吧温暖，那么你就不要奇怪孩子的选择了。”这句话听来有点偏激，但若用在亚明身上却是再合适不过了。当然我不能只相信一面之词，在父亲那边一定也有一肚子委屈，分手时说的那句话既是托付也是试探。如果他真的能把孩子重新送回学校，并按我的嘱咐和老师交代，那说明我的判断还没有跑偏，反之，问题的重点要有所转移了。

于是我决定找老王谈谈。

老王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好像一肚子话正急着找人诉说。在我的办公室，面对面进行了晤谈。

“亚明的这次彻夜不归，你能给我一个原因吗？”

“骆老师有所不知，这孩子从小就不听话，脑子很好用，但就是用不到正地方。开始喜欢电脑我也不反对，可是不能因为这个而耽误了学习，你说对吧？”老王又点燃一支香烟，略显沧桑的脸上带着些许委屈。

“这样吧，你大体谈谈你的家庭吧。”

“哦，早些年和亚明他妈离了婚，后来又找了一个，人家对他也不错。可是，这样拼凑起来的家庭难免磕磕碰碰的。其实不一定是故意的，说不定那一句话他就心惊了，就给脸子看。时间长了，人家也不愿意，于是就和我闹别扭，有时候我也压不住火，就训他几句。可能慢慢地和我记仇了，越来越不听话了。”老王把烟头丢在地上，踏上一只脚使劲踩了个来回。

“能说说为什么和前妻离婚吗？”

“唉，说来话长。我们脾气不对路，老是拧着来，尤其是和他爷爷奶奶拌嘴，一来二去地就分居了。我们有两个院子，她自己跑到一个院子里住。男人嘛，有时候也想那事，但每次都遭到数落，最后我也死心了。发展到最后基本上不是一家人了。我必须说明的是，是她首先找的人。一开始不承认，说我拿脏水泼她，直到被我堵到。最后干脆就离了。”老王又想点烟，我站起来打开窗户，他又不好意思地把烟卷插了回去。

“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她对孩子怎样？”

“我的脾气也不好，有时候压不住。再就是，可能那事频点儿。她对孩子很好，尤其是老二，他娘俩的关系不错。当初本想让老二跟着她过，可是她死活不肯，能看出老二挺失望，但家产她一点没要，只说照顾好孩子就行。”

“你怎么认识现在这个对象的？”

“我在工地上看仓库，她不是本地的，给工人做饭，人很年轻也很勤快，和丈夫不好。我们见面的时间长，一来二去地就好上了。带着一个小女孩，我看人家还是挺有诚意的，可是老二说人家图我的钱。唉，一个家庭没有一个女人不行，也不像个家啊。”老王很不习惯这样干坐着，两手来回搓着，不知道往哪儿放。

“你打过孩子吗？”

“打过。有时候他让我生气，我就踹他几脚。男孩子嘛，不打不行。”

“最厉害的一次你还记得吗？”

“他是不是都和你说了？”老王有点惊愕地看着我，像是被揭穿了某项秘密。

“我在问你啊？打得最厉害的一次你还记得吗？”

“可能是用铁管打他胳膊那次吧。当时他和妹妹争电脑，还打了妹妹——那

么小的孩子，当哥哥的让着她才是——再说了，咱是亲爷俩，人家是外来户，本来就容易想多了，这不让人家下不来台吗？于是就打了他一棍子，胳膊受了点伤，也没大碍，几天就下去了。”老王明显有点不自然，不断摸上衣口袋里面的香烟。

“那次他是不是一夜未归？”

“我以为那么大孩子了，跑出去溜达一会也就回来了，可是等到深夜仍没回来。我就有点着急，于是没等到天明就叫了他两个同学在网吧把他找了回家。当时气得我还想揍他，但看到红肿的胳膊我就心软了。”

“王大哥，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可能不愿意回答，但希望你能告诉我真实的想法，行吗？”

“咋不行啊，现在被这孩子给愁死了，这不没办法了才找到你，听说你有能力治疗孩子的心理疾病，只要为孩子好，做什么都行。”

“有这个态度就好，也感谢你能为孩子做出牺牲。那么在你的心目中，现在的妻子和亚明谁重谁轻？”

“嗯？这个……”老王没想到我会问这样的问题，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问题很难回答吗？”

“我没考虑过这问题，你这么一问，我有点糊涂了。”老王涨红了脸，把烟盒捏在手里直直地看着我。

“我替你回答可以吗？”

“哦，那您说。”

“夫妻感情固然重要，但孩子也不能忽视。你只知道照顾你这位新婚妻子的情绪了，却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在你的心里，孩子是会树大自直的，是不用照顾的，管他吃管他穿就足够了，是不是？当你为了一个还无法辨别是非的小孩的一句话，为了照顾你这位新婚妻子的面子，就对自己的孩子挥舞铁管的时候，亚明还有位置吗？你想过没有，当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孩子，当一个已经失去了家庭温暖而被父亲打伤的孩子，在寒冷的深夜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他的感受是什么；当他忍着剧痛找诊所却发现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又在想什么；他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亲人出现在面前，陪他一起疗伤。他可能会想起远在他乡的妈妈，但一定会想起之前挥舞铁棍的你。不管他的胳膊有多痛，他都能忍；可是他的心在流血，他不能忍，也不知道怎么去忍。那时候的你呢，在哪里？在温暖的家里，守着年轻的妻子，可能还在听她数落孩子的不是。你只顾妻子的情绪、面子，自己的孩子呢？正拖着一只被你打折的胳膊走投无路，在冰冷的网吧忍着难以忍受的双重剧痛熬过了一夜。孩子的分量呢？在你心里他还有分量吗？”

“呜呜……”在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老王的表情像六月的天气，迅速变化着，最后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骆老师，我也难啊！一个男人拉扯着两个男孩子，饭是我做，衣服是我洗，又当爹又当妈的滋味真的不好受，于是我想尽快地给他们找个后妈照顾他们，夜里也好有一个说话的人，呜呜……”

“这种生活我当然理解，你也受了很多委屈很多罪，夜里独守空床的滋味也很难受，可是你不该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忽略了他的感受，因为他比你们还脆弱还容易受伤。我指的是内心的伤害。不管什么原因，妈妈的离去已经给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痛，可是你的作为无异于雪上加霜，你仔细想过吗？”

“呜呜，骆老师，你别说了，我很难受。”老王依旧痛哭流涕。

“好，看在你比我大的面子上，很多话我不说了。你好好反思一下吧。你可以吸一支烟了。”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已是中秋景色，似乎嗅到了苞米的清香。

与老王的那次谈话还算成功，感觉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和严重性，而对他的触及不像想象的那么难，外表坚强的人内心其实很脆弱，这再次印证了“仙人掌”现象。

没到下次约谈时间，老王又打来电话，问下一步怎么办。我问他亚明是否在学校，状态如何。他说一直住校，老师的反映是情绪低落，像是得了重病，还一直催促他带孩子去医院看看。我说你没有露馅吧，他说绝对没有，不然亚明可能还会逃跑的。看样子老王也领会到了那些话的意思。我说按约定时间，你和亚明来吧。

治疗室的窗户正好对着大门，我早早地站在窗户前，等他爷俩到来。晚7点，只见爷俩骑着电瓶车进了大门。停好车后，一前一后走了进来。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亚明在前老王在后。

这次的亚明有了明显的改观，头发不那么乱了，衣服还算干净。两人坐稳后，很不自然地谁也不愿意看谁。但能看出来老王不像上次那样理直气壮了。

“亚明，你对中国的软件业乐观吗？”

“嗯？哦，咋说呢，核心的东西依然掌握在别人手里，这就会受制于人，我不乐观。”亚明对我的提问感到很突然，用怀疑的眼光瞅着我。

“那你说怎样才能不受制于人呢？”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很难解决，就像电脑的操作系统，我们现在是拿来主义，看似简捷实用，但隐患很多，如果一旦出现国际争端，后果不堪设想。就像现在的汽车、飞机行业，核心的发动机不能自主生产，一旦出现问题，怎么办？”

“可是那时候也没有阻止我们制造两弹一星的步伐啊。”

“别老是趴在历史上啃老本了——美国的航天飞机都退役了，我们还在研究载人呢，差距太大了。”

“那你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是对双方的制约吗？”

“是啊，但是一旦发生战争呢？人家的核心技术还会给咱们吗？更何况现在进口的技术都是人家淘汰的。”

“战争不会那么快就发生的。”

“可是人家也不会等着你上来再走吧？”

“这话对，所以说，民族振兴的基础还是人才的培养，一味复制效仿不会有出息的。”

“骆老师你说得很对，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学术基本上都是造假，没几个耐住寂寞搞研究的。大学生在干什么？教授专家在干什么？在混日子，在作秀挣钱。这太不正常了吧。”

“这就是我看好你的原因。你到我这里算是来着了。我非常佩服你的人格和见地，希望你能不走寻常路，杀出一条血路，为中国的软件开发做出贡献。”

“骆老师，我让你失望了，我做得其实并不好。”亚明有点害羞，红着脸笑笑。

“如果做一个能出人头地的人，就要付出平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这种辛苦不单是体肤，还包括心智。世界上大凡成功的人，有几个是风平浪静过来的？这也许是上帝给你的机会和考验吧。”

“骆老师，你的话我很喜欢听。其实若细想，真的不是问题，可能是没学会为人处世吧，没学会体谅大人的难处。”

我一边和亚明交谈，一边观察老王的表情。有意思的是他的手，一会拿出烟盒，一会又装回去，来回重复着，但始终没有点燃香烟，对我们的谈话他没办法插言，但能看出眼睛中透露出崇拜的眼神——他也许没想到自己的儿子能说出这样的话，虽然他听不懂，但能明白我们在谈“大事”，于是他规规矩矩地坐着，一小时内一言未发。

“上次和你爸爸谈了一次，了解了你们家庭的过去，虽然很复杂，有些事情也不该发生，但毕竟已成事实。你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甚至守着我放声大哭。虽然他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儿，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原谅他。”

“切！”亚明依旧没看爸爸一眼，对我的表述不以为然。

“王大哥，亚明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想你应该有所了解了。他是一个志存高远胸怀大志的好孩子，并不是你以为的只知道上网玩游戏而不知道学习的坏孩子。

有些事情你也许弄不明白，但是你必须相信自己的儿子，你伤害了他，排斥他，但是请你想想你老去的时候，谁会在你身边伺候你？也许他会记恨你，也许他会原谅你，但这绝对不是一方的事情。你愿意对儿子谈谈你的看法吗？”

“我，我，唉，我的脾气的确不好，尤其是与他妈离婚后，我更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上次我都和骆老师说过了，以后希望你能按时回家，其实她还是挺好的，你不在家的时候经常提起你，尤其是小琪琪更是吵着要找你。学习上的事我不明白，这次找到骆老师，我不明白的事，老师会明白的，你以后多和老师联系就是了。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不要闷着，你闷着，我也不好受。”老王的眼睛有些发红，能看出来是动了感情。

“亚明你说说你对网络的认识吧。”

“原来我根本不是玩游戏，我是在查阅资料，和行内的人交流信息，后来我感到很自卑，很无力，于是我就自己设计游戏，把自己装扮成无敌斗士，去打败一切对手。我知道这是在自欺欺人，但我愿意沉湎其中，去享受那种快感，因为现实对我来说就是失败，我不想失败永远伴随着我。后来感觉自己的想法很可笑，但的确有点不能自拔了，有一段时间甚至想到了自杀。的确，家里的事我很少管，家务几乎不做，回到家就是上网，这点我是做得不好。”

“你怎么看所谓的网瘾现象？”

“我发现泡网吧的都不是什么正经人，除了那些不务正业的社会青年，几乎都是不愿意回家的学生。当时我还很自豪，因为我发现，网吧里除了玩游戏、聊天、看黄色视频的，还真没有像我这样在查寻资料学习的。他们可能都空虚吧，没有什么理想和寄托，只有把多余的精力发泄到电脑上，久而久之，虚拟和现实的界限就不清楚了，自己总以为是网络里面的人，已经不自觉地和现实隔绝了，甚至不再愿意去了解这个让人失望的社会。这就是所谓网瘾形成的原因吧？”

“好！亚明，我欣赏你的观点。除了这些，我想作为一个年轻人，还是应该有点自律的，别指望这个社会白给你什么，想要得到就必须付出。在网络中寻找安慰，只是画饼充饥罢了。别人管不了，我希望你能尽快地走出来，战胜自己，迎接挑战！”

说这话的时候，我甚至站起来挥了挥拳头，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这是在晤谈。亚明似乎也受到鼓舞激励，也直起身子看着我，像真的在迎接战斗。

临走的时候，我对亚明说，和你爸爸握握手吧，他现在很内疚很难受，他也希望得到你的原谅和安慰，希望你能理解。两个人仍然很别扭，场面很尴尬，我把亚明的手放到他爸爸的手上。

“亚明，爸爸的手再也不会拿铁管了，他在你人生的道路上只会一路扶持。

王大哥，将来的这只手很可能会改变世界，希望你好好珍惜。”

只见两只手握在一起，开始两人不好意思，慢慢地父子俩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起来。

我像一个导演一样，导演了这场情景剧。我在评估这场剧的效果。其实一开始我被老王给误导了——这压根就不是什么网瘾的问题。以前接触过不少网瘾案例，几乎都是用系统脱敏的办法给予支持性治疗，效果不一，但极少是单一的网瘾问题，事件的背后都是有情感纠葛做基础。单纯的网瘾个体是不会找心理师的，就像那些仍在网吧中玩得不亦乐乎的男男女女，他们的精神世界已经不属于现实，他们的行为或许无人过问关心，也无须大惊小怪，正所谓自己有自己的活法。这不是一个小小心理师所能解决的问题。

大概在事后的第三周，亚明要求见我。我知道他还有问题没有暴露，单纯的感化能治标，但很难治本，这已是经验之谈了。

“对不起骆老师，有些话还是需要和你说，以前我没有说，你也没有问，可是我感觉这仍是个问题。”

“你说吧。”

“你对性的问题怎么看？”

“你是说手淫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心理师啊，这点还能瞒得住我。”

“不是很频繁，但我感到挺那个的。我查过资料，但不知道资料上说的对不对。”

“没事的，你一周几次？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

“两三次吧，在学校很少，但是一回到家就忍不住。”

“在家里忍不住？”

“是的。”

“在什么情况下忍不住呢？”

“说出来你别笑话，我一看到阿姨就有那种冲动。”

“哦，这么说阿姨的穿着有些另类吗？”

“也不是。她的身材，我每次看到就有些异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按说这是大逆不道吧。我很纠结，但是控制不住那种冲动。”

“所以你在网吧有时候也看好玩的视频吧？”

“是的，如果释放不出来，很难受，但是只要不看到她，也很少去想那事，

这也是我不愿意回家的一个原因吧。”

“其实你对手淫存在误区，像你这个年龄的应该有正常的性活动了。手淫是排解性欲的最直接的手段，生理课你也上过，这方面的知识你应该了解。这不算什么，但凡事都有度，如果过度手淫就会对器官造成损伤，甚至会影响情绪，造成精力不集中等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不需要解决啊，这是正常的生理活动，你只要控制次数，合理发泄就可以了。你想想，明年就高考了，你在家还能住多久，还能看到阿姨多少次，你现在应该集中精力把学习成绩提高一下，也好考一个理想点的大学早日独立出去，这才是正道，你说对吗？”

“你说这不是问题吗？”

“对啊，这又能是什么问题呢？！你看到阿姨就有冲动，你总不能把这种冲动变成现实吧？偷偷地发泄未尝不可。”

“可是……”

“可是你的道德不允许这么做，是吧？”

“是，我老是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这只是你的意识问题，不必过多地纠缠于这种假设中。你的这种想法只要阿姨不知道，她是不会怪罪你的，更何况，你就要离开家了，你要好好地修复家庭关系，将来有出息了再回来回报他们，你的这种‘负罪’感才会消失。现在首要的任务是集中精力学习，明白？”

“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没什么了，忽然放松了很多。现在爸爸对我特别好，周末回家阿姨都是做好了饭等我，还让小琪琪向我学习，让我教她在电脑上制作简单的游戏。你说得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分手时，亚明忽然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

“感谢骆老师救了我也救了这个家，我不会辜负你的希望，明年拿出成绩再来见你。”

目送亚明消失在走廊那端，我的眼睛竟然湿润了。

档案十七　肥胖者敏感的心

农贸市场永远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像六月里大雨过后的池塘。

我在一个肉摊前询问价格，肉贩的回答让我摸不着头脑，“十四元一斤？怎么涨这么快！”我嘟囔着转身就走，后面隐约听见一句“不在地球上吧”。

“骆老师！骆老师！”身后好像有人在叫我。我转回身，只见一位女士笑眯眯地冲我微笑。

“你是？”

“骆老师，我听过你的《催眠减肥》课程，你可能早把我忘记了，但是我却受益匪浅，至今还记得‘减肥是需要吃饭的’那句话。我姓张，你一定想不起来了，呵呵。”

我仔细打量这位女士，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哦，是小张啊，你好！谢谢你还记得那句话！你看上去很健康，有成效吧？”我顺坡下驴地应付着。

“体重没降，也没长，但从你的讲课中学到了很多新鲜的观点。”小张笑眯眯看着我，似乎没打算结束对话。

“哦，生活是一种态度，能理解就好。”我稍微侧了一下身子，发出了一个想走的信号。

“骆老师，你别急着走。就是没碰到你，我也正准备去找你，为了我表妹。”小张见我要走，有点着急。

“你表妹怎么了？也是暴饮暴食？”

“她挺胖，但这个不是主要的。她有点忧郁症了，不愿意出门，情绪很不好，

正想带她去见你，这么巧就碰到你了。”

“好的，我的电话你知道，希望提前联系。”

走出市场，我使劲搜索记忆，但就是想不起这个小张。那次讲座是受网友邀请，听课的人之前基本上未见过面。一天的课程结束后，我也没记住一个名字，但反馈的效果不错，不少人和我签订了减肥协议，还真有几个立竿见影的。课程其实主要讲的是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只不过是借助“减肥”这个热门话题罢了。

小张和表妹如约而至，但她的这个表妹很难与“挺胖”两个字联系起来，如果再稍稍瘦一点，倒是很像林黛玉。她们俩姐妹的性格大相径庭，小张依旧是快言快语，也不客气，似乎胖点的女士都具备这种特点；表妹皮肤很白，一头黑发倒让我感觉很不自然，她进屋后一言不发，自顾玩弄着钥匙上的一只小熊。

我让小张看过咨询协议书，就一些专业的条目做了说明。

“骆老师，你让琳琳自己说吧，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张摇着手里的纸扇，语气中带着无奈。

“你叫琳琳？”

“嗯。”

“你知道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容易想起什么吗？”

“不知道。”

“我会想起林黛玉。”

“嘿嘿。”

“你喜欢林黛玉吗？”

“不喜欢。”

“为什么？”

“弱不禁风，多愁善感吧。”

“你认为多愁善感的性格不好吗？”

“不好，我很喜欢表姐这样的性格。”

“尝试过改变吗？”

“嗯，但是没效果。”

“朋友们怎么评价你？”

“也是多愁善感吧，朋友越来越少了。”

“小时候就这样？”

“不是的，妈妈说我小时候很活泼。”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

“初中吧。”

“有原因吗？”

“同学们都笑话我，说我胖得像小猪。”

“那时候你很胖吗？”

“嗯，很能吃，也能睡。”

“所以你就觉察到这是个问题了，对吗？”

“嗯，开始没在意什么。等长大了，发现自己很胖，同学们都用那种眼光看我，于是我就开始注意了。”

“你是怎么注意的？”

“减肥呗，希望自己尽快瘦下去。”

“有效果吗？”

“效果不明显，最后都快绝食了，还是瘦不下来。”

“你父母胖吗？”

“妈妈很胖，爸爸不算胖。”

“那你现在的想法如何，每天都沉浸在什么情绪中？”

“唉，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见陌生人，很自卑，很无助，害怕别人说‘肥胖’，一听到这两个字就紧张，不敢往前想。”

“你认为自己很胖吗？”

“咋不胖啊，都超过标准体重十斤了。”

“那你和你表姐比较一下，谁胖？”

“我不和她比，她大大咧咧的。”

“骆老师，你看看她是什么思想啊，我也这样开导她，可是她根本就听不进去。琳琳，上次你真该去听听骆老师的讲座，胖子的优点很多，尤其是性格方面，再说了，你本来就不胖，只不过就是超了那么一点点，依我看还不到丰满的程度，还需要吃。嘿嘿。”一旁的小张终于搭腔了，看来憋得不轻快。

“去你的，谁跟你一样啊，没心没肺的。人与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没有可比性。你喜欢胖胖的，我就不喜欢——萝卜咸菜各有所爱。”看来琳琳本不是很闷的人。

“骆老师讲了，胖瘦不是问题，关键是看你的情绪怎样，如果你为了减肥而弄得整天郁闷，还不如不减呢。”小张加快了摇扇子的速度，对表妹的观点不屑一顾。

“那你说，胖有什么好处？好看的衣服不能穿，出门遭人白眼，还会引发各种疾病。”琳琳摔打着那只小熊，一点也不示弱。

“这就是你的认识问题了，我虽然很胖，但我不愁得慌，赚一个好的心情，比整天愁眉苦脸的强吧。”

姐俩你一言我一语吵得很热闹，我像一个观众欣赏着她俩的表演。虽然期间小张使眼色让我声援，但我就是不吱声，想看看她俩能争论到什么时候。

姐俩见我始终不说话，慢慢停止了争论，把目光转向我。

“你们姐俩真好玩，是不是忘了来这里的目的了？呵呵。”

“二姨说琳琳闷在家里不出门，让我过去看看，一问才知道是害怕出门被人家笑话。你看看琳琳的脸，都成啥颜色了，再不调整就出问题了。”小张想用手撩开琳琳的刘海，被琳琳一扭头躲开了。

“琳琳，你感觉自己现在的状况正常吗？”

“不大正常吧，表姐说听过你的讲座，说能治疗心理疾病，我也怀疑我是不是得了心理疾病，于是就跟着她来了。”

“很好，谢谢琳琳对我的信任，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可不会教你减肥。如果你愿意，我倒可以让你自然、大方地走出家门。”

“但是我的根源就在这‘胖’上面，你能舍本逐末？”

“不信咱就试试呗。呵呵。”

“试试呗。”琳琳终于有了笑脸，看上去还很顽皮。

“琳琳，在开始治疗以前，你最好能回答我几个问题，你愿意吗？”

“愿意，只要难度别太大了。”

“没有难度的。第一个问题，胖与瘦有什么区别？”

“这很简单，胖人穿衣服不好看，行动不便，还容易引发各种疾病，瘦的就不会这样了。”

“你的意思是，瘦子穿衣服好看，行动灵活，不容易生病？”

“不是吗？”

“既然这样，为什么在唐朝都喜欢丰满的女人？”

“社会背景不一样吧，皇帝喜欢杨玉环，而杨玉环又很胖，所有就带动着全国一阵肥胖风吧。”

“你的意思是说，人们之所以对胖瘦有所偏爱是因为社会背景不一样吗？”

“对啊，现在的社会可是都喜欢瘦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哦，就是说，你对胖瘦的认识基本上取决于别人对你的看法，对吗？”

“差不多吧。”

“假设外界这种看法不存在了，你是不是就不那么很在乎了？”

“嗯，可能吧。”

“这么说，你是活在别人眼里的一个人，失去了自我认同，是吗？”

“也是吧，人们不是都在乎别人的看法吗，难道你不是这样吗？”

“如果一个人老是看别人的眼色行事，那会怎样？”

“嗯……”

“看一个人的眼色还行，对方让你往东走，大不了你往东走就是了。但如果又出来一个人，让你往南走，再出来一个人让你往西走，那你到底听谁的？你怎么走？”

“没法走了。”

“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主见，只是听信别人的话，那他是很难往前行走的。就像现在的你，之所以不敢出门，是因为害怕别人看你，害怕别人说你胖。或者我们做一个试验：你走在大街上，你留意观察四周，看看多少人在注视你，又会有多少人说你胖？”

“人家心里会嘀咕的。”

“人家心里说什么，用得着你去揣度吗？如果整天都在考虑别人说什么，累死也不赶趟啊。”

“嗯，也是的。”

“你看看你现在的脸色，几乎没有了血色，这说明你严重的营养不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出现问题的。”

“可即使这样，还是很难控制体重，不能任其发展吧？”

“减肥是一件很难的事，是一件需要消耗能量的事，所以说，减肥是需要吃饭的。如果你连减肥的能量都没有了，能有效果吗？”

“你的观点真新鲜，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

“刚才你和表姐进门的时候，凭我的直观感觉，你猜猜我会喜欢谁和信任谁？”

“不知道，那只是代表你自己的观点吧。”

“对啊，在此刻，起码我是客观的。”

姐俩相视一笑，似乎对我的问题很感兴趣，但谁都不好意思开口。我停顿了一会，给琳琳一个思考的空间。

“这样吧，我给你俩举个例子，假设你们开车到了一个陌生的三岔口路，需

要问路，正好一个胖子一个瘦子在路边，如果他俩的回答正好相反，那你宁肯相信谁？”

“我当然相信胖子了。”小张抢先回答。

“那琳琳呢？”

“我想也会相信胖子多一点吧。”

“为什么？”

“因为总感觉到胖子憨厚，可信度高一点；瘦子总显得狡猾，不太容易让人相信。”姐俩对视了一眼，无多大争议。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实验，答案是，85% 的人相信胖子，所以胖子的人缘远远好于瘦子。在欧美国家，女性择偶的标准偏向于胖子，因为胖子憨厚诚实，这是胖子们给人的大致印象。”

“女人胖了就不好，男士都喜欢瘦的女人。”

“这种以瘦为美的现实源于社会主流文化的变迁，谁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女人都喜欢瘦了，女为悦己者容，这正说明男人的眼光在发生变化。T 台艺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推波助澜，我也不否认这个社会现实和文化现象，但是 T 台的生命是短暂的，T 台毕竟是一个表演的舞台，不是现实生活，如果你们女人都像模特那样生活，那会产生一亿多人的营养不良个体，那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是什么好事。”

“你不愧是心理师，说着说着就被你绕进去了。”琳琳已经有了兴趣，不像刚才那样排斥了。

“琳琳为什么不染头发？如今在大街上，年轻人留黑发已不多见。”

“我感觉到染黄发的女人都不自信，是不是，骆老师？”

“你分析的很对，这就说明琳琳还是一个很自信的姑娘。若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女孩子染黄发是潜意识对自我的否定，也就是说对自己的容貌不自信，这样的人容易自卑，因为我就是我，不会因为头发颜色改变而改变。反之，如果我看到一个黑发的姑娘，我是很愿意多看几眼的，不是因为她的另类，而是我打心眼里钦佩自信的人。”

琳琳有点羞涩的低下了头，能看出来我对她的褒扬她还是很受用的。

“按你这么一说，就是真的很胖了，也不应该自卑？”

“你看你姐姐自卑吗？我倒感觉她的状态比你要好得多，因为她知道人的愉悦取决于自己的即时情绪，可以这么说，你愿意高兴就高兴，不愿意高兴就不高兴，就这么简单，是吧，小张？”

“琳琳，你好好听听骆老师的的话，你这就是自找的。”

琳琳又低下头，久久不再言语。

结束这次晤谈，我明白了琳琳的问题不单纯是肥胖问题。从外形看上去，琳琳只是稍微胖了那么一点，而问题的根源是她对肥胖的错误认知进而发展到自卑退缩。第一次晤谈看上去有些效果，但绝对没有触及到琳琳的深处，也就是说，在纠正她的认知的同时，还要慢慢改变她的行为，让她走出家门，适应社会环境。这需一个过程，非一朝一夕就能见效，于是我决定把重点放在行为治疗上面，对其进行系统脱敏（当然这首先得取得琳琳的同意）。

晚上我与几位哥们一时兴起，相约去了一家健身俱乐部。较远的地方有几位练健美操的女孩，随着很有节奏的音乐伸胳膊蹬腿的很是卖力，我忽然发现一位女孩很是面熟，哎，这不是琳琳吗？但我没有出声，只是偶尔回头看一眼，心想：白天不出门，晚上偷着出来减肥呢。我们正聊着，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哎呀”一声，回头一看，只见跳舞的一位女士摔倒在地上——是琳琳。

只见她面色苍白的躺在地板上，像是晕厥。周围的人束手无策，我挤到跟前，摸了摸琳琳的额头，示意教练赶紧拿瓶水过来。众人把她抬到旁边的沙发上，我给她慢慢喂了几口水。不一会琳琳醒了过来。

“骆老师，你怎么在这里？”琳琳眯着眼睛，显得还是很无力。

“哦，碰巧了，我过来玩。你感觉怎么样？”

“头晕，浑身没劲，可能是出汗太多，虚脱了吧。”

“可能是。你别动，休息一会就好了。”

众人一看她没了生命危险，我们也认识，就都散了。我把一条毛巾递到琳琳手里，让她多喝点水定定神儿。

“你晚上没吃饭吧？”我问她。

“你咋知道的？”

“一看你的脸色就知道，看来你是要美不要命了。你怎么来的？”

“打车过来的。没事的。”

“不行的，我还是送你回家吧，你这是严重的低血糖反应，下楼后吃点东西，不然还会晕过去的。”

我把琳琳搀下楼，在小超市买了一包酸奶让她喝下，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她送回了家。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小张，把前一晚的情况给她说了一遍。我说，如果这样

下去，琳琳真的很危险。她说，我还是和她再去找你吧，我说什么她不听的。

晚上，姐俩又来到咨询室，琳琳看上去脸上有了些气色，进门就表示感谢。

“琳琳，如果那情况发生在马路上，后果不堪设想。”

“我记住了，骆老师。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些话，我过滤了几遍，很有道理。从那晚上我就决心一定合理进食了，不再自己折磨自己了。我只是白天不愿意出门，其实在家里很闷得慌，爸爸妈妈渐渐地也有点心烦，于是晚上我就出去发泄一下。”

“这样吧，我计划解决你不敢出门的问题，你是否愿意？”

“当然愿意了，只是你别再让我感到害怕就行。”

“好的，现在我给你做一个害怕指数的评级表，给你标上分数，看看你到底在什么指数上。”

琳琳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我在一张纸上画了一张焦虑等级表。

1. 在家	0分	表示不焦虑紧张。
2. 出门	1分	表示略有紧张
3. 下楼	2分	表示焦虑稍微加重
……	……	
10. 在超市广场	10分	表示紧张极限，有钻地缝的感觉

“琳琳，你过来看看，这张表能代表你的情况吗？”

“差不多吧，就这样。”

“好的，现在请你闭上眼睛，调整好坐姿，做三个呼吸，听我讲话。现在你坐在家里的电脑旁边，正在上网玩游戏，体会一下这种感觉。很安全很惬意是不是？”

“是的，很安全，一点也不紧张。”琳琳闭着眼睛，表情平静。

“现在你正走下楼梯，走到楼下，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有点紧张了，我害怕楼下有人看我，说我胖。”琳琳的身体稍微移动了一下，表情有点不自然。

“现在你正在走出小区的门口，前面就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不行了，我很害怕。我不敢出门，不敢上街，我害怕人们都看我，都说我胖。”只见琳琳浑身颤抖，额头上已经有了汗水。

“好的，不要紧张！请做三次深呼吸，放松你的额头，你紧锁的额头会慢慢舒展开来；放松你的脸颊，你会露出甜甜的微笑。”

只见琳琳慢慢平静了下来，身体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只是额头仍在流汗。

“很好，你现在已经不怎么害怕了。现在你又要走出大门，走到街上，周围有许多行人。”

“我还是紧张，还是害怕行人看我。”琳琳的身体又开始微微颤抖，只是幅度比刚才小了很多。

“没关系的，你已经好多了。现在再请你做几个深呼吸，放松你脖子上的肌肉，放松你的双肩，你会感觉很重的担子慢慢滑落下来，你会体验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感觉，是不是？”

“嗯，很放松，很舒服，不再那么紧张了。”

“好的。现在你走出大门，来到一个广场上。广场上的人很多，熙熙攘攘的，身边全是人，你的肩膀会被人碰到，你的鞋子也会被人踩到。”

“我有些害怕，也很紧张，但是我发现周围的人根本就不看我，他们有的看孩子，有的提着东西，有的看天上的风筝。”

“很好，你体会一下很多人看你的感觉，他们在看你，在议论你，在说你胖，体会一下。”

“我有些紧张了，浑身不自在，有点想回家了。”琳琳不自然地扭动着身体，头上又出汗了。

“请你再放松，再做深呼吸，一直放松到你的脚跟。你再看看周围的人，他们还在看你吗？”

“他们不看我了，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你坐在这广场上，好好玩一会。你不妨观察一下周围的人，看看他们的身材，看看他们的表情，想想他们都在思考什么。你使劲盯住一个人，盯住他，看看他会怎样？”

“他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了，转身走了。”

“好的，现在请你按原路走回家，走到你的书房里，重新坐回到你的椅子上。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太放松了，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很舒服，很惬意。”

“好的，请你在心里默数十个数，然后慢慢睁开眼睛。”

琳琳慢慢睁开了眼睛，看了看四周，看了看她表姐和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琳琳，谈谈刚才的感受吧。”

“其实，人多的地方并不可怕。他看我的时候，我就看他，结果最终是对方吓得转身走了。骆老师，你这是催眠吧，真的能改变我的意识吗？”

“不知道，你自己最清楚，希望你回去后好好的多练习几遍，也许就会好转的。但是有一个原则问题你不能再违反——你必须进食，若有违反，骆老师不再营救你了，哈哈。”

“好吧，我听你的。原来你说‘减肥也需要吃饭’我不理解，这次我信你了。”

“骆老师，刚才你给琳琳做催眠的时候，我也跟着入境了，真得很舒服，抽时间你也给我做做吧。”小张这才有了发言的机会，显得很是兴奋。

“你不需要催眠，你这种精神状态自然会感染别人的。”我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你俩走吧，我就不多留了。”

仅凭那一次仓促的放松治疗，我感觉还是不到位，于是我决定实地试验一下。

我给琳琳通了电话，说能否周末请我看场电影，没想到琳琳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说叫上表姐一块。但是琳琳也有些犹豫，还是害怕去人多的地方，但她的说法是不害怕人看自己了，而是害怕吵得慌。我提出建议：这样，你带上一个大墨镜，再戴上一顶大点的太阳帽，这样别人就会看不到你了，但是你看别人却很清楚。她愉快地答应了。

周六下午四点，我早早的就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广场，约定的时间刚过，就看到小张带着琳琳过来了。果然，琳琳戴着大墨镜，头顶着一个很漂亮的荷叶状太阳帽。我举手示意她们过来，两人连跑带颠地来到我身边，我说，时间还早呢，在这里坐一会再去影院吧。俩人和我并排坐在喷泉边的排椅上。我说，小张去买几支雪糕来吃吧。等我把小张支走，回头看了看正在四处张望的琳琳。

“怎么样，戴着墨镜的感觉不错吧。”

“嗯，还真是的，就像把自己装在一个大套子里，别人看不见自己，而我却能看到他们，很好玩的。”琳琳一手扶着墨镜，笑嘻嘻的四处张望着。

“琳琳，如果我现在让你摘掉墨镜，你敢吗？”

“别，别，我还是有点紧张。这样也不错的，墨镜里的天空很好看的。”

“这样吧，我们尝试一下。你把墨镜摘下来，然后迅速地再戴上，我只要求你一秒钟的时间，看看琳琳能做到吗？”

“骆老师，我还是有点紧张，嘿嘿。不摘行吗？”

“琳琳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这点勇气都没有怎么有毅力减肥啊？来试一试，你看看周围的人并没有看你，是不是？”

“嗯，我试试。”只见琳琳快速地摘掉墨镜，又迅速地戴上了，本来白净的脸蛋涨得通红。

“很好啊，你看看周围的人有注视你吗？我可是没有看到。来，再来一次，这次要坚持五秒钟！”我继续鼓励着她。

“嗯，我再试验一下。”琳琳把墨镜摘掉，裸眼看了看四周，然后又不紧不慢地戴上了。

“琳琳，勇敢地摘掉眼镜吧，因为它本不是你需要的。你的问题不是这眼镜，而是你的不自信。你看看周围的人有多少在看你，人家看你干什么？又不是林志玲来了，是不是？我敢保证，只要你把眼镜摘下来，你就战胜了原来的那个你，其实那个你是你最讨厌、最不需要的。你摘掉墨镜看看四周，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将来你必须融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中，你要和很多人打交道，这才是你未来的人生啊。”

“骆老师，你别说了，我本不是一个怯弱的人。摘掉又怎样，他们又不能把我吃掉，人家都不正眼看我一眼，我紧张什么？你看看周围，比我胖的人多了，人家为什么那么快乐？你看看那个胖妈妈，领着自己的孩子笑得多好。你再看看超市门口的那对恋人，女孩也不瘦，可是你看人家多甜蜜啊。我知道我的问题了，骆老师，谢谢你的良苦用心！看完电影，我一定请你吃饭！”说完，琳琳干脆利落地把眼镜摘下来，看着天上的白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知道，她彻底地解脱了。

档案十八　我得罪了一个广告模特

“马诺”这个名字的迅速窜红，无论是炒作还是偶然，“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句话的确触动了国人的神经，由此引发的争论一直喋喋不休。

晚饭时分和妻子聊起这事，她说：“别看舆论几乎是一边倒，但事实上人们很无奈，主流舆论往往与事实相反，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说好了，往往就都做不到。赞美是一码事儿，事实是另一码事儿。”我问：“你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出发，怎么看这句话？”她说：“环境、年龄都有局限，如果我现在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我倒认为马诺是真诚的，这总比在台前说一套冠冕堂皇的话，在背后我行我素要好。”我说：“没想到你很有见地啊。”她说：“其实都这样想，只是有些人不说罢了。”

我打开办公室的电脑，习惯性地看着网友的留言，其中一条立刻引起我的注意。“骆老师，难道喜欢坐宝马不对吗？”这是一个网名叫“阳雪”的网友留言。虽然就这一句，我却认为很有挑战性。

“坐宝马总比坐板车强。”我回复了一句，等待他或她的应答。

不一会，只见QQ上有陌生头像闪烁——是这个阳雪。

“为什么？”阳雪反问。

“舒服，场面吧。”

“我的问题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指责‘坐宝马比坐自行车强’这个观点，我以为这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个人有个人的观点，不必强求。”

“这是一种价值观吧，事关我的婚姻大事，我很矛盾。”

“你矛盾什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骆老师，久闻大名，我只是想请教你，难道追求物质享受不好吗？就要面对各种冷嘲热讽吗？”

“若按他人的逻辑，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生活在原始社会，没有物欲的追求，人类能进步吗？”

“哦？原来你这个大心理师也持这样的观点，我找到知音了。”

“‘存在就合理’，这是萨特说的。”

“对，不愧是心理师，观点就是不同，谢谢你。”

随后头像忽然变黑，阳雪下线了。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没头没脑地问几句，还没说出所以然来，就撤退了。其实很多人通过QQ提问题不是想征求什么答案，而是求得认同：一旦自己的观点得到“名人”的认可，便会欢天喜地。我知道这挺危险，可我又没义务去纠正，心理问题毕竟需要咨客的自我觉醒。

一天正在上班，忽然接到电视台一位哥们的电话，说他们广告部正在策划一个选秀节目，需要一位资深的评委，他积极推荐，要求我出山，并说明是有偿服务。我说你们就俗吧，都啥时候了，你们还跟风吃屁。哥们说，这你就不懂了，这本是一个俗不可耐的社会，不单你这大心理师明白，我们身在其中的也不糊涂，但谁和钱有仇啊，我们打出一个好幌子，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地搂钱，别人就幻想借助这个平台一夜出名一夜暴富，两全其美的事，市场上叫“双赢”，何乐而不为？这也是给你小子一个扬名的机会，爱来不来。

至于报酬问题，我倒没多看重，电视上的那些选秀节目我是不屑一顾的，认为那是披着为大众服务外衣的显摆，但现实是，选秀类节目方兴未艾，越演越热闹，倒是我显得有些落伍和矫情了。回想起那些漂亮但智商“待定”的选手们，我忽然有了一些冲动，想去现场看看，提几个很另类的问题难为一下她们。这个观念一闪，我自己也笑了。

电视台“拿来主义”，设置了一个知识问答环节，两位评委一位懂音乐的，一位懂人文的，我算是那位懂人文的。但组委会内部有规定，设置的题目虽然由评委自选，但不能超出限度，也就是说，不能提一些“过分”的问题。哥们是组委会的头，他对电视台其他领导说，放心吧，这位是心理大师，他的问题既风趣又含蓄，知识性还强，一定会为大赛添彩的。他一定认为我是余秋雨了。

比赛开始，炫目的舞台灯光，选手脸上脂粉的厚度足以掩盖所有缺陷。轮到

知识提问环节，一位看上去国色天香的女选手往前迈了一步。该我发问了。

“五号选手你好，我的问题很简单，希望你不要紧张（职业病），你怎么看‘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句话？”

“评委老师，你好，我认为这个观点很幼稚。感情的基础不是物质，而应该是相互间的信任和支持。”

“哗哗哗！”观众席的局部地区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和掌声，看来五号的回答符合观众的口味。

“我看了你的年龄是23岁，请问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找一个有共同志向，有共同语言的为伴。”五号选手一直微笑着，看不出有半点紧张。

“假设你理想的那一半身无分文，无房无车，你能嫁给他吗？”

“能！”五号选手回答很干脆。

“这个社会很残酷，如果没有创业的基础和资本，是很难成功的。如果你们结婚后依然过着很拮据的生活，你很可能会骑着单车上班，风吹日晒很快就会让你细嫩的皮肤变黑变糙，让你天使般的容颜迅速老去，所有你喜欢的时装都将派不上用场。没有舞厅没有咖啡没有派对没有旅游，甚至会因为一百元钱的支付产生矛盾；而凭你的容颜气质，很容易嫁一个富有的郎君，你所有的愿望都会轻易实现，鲜花掌声、异国风光，明星般的装束衬托着你娇媚的容颜，你会像一位公主一样受人追捧和爱戴。你会开着宝马参加约会，在别墅里举办派对。难道你真的就甘于寂寞，去过一个尴尬畏缩的穷人生活吗？”

我停止讲话，等待五号的回答。奇怪的是，刚才还喧嚣的现场忽然静了下来，全场的目光一下聚集到五号的身上，使得刚才还静若处子的五号一下乱了方寸。她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嘴巴，眼睛左右飘忽着，表情极其复杂。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刚才你不是给我答案了吗？”眼看节目停滞，我追问了一句。

“我……我想还是有共同志向重要吧。金钱，金钱对我来说无所谓。”五号的身体来回晃动了两下，两腿在微微颤抖。

“可是你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你所表达的并不是你的真实意愿，呵呵。”

“老师，你的话我不是很明白，你能解释一下吗？”五号缓了缓神儿，对我的这种提问方式明显的不耐烦。

“也就是说，虽然你嘴上说不在乎金钱享受，但你的潜意识却告诉我，你是很在乎的。但这不是坏事，我没有贬低谁的意思，只是希望你们能诚实一点，因

为在现在这个社会，最最缺乏的就是这点品质了。好的，我会给你理想的分数的。”我的话音刚落，观众席上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且经久不息。

“有必要重复一下，骆老师是一位心理学大师，他的问题可能有点怪，但是能透析人性的，希望选手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了。”男主持人出面把这个略显尴尬的局面给带了过去。

这时导播告诉我，“骆老师请注意问题的分寸，注意别冷场。”

节目录制结束，我们几位评委被请到休息室休息。哥们跑过来在我肩上捶了一拳，说我把五号选手整得在后台哭了。我说，让她们清醒一下未尝不是好事。我去卫生间路过化妆间门口时，正好有几位女选手在里面聊天。

“哎，成成，你说电视台这是请的什么评委啊，这不是成心出我们的洋相吗？”有一位比较瘦小的选手对着镜子卸妆一边说道。

“可不是吗，吓死我了，当时我的腿都在打哆嗦。他的问题不是说通过组委会审查吗？怎么能提那样刁钻的问题。”

“哎！阳雪，你还真沉得住气啊，换我早挂了，谁愿意跟一个穷鬼过一辈子，这不是逼着我们撒谎吗？哈哈。”

“就是，当时我也有点懵，但我总不能把实话说出来吧。免得说了句实话弄得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

“也是啊，心理师还是蛮厉害的，虽然我们装得很像，但我怀疑都瞒不过他的眼睛。什么潜意识，他真得能把人看穿了？哈哈。”

“去你的啊，那我们这衣服还不白穿了。”

回到休息室，大伙议论得正热闹，焦点就是我的提问方式，直接分成了两派。不一会，哥们匆匆回到休息室，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到另一间办公室。“哥们，我估计由于你的提问一定会使收视率节节攀升，可是选手们却嚷嚷着要罢赛，台长吓坏了，如果节目卡壳，没法向主办方交差啊。”哥们一脸的无奈。

“你小子还是不了解我，压根我就不想来，这可是你们请我来的，也好我正式退出，但是，请弟弟记住哥哥的一句话，一个连实话都不敢说的选手，请你们不要让她胜出，如若不然，就是对观众智商和人格的亵渎。”

这次选秀节目对主办方和协办方来讲可以说比较成功。我在电视上稀稀拉拉地看完了整个过程，却感到了一种悲哀和无奈，这就是商品社会，这就是商业运作——与金钱以外的任何因素都不搭界。其实看不透更好，热热闹闹地陪我们解闷，看透的兴许会嗤之以鼻，但你爱看不看，它就是那样轰轰烈烈地存在着，不断挑逗和刺激你的神经，让你对“精神”这个词产生意志上的动摇。

大约三个月以后，正当我快把那档子事忘干净时，阳雪又出现了。

“骆老师你好，你还记得我吗？”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头像忽然闪烁起来。

“哦？似乎有些印象。”

“你一定把我忘记了，很长时间没上线了，可是你还记得那场广告模特选秀吧？”

“哦哦，有点印象，怎么了？”

“我就是五号啊，差点被你急出汗的那位选手啊。”

“真的？对不起啊，让你受惊了，呵呵。”

“没事的，都过去了，可是你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准备，当时我在台上最矛盾的是，我该不该说实话。”

“可是你还是说了假话，对吗？”

“守着那么多观众，我敢说实话吗？那样的话，后面的比赛我还能参加吗？”

“不一定啊。”

“骆老师，今天找你不是讨论那场比赛，过去就过去了。我的心理你最明白，我在现实中遇到了一些困惑，我想找你谈谈。”

“我们不说‘欢迎’，但是如果你愿意来，我不关门。”

“好的，我们约个时间吧。”

当阳雪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怎么也不能与那晚的五号联系起来，但不得不承认，这孩子看上去还是有些气质的。

“看上去你不像五号，呵呵。”我用眼睛扫了扫，一股很好闻的香草味飘进了我的鼻腔。

“怎么不像呢？是不是比在舞台上难看？”

“也不是，我的审美标准不在装束，而是真实。”

“嗯，这点我承认，你们做心理工作的眼光不同于常人。你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阳雪款款落座，显得很大方。

“有时候我也很矛盾，我们看到的是现实，是事物的本质，可是这东西并不养眼，于是我们的心灵难免灰暗，这是投射效应。我倒希望自己的眼睛近视些，把世界看得模糊一点，那样是不是更美？”

“嗯，对啊，‘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不是审美的境界吗？何必看那么清楚呢？”

“职业病吧，我那晚其实并不想难为你，可是看到你们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就

感到别扭。为什么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呢？其实并不影响你的整体形象，观众其实还是喜欢诚实的。”

“骆老师，你太理想化了，我敢说，你能把人拆开重装，但是你看不透社会。”阳雪抱着雪白的挎包，眼神有点挑衅。

“这点我承认，大凡敢说自己做学问的或多或少的与社会隔离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悲哀。”我有点不置可否。

“我敬佩你的自知和度量。我还是来求教你了。”

“有什么问题吗？我看你挺好的。”

“我感到自己迷茫了，不知道往哪儿走了。”

“你指的是恋爱吧？”

“对啊，我的选择亟待调整，但我又没有答案，需要你指点。”

“那好，说说你的问题吧。这可不像在舞台上，我需要你意思的真实表达。”

“好的。是这样，前几天我和我对象闹矛盾，甚至准备分手了。我倒不是难过，但很纠结，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原因呢？”

“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开始的时候感到他不错的，很细心也很会疼人，可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越来越凸显，那就是他的家庭条件。”

“你的意思是，你不满意，对吧？”

“嗯，咋说呢，我的家庭条件不好，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我的工作一般，一月也就一千多。但是我的个人条件不错，周围的人都说我能找一个很有钱的，我也是这么想的，甚至幻想找一个富二代，有宝马别墅的，也好照顾一下家庭。那次我下决心参赛其实就是想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

“你和这个对象是刚认识的？”

“不是，谈了一年多了，可是我一直徘徊着，虽然他是一只绩优股，但我还是希望有现成的。他很反对我参加比赛，但是拗不过我，也许他能猜出我的目的。比赛结束后，虽然成绩不是很理想，但还是有几个男的表示想与我交往，家庭条件都很好。我偷偷地见了一个，竟让我动心了，相互一比较，原来的对象简直就是一个土老帽。”

“这么说，你们闹矛盾的根本原因不是他对你不好，而是你有点见异思迁了。”

“也许是吧。但是我一时半会也放不下他，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家里人也都知道了，再说他对我很好，几乎百依百顺，可是……”

“可是，你就是嫌人家穷呗，是不是？”

“唉，虽然很多人装得很清高，但那是自己没遇上。那次我去他家商量结婚的事，他家穷得叮当响，还不如我们家好，我提出过门的条件，他家里的人都在唉声叹气，一看就知道满足不了。当时气得我一转身就走了，那种穷兮兮的样子我受不了。”

“后来呢？”

“后来就取消了原定计划，谁心甘情愿嫁给一个寒碜的穷光蛋啊。”

“哦，你是不是真的一点也不喜欢他了？”

“时间长了不都一样，还能谈一辈子恋爱啊。难道刚刚结婚连房子都没有，继续骑电瓶车上班吗？我感到自己太委屈了，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说，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于是你想改变，最起码摆脱眼下的处境，是吗？”

“嗯，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也就是说，你对马诺那句话是支持的。”

“为什么反对呢？我想，是女孩子都这样想吧，别看她们在台上说的那么好听，可是你不知道到了后台，我们都在哈哈大笑，笑别人，也是笑自己，怎么那么能装啊，明明是喜欢，却愣说不喜欢。听一个参加速配的姐们说，她们都有套路的，嘴上说的义正词严，但是若真的碰上穷光蛋，她们就避开物质说别的，挑人家皮肤黑个子矮头发卷肚子小，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嗯，有道理。”

“骆老师，我的想法是不是很俗气？但是我不能和你比，我们是需要生活的。”阳雪抬头看着我，脸上写满委屈。

“我们在网上第一次聊的时候，我好像表达过我的观点，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没错，人类如果失去了这个动力，就不会有发展和进步。你们女孩子在择偶的时候选择有经济条件的处对象，这也天经地义，只是有一个问题希望你们搞清楚，那就是物质与幸福的关系。”

“骆老师，这个我们都明白。可是没有金钱哪来的幸福啊？就像你在节目中所说的，如果没有钱，能有汽车洋房吗，能有美味佳肴和迷人的风光吗，能穿好衣服用进口化妆品吗，是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经济学的经典论述，没有了钱，谈什么都是白扯。说什么明天会更好，谁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2012 快到了，如果到了那一天，后悔都来不及了。我说的对吗，骆老师？”

“不仅是对，而是绝对正确，应该给你十分。”我用赞许的眼光看了阳雪一

眼。她高兴得有点不知所措了。

对眼前这个姑娘，我本想多说几句，但忽然感觉到自己是那样的幼稚和无力，有些观点可以争论，但有些观点本身就是悖论，就像眼下这个命题，有谁敢说幸福与物质没有关系？如果你硬说没关系，那得拿出充分的证据来。即使进庙烧香求菩萨，不也得上点香火钱吗，神仙都爱财，更别说大活人所要面对的房子车子疾病教育了。钱不是万能的，但离开它会寸步难行的。离开物质谈幸福，自己都觉得理屈。

但我隐隐的有个预感，也不算预感，都快成规律了，阳雪会遇到风险，但如果她不经历点痛苦、不去那池浑水里蹚一遭，是很难觉悟的。虽然这未免有点残忍，就像看着一艘小舟驶向激流暗礁而袖手旁观一样，可是面对执迷不悟的水手，或许只有让他经历点风浪吃点苦头了，才能明白深浅。记忆都是这样刻下的，经验也是这样获得的。

事实再一次印证了我的预感，当阳雪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竟然没感到意外，就像迎接一个久违的老朋友那样自然。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阳雪平静了很多，但淡淡发黑的眼圈告诉我，她碰到了麻烦。

"骆老师，你对我的不请自到不感到意外吗？"

"哦，有点，总的来说是顺理成章。"

"嗯？顺理成章？"

"对啊，对于你再次来咨询室，我是有点意外，但如果考虑到你此时的背景，又不意外。"

"为什么？"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我只是遵循规律而已。"

"难道这是规律吗？"

"差不多吧，基本靠谱。"

"唉，宿命难违。"阳雪似乎找到了答案，一时间陷入深思。

"那好，既然来了，就谈谈这段经历吧，可能不愉快，但我感觉还是宣泄一下好些。"

"嗯，你让我静一静。"阳雪眼圈发红，两滴眼泪倏然滚落下来。

"现在回忆起来真像看了一场电影，很不真实，原先总以为那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屏幕上，总以为那是导演在演绎，可现实生活一点也不比电影差，甚至更复杂更精彩。我当时狠心和前男友分手的时候，他竟然没生气，他越是这样我越

不忍，如果他能骂我一顿我还好受些，但回头一想，这样的男人不跟也罢，到这时候了连一句狠话都说不出来，将来别指望他能给你安全感了，于是我决然地转身，临走他好像送我一句话，他说相信我还会回头的。我后来一头扎进了富哥的怀里，过了一段极其浪漫的日子，当时我真的暗自庆幸我的选择，庆幸我的'忘恩负义'还是值得的，但是当'蜜月'度完，我才发现一个冷酷的现实，他不缺钱，但同时也不缺女人。我气坏了，是那种被人羞辱后的恼羞成怒。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这么多钱只要一个女人多亏啊。我说以前的事情我不追究，但我是真心希望和你永结同心的。他说，那需要你等。我问等到什么时候，他说要等他玩够了再说。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幼稚，呵呵。"阳雪苦笑了一声，用纸巾按了按眼圈。

"就这样散了？"

"没有，我什么都给了他，如果自己主动离开，那不吃大亏了，于是我就闹着要揭穿他的把戏，让他身边的所有女人都离开他。我知道这是报复，但我不能自已，我要挟他拿出部分钱来摆平我们之间的事。开始他说没钱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可后来才弄明白，他的钱都是从其他女人那里骗来的，他同时玩弄几个女人，不但骗色还骗钱。对我花的那些钱都是从别的女人身上骗来的，原来他的富二代身份并不真实，也不算不真实，而是他的父母对他早已失望，几乎断绝了对他经济上的支持。可怜的我还蒙在鼓里，他妈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一句脏话能代表此时此刻阳雪的心情，她真有点恼羞成怒了。

"那你现在怎样？"

"我来你这里主要是澄清两个问题。希望骆老师能赐教。"

"好的，只要我知道的。"

"当初我来你这里，谈到我的价值观，记得你好像说过一些类似劝阻的话，可为什么没有制止我这种幼稚愚蠢的行为呢？好像还很赞同我的观点，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当初说过的话。"阳雪看着我，有些怨气。

"如果有一种有毒但长得很好看的水果，你非要尝一口不可，这时别人制止你，你会充满好奇的，这好奇的结果就是，你早晚得偷着品尝一口。这不是你的错误，这是人的本能，在心理学上叫'禁果逆反'效应，只有你中毒后被抢救过来，这种有毒的水果才会给你留下印象，你以后才会敬而远之的。就说这罂粟花吧，看上去多美，可是它的毒害呢，也只有那些被毒瘾折磨的生不如死的人才有体会。其实我并不是没有提醒你，在选秀的舞台上，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的观点摆明了，当时是看着挺不客气的，也让你们多多少少的有些难堪，但又能

引发多少人的思考？若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未必不是好事，人是需要逐步成熟的，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一帆风顺，并不见得是好事。在挫折和迷茫中站起来的，才算是真正的成熟。你发现枣树和杨树的区别吗？你可以感悟一下其中的道理。”

“可是，骆老师，你不觉得我的代价太大了吗？”

“这要从哪方面看，你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我失去的是什么？你说是什么，女孩子最宝贵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什么，教训？”

“相对于这个教训而言，你的失去还是值得的，毕竟这次经历让你知道了物质和幸福不一定划等号，对吗？这总比你一直稀里糊涂地走下去好得多。假如你走到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的时候，那或许才是你难受的时候。”

“唉，对，也只能这么想了，不然真的不平衡。第二个，你说我还能回到前男友的身边吗？”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据说他已经有了女朋友，并计划结婚了。我的意思是，我能不能再争取一下？”

“哦？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希望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了，但还是希望你能清晰，那就是，爱情是什么？”

“爱情像上帝，都在谈，却谁也没见过，是这样吗？”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起码爱情需要专一。”

“那骆老师怎么解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

“我是这样理解的，婚前是‘真爱情’，这时候的爱情属于激情主义；婚后的爱情属于‘假爱情’，这时的爱情应该属于务实主义。也就是说，一旦结婚了，就得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爱情是不会长久的，但是慢慢培养的亲情是可以延续的。婚前的真爱情冠以‘真’字，说明那是珍贵的，是值得珍惜的，同时也是很脆弱的，容易破碎的，所以真爱的情场不是农贸市场，说来就来说撤就撤。如果你后悔了，想重新回到他身边，这就要看他的态度了。但是我还是奉劝你一句，即使他再次接受了你，但这锅汤已经变了味道，希望你慎重，我不再多说。”

“我真傻，我很恨自己。”阳雪情绪低落，默默落泪。

“‘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句话其实说得够明白了，想坐宝马吗，那你就准备哭吧，这是时下一些畸形婚恋的真实写照吧，试想小三小四们，不都是这样的生存状态吗？男人有钱就变坏，古代的皇帝也不例外吧，

有钱的男人可以给你物质上的满足，但他能满足你的感情需求吗，可能吗，即使你是天仙级的女人，可是天仙也有老去的那一天，于是这就需要女孩子们在婚前做一个抉择。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边倒的事情，上帝基本上维持平衡，你选择了大海就别指望得到高山了。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舍得舍得'，古代先贤们早已给出了答案，只是后人们数典忘祖罢了。"

"那怎么办呢？"阳雪被我忽悠得有点迷惑。

"这需要你去领悟了，爬山的人无非有两种目的，也就是价值取向：一种是注重过程，一边爬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收获在路上；一种是注重结果，目标在山顶，忽略了过程，但是风光并不一定在险峰，因为你爬上去的时候不一定是艳阳高照，有可能是阴云密布大雨滂沱，所以在出发的时候你就要有所选择了。"

阳雪手托着下颚陷入了沉思，我不再说话，室内静了下来。

来咨询室的"阳雪们"不少，她们被感情困扰着，迷失了方向，可是捋到最后，却还是自私在作怪，都想不劳而获，都想改变对方，可是她们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你在琢磨着向对方索取的时候，对方也想在你身上揩点油；你想修理对方的同时，对方说不定也打开了工具箱。势均力敌的战事不会结束，只有一方战败或投降，才是和平到来的时候。可惜的是，现在的"阳雪们"都在无限放大自我，唯独忽略了对方的存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她们永远不会看清脚下的路，除非摔一个头破血流的大跟头。

一直喜欢《江湖行》那首老歌，尤其喜欢里面的几句歌词。

> 每座山每条水的每条路上，
> 有时哭有时笑的每个地方，
> 人们挤在心爱的这个城市，
> 牛也肥花也香的每个村庄。

也许，有哭有笑才是真实的世界，太理性就不够精彩了。

后 记

我习惯把咨询室称作“驿站”，每日迎来送往的我就像一名侍者，精心呵护着每一位疲惫的过客，每当他们焕发了斗志再次踏上旅途的时候，我都由衷地替他们高兴。同时，我也为那些仍在执迷不悟的行路者感到惋惜。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有的找到了捷径，有的走了很多弯路，但只要你勇敢地迈步向前，胜利就会越来越近；人生的道路也无所谓长短，走过了就是收获。当你从摔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此时的态度或许就决定了你的幸福。